增圖評註

四書白話註解

鴻慈題籤

本書提要

梁任公國學入門書要目，章太炎中學國文書目，胡適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都把「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采為最要必讀的書目。而梁任公在國學入門書要目中，又擬一真正的最低限度必讀書目。且謂「無論學礦學，工程學……皆須一讀，若並此未讀，真不能認為中國學人。」而在此真正的最低限度必讀書目中，以「四書」居首。「四書」為中國學人最要必讀的書目，是可確信無疑。原來「四書」是吾國二千年來思想的總源泉：大學中庸，出自禮記，其文明白曉暢，吾國禮俗，多本乎是，讀之可為入德之門。論語為孔門弟子所記，語極簡明，尤饒神味，讀之可得立身行己之方。孟子為孟軻自記，文極壯闊，而論出處取與辭受之間尤詳，讀之可獲身心踐履之法。所以一部「四書」，學者都應「熟讀成誦」，「體味尋索」。本局有見於此，特將此公認為最要必讀的「四書」，在字句上加以「標點」，詳為「注釋」，是在利便學者「熟讀成誦」，可免「讀破句」之誤，「翻字典」之勞。於內容上揭示「章旨」，衍為「演義」，坿以「短評」，並插「繪圖」，是在利便學者「體味尋索」，可除「百思不得其解」之苦，而有「助增讀書興味」之樂。學者得此一書，即可無師自通。

增批大字
新體繪圖

四書白話註解編輯大綱

一、本書集「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書標點演義評註。以供青年學子。閱讀四書研究國學之用。

二、本書目的。在使學者可以自力閱讀四書。了解四書學說。並與現代思想之關係。

三、本書編輯。要項有四。

(甲)標點　采用新式標點。俾句讀明晰。閱讀自易。

(乙)演義　用白話演述本義。深奧之文義。而以淺近白話。一一達出。

(丙)評　本諸現代思想。評論四書學說。可知四書學說與現代思想之關係。

(丁)注　就四書本文。取其僻字難句以及成語專名。詳加注釋。

四、本書根據目的要項。規定編輯體例如左。

(甲)提要　提示全書要旨。介紹作者事略。並用客觀眼光。科學方法。敘述其學說大概。

(乙)本文　將四書本文。詳加審核。分成篇章。衍文誤字。亦為勘正。

(丙)章旨　將每章命意揭出。使讀者可知每章要旨所在。

(丁)注釋　就本文中僻字難句成語專名。一一注釋。閱讀本文自可減少困難。

(戊)演義　將本文意義用白話演述。深奧字句。一經白話表達。了解自易。

(己)短評　就學說內容加以評論。並闡明其與現代思想息息相通之關係。

五、本書研究方法。應采下列步驟。

第一步　詳閱全書提要。

第二步　精讀本文。

第三步　參看注釋。

第四步　畧讀演義。

第五步　研究章旨短評。

六、本書全部計十四冊。分上下兩集。「大學」「中庸」各一冊。「論語」五冊合為上集。「孟子」七冊為下集。學者得此一書。閱讀研究定能豁然貫通焉。

弁言

梁任公氏有言曰。「民俗的份子。總須對於本民族的好文學領略。能熟讀成誦。」所謂本民族之好文學者何。是惟國學。而在其所擬國學入門書要目中。所舉最低限度之必讀書目。凡二十餘種。認為無論學礦學工程者。皆須一讀。若並此未讀。不能認為中國之學人。於此二十餘種必讀國學書目中。首先舉示者。即為四書

四書為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之總稱。熟讀四書之次第。是先學庸。後及論孟。學庸蓋為孟子荀子以前之書。程子云。「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

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中庸一書。程子亦有明顯之介紹。「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至於論孟。論語為吾國有名之古籍。二千年來。國人思想之總源泉。吾人既知孔子為偉大之人物。則論語一書。應為人人所必讀。孟子具有光明俊偉之氣概。價值亦不亞於論語。梁氏曾言。「二書可謂國人內的外的生活之支配

者。故吾希望熟讀成誦。即不能亦須翻閱多次。務畧舉其辭。或摘記其身心踐履之言。以資脩養。」四書之為國人所必讀。彰彰明矣。

顧四書簡澹高古。玩索非易。又以乏良好之讀本。學者往往疑若俗學陋書。視無足觀。本樓為保存國粹宣揚文瑞計。遂有是書之輯。新式標點。以明句讀。白話演義。以顯其意。並參證朱熹四書集注戴望論語注戴震孟子字義疏證焦循論語通釋孟子正義陳澧東塾讀書記王念孫讀書雜志。與夫近人所著之論語要略孟子政治哲學等籍。加以評論。詳為注釋。爰名新式標點白話演義評註四書

讀本。凡十有四冊。學者宜先讀正文。辨其句讀。觀其章旨。有不解處。方閱注解。有不明處。乃看演義。然後參看評論。細加玩索。誠能循序進取。不但可貫通其義。而於身心脩養。實有莫大之益焉。書既成。乃述其緣起如此。惟以掇拾粗疏。謬誤難免。指示瑕疵。是所深望於海內鴻博者也。

增批大字 新體繪圖

大學白話註解提要

一部四書。先大學。次中庸。又次為論孟。作他是初學入德之門。程子在大學首端。曾說「…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朱子也說「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又說「…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大學的重要。可以想見。現把全書大要。提綱絜領的分述於左。

作者考証

大學一書。不知何人所作。因為書中有曾子曰三字。後人遂以為是曾子和曾子的門人同作的。程子說「大學孔子之遺書。」又說「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認為第一章的經。是曾子所述的孔子之言。十章的傳。是曾子門人所記的曾子之意。朱子也說十章傳義出於曾子。他道「…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據胡適之的仔細觀察。對於這書是曾子和他門人同作的話。表示不信。認為大學一書。是孟子荀子以前的一部儒書。他這考証。完全把學說趨勢做立腳。胡氏曾說「大概大學……是孟子荀子以前的儒書。我這句話。並無他種証據。只是細看儒家學說的趨勢。似乎孟子荀子以前。總該有幾部這樣的書。才可使學

說變遷有線索可尋。……所以我以為這……書大概是前四世紀的書。但是其中也不能全無後人加入的材料。」—見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二八〇頁—他究竟何由而來。那是尚待進一步的考證哩。

全書綱領

大學共十一章。第一章是經。其他十章是傳。據朱子大學章句說。一章的經。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十章的傳。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這十章傳。是把一章經做根據。加以闡發。朱子又說。「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因此更有「熟讀詳味。久當見之」的話。凡傳十章。言其內容。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茲將十章傳的內容。提綱挈領。表示於後。

傳
- 統論綱領旨趣
  - 首章——釋明明德
  - 二章——釋新民
  - 三章——釋止於至善
  - 四章——釋本末
- 細論條目工夫
  - 五章——釋格物致知之義
  - 六章——釋誠意
  - 七章——釋正心修身

八章——釋脩身齊家
九章——釋齊家治國
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學說概述

凡傳十章。是在解釋首章的經。所以一部大學。他的學說。可以說盡在第一章的經裏。最重要的。據胡適的眼光。說有三端。那三端呢。第一注重方法。第二注重個人。第三注重心理。—見中國哲學史大綱第二八一頁至二八八頁—現在把這三端。分別概述於左。

第一注重方法—大學對於方法。非常注重。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這「本末」「終始」「先後」便是說明為學的次第。又如說。「古之人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一層一層。把為學方法。說得明明白白。條理清楚。所以程子論大學。是說「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這說明為學循次以進的方法。那是大學學說的第一要端。

第二注重個人—在大學裏。認定個人是一切的根本。所以他的主要方法。是在脩身。原來個人是「家」「國」「天下」的基本單位。聚個人才成了家。聚家而能成國。聚國而能成天下。個人沒有脩養得好。自然怎能齊家。家既不齊。怎樣治國。國既不治。怎能

去平天下呢。這種觀念。確是很有見地。他既把個人認定是一切根本。所以先要注意修身的工夫。所謂脩身工夫。就是「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身既能脩。而后家齊。而后國治。而后天下平。那「家齊」「國治」「天下平」就是修身的效果。這是大學學說的第二要端。

第三注重心理——分別「心」和「意」。是大學的重要心理學說。「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這是大學論正心的一段話。還說「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所謂誠意。便是居心要對得住自己。這正心誠意。可以說是大學的根本心理學說。也是大學學說的第三要端。

章旨

這一章經。是孔子之言。一部大學的綱領。盡在於此。括其大要。便在明明德三字。

增批大字 新體繪圖

大學白話註解

常熟朱 麟公振評註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

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宗聖曾子像

大學一書　垂憲萬世
宗聖之功　與天罔極



山東嘉祥縣人周敬王丙辰年冬生

注解 ㈠**大學** 大學，大人之學，是孔氏遺書。程子尊為初學入德之門。㈡**明明德** 好的德行叫明德，把固有的好德行去光大，叫做明明德。有兩個明字，第一個是動詞，第二個是形容詞。㈢**親** 當作新，革除陳舊的意思。㈣**后** 作後字解。㈤**誠** 就是真誠。㈥**格物** 窮那事物之理，叫做格物。㈦**壹是** 作一切講。㈧**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 就是他應該厚待的薄待，他應該薄待的倒反厚待的意思。

演義 大學的道理，是在光大人們固有的美德，在使民眾革舊從新，在使凡事都能到那極好的地位。一個人能夠有了知止的心，心裏才有定向，有了定向，才能沉靜，沉靜了才能安穩，安穩了才能發出智慮，有了智慮，才能達到至善的目的。凡物都有根本，有枝末，凡事都有末了，有開始；知道了那個應先，那個應後，那就近道了。古時的人，要使天下人，都能光大他的美德，先要治理的國家；要治理他國家的，先要整齊他的家庭；要整齊他家庭的，先要修養他的自身；要修養他自身的，先要正大他的心地；要正大他心地的，先要真誠他的意念；要真誠他意念的，先要推廣他的真知；推廣他的真知，就在窮那事物的道理。事物之理能窮，才能推廣真知識，真知識推廣了，才能意念真誠；意念真誠，才能心地正大；心地正大，才能自身修好；自身修好，才能整齊家庭；家庭整齊才能國家治好；國家治好了，才能天下太平。從天子一直到平民，一切的人，都要把修身作為根本；他的根本亂了，而那枝末能夠治好的，決沒有這事的哩！他所應該厚待的倒薄待，他所應該薄待的反而厚待，這是沒有的啊！

短評 明明德三字，是一部大學的中心問題。不但我明明德，也要人明明德。因為人

章旨 引書據典。是在解釋明明德的意思。

章旨 是在解釋新民的意思。

的明德有了污染。我的明德。必定要受他影響。也就不明。所以既明我自己的明德。也要去明人家的明德。明明德的方法。有八個條目。便是「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且把「修身」作為一切的根本。「格物」「致知」「正心」「誠意」都是修身的工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是修身的效果。

康誥[一]曰。克[二]明德。大甲[三]曰。顧諟[四]天之明命。帝典[五]曰。克明峻[六]德。皆自明[七]也。

注解 (一)康誥周書篇名。(二)克字作能講。(三)大甲商書篇名。(四)顧諟 諟同此。顧諟猶言看此。(五)帝典書的篇名。就是堯典。(六)峻同俊。作大字講。(七)自明 自明己德的意思。

演義 康誥篇上說：「能夠明我的德行。」大甲篇上說：「時時看這天所給我的明德。」帝典上說「能夠明這大德」這都是自明己德啊！

短評 明德是天賦人們的本性。人們既是具這本性。便應去光大他發揚大。怎能貪淫惡劣。染污明德。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要把明明德做根本的樞紐。

湯之盤銘[一]曰。苟[二]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三]曰。周雖舊邦。其命[四]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章旨】是在解釋止於至善的意思.

【注解】(一)盤銘 在沐浴的盤上刻着自警之辭就叫盤銘 (二)苟 就是誠能的意思 (三)作 猶言振作振起之意 (四)命 指天命說言文王能新其德以教於民才得受了天命而王天下.

【演義】湯的盤銘上說:「人們誠能滌舊自新,便當一天又一天的力求自新.」康誥上說:「要振起自新之民.」詩文王篇說:「周國雖是一個舊邦,但他受命於天,直到那文王維新的時候.」因此那般君子,極盡他的方法自新新民,要使人人都能止於至善.

【短評】新是舊的對待名字。小至修身。大至治國平天下。都要除舊維新。那麼才能滌盪污染。煥然一新。東鄰日本以維新稱強。吾國上下。也一致主張維新。果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不難和那文明列強。並駕齊驅。

詩[一]云。邦畿[二]千里。惟民所止。詩[三]云。緡蠻[四]黃鳥。止于丘隅[五]。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六]文王。於緝熙[七]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詩云。瞻彼淇澳[八]。菉竹猗猗[九]。有斐[十]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十一]。赫兮喧兮[十二]。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十三]。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十四]也。瑟兮僩兮者。恂慄[十五]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

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十七)。於戲(十八)。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注解】㈠詩云 是商頌玄鳥篇 ㈡邦畿 王者的都城 ㈢詩云 是小雅緡蠻篇。㈣緡蠻 黃鳥的鳴聲。㈤丘隅 山角林木密茂的地方 ㈥詩云 是大雅文王篇。㈦穆穆 深遠貌。㈧於緝熙敬止 於音烏。是歎美辭。緝是繼續。熙是光明。敬止是說他無不敬誠而安所止。㈨詩云 是衛風淇澳篇 ㈩淇澳 淇水名。水邊叶澳。㈪猗猗 美盛貌。㈫斐 文雅貌。㈬瑟兮僩兮 瑟嚴密貌。僩謹慎貌。㈭赫兮喧兮 赫宣宣著盛大貌。㈮諠 詩作諼。作忘字講。㈯恂慄 戰懼狀。㈰詩云 是周頌烈文篇 ㈱於戲 音義同嗚呼。

【演義】詩商頌玄鳥篇上說：「在王者都城千里以內是人民應當居住的。」詩小雅緡蠻篇上說：「鳴聲緡蠻的黃鳥棲止在山林密茂的地方。」孔子道：「黃鳥的棲止，知道他所應止的地方，那麽怎可做了一個人而反不如鳥麽？」詩大雅文王篇上說：「深遠的文王，繼續光明，無不敬誠而安其所止。」做人君的，只在仁心愛民，做人臣的，只在忠敬其君，做人子的，只在孝親，做人父的，只在慈幼，和國人相交，只在信實。詩衛風淇澳篇上說：「看那淇水的水邊，綠竹很是美盛，文雅的君子，他的治學，好像修治玉石，用那切磋琢磨的工夫，嚴密謹慎，宣著盛大，那文雅的君子，是終不可忘掉的啊！」如切如磋，是說他求學的法方啊！如琢如磨，是說他自修的工夫啊！嚴密謹慎，是戰懼小

章旨 是言說明本末的先後。

心啊！宣著盛大，是他的威儀啊！文雅的君子，是終不可忘掉他；況他威德到了頂好的地位，人民因此不肯忘他哩！詩周頌烈文篇上說「唉前王是不能忘掉的」。為君子的，尊敬前王所尊敬，而親愛前王所親愛的；為平民的，安樂前王樂民的事，利賴前王利民的事；這所以他去世以後，還是不能忘了呢！

短評 做一個人。第一當知所當止之處。把止於丘隅的緡蠻黃鳥。來激勵一般的人們。第二要止於至善的地位。那文王所止。無非至善。有斐君子。盛德至善。因此民不能忘。意味深長。當加熟玩。

子曰。聽訟。吾猶人[一]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二]者。不得盡其辭[三]。大畏[四]民志。此謂知本。

注解 ㈠猶人 好比人家一樣 ㈡情 實情 ㈢辭 指虛誕的話 ㈣畏民志 畏服百姓的心志

演義 孔子說：「聽判斷人民的訴訟，吾是好比人家一樣的啊！一定要使他們息訟才好哩！沒有實情的，不敢來出許多虛誕的話來欺我，務使百姓的心志，十分畏服。」這就叫做知本。

短評 聖人的明德既明。自然能使沒有實情的不敢說謊。百姓的心志。翕然畏服。到了這般地步。民間的訴訟。不待聽斷而自沒有了。如此聽訟。先本後末。而訟自可息。

章旨 是釋格物致知的意思。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一]也。

注解 ㈠知之至：就是物格。

演義 這就叫做知本，這就叫做知之至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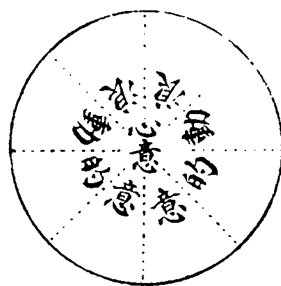
短評 這章中「此謂知本」是衍文，而「此謂知之至也」的上面，別有闕文。朱子取了程子的意思，來補足解釋格物致知的意義。是說：「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把格物致知的意義功用，說得很是明白。

章旨 解釋誠意的必要。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一]。故君子必慎其獨[二]也。小人閒居[三]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四]，揜[五]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六]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

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圖



萬類一元
聲息相通
意念一動
浪傳十方

注解 ㈠**謙** 快活滿足的意思。 ㈡**獨** 指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的言 ㈢**閒居** 閒音閑。就是獨處。 ㈣**厭然** 閉藏貌 ㈤**揜** 作藏字解 ㈥**曾子** 名參孔子弟子字子輿。 ㈦**胖** 安舒的樣子。

演義 所謂真誠他的意念，就是不要自欺啊！好像厭惡污穢的臭味，好像喜歡美好的女色，這就叫做滿足自己的快活。所以做君子的，必定要謹慎他自己的意念咧！做小人的，在閒居時候，往往做出不好的事，無所不至，一見了君子，就做出閉藏的樣子，要想遮蔽他的劣點，顯出他的好處，那知人家看他好像見到他的肺肝一樣，那麼就

【學旨】解釋正心修身的工夫。

有什麼好處呢！這叫做裏面的實在，必然表現到外面，所以君子必定要謹慎他自己的意念咧！

【短評】意字只是居心。大概心有所在。那便是意。如今人說居心總要對得住自己，和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意正相同。這種誠意。可以說是儒家心理的內觀工夫。胡適之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說。「大凡論是非善惡。有兩種觀念。一種是從居心一方面立論。一種是從效果一方面立論。大學注重誠意。自然偏向居心一方面。」所以大學的政治哲學根本只在要誠意。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㈠。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㈡。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注解】㈠忿懥 懥音致，說是發怒。㈡好樂 樂作貪戀解。

【演義】所謂修身在正其心的意義，他的身心有了忿怒，便不得他的正體；有了恐懼，便不得他的正體；有了貪戀，便不得他的正體；有了憂患，便不得他的正體；一個人不用了心，呢看也看不見，聽也聽不着，吃東西也不知他的滋味，因此說修身在正其心。

【短評】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朱子說。「但知誠意。而不能

要旨 解釋齊家在修其身的要旨。

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修身。」胡適之說。「大學論正心。與中庸大略相同。」因為大學所說的心。要無忿懥。無恐懼。無好樂。無憂患。和中庸所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相同。所以大學說的正。就是中庸說的中。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一]其所親愛而辟[二]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三]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四]。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注解 ㈠之 作於字講。㈡辟 讀作僻，是偏念的意思。㈢諺 俗語叫做諺。㈣碩 音石，作大字講。

演繹 所謂齊他的家在修他的身的意義，一般的人，對於他所親愛的就有偏念了，對於他所輕賤厭惡的就有偏念了，對於他所畏懼尊敬的就有偏念了，對於他所哀憐的也就有偏念了；對於他所驕敖怠惰的，也就有偏念了。所以喜歡這人而能知道他的壞處，厭惡這人而能知道他的好處；那是天下很少的啊！因此俗語有句話說：「人們沒有知道他兒子的壞處，沒有知道他苗子的長大。」為了這個緣故，所以說身不能修，不可去齊他的家。

章旨 解釋治國在齊其家的要旨。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一]。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二]如此。此謂一言僨[三]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四]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五]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六]：桃之夭夭[七]，其葉蓁蓁[八]，之子于[九]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十]。詩云：宜

短評 修身的要端，第一要沒有偏念。人們的常情，往往順着他的傾向，不加省察他的結果，就要陷於一偏，陷於一偏，身便不得而修，身不能修，家怎樣會齊，所以齊家的根本是在修身。吾們要知道，家是集了許多人組織成功的，個個人能夠修好了身，那麼家自可齊了。

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十一]云：其儀不忒[十二]，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注解 ㈠赤子 是赤身的小孩子。㈡機 發動所由的叫做機。㈢僨 覆敗叫僨。㈣帥 和率同。㈤喻 作「曉」字解。㈥詩 周南桃夭篇。㈦夭夭 少好貌。㈧蓁蓁 美盛貌。㈨之子于歸 之子是指女子，于歸是指女子的出嫁。㈩詩 詩小雅蓼蕭篇。⑪詩 詩曹風鳲鳩篇。⑫忒 作「差」字解。

演義 所謂治國必定先要齊他的家的，他的家不可教而能去教人的，是沒有的。所以君子不出家而能成教於國咧！孝親的道，所以服事君主的啊；敬兄的道，所以服事長上的啊；慈幼的道，所以使用民衆的啊。書康誥篇上說：「愛民好像保護小孩子」，心裏發出至誠去求保護他，雖有不能中小孩的意思，也必差得不遠了。沒有學會了養護小孩子的方法，而后出嫁的啊！一家仁愛，一國都能興起仁愛；一家謙讓，一國都能興起謙讓；一個人貪欲暴戾，一國裏就要有作亂；他的動機是有這樣重要，這叫做一句話足以敗事，一個人能夠定國。堯舜倡率天下是拿仁愛，人民都隨從着他；桀紂倡率天下，是拿橫暴，人民都隨從着他；桀紂的所發命令，反着他所好的，人民便都不肯從他；為了這個緣故，做君子的，自己有了這樣的好處，而后去責求他人，自己沒有這樣的短處而后去批評別人，自身沒有恕道而能使人明曉我的意思來服從我，那是

要旨　解釋平天下在治其國的要旨。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一]而民興孝，上長長[二]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三]，是以君子有絜[四]矩之道也。所惡[五]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六]。詩云：

沒有的啊，所以治國先要齊他的家。詩周南桃夭篇說：「少好的桃，他的葉子很美盛。這女子出嫁了，一定很宜他一家的人。」一家的人宜了，而後可以去教一國的人。詩小雅蓼蕭篇說：「宜了兄又宜了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去教一國的人。詩曹風鳲鳩篇又說：「他的威儀不差，才可去正那四國。」他做父子兄弟足為人法，而后人民才取法他哩！這叫做治國先要齊他的家。

短評　把保赤子的心，去治國家，那麽國才能治。這真是執國政者的當頭棒喝。倘使沒有赤子去治國。雖是朝發一令，暮定一法，縱使說得天花亂墜，那國也一定不會治好。不但執國政的，就是民眾的愛國運動，也何嘗不當出之以赤心，否則就要天天呼號奔走，有什麽功效呢。國是由家積成的，所以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原來家家能齊，那國自然可治了。

樂只[七]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八]。節[九]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十]。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十一]則為天下僇[十二]矣。詩云[十三]。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十四]監于殷。峻[十五]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十六]。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十七]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十八]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十九]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舅犯[二十]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秦誓[廿一]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廿二]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廿三]。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廿四]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

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廿五]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廿六]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廿七]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廿八]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廿九]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三十]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注解

㈠**老老** 就是親愛年老的人，上一個老作動詞用，下一個老作名詞用。㈡**長長** 尊敬年長的人。㈢**倍** 作違背講。㈣**絜矩** 度量叫絜，成方的器叫矩，是用以均齊方正的。㈤**惡** 就是厭惡。㈥**詩** 是指詩小雅南山有臺篇。㈦**樂只** 樂音洛，就是快樂。只音紙，語助辭。㈧**詩** 是指小雅節南山篇。㈨**節** 截然高大貌。㈩**師尹** 指是周大師尹氏。⑪**辟** 音僻，作偏見解。⑫**僇** 同戮。⑬**詩** 詩文王篇。⑭**儀** 詩作宜。⑮**峻命不易** 「峻」作大字講，「不易」猶言難保。⑯**德** 即指明德。⑰**悖** 音倍，作逆字講，俗言不當。⑱**道** 作言字解。⑲**楚書** 就是楚語。⑳**舅犯** 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文公時為公子，後出亡在外，遂稱亡人。㉑**秦誓** 周書篇名。㉒**斷斷** 誠一貌。㉓**彥聖** 美士叫彥，通明的人叫聖。㉔**媢疾** 媢音冒，是姤忌的意思。㉕**迸諸四夷** 迸作逐字講，四夷指南蠻北狄東夷西戎等言。㉖**菑** 古災字。㉗**孟獻子** 即仲孫蔑，魯國的賢大夫。㉘**伐冰之家** 卿大夫以上之家，喪祭用冰，所以伐冰之家是指卿大夫以上說的。㉙**長** 是指為國家的長。㉚**彼為善之** 就是他以為小人有本領的意思。

演義

所謂平天下先在治他國家的意思，做君上的，能夠親愛他的年老的人，那麼百姓的孝親，自然興起；做君上的，能夠尊敬他的年長的人，那麼百姓的尊敬，自然興起；做君上的，能夠去憐惜孤獨的人，那麼百姓自然沒有違背道理的事做出來；因此君子行事，總有均齊方正的規範咧！吾對於上所厭惡的事，不要就拿來去使喚下面的人；對於下所厭惡的事，不要就拿來去服事上面的人；對於前所厭惡的，不要去行之於後；對於後所厭惡的，不要跟着前做；對於右所厭惡的，不要去結交到左方；對於左所厭惡的，不要去結交到右方；這就叫做均齊方正的規範。詩經南山有臺篇說：「快樂的君子，好比百姓的父母。」百姓所喜歡的也喜歡他，百姓所厭惡的也厭惡他，這就叫做百姓的父母。詩經節南山篇說「那高大的南山，他的石是很崇峻的，威儀

端莊的周大師尹氏，百姓都在瞻仰着你。」治國家的不可不加謹慎，若是有了偏見，那就要為天下人所共戮了。詩經文王篇說：「殷的立國，沒有喪掉士卒，那便能配合上帝。宜乎天下為殷所監有，這偉大的天命，是很難保守的。」治國的大道，能夠得了民衆的心，就能得國，失了民衆的心，就要失國，為了這個緣故，君子先要注意到明德；有了明德，這才可有民衆，有了民衆，這才可有土地，有了土地，這才可有財貨，有了財貨，這才可以施用。德是根本，財是末端，去了根本去務末端，那民衆自然要發生爭奪的事情；因這緣故，聚了財民衆就要離散，散了財民衆就能聚合；因這緣故，有了不當的話說出去，自然有不當的話來反響你，收入了不正當的財貨，自然也不正當的失掉。康誥上說：「惟獨天命是不常的。」是說做了善事，就能得着天命，做了不善的事，就要失去天命了。楚書上說：「楚國沒有拿什麼來當寶貝，只有把這善來做寶貝。」舅犯說：「出亡在外的人，沒有什麼寶貝，只有親愛仁人才是寶貝。」秦誓上說：「要是有一個人，有真誠不二的態度，沒有別的技能，他的心極好呢，他好像有包容一切的樣子。」人家有的技能，好像自己所有的，人家的美好通明，他的心很喜歡他，不但好像從他的口中說出，實在能夠去包容他，因為他能夠保護我們的子孫民衆，這才也有利於我們的嗎？人家有的技能，很妒忌的厭惡他，人家的美好通明，而去阻碍他使他不能通達，這實在為他不能容人，因此就不能保護他的子孫民衆，那國家就很危險咧！

惟獨能夠愛人的人，放流了他，驅逐他到四夷邊荒地方，不和他同在中國，因此說惟獨能夠愛人的人，那才能夠愛人，能夠惡人，見了賢人而不能保舉，保舉而不能着先，是怠慢啊！見了不善的人而不能退，退而不能使之遠去，是過失啊！喜歡人家所厭惡的人，厭惡人家所喜歡的人，這叫做逆反人們的性情，災禍必然要及到他身上；因此君子有待人的大道，必定要之忠信，才能得人，驕傲安泰，必致失人。生財是有大道，生財的人多，吃閒飯的人少，做事情的很快，用錢財的很緩，那財便常常富足了。愛人的人，是用財來發達身體，不愛人的人，是捨了身去求財，沒有在上的好愛人民，而一般民眾不好敬上的啊；沒有民眾好敬長上，而他為長上作事有始無終的啊；沒有府庫充足的財貨，不是他財貨的啊。孟獻子道：「養了馬匹便不察看畜養雞豚的利益，卿大夫以上的，便不畜牛羊和民爭利，受封百輛車子的大夫，不養聚斂民財的家臣，與其有聚斂民財的家臣，還不如有偷盜的家臣。」這就是說治理國家，不當拿貨財為利，應當拿愛民的義務為利呢！為國家的長而專講聚斂財貨的，必定自從小人做起哩！一般人以為小人有本領，那知小人叫他去治國家，必定災害並至，雖是有好人也沒法去把他治好了。因此說治理國家，不當把貨財為利，要拿愛民的義務為利呢！

短評 治好了國家。而后天下能平。所以平天下在其治國。治國的方法是有兩大要端。一端是用人。一端是理財。用人的方法。要好善同眾。實行「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

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的絜矩之道。明白些。說要「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決不可「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去違反人們的天性。這樣用心。那才能夠舉賢而退不善。人心可平。國自可治。天下怎有不平的呢。講到理財的方法。是要用、「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的大道去理財。斷不可横征暴斂。專務財用。以財發身的是仁。以身發財的是不仁。所以那般自命理財家的若不去努力去增加人民的生產能力。卻是巧立名目。實施聚斂。他的結果。一定弄得民不聊生。國庫空虛。那麼國何能治。天下怎會太平呢。講求治國平天下的。對這兩大要端。怎可忽視。

增批大字
新體繪圖

中庸白話註解提要

中庸次於大學。是初學之士升高行遠的門徑。程子曾說「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也可見他有用於學者。現把全書大要。分述於左。

作者考證

中庸古說是孔子之孫子思所作。程子在中庸首端說「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朱子在中庸章句序中。說得愈詳。他說「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這都是說中庸的作者。是孔子之孫子思。胡適以為這書大概是前四世紀的書。但是其中也不能全無後人加入的材料呢。

全書綱領

中庸這一部書。全是傳述中庸之道。程子說「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後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

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全書三十三章。現把他提綱挈領。列示於後。

第一章—首明道的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他的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的重要。歸結說到聖神功化的極點。

第二章至第十一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

第二章—釋明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第三章—慨歎中庸之德的不興。

第四章—說明道之不行的緣故。

第五章—慨歎道之不行。

第六章—言舜行道的方法。

第七章—是言知之不易。

第八章—贊美回的真知。

第九章—是言中庸之道的難能實行。

第十章—是言君子之強。

第十一章—是言君子入道的方法。

第十二章—說明道的所在。是費而隱。申言首章道不可離的意義。

第十三章至第二十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道不可離的意義。

第十三章—是言道的為用廣大。
第十四章—是言道的實行。在能素位而行。
第十五章—申明行道必自近處着手。
第十六章—申言道之所在。是費而隱。
第十七章—申言德的重要。並且舉舜為證。
第十八章—是言修德的重要。行道的方法。
第十九章—是言武王周公的達孝。
第二十章—綜言道不可離。而誠為行天道人道的樞紐。
第二十一章—是言誠者誠之者的意義。申明天道人道的一貫。
第二十二章至第三十三章—反覆推明天道人道的意義。
第二十二章—是言至誠盡性。可以贊天地的化育。而參天地。
第二十三章—是言唯至誠而後能化。
第二十四章—是言至誠如神。足徵修為効驗的神妙。
第二十五章—申言誠者非但成己。又當成物。
第二十六章—是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
第二十七章—是言聖人之道峻極於天。

第二十八章—是言在下的須不倍正道。
第二十九章—是言君子之道。以申居上不驕的意思。
第三十章—是言仲尼之道。猶如天地之道。
第三十一章—申言至聖之德。猶如川流。
第三十二章—申言至誠之道。以明大德敦化之意。
第三十三章—反覆丁寧。約言中庸全篇的大要。

學說概述

中庸的學說。全部可以把「天」「性」「道」「教」四個字來包括。陰陽五行謂之天。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做一個人。既具有天命的性。便當率性成道。修道成教。道指日用尋常之常。教指禮樂刑政。全篇中庸。都是詳言率性修道的方法。道之靜無所偏倚。道之動發皆中節。關於「道」的一端。是分「所在」「實行」「功用」三方面說。

道的所在—第一不可須臾離。因為道是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第二是費而隱。是說道的所在體微而用廣。所以說他「其大無外。其小無內。」

道的實行—可以說只要實行兩端。那兩端呢。一端是忠恕。盡己之謂忠。推己及人謂之恕。能行忠恕。便違道不遠。一端是素位而行。素位而行。即可無入而不自得。那便

可以行道。

道的功用—可以天地位而萬物育。行道則無少偏倚。其守不失。那天地自可安其所位。行道則無適不然而極其和。那萬物自然可育。

講到「教」呢。在全篇中庸裏頭。是分「本則」「實行」「功用」三方面說。

教的本則—總括說來。是有以下四點。

一、為政在人——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二、取人以身——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三、修身以道——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

四、修道以仁——仁者人也。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教的實行—是有以下四種方法。

一、知——好學近乎知。

二、仁——力行近乎仁。

三、勇——知恥近乎勇。

四、豫——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

教的功用—一種是天下古今所共由的。五達道。一種是為天下國家的九經。那五達道呢。

一、君臣——君臣有義。
二、父子——父子有親。
三、夫婦——夫婦有別。
四、昆弟——長幼有序。
五、朋友——朋友有信。

那九經呢。

一、修身——修身則道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
二、尊賢——尊賢則不惑。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
三、親親——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
四、敬大臣——敬大臣則不眩。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
五、體羣臣——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忠信重祿。所以勸士。
六、子庶民——子庶民則百姓勸。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
七、來百工——來百工則民財足。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
八、柔遠人——柔遠人則四方歸之。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
九、懷諸侯——懷諸侯則天下畏之。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

中庸全篇學說。大要如此。

章旨　是章是中庸全篇的體要・首明道的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他的

增批大字新體繪圖

中庸白話註解

常熟朱　麟公振評註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

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要存養省察的重要歸結說到聖神功化的極點

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注解 ㊀**天命** 就是天理。天把陰陽五行去化生萬物，氣以成形，即為天理，也就是天命。 ㊁**率** 和「循」同。 ㊂**見** 音義同「現」。 ㊃**中** 無所偏倚，叫做中。 ㊄**達道** 通行的大道，為天下古今所共由的路。 ㊅**位** 得安其所。

演義 天賦萬物的理，人們得了他就叫做性，順着本性做去就叫做道，把這道去修治的就叫做教。這所謂道呢，不可一刻兒離掉的啊，可以離掉便不是道啊；為這緣故，君子對於他所不目覩的，也要戒慎，對於他所不耳聞的，也要恐懼。最明現的沒有不在隱暗之處，最顯著的沒有不從細微地方，所以君子要謹慎他所獨知的隱微呢。喜怒哀樂沒有表現一些，沒有偏倚，叫做他中；表現出來了，都能合於節度，叫做他和。那中呢，是天下的重大根本啊；那和呢，是天下的通行大道啊；推行了中和的大道，天地能夠安於其所，萬物能夠發育滋長哩！

短評 「天」「性」「道」「教」是全篇中庸的綱領。天指陰陽五行。性指理德。道指日用事物。教指禮樂刑政。而最重要的。便是不可須臾離的道。道有靜有動。在靜的時候要無所偏倚。在動的時候要動能中節。守那天下的大本。行那天下的達道。他的功用。足以位天地而育萬物。因為天地萬物。和吾本為一體。吾的心正。天地之心也正。吾的氣順。天地的氣也順。足見修道的方法。全在反求諸身而自得之。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

章旨 釋明君子中

仲尼[一]曰。君子中庸[二]。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三]。小人

庸小人反中庸。

【章旨】概數中庸之德的不興。

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注解】㈠仲尼 孔子名丘字仲尼 ㈡中庸 中是不偏不倚，庸是平常。據程子的解釋是說「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㈢時中 時時處於中庸地位

【演義】仲尼說的：「君子行的是中正常道，小人行的是反乎中正常道；君子行的是中正常道啊，君子是時時刻刻守着這中；小人行的是反中正常道啊，為着小人沒有一些禁忌畏懼咧！」

【短評】無所偏倚叫做中。不易叫做庸。所以中庸是天下的正道，君子是有君子的德行。隨時隨地，都能守着中庸之道。小人中無定體，往往肆欲橫行，無所顧忌。因此一切行止，都要違反那中庸之道。君子和小人的不同，從這點便可觀察得出。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注解】㈠至 作好到極點解 ㈡鮮 上聲，就是少的意思

【演義】夫子說「中庸之道，這道好到極點了，可是人民很少能夠實行，那是已很長久呢！」

【短評】當春秋當兒，世教衰微。一般人民，對於那中正常道，久已很少實行，夫子目擊這般情景，於是喟然興歎。當今世風日薄，競尚機詐，這至矣乎的中庸，不要說「民鮮

【章旨】說明道之不行的緣故。

【章旨】慨歎道之不行。

能久矣」而且恐怕要到「民不能久矣」的地位。移風易俗。於此不可不特加注意。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注解】㈠過 過度和不及相反。過與不及都是反乎中庸之道。 ㈡知味 知飲食之味。飲食是人生日常所必需不可須臾離。道與人之不可離亦猶飲食。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為了人不加察道之不知也。為了人不自察的緣故。

【演義】夫子說：「道的不能盛行啊，我知道了！聰明的知之過度，愚魯的卻不能夠知道呢，道的不能昌明啊，我知道了！聰明的行了過度，不肖的卻是不及行了。一個人沒有不飲食的啊，那知很少能夠知道飲食的滋味哩！」

【短評】飲食鮮能知味。為了人們忽不之察。那中正常道。人們也往往不察。因此要有過與不及的弊害。過與不及。都是違反中庸之道。愚賢不肖的過與不及。程子說得很好。他說。「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求所以知」所以中庸的人生哲學。只是要人喜怒哀樂。皆無過無不及好了。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注解】㈠夫 音扶作罷字講。

章旨 言舜行道的方法。

演義 夫子說「中庸的道，他真不行了罷！」

短評 道要知而後行。道不能明。便去實行。非不足行。即不及行。那就要有過與不及之弊。一定要知道既明。才能行那中庸的道。夫子見到一般知愚賢不肖非失之過即為不及。於是發此歎語。含着無窮的感慨呢。

子曰。舜[一]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二]。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三]。用[四]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注解 (一)舜 名重華，父名瞽叟，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佐堯，天下大治，後接堯的禪讓，而踐帝位，是稱虞舜。(二)邇言 淺近的話。通言好察。他的不遺善可知。(三)兩端 是指衆論不同的極致，因為凡物都有兩端，如大小厚薄等是。(四)用其中 是說從這兩端，量度以取其中，然後用他，那便可無過與不及的弊病。

演義 夫子說「虞舜他是一個極聰明的人罷？舜喜歡問而又喜歡考察淺近的話，人家的壞處，他要隱瞞，人家的好處，他要表揚。人們的議論，他要采取兩面不同的說法，量度以取其中，然後去用之於民，這樣才算得是虞舜呢？」

短評 執其兩端。而用其中。這是中正的辦法。也就是中庸之道。無論做什麽事。能夠本着這種辦法去做。那就可以沒有過與不及之弊。實行中庸之道。這可說是很好的一個方法。

【章旨】是言知之不易。

【章旨】贊美回的真知。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注解】㈠罟擭陷阱 罟音古，就是網，擭是機檻，陷阱是坑坎，都是用來擒取禽獸的 ㈡辟 同避 ㈢期月 滿一個月的時期，叫做期月

【演義】夫子說「人們個個說我是聰明的，可是把他趕到網中機檻坑坎裏頭，而他還不知道躲避哩；人們個個說我是聰明的，取得了中庸之道，可是他一個月還不能保守着哩。」

【短評】所謂大知，談何容易。一般人自以為知。只是他有害不知避。有善不能守。那麼怎可稱得是知。舜能好問。而好察邇言。還能用中庸之道於民。那才可以稱大知。孫中山行易知難的學說。是說一般人做了這件事。而不知這事的所以然。也是證明知的匪易啊。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注解】㈠回 顏淵名，魯人，孔子弟子，年四十一卒 ㈡拳拳 奉持貌 ㈢膺 是指心胸

【演義】夫子道：「顏回的為人啊，取得了中庸之道，得着一件好處，便奉持着在他心胸裏頭，就不會失掉他呢。」

章旨 是言中庸之道的難能實行。

拳拳服膺圖



短評 像顏回這樣拳拳服膺。才能把中庸之道。謹守弗失。所以要實行中庸之道。一定要有顏回的精神。行道的不易。從此可見。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注解 ㈠均 平治的意思 ㈡爵祿 爵是官爵祿是俸祿

演義 夫子道「天下國家可以平治的啊，官爵俸祿可以辭掉的啊，白的刀刃可以去蹈的啊，中庸之道，卻是少能實行呢！」

短評 把均天下國家和辭爵祿蹈白刃三件事來比擬中庸之道。倒覺得三者雖難

【章旨】是言君子之強。

而易，中庸雖易而難。為什麼呢？程子曾說「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因此中庸之道，民鮮能行咧。

子路[一]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三]，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四]，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五]！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六]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注解】㈠子路：字仲由，孔子弟子。子路好勇，所以問強。㈡而：同爾，作你字講。㈢無道：指一切外來的橫逆。㈣金革：金是兵戈之屬，革是甲胄之屬。㈤矯：堅強不屈貌。㈥塞：是指充塞在內的志向。

【演義】子路問剛強的道理。夫子說：「你問的是南方的強呢？北方的強呢？還是你的強呢？用寬柔來教人，有了外來的橫逆，不去報復，這是南方的強啊，君子便是這樣的。把兵戈甲胄做枕席，死了還不後悔，這是北方的強啊，好剛強便是這樣的。所以君子把和氣待人，不是隨波逐流，現着剛強的氣概；立定中道，不偏不倚，現着剛強的氣概；國有正道，不改變他充塞於內的志向，也現着剛強的氣概；國無正道，到死不肯改變

【章旨】是言君子入道的方法。

這也是剛强的氣概」

【短評】不偏不倚。也不肯隨波逐流。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守着中庸。這便是君子自强之道。子路好勇。當血氣之剛。孔子把這四點去告他。目的是在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

子曰。素[一]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君子遵[二]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三]矣。君子依乎中庸。遯[四]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注解】(一)素隱 素作當索，索隱，便是深求隱僻的道理 (二)遵 依着的意思 (三)已 作止字講 (四)遯世 隱藏不問世事

【演義】夫子說「深求隱僻的道理，做出詭異的行為，後世或有稱述他呢，吾是不肯這樣幹的啊，君子依着中道前行，到了半路就廢棄了，吾卻不能自止的了。君子依着中庸的道理，隱藏不能見知於世人也不自悔，那是獨有聖人才能夠如此」

【短評】要行中庸之道。談何容易。索隱行怪。是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半塗而廢。便是力之不足。一定要不為索隱行怪。又不半塗而廢。遂能依乎中庸。程子說「知仁勇三達德為入道之門……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所以非有如大舜的智顏淵的仁子路的勇那樣全德的人。怎能守着中庸之道呢。

君子之道。費[一]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二]也。雖聖人亦有

【章旨】說明道的所

在是費而隱。申言首章道不可離的意義。

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三]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四]焉。詩[五]云。鳶飛戾[六]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七]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注解 (一)費而隱 費是廣大，隱是微密。(二)至 就是極點。(三)不肖 俗言不好。(四)破 破開的意思。(五)詩 詩大雅旱麓篇。(六)戾 作到字講。(七)察 明白昭著。

演義 君子的道理。他的用極其廣大，他的體極其微密。夫婦的愚笨，可以大家知道的呢，到了他的極點咧，雖是聖人也有所不知的了。夫婦的不好，可以同行的呢，到了他的極點咧，雖是聖人也有所不能的了。像天地這般的大，人還有恨他的地方。所以君子說到大處，天下不能載咧；說到小處，天下不能破咧。詩大雅旱麓篇說：「鳶飛到了天，魚跳在深水裏。」這就是說在上在下，都很明白昭著的啊。君子的道理，開端是在夫婦，到了極點，可以明白昭著於天下哩！

短評 道之所在。是費而隱。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至天地聖人之所不能盡。那真可說其大無外。其小無內。

章旨　是言道的為用廣大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詩云[一]。伐柯伐柯[二]。其則[三]不遠。執柯以伐柯。睨[四]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五]未能一焉。所求[六]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七]爾。

注解　㈠詩 詩豳風伐柯篇　㈡柯 斧柄　㈢則 法則　㈣睨 邪視叫睨　㈤丘 孔子名　㈥求 同「責」意　㈦慥慥 篤實貌

演義　夫子說「道常不遠於人，人的為道反而務道為高遠難行的事，那便不可以為道。詩豳風伐柯篇上說「斫這斧柄，斫這斧柄，他的法則便不遠了。」執着斧柄去伐斧柄，邪了眼看他還以為很遠；所以君子拿人道來治人，只要能改就算止了。忠恕離道不遠，施到自己身上不願意也別施到別人身上。君子的道有四端，丘一端都不能呢，所責那兒子的事，拿來去事奉父不能的啊；所責那臣子的事，拿來去事奉君不能的啊；所責那弟子的事，拿來去事奉兄不能的啊；所責那朋友的事，先加給他，不能的

【章旨】是言道的實行。在能素位而行。

啊。平常德行的實行，平常說話的謹慎，有不足的，不敢不勉力，有富餘的，不敢窮其盡。說話要顧到行為，行為要顧到說話，做君子的，為何不求這般的篤實呢！」

【短評】忠恕違道不遠。所以能夠忠恕，便入於道。什麼叫做忠恕。盡己之心做叫忠。推己及人叫做恕。因此道的道行。只要從忠恕做起。道之不遠於人。由此可見。

君子素[一]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二]下。在下位。不援[三]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四]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五]。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六]。反求諸其身。

【注解】㈠素其位 見在所居的地位。㈡陵 欺侮叫陵。㈢援 高攀叫援。㈣易 平正地方。㈤徼幸 不當得而得的。叫做徼幸。㈥正鵠 畫工叫正。棲皮叫鵠。畫一個圓圈在皮布中心。就叫正鵠。是射箭標的。

【演義】君子見在所居的地位而行事，不願干預本分以外的。所居的地位是富貴，就行富貴的事；所居的地位是貧賤，就行貧賤的事；所居的地位是在夷狄之邦，就行夷狄的事；所居的地位是在患難境遇，就行患難的事；君子無論到什麼境地，沒有不優

章旨　中明行道必自近處着手。

游自得的呢！居了上位，不欺侮在下的人；居了下位，不去高攀在上的人，正了自己，不去妄求別人，就無怨恨；對上不怨天，對下不歸罪別人，所以君子處於平正的地方等那天命，小人卻行險惡，妄求幸得。夫子說的：「學射有些像君子，射不中正鵠，回來責諸各人的自身。」

短評　實行道的方法。只要素位而行。一面素位而行。一面便不干預外務。「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夷乎狄。素患難。行乎患難」這便是素位而行的方法。「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這便是不干外務的方法。一切都不向外尋找。對於自己的生活。不問他有什麼意義。有什麼價值。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只求吾心常能欣欣然和自然同化。那便好了。

君子之道。辟[一]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二]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三]。和樂且耽[四]。宜爾室家。樂爾妻帑[五]。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注解　(一)辟　同譬　(二)詩　小雅常棣篇　(三)翕　和合貌　(四)耽　詩作湛，作相安快樂解。(五)帑　就是子孫。

演義　實行君子的道理，譬如走遠路，必定要從近處出發；譬如登高山，必定要從低處走起。詩經小雅常棣篇說：「妻子相好而又和睦，就像彈琴瑟一般，兄弟們既很和

【章旨】中言道之所在，是費而隱。

合，和睦快樂而且相安，對於你的室家，很是相宜，對於你的妻子，便能和樂。」所以夫子曾說：「對於父母，他也能夠順從了嗎？」

【短評】君子之道，實行起來，只要從切身做起。先要好合妻子，次去和合兄弟，而後可宜室家，可樂妻帑。推而至於可以順遂父母。喻親於道，更進而可喻天下以道。這樣的從近及遠，從卑而高做去，那道就能實行哩。

子曰：鬼神[1]之為德[2]，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3]。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4]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5]曰：神之格[6]思[7]，不可度思，矧[8]可射[9]思。夫微之顯，誠[10]之不可揜[11]，如此夫[12]。

【注解】㈠**鬼神** 程子說：「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說：「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朱子則說：「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㈡**德** 德行指性情功效言。㈢**體物而不可遺** 言其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的。㈣**洋洋** 流動充滿的樣子。㈤**詩** 大雅抑之篇。㈥**格** 作「來」字講。㈦**思** 語助辭。㈧**矧** 音審，「況」字講。㈨**射** 音亦，厭煩的意思。㈩**誠** 真實無妄的意思。⑪**揜** 掩藏。⑫**夫** 音扶，語助詞。

【演義】夫子說：「鬼神的德行，他真很盛大啊！看他不能見，聽他不能聞，可是做了萬

【章旨】中言德的重要，並且舉舜為証。

物的本體而為物所不可遺他的，使天下的一般人齋戒清淨，去奉承祭祀，流動充滿好像他就在人們的上面，或在左右。詩經大雅抑之篇說：『神的來啊，是不可揣度的啊，況且還要厭煩哩！』這鬼神的隱微而又明顯，那真實無妄的不可掩藏，也像這樣罷！」

【短評】道之所在，是費而隱。體很微而用極廣。這裏是把鬼神之德，來喻君子之道，弗見弗聞，是說他的隱；體物如在，是說他的費。把費隱兩端，並包兼言，可以知道君子之道，確是其大無外，其小無內。

子曰：「舜(一)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二)之，子孫(三)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四)焉。故栽(五)者培之，傾者覆之。詩(六)曰：『嘉樂君子，憲憲(七)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八)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注解】(一)舜：虞舜，以孝聞世，後受堯禪，而為天子。(二)饗：猶言祖宗享受子孫的酒食，就是祭祀。(三)子孫保之：指虞思、陳胡公而言。(四)篤：作「厚」字講。(五)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言氣至而滋息的，就去培養他，氣反而游散的，就傾覆他。(六)詩：詩經大雅嘉樂篇。(七)憲：通「顯」。

【章旨】是言修德的重要行道的方法。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一]乎！以王季[二]為父，以武王[三]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四]大王[五]、王季、文王之緒，壹戎[六]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七]受命，

字。(八)申：作「重」字講。

【演義】夫子說：『舜他可稱是大孝呢？德行是聖人，尊貴是做天子，四海之內都為他所有，到宗廟去祭祀父母，子子孫孫都能保守着，所以有大德行的，必定能夠得到他的大位，必定能夠得到他的厚祿，必定能夠得到他的盛名，必定能夠得到他的長壽，因此天的生育萬物，必然因他本質去厚待他，所以氣至而滋息的去培養他，氣反而游散的就傾覆他。詩大雅嘉樂篇上說：「嘉樂的君子，好的德行，很是顯著，宜民而又宜人，他受厚祿於天，還就天的保佑，命他做聖人，這是從天慎重給他的。」所以有大德行的，必定受那天命的啊！』

【短評】德是一個人立身的基礎。有了大德，自然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舜的出身，本來也是一個平民，他怎能尊為天子，富有四海，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只是他德為聖人，所以說大德者必受命。這樣看來，人們要得祿位名壽，是非修德不可。

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注解 ㈠**文王** 大王的孫，王季的子。㈡**王季** 大王的少子，有兄二，就是泰伯仲雍。㈢**武王** 伐紂滅商，是周家開國之君。㈣**纘** 音纂，繼續的意思。㈤**大王** 大音泰，王季之父，始翦商緒，周室肇基的便是大王。㈥**壹戎衣** 是言一著戎衣，戎衣是指甲冑一類。㈦**末** 作「老」字講。㈧**周公** 文王之子，武王之弟，輔武王以建周業。㈨**先公** 指組紺以上至后稷而言。㈩**期** 是一週年。

演義 夫子說：「沒有憂慮的，那只有周文王嗎？王季是他父親，武王是兒子，父親創作的事業，兒子能夠繼述他。武王繼續了大王王季文王的統緒，穿了甲冑伐紂，便有天下，在他本身不失天下人重視他的顯名，做了很尊貴的天子，四海以內的地方，都為他所有，到宗廟去祭祀，父母子子孫孫都能保守着。武王年紀老了，才受命做天子，周公成文王武王的德行，追尊大王王季為王，還用了天子之禮，去追祀大王以上的先公，這個禮啊，通行到諸侯大夫和士庶人，父親是做大夫，兒子是士，那麽父親死後葬用大夫禮，祭用士禮，父親是士，兒子是大夫，那麽父親死後葬用士禮，祭用大夫禮，一週年的喪服，通行到大夫，三年的喪服，通行到天子，父母的喪不論貴賤那是一樣

【章旨】是言武王周公的達孝的啊！」

【短評】武王的尊為天子，享有天下，為了他的先世世世積德，所以武王受命，便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從這可知積德的重要。周公成文武之德，制定禮法，以及天下本着武王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的制度，規定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這種推己及人的精神便是道的實行。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一]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廟[二]，陳其宗器[三]，設其裳衣[四]，薦其時食[五]。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六]也。序爵[七]，所以辨貴賤也。序事[八]，所以辨賢也。旅酬[九]下為上，所以逮賤[十]也。燕毛[十一]，所以序齒[十二]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十三]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十四]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注解】㈠達孝：天下的人通叫他孝，是謂達孝。㈡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㈢宗器：先世所藏的重器，如周之「赤刀」「

大訓」「天球」「河圖」等是。㊃**裳衣**是指先祖遺下的衣服，在祭的時候設之以授尸。㊄**時食**應時的食品。㊅**昭穆**宗廟的次序。左為昭，右為穆。子孫到宗廟中去祭祀也以此為序。㊆**爵**指公侯卿大夫而言。㊇**事**指宗祝有司的職務。㊈**旅酬**是賓弟子和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㊉**燕毛**祭畢而讌，按毛髮的黑白分別長幼定為坐序。⊕**齒**是年數。㊁**其**指先王。㊂**郊社**祭天稱郊，祭地稱社。㊃**禘嘗**禘是天子宗廟的大祭。嘗是秋祭。

演義 夫子說「武王周公他可說是天下的人都稱他是孝呢？講到孝啊，是要善於繼他先祖的志願，善於傳述他先祖的事業的呀。在春秋二季，整修他的祖廟，陳列他的宗器，張設他先祖的遺服，進呈他應時的食品。宗廟的禮節，分列左右，所以分別昭穆的遠近啊；按了官爵分次，所以辨別貴賤啊；職務分次，所以辨別賢能啊；互相酬答，幼輩的給長輩舉觶，所以推恩於年幼的人啊；讌會坐次，按着頭髮的黑白，所以分別年紀的老少啊。站到先王的位置，行那先王的禮節，奏那先王的音樂，敬重先王所尊敬的，愛那先王所親愛的，事奉死的好似事奉生的，事奉亡的好似事奉存的，那是孝的極點呢！祭天地的禮節，所以事奉上帝的啊；宗廟的禮節，所以祭他祖先的啊；明白祭天地的禮節，大祭秋祭的意義，治國不是就像看着手掌的容易麽？」

短評 孝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實行了宗廟之禮，以及序爵序事燕毛，貴賤有別，長幼有次。一方能孝祖宗，一方能和九族，那家自然可齊。推而廣之，要明白郊社之禮，禘嘗之義，看那人民萬物，都是上帝的子孫，應該相親相愛，那國自然可治。孫中山先生也

【章旨】綜言道不可離，而誠為行天道人道的樞紐。

認為孝是中國固有的道德，應該恢復，那麼中國民族才會團結一致。

哀[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二]。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三]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四]也。故為政在人[五]，取人以身[六]，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七]也，親親為大；義者宜[八]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九]，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十]。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十一]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十二]也。所以行之者一[十三]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十四]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

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十五]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十六]羣臣也子[十七]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十八]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十九]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二十]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廿一]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廿二]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廿三]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廿四]道前定則不窮在下

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注解

㈠**哀公** 魯的國君名蔣。㈡**方策** 指木板竹簡言。是刻載史蹟的。㈢**敏** 作「快」字講。㈣**蒲盧** 就是蒲葦。㈤**人** 是指賢臣說的。㈥**身** 是指君身。㈦**人** 指人道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㈧**宜** 言分別事理。各有所宜。㈨**殺** 減少。猶言分別親疏。㈩**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重複句應刪。㈪**達道** 天下古今所共由的路。㈫**達德** 天下古今所同得的理。㈬**一** 便指「誠」言。㈭**子曰** 行文應刪。㈮**九經** 猶言九種常道。㈯**體** 是言設身處地以察其心。㈰**子** 好像父母愛他的子一般。㈱**不跲** 是言不迷於事。㈲

齊同齋。(二十)**官盛任使** 是言官屬眾盛，足任使令。(廿一)**既稟稱事** 既音餼，稟音廩。既稟稱事，是言稱他所作的事給他口糧。(廿二)**朝聘** 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廿三)**跲** 音乞，口說不出叫跲。(廿四)**疚** 音久，作「病」字講。(廿五)**措** 當棄置講。

演義 哀公問政事於夫子，夫子答道：「文王武王的政事，滿載在木板竹簡之上，能行道的人存着，那麼這政治就可興起，能行道的人亡了，那麼這政事就要息滅。人的道在能迅速行政，地的道在能迅速長樹。講到這政事啊！像蒲葦一般，很易生長呢！所以為政全在能用賢臣，取用賢臣，全在國君自身，修身全憑着道，修道全憑着仁德。那仁呢，就是人道啊，要算親愛他的親族為最重大。那義呢？就是分別事理各有所宜啊。要算尊敬賢人為最重大。親愛親族的分別，尊敬賢人的等次，禮就是從這生出的呢……所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想要修身，不可以不服事親長，想要服事親長不可以不知人道；想要知人道，不可以不知天道。天下的共由大路有五，所以行這五達道的有三，說什麼君臣啊，父子啊，夫婦啊，昆弟啊，朋友的相交啊，這五種就是天下所共由的路呢！知仁勇三種，是天下所同得的理呢！所以行這五達道三達道的，全是靠着一個誠字呢！有的生來就知達道達德的，有的學了才知達道達德的，有的困學才知達道達德的，等到他知，那是一樣的啊！有的安然行這達道達德的，有的以為有利才去行達道達德的，有的勉強去行達道達德的，等到他成功，那是一樣的啊！……好求學問就近乎知，盡力實行就近乎仁，知道羞恥就近乎勇，知道這知仁勇三種，那就知道

所以要修身的道。知道所以修身的道，那就知道所以治人的道；知道所以治人的道，那就知道所以治國家天下的道了。凡治天下國家是有九種常道，說什麽修身啊，尊賢啊，親親啊，敬大臣啊，體諒羣臣啊，愛那平民啊，招來百工啊，安撫遠客啊，懷服諸侯啊。修了身那道就可立，尊了賢那就不為物欲所惑，親了親那就伯叔兄弟不怨，敬了大臣那就不迷於事，體諒羣臣那就官吏報君禮重，愛護平民，那百姓就會勸善，招來百工那財用就足，安撫遠客那四方就都來歸服，懷服諸侯那天下就都敬畏他。整齊明潔，端正服裝，不合於禮的不做，所以修身啊；去掉讒言，遠開女色，輕賤貨財，貴重德行，所以勸勉賢人啊；尊他位置，重他俸祿，同他好惡，所以勸親親啊；官屬衆盛，足任使令，所以勸大臣啊；待他忠信，重給俸祿，所以勸士啊；以時使民，減輕賦稅，所以勸百姓啊；天天省察，每月考試，給他口糧，稱他所作的事，所以勸百工啊；送往迎來，嘉獎好的，而憐恤不能的，所以安撫遠客啊；繼續絶後的世系，興起已廢的國都，平治禍亂，扶持危難，按着時候去朝見聘問，用厚禮往，而令用薄禮來，所以懷服諸侯啊；凡治天下國家有九種常道，所以去實行的理，那是同一的啊。凡事有了預備那才能成，沒有預備那就失敗；說話先預備了，便不會口吃；做事先預備了，便不會受困；行德先預備了，便不會有心病；行道先預備了，便不會窮。處在下位，不得在上的心，民就不可治理了；得在上的心有了法子，不見信於朋友，便不能得在上的心了；見信於朋友有了法子，不

孝順父母，便不能見信於朋友了；孝順父母有了法子，反求諸自身不真誠，便不能孝順那父母了；真誠自身有了法子，不明那善的真理，便不能真誠自身了。誠呢，是天的道啊；去求這誠的，是人的道啊；這誠是不用勉強而可中，不用思想而可得，從從容容恰中了道，那便是聖人啊！去求那真誠的，只要擇取其善而固執着他啊，多多的學着，仔細的訪問，慎重的思考，明白的辨別，切實的去行。不去學罷了，學了有不能了解的，不能棄置不學的啊；不去問罷了，去問了有所不知，不能棄置不問的啊；不去思考罷了，去思考了不得其理，不能棄置不思的啊；不去辨別罷了，去辨別了不能明白，不能棄置不辨的啊；不去行罷了，去行不得實在，不能棄置不行的啊；人家一回就能，我費了比他百倍的功夫，人家十回就能，我費了比他千倍的功夫。果真能照此做去，雖是愚魯的也必聰明，柔弱的也必剛強。」

短評 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是天下的五達道。儒家認定人生總離不了這五條達道。總逃不出這五個大倫。要行這五達道。是在實行知仁勇三達德。達德達德。這是從修身方面說。從治天下國家方面說。是有修身尊賢親親敬大臣體羣臣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等九經。可是無論實行達德。達道九經。都要出之以誠。一有不誠。那便都是虛文。所以無論實行達德達道以及九經。都要先立乎誠。執善固執。用了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的方法。出了百千倍於人的努力。那是能雖愚必明。雖弱

【要旨】是言誠者誠之者的意義中明天道人道的一貫。

【要旨】是言至誠盡性可以贊天地的化育而參天地。

必强。呂氏曾說「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强。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現在的學者，敦品成學，當取法乎此。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注解】㈠自 作「從」字講。㈡教 是受教益。

【演義】從了真誠明白真理，這可以說他是出於天性；從了明白真理才成真誠，這可以說是受教益得來的。真誠那就無不明理了，明理那就可以至於真誠了。

【短評】朱子說「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這便是修為的結果。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注解】㈠贊 作「助」字講。㈡天地參 言人能和天地並立為三。

【演義】惟獨天下至誠的人，才能盡他的天性；能盡他的天性，那能盡人們的天性，能

【章旨】是言唯至誠而後能化。

盡人們的天性，那能盡萬物的天性，能盡萬物的天性，那就可以助天地的化育；可以助天地的化育，那可和天地並立了.

【短評】這是說人們修為的效驗。人們修為的根本。只是一個誠字。有了至誠。便能發揮自己的天性。再進一步。能盡人性物性。結果能夠達到贊天地參天地的地位。便可合於天道哩。

其次致曲[一]。曲能有誠。誠則形[二]。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注解】㈠致曲（推至發見的一偏善端）㈡形（發於外的形狀）

【淺義】次於聖人的，只要能夠從發見的一偏善端去推致。能夠推致便能有真誠心真誠了就能形諸於外，形諸於外就能彰明顯著，彰明顯著就能大放光明，大放光明就能活潑流動，活潑流動就能變化氣質，變化氣質就能神化一切，天下只有至誠的人，才能有這神化的功能

【短評】聖人固能舉他性的全體。以盡人之性。盡物之性。達到與天地參的地位。就是比聖人下一等的。他只要從發見的善端着手。盡力推致。出之以真誠。那麼他的成就。無異於聖人。這種修為効驗的說明。次於聖人的。應取法乎此。

【章旨】是言至誠如神足徵修為效驗的神妙。

【章旨】申言誠者非但成己又當成物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二)動乎四體。(三)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注解】(一)見 同現 (二)蓍龜 蓍音尸，草名，古人當他是靈草，用其莖以占吉凶。龜，介屬，稱他靈物，古人把他卜吉凶的。(三)四體 指兩手兩足言。

【演義】得了至誠的道理，一切事情，可以事前知道。國家將要興盛，必定有祥瑞的福兆，國家將要滅亡，必定有妖邪的禍兆，明顯在蓍草龜甲的卜筮，表示在手足四體的行動。禍福將要到了，好的必定預先知道，不好的也必預先知道，所以至誠的人，宛如神明。

【短評】一個人的心目之間。倘使沒有絲毫的私念。那麼心地坦白。對於一切事物。自然能夠察幾辨微。宛如神明。佛家的修道。道家的神仙。也無非使人清淨寡欲。胸懷中一些沒有私念。這和儒家的至誠之道。如同一轍。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一)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二)之宜也。

旨 是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

注解 ㊀道 同導 ㊁措 作「推行」講。

演義 誠呢，是自己成全自己的性啊，那道呢，是自己導行的啊。誠呢，是萬物的始源也是萬物的歸宿，不誠便無萬物，所以君子把誠當做寶貴。誠呢，不是成全了自己就罷了，是所以要去成全那萬物咧；成全自己，是仁啊，成全萬物，是知啊，是性分內的德啊，是合着外內的大道啊，所以因時推行，無不相宜呢。

短評 誠的出發點是成己。誠的歸宿點是成物。不分外內。既得於己。推之於物。那麽以時措之。自能皆得其宜。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一]。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二]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三]。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四]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五]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六]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

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七]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八]云。維天之命。於穆[九]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十]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十一]。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注解 (一)**徵** 驗於外的。(二)**見** 同現。(三)**不貳** 便是只有誠的一端。(四)**昭昭** 猶言耿耿小明貌。(五)**撮** 用手撮取物叫撮。(六)**華嶽** 即華山稱做西嶽，所以又叫華嶽，在今陝西華陰縣。(七)**勺** 是盛水的勺子。(八)**詩** 詩經周頌維天之命篇。(九)**於穆** 於音烏，歎詞，穆是深遠的意思。(十)**於乎** 和「嗚呼」同。(十一)**純** 專一叫純。

演義 所以至誠是沒有息止，不息止便能永久，永久便能有徵驗，有徵驗便能悠遠，悠遠了便能博厚，博厚了便能高明。博厚所以載着萬物呢，高明所以蓋着萬物呢，悠遠所以成全萬物呢。博厚可以配地，高明可以配天，悠遠可以無窮；像這樣的，不用表現就能彰明，不用舉動就能變化萬物，一些沒有作為自能成全萬物。天地的道，可以一句話說盡呢，他沒有別的，只是一個誠，因此他化育萬物，可無限量。天地的道，博呢，厚呢，高呢，明呢，悠呢，久呢。現在講到那天，看看多是細微的光明，要是推到他無窮的全體呢，日月星辰都懸着，萬物都被他覆蓋着。現在講到那地，只有一撮手的土，推到他廣厚，載着華嶽不覺得重，收納河海不會洩漏，萬物都由他載着。現在講到那山，只

章旨 是言聖人之道峻極於天。

有一點石頭，要是推到他全體的廣大，草木生着，禽獸住着，寶藏出在他裏面。現在講到那水，只有一勺的水，推到他不可測量的全體，黿鼉蛟龍魚鱉生在這裏，貨財也生殖在這裏。詩經周頌維天之命篇說：「獨有那上天的命，很深遠而沒有終止的。」大約是說天的所以為天啊！詩又說：「唉！不是很明顯的麼？文王德行的專一。」大約是說文王的所以為文王啊，專一也是沒有終止的。

短評 惟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可贊天地的化育。這是極端的說至誠的功效。天地的所以為天地。文王的所以為文王。都在一個誠字。所以人道和天道的中心只是至誠罷了。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一]發育萬物。峻[二]極于天。優優[三]大哉。禮儀[四]三百。威儀[五]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六]。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七]。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八]。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注解 (一)洋洋乎 浩蕩盛大貌 (二)峻 高大叫峻。 (三)優優 充足有餘的意思。 (四)禮儀 經禮是禮的大節。 (五)威儀 曲禮是禮

【譯旨】是言在下的須不倍正道。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一]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二]，不考文[三]。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四]禮，杞[五]不足徵也；吾學殷[六]禮，有宋[七]

的小節。(六)**至德** 至於極的德行。(七)**倍** 同背。(八)**詩** 詩經大雅蒸民篇

【演義】大極了聖人的道，浩蕩盛大去發育萬物，高大的可極于天，充足有餘的大啊，禮儀有三百，威儀有三千，等到聖人而後能去行；因此說，苟其沒有至於極的德行，至於極的道，就不會凝聚咧！所以君子尊重了德性，還講學問，推到他廣大之處而又窮盡那精微之點，到了極高明的地位還講那中庸之道，溫習舊學而知新理，敦尚篤厚來崇禮節。因此居於上位而不驕傲，居於下位不背正道，國家有道，他的話足以起興國人，國家無道，他靜默了足以容身。詩經大雅蒸民篇說：「既是聰明而且能先知先覺，來保全他的自身。」那就是這說法罷？

【短評】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朱子說：「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

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八

【注解】㈠烖 古災字。㈡制度 制定法度。㈢考文 考定文字。㈣夏 禹受舜禪，國號稱夏，凡傳十七主，經四百四十年，為商所滅。㈤杞 國名，周武王封夏之後東樓公於杞，後為楚所滅。㈥殷 商王盤庚遷都殷墟，改號曰殷。㈦宋 是殷之後，受封於周。㈧周 滅商而有天下，凡傳三十八主，八百四十七年，後滅於秦。

【評釋】夫子說：「愚魯的人而喜自以為是，微賤的人而喜自己專主，生了現在的世界，要反古時的法制，像這樣的人，災禍要到他自身的呢。不是天子，不能議定禮儀，不能制定法度，不能考定文字。」現在的天下，車行的是同一軌道，字寫的是同一筆畫，做出的行為是同一倫理。就是有了天子的地位，苟其沒有聖人的德行，不敢作禮樂呢；雖是有了聖人的德行，苟其沒有天子的地位，也不敢作禮樂呢。夫子說的：「吾稱道夏朝的禮，那杞不能足憑證的啊；吾學殷朝的禮，有宋保存着；吾學周朝禮的，現在所通用的，所以吾從着周朝的禮制。」

【短評】一切禮儀制度。當然有時代性。現在的時代。斷不可用古代的禮制。所以孔子說：「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這便是對一般託古改制的人下一個深切的警告。

王天下有三重焉。一其寡過矣乎。上焉者。二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

【章旨】是言君子之

道，以中居上不驕的意思。

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三]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四]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五]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六]。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七]。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八]有譽於天下者也。

注解 ㈠**三重** 指議禮制度考文三者而言。 ㈡**上焉者** 指時王以前，如夏商是。 ㈢**不尊** 猶言不在尊位。 ㈣**君子之道** 君子是指王天下的，道就指議禮制度考文等事。 ㈤**三王** 夏商周三代的聖王。 ㈥**道** 是兼法度準則說的。 ㈦**射** 音妒，厭惡的意思。 ㈧**蚤** 同早。

演義 王天下有了三件事，這就可以少過失麼？時王以前的禮雖是很好，苦無考證，沒有考證，便不可信，不可信民便弗從。在下位的雖善於禮，不在尊位，不在尊位便不可信，不可信民便弗從。所以王天下的大道，自身先要有了德行，還去徵驗那一般平民是否信從，考那王三的古蹟而不背謬，建立了去參諸天地而不悖道，去質那鬼神

章旨 是言仲尼之道，猶如天地之道。

而可無疑，過了百世去俟聖人復起而能不惑，去質那鬼神而可無疑，便是知天啊；過了百世去俟聖人復起而能不惑，便是知人啊。因此王天下的一言一行而永世可做天下的法則，做出來的事情而永世可做天下的法度，說出來的話而永世可做天下的準則，遠着他人家要仰望，近着他也不會厭惡。詩經周頌振鷺篇上說：「在那裏沒有厭惡，在這裏也沒有厭惡，差不多從朝至夜，能夠永久保有他的名譽。」王天下的沒有不這樣做去，而能早有名譽於天下的啊！

短評 知天知人，這是王天下的唯一大道。能夠做到這一點，那麼自能「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一切的言行，都能合乎法度，不離準則，人家便一致仰望，以此而王天下，那有不成。

仲尼祖述（一）堯舜，憲章（二）文武，上律（三）天時，下襲（四）水土。辟（五）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六）辟如四時之錯（七）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注解 （一）**祖述** 遠宗其道的意思。（二）**憲章** 近守其法的意思。（三）**律** 作「取法」講。（四）**襲** 作「因襲」講。（五）**辟** 即「譬」字。（六）

【導旨】中言至聖之德猶如川流。

幬 音陶意同「覆」。 ㊆錯 相更而起叫錯。

【演義】仲尼遠宗堯舜的道，近守文武的法，對上取法那天時，對下因襲了水土。好比天地的沒有不持載着，沒有不覆蓋着，又好比春夏秋冬的迭相推行，太陽月亮的更代光明，萬物並行在天地之間而不相害，道可並行而不相背，小德好似川流，大德盛大無窮，這天地的所以廣大無限啊！

【短評】這天地之道。朱子中言得很是明白。他說「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天地之道如此。人道豈獨不當如此。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1]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2]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3]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4]。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5]及蠻貊[6]。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7]。凡有

學旨 中言至誠之道，以明大

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注解 ㈠齊 同齋，齋一心志叫齋。㈡溥博淵泉 溥博言其周徧而廣濶，淵泉言其靜深而有本。㈢見 音現 ㈣說 同悅 ㈤施 音移，延及的意思。㈥蠻貊 是指南蠻北狄說的 ㈦隊 音墜，下降叫隊。

演義 天下只有至聖的人，才能聰明睿知，足以居了尊位去親臨天下呢；寬裕溫柔，足以含容一切呢；發强剛毅，足以掌握大事業呢；齊莊中正，足以誠敬呢；有文理而能密察，足以有分別呢。他的道是周徧廣濶，靜深有本而又能因時發施，周徧廣濶，好像那天，靜深有本，好像深水。他有表現，人們沒有不恭敬，他有話說，人們沒有不相信，他行的事，人們沒有不喜悅；因此他的聲名，充滿了中國，延及到南蠻北狄，凡是舟車所到的，人力所通的，天所覆蓋的，地所載着的，日月所照的，霜露所降的，和那凡是有血氣的，沒有不尊敬他所應該親愛的，所以稱他配天。

短評 川流般的小德。脈絡分明。而往不息。所以能够並育萬物。人們的德行。倘能像流水的漸漸廣大。使他周徧廣濶。使深靜深有本。德之所及。廣大得和天一般。那麼就可配天。所以人道的極致。可和天道相通。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一]天下之大經[二]。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三]其仁。淵淵[四]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五]聰明聖知

德教化之意。

【導旨】反復丁寧約言。中庸全篇的大要。

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注解】㊀**經綸** 理緒而分叫做經。比類而合叫做綸。㊁**大經** 指五品人倫言。㊂**肫肫** 音屯。懇摯貌。㊃**淵淵** 靜深貌。㊄**固** 意同「實」。

【譯義】天下只有至誠的人，才能去理緒比類般的治那天下的五品人倫，立那天下的大本，知那天地的化育，一些不倚著於物。很懇摯的樣子是仁，很靜深的樣子像深水，很廣大的樣子像天，倘使不是確實聰明聖知通達天德的，那一個能夠知道他？

【短評】朱子說：「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從這可知至聖之德和至誠之道。是一而二二而一。聖人天道的極致，到了這般地位。可以說無以復加了。

詩曰。衣錦尚絅。[1]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2]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3]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4]故君子內省不疚。[5]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

假無言[六]，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七]。詩曰：不顯惟德，百[八]辟其刑[九]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十]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注解 ㈠衣錦尚絅：衣了錦繡，外面加上單衣。㈡闇然：音暗，暗藏着的樣子。㈢的然：明現的樣子。㈣亦孔之昭：也很明顯的意思。㈤疚：作過失解。㈥奏假無言：奏作「進」，假是「感格」，是言進去感格神明，不用說話。㈦鈇鉞：鈇音夫，是斫刀；鉞音越，是斧頭。㈧百辟：指凡百諸侯。㈨刑：效法。㈩輶：音由，作「輕」字講。

演釋 詩經衛風碩人篇上說：「鄭風丰篇上說過的，衣了錦繡，外面加上單衣」是厭惡他文華的太彰着啊。所以君子的道，雖是暗藏着，卻能日日章明；小人的道，雖很明現，卻是在那裏一天一天的消亡；君子的道，淡薄而人不厭，簡單而有文彩，溫和而有條理，知道遠處起端的近處，知道風尚的由來，知道微細的能夠顯明，就可和他入於德行的門路了。詩經小雅正月篇說：「沉潛的雖是伏藏着，也很明顯」，所以君子自己省察沒有過失，對於立志沒有慚愧。君子的所以人家不可及到他的，那就在人們所看不見的地方麼？詩經大雅抑之篇說：「在你室內自己省察，到黑暗的地方就不至

有什麼慚愧」所以君子不動能使人敬，不言能使人信。詩經商頌烈祖篇上說「進去感格神明，不用說話，很是肅靜，沒有什麼爭論，」因此君子用不到去賞而民能夠互相勸善，用不到發怒而民畏他過於鈇鉞的刑罰。詩經周頌烈文篇說：「這不是明顯在外的麼？那君子的德行，凡百諸侯，都效法着他，」為這緣故，君子只要篤厚謙恭，天下就可以平。詩經大雅皇矣篇說：「吾懷念你的明德，並不張大聲色，」夫子說的：「用了聲色去化育人民，那是末策了。」詩經蒸民篇說「德行輕的如毛，但毛還有形的。」文王篇又說「上天所主宰的，無聲無臭」這是到了極點哩！

【短評】舉中庸一篇之要。反復丁寧。其意深切。朱子說。「子思因前章極致之意。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為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和首章所述。適相遙應。

增批大字 新體繪圖 論語白話註解提要

論語之作。或謂仲弓子夏等所撰。或謂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或謂上論成於琴張。下論成於原思。一加考證。皆不足信。以是論語成於何人之手。殊難確定。大抵出於孔子弟子之共所撰錄。是無異疑。

二十篇大要

論語是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論語。言其內容十之四五。是記關於人格修養及社會倫理之教訓。其他或談政治。或談哲理。或記對於門弟子及古人時人之批評。或記孔子及孔門弟子之行事。全書分二十篇。以人名為篇名者十二。以發首二三字為篇名者八。二十篇者何。

一　學而——十六章。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

二　為政——二十四章。所記多談為政之方。

三　八佾——二十六章。皆論禮樂之事。

四　里仁——二十六章。所記多是言仁。

五　公冶長——二十七章。皆論古今人物之賢否得失。

六　雍也——二十八章。所論多為孔門弟子之言行。

七　述而——三十七章。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

八　泰伯——二十二章。雜記孔子曾子之言及對於古人之批評。

九　子罕——三十章。多記孔子自述語及弟子之誦美。

十　鄉黨——十七章。多記孔子之容色行動。

十一　先進——二十五章。多記孔子對於弟子賢否之批評。

十二　顏淵——二十四章。多記孔子對於弟子之教訓。

十三　子路——三十章。所記多談政治。

十四　憲問——四十七章。多記孔子對於時人之批評。

十五　衛靈公——四十一章。多記孔子和弟子之答問。

十六　季氏——十四章。多記為君子之方。

十七　陽貨——二十六章。多記對於弟子之教訓。

十八　微子——十一章。多記聖賢之出處。

十九　子張——二十五章。皆記弟子之言。

二十　堯曰——三章。記從政之道。

孔子傳畧

一部論語。多在表見孔子之為人。則讀論語。當先研究孔子。考察其一生行實。注意其精神所在。對於孔子全人格之真相。明晰了解。然後乃可研究其學說之大體。所以求識孔子。為讀論語第一步工夫。孔子之一生行實。據史記世家上載。是說

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為委吏。料量平。為司職吏。畜蕃息。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為司空。又為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行。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適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於衛。靈公不能用。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將

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孔子如蔡。及葉。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而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

學說概述

論語是表見孔子人格之良書。在此書中。大半皆為孔子關於個人人格修養之教訓。社會倫理之教訓。綜其內容。可以概分為如下三部。

一。政治學說　孔子對於政治上之意見。是最重禮。所謂禮者。乃為古代階級制度之一切典制儀文。孔子以為欲謀國家平治。上下相安。莫如復禮。好禮本為孔子之天性。自為兒童時。即已陳俎豆設禮容為嬉戲。及長以知禮見稱。因此最反對用刑治國。在為政篇中曾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是主為政當重道德與禮樂。至其外交上之勝利。亦全本於其守禮之精神。夾谷之會。是其明證。故禮為孔子政治學說之中心。

二、倫理學說　孔子之倫理學說。凡有五端。曰仁。曰直。曰忠。曰恕。曰信。仁為行己處世之道。一種是仁心。為人與人相處共有之同情。一種是仁道。為人與人相處所公行之大道。是在使人羣相處。各出以真心真情。而求各得其心之所安。所謂直者。首貴直心由中。內不自欺。外不欺人。人類生存於世。若能以直心直道相處。則欺詐虛偽之風可免。所以說「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是即孔子尚質直而疾虛偽之確證。但欲求孔子之所謂直道。必自忠恕。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所謂忠恕。即打通人我之要道。盡己之謂忠。推己及人謂之恕。忠之為言中。恕者即本於其內在之忠。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欲立欲達即為忠。立人達人即為恕。可知忠恕者何。乃成己以及物也。至於信。則所以行其忠。人雖忠於我。而我不信人。則人之忠不達。我雖忠於人。而人不信我。則我之忠不達。故人貴能交相信。是以孔子有「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以明信之不可無。孔子對於人格修養之教訓。其基本精神。盡在於此。

三、教育學說　孔子為二千四百年前之大教育家。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其教育學說。自有精語。第一注重興趣。曾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樂於求學。乃可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第二注重思考。曾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以學與思二者並重。始可無偏倚之病。第三注重從善。如云。「見

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是言隨時所見擇善而從之法。至於啟廸弟子。循循善誘。誨人不倦。其懇摯精神。尤為後世教育者所應取法者也。

論語中之學說概述如是。欲知其詳。細讀全書。

章旨　是言學者應有的生活。

增批大字新體繪圖
論語白話註解 卷一

常熟朱　麟公振評註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一]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二]乎。人不知而不慍[三]。不亦君子乎。

注解　(一)說同悅　(二)樂快樂的樂　(三)慍含怒的意思

演義　孔子道「學了時時去溫習，不是喜歡的麼？有朋友從遠方來，不是快樂的麼？人家不知道我，而我一些不含怒，不是君子麼？」

短評　二十篇論語以學為首。是明人必須學。學為什麼要時習呢。求之古籍。司馬溫公云。「范文正公掌府學。課諸生讀書。寢食皆有時刻。」王伯厚云。「凡作工夫。須立定課程。日日有常。不可間斷。縱使出入及賓客之類。亦須重作少許。風雨不移。」這便是時習之法。所以讀書。必先定課程。朝讀此書。則朝朝讀此書。夕習此業。則夕夕習此業。有一定的功課。有一定的時刻。那麼學自可成。

至聖孔子像



山東曲阜縣人，生周靈王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即夏正八月二十七日

【章旨】是言孝悌為仁之本。

有子[一]曰。其為人也孝弟[二]而好犯上者鮮[三]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四]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大賢有子像



山東曲阜縣人生周景王壬戌少孔子十三歲

注解 ㈠有子（名若，孔子弟子。）㈡孝弟（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稱弟。）㈢鮮（作「少」字解。）㈣務（專力的意思。）

演義 有子說：「他這個人能夠善事父母兄長，而喜歡干犯在上之人的，很少的啊；不喜歡干犯在上之人，而喜歡作亂的，這是沒有的啊。君子專力於根本，根本確立，道自能生，那孝弟呢，他不是行仁的根本麼?」

短評 論語最重仁字。卻把「以孝弟為仁之本」列為第一。足見對於孝弟。特別重視。

【章旨】是言行己處世，貴有直心。

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說：「孔門論仁，最重親親之殺，最重推恩，故說孝弟是為仁之本。」

子曰：巧言㊀令色㊁，鮮矣仁。

【注解】㊀巧言 說得好聽的話 ㊁令色 現出好看的顏色

【演義】孔子說：「說好聽的話，現好看的色，一定很少仁心的啊。」

【短評】仁從二人，猶言多人相處。孔子論行己處世，最重仁心。所謂仁心，便是一切要直心由中，用真情來相互感通。若是用了一張哄騙的嘴，一副虛偽的面，去求悅於人，那真是絕少仁心，違着仁道。

【章旨】是言曾子日習忠信以自反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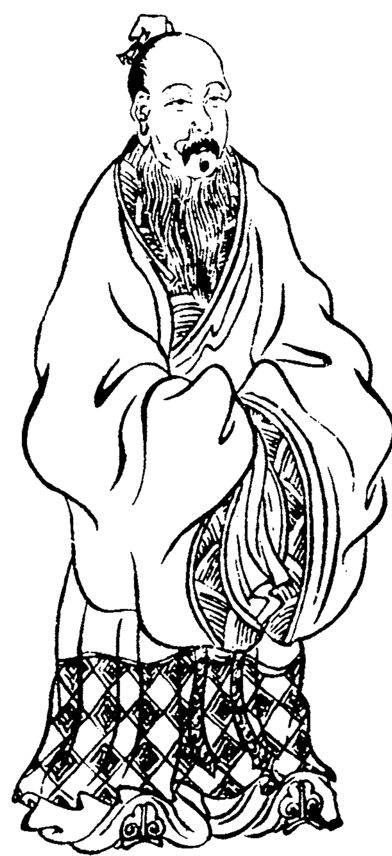
曾子㊀曰：吾日三省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㊂不習乎？

【注解】㊀曾子 名參，字子與，孔子弟子。㊁省 就是省察 ㊂傳 指孔子所傳的忠信

【演義】曾子道：「吾每天把三件事省察吾自身；替人打算，而有不忠心麼？和朋友交接，而有不信實麼？先生所傳授的，有不時時溫習麼？」

【短評】孔子所傳的是忠信。曾子所以日習忠信，以自反省。忠信二事，要交相為用。我

雖甚忠於人，而人不我信，則我忠不達。人雖甚忠於我，而我不之信，則人之忠亦不達。故人之交相忠的，又貴能交相信呢。



章旨 是言治千乘之國的方法。

子曰：道[一]**千乘**[二]**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三]**。**

注解 ㊀**道** 字作「治」解。㊁**千乘之國** 指諸侯之國，可出兵車千乘，所以叫做千乘之國。㊂**時** 農隙的時候。

演義 孔子說：「治千乘的國家，要敬其事而信於民，節費用而愛人民，使用百姓，要

【章旨】是言為弟子之職。

在農隙的時候。」

【短評】敬事而信。節用愛人。使民以時。這五端是治國之要。務本之意。程子評。「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一]。謹而信[二]。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三]。則以[四]學文。



【章旨】是言人能明乎人倫，雖曰未學，吾必謂學。

【章旨】是言為君子

【注解】㈠弟（作恭敬講）㈡汎（就是廣汎）㈢餘力（指暇日說的）㈣以（作「用」字講）

【演義】孔子說：「弟子到了家中，便要孝順父母；到外面去，便要恭敬長上，做事件件有常，說話句句信實，博愛眾人，親近仁人；力行了這幾件事，有了暇日，就用來學文。」

【短評】德行是本，文藝是末，窮其本末，而後可以入德之門。所以弟子之職，先要行德，次乃學文。洪氏謂：「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朱子又云：「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從此可知學行二者不可偏廢。

子夏㈠曰：賢賢易色㈡，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㈢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注解】㈠子夏（姓卜名商，孔子弟子）㈡賢賢易色（就是移易他愛色的心來愛賢人）㈢致（猶言委致）

【演義】子夏說：「移易他愛色的心來愛賢人；服事父母，能夠盡他力量；服事人君，能夠委致其身；和朋友相交，說的話有信實；雖說是沒有學，吾卻必定說他已學的了。」

【短評】三代之學，在明人倫，做一個人，如能賢賢易色，事親竭力，事君致身，交友言信，那是人倫已厚，雖未嘗學，亦可謂學；古人為學之道，由此可見。

子曰：君子不重㈠則不威；學則不固㈡。主忠信㈢，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

之法。

【章旨】是言民德歸厚只在慎終追遠。

【章旨】是言孔子粹

憚[四]改。

【注解】㊀重（厚重的意思）㊁主（作「親」字解）㊂無（通「毋」）㊃憚（畏難，俗言「怕」叫憚。）

【演義】孔子說「君子不厚重，便無威嚴，所學的便不堅固。親忠信，不要交友不如自己的，有了過失，便不要怕改。」

【短評】一個人有了敦厚的性情，那麼他的言行有威儀，他的學問能堅固。若是性情輕惰，那麼行不威而學不固，足見君子之道，首重性情。

曾子曰。慎終[一]追遠。民德歸厚矣。

【注解】㊀慎終追遠（慎終是在喪盡其禮，追遠是在祭盡其誠）

【演義】曾子說「謹慎父母的終喪，追祭遠代的祖先，人民的德行，就可趨於敦厚了！」

【短評】儒家的孝的哲學，以為人人若能時時刻刻想着父母，時時刻刻惟恐對不住父母，便決不致做出玷辱父母的行為，又恐把人死了父母便把父母忘了，所以想出種種喪葬祭祀的儀節，使人永永紀念着父母。一切喪葬祭祀的儀節，千緒萬端，卻是只要慎終追遠，便可使民德歸厚呢。

子禽[一]問於子貢[二]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四

然中和的氣象。

子貢曰。夫子溫[三]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四]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注解 ㈠**子禽** 姓陳名亢，孔子弟子。或謂子貢的弟子。㈡**子貢** 姓端木名賜，孔子弟子。㈢**溫良恭儉讓** 溫是和厚，良是易直，恭是莊敬，儉是節制，讓是謙遜。㈣**其諸** 語助詞。

演義 子禽問那子貢道：「夫子到那這一個邦國，必定要去聽聞那國的政事，是夫

子去求他國君的呢？還是那國君自願告知夫子的呢？」子貢道：「夫子是用和厚易直莊敬節制謙遜的德行去得到的，夫子的求那政事啊，有什麼兩樣人家的向他去求呢！」

大賢端木子像

穎悟之資　聞一知二



性與天道　乃獨得之

河南衛輝人生周敬王壬辰少孔子三十一歲

短評 温良恭儉讓五種德行。都是平實圓滿。絕無奇異偏僻。他的平實。就是他的偉大。他的圓滿。就是他的卓絕。這種粹然中和的氣象。確可為千古人格的模範

【章旨】是言不改父道可謂孝。

【章旨】是言禮的為用和可貴。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二)，可謂孝矣。

【注解】㊀行：是行事。㊁道：是法度。

【演義】孔子說：「父在的時候，看他志向，父去世了，看他的行事，在三年之內，一切不改乃父的法度，可以說是孝子了。」

【短評】三年之內，一切行事，照着父親的法度，不敢絲毫更改。就是有應當更改的事件，也不敢就改。這才真有愛父敬父的心，才可稱得孝子。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一)之道，斯(二)為美，小大由之(三)，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四)之，亦不可行也。

【注解】㊀先王：指往昔帝王。㊁斯：同「此」。㊂小大由之：言小事大事都要從禮做去。㊃節：限制。

【演義】有子說：「禮的為用，以和為貴，先王的治道，也把這禮為美；不論小事大事，都要從禮做去，因此有所不行，單知道和的可貴，專知於和，不再用禮去限制，那麼也不可行啊！」

【短評】有子之言，可謂達禮之本。范氏道：「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就是要使人生日用，從孩童到老大，無一事

章旨 是言人的言行交際都要謹之於始，慮其所終。

章旨 是言君子好學之方。

不受禮的裁制。目的是在養成人人能有道德的習慣。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注解 ㈠復 實踐其言 ㈡因 作「依」字講 ㈢宗 宗主的意思

演義 有子說：「信約能近於義，他的話可以實踐的啊；恭敬能近於禮，便可遠恥辱啊；所依的不失他所可親的人，那也可以宗主的啊。」

短評 這三件事。是指示人們言行交際。都要思前想後。時刻謹慎。言不顧義。往往失約。恭不近禮。被人鄙棄。和人交際。一會親熱。不問他究竟可親與否。常常誤交匪類。大受其累。所以一個人的言行交際。不可不謹之於始。慮其所終。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注解 ㈠君子 孔子理想中的圓滿人格 ㈡道 理之當然而為人人所共由的

演義 孔子說：「君子食不求飽，居不求安，作事敏捷，言語謹慎，而又必就有道的人，以正其是非，可以說是好學的了！」

【章旨】孔子贊美子貢之能告往知來。

【短評】君子不求安飽，敏事慎言，可謂篤志力行。可是不去就正有道，那便不免流入歧途。例如楊墨，他們也能不求安飽，敏事慎言，只為不取正於有道，乃至流於無父無君。道的重要，可以想見。

子貢曰：「貧而無諂，(一)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二)『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三)其斯之謂與？」子曰：「賜(四)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注解】(一)諂 卑屈取悅於人叫諂。(二)詩 詩經衛風淇澳篇。(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切磋指治骨角的，既切復磋；琢磨指治玉石的，既琢復磨。(四)賜 子貢名。

【演義】子貢問道：「貧而不卑屈取悅於人，富而不驕傲矜肆，怎樣？」孔子答道：「好是好了，還不如貧而能夠自樂，富而能夠好禮的啊！」子貢又問：「詩經淇澳篇說：『好像治骨角的既切復磋，好像治玉石的既琢復磨』，就是這般的說法麼？」孔子道：「賜啊！才可和你說詩了，我告了你既往的道理，你卻能領悟到未來的道理呢！」

【短評】孔子教導弟子，循循善誘。看了這章的一問一答，淺深高下，固不待言。子貢貨殖，先貧後富，能夠無諂無驕，知所自守。孔子答以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因為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於處善，樂於循禮，亦不自知其富。一面許其所已能，一面

【章旨】言人當患不知人勿患人不己知。

【章旨】言為政須是以德為本。

更進一步。勉其所未至。這樣的教導弟子。真是一個偉大的教育家。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注解】㊀患 憂愁 ㊁不己知 猶言不知己

【演義】孔子說「不要憂愁人家的不知我，憂愁我的不能知道人家呢！」

【短評】人不己知。於己無損。己不知人。那麼人們的是非邪正。不能辨別。那不是很可憂的麼。現在的人。往往己不知人。自己才學得幾分。便患人不知。豈不可歎。

為政第二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注解】㊀北辰 北極星。㊁所 是指所在。㊂共 音義同「拱」。四面環向叫拱

【演義】孔子說「施行的政事本着德行，那是好比一個北極星，居於其所，並不動着而那眾星却能四面環繞地歸向他。」

【短評】孔子言政。極注重模範人格的感化。范氏道「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眾。」治國政的。當取法乎此。

【章旨】是言詩三百，惟「思無邪」一言，足以盡蓋其義。

【章旨】是言孔子反對用刑治國。

子曰。詩三百。(一)**一言以蔽之。**(二)**曰。思無邪。**(三)

【注解】㈠**詩三百** 詩本三百十一篇。三百言其大數。㈡**蔽** 總括的意思。㈢**思無邪** 見魯頌駉篇，是言其誠。因為凡詩之言，善的可感人之善心，惡的可懲人之逸志。

【演義】孔子說「詩三百篇，用一句話來總括他，便是說所有的思想，一些沒有邪念。」

【短評】孔子之道，一以貫之。什麼叫做一貫。便是好像許多散錢，卻將那一條索來一串穿來。這便是一貫。三百之詩至汎。而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把來說一貫之道，最為明白。詩三百言其博。一言以蔽之。那便是一貫的道理。

子曰。道(一)**之以政。齊**(二)**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三)

【注解】㈠**道** 音導，引導的意思。㈡**齊** 齊一的意思。㈢**格** 作至字講。是言至於至善。

【演義】孔子說「用了政令去引導他們，有不從的用刑罰去使之齊一，人民能夠苟免無恥的事情。用了德行去引導他們，有不從的用禮節去使之齊一，人民便可恥於不善，而能至於至善之地位。」

【短評】孔子的政治哲學。主張道德禮樂。治國的只要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人民便會

見了善自然去做。見了惡自然不去做。用不到什麼刑罰。因此他最反對用刑治國。竭力主張用道德禮樂來治國家咧。

章旨 孔子一生的自述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㈠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㈡六十而耳順。㈢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㈣

注解 ㈠學 指大學之道 ㈡天命 天賦於萬物的天道流行 ㈢耳順 聲入心通可以不思而得 ㈣矩 法度的器具

演繹 孔子說「吾十有五歲，專心學那大學之道。三十而能自立。四十而能事物明，知一無所惑。五十而能知流行的天道。六十而耳能順，可以不思而得。到了七十，而能隨心所欲，不踰法度」

短評 這是孔子自言修學進德的順序。而為學者立法。他的用意。一來是在指示學者當優遊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二來是在明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後之學子。當以是為則而自惕勉。

章旨 是言孝在不背於理

孟懿子㈠問孝。子曰。無違。㈡樊遲㈢御。子告之曰。孟孫㈣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注解 ㈠孟懿子 仲孫氏名何忌魯國的大夫 ㈡違 違於理 ㈢樊遲 名須孔子弟子齊人或云魯人 ㈣孟孫 即仲孫氏

章旨 是言人能以

演義 孟懿子問孝於孔子。孔子答道：「不要違背。」樊遲為孔子御車，孔子告他說：「孟孫向我問孝，我回答他說：『不要違背。』」樊遲便問：「什麼叫做不要違背呢？」孔子道：「在生的時候，事親用禮；死了，葬親用禮，祭親用禮。」



短評 所謂無違，便是人之事親，自始至終，都要無違於理，并不是一味從親之令，就算盡了孝道。這一點不可不辨一個明白。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父母之心為心，便可為孝。

【章旨】是言孝親在敬。

子游(一)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二)。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注解】㈠孟武伯 名彘，是孟懿子的兒子。

【演義】孟武伯問孝於孔子，孔子道：「做父母的，惟恐兒子的疾病是憂，做兒子的，便當以此心為心呢！」

【短評】父母愛兒子的心，無所不至。惟恐他兒子有病，常以為憂。為人子的，能以父母的心為心，那麼守身自謹，豈有不孝的道理。

先賢言子像



江蘇常熟縣人

【章旨】是言事親之際，惟色為難。

【章旨】孔子對於顏

【注解】㈠子游 言偃。字子游，吳人。孔子弟子。㈢能養 是指飲食的供奉。

【演義】子游向孔子問孝。孔子答道：「現在的所為孝親，在說能夠供奉飲食好了，不知那些犬馬，都是待着人們的畜養，所以養親不敬，那麼和養犬馬有什麼分別呢？」

【短評】孔子以為人的一言一行，重在動機。動機不善，一切孝弟禮樂，都是虛文，都無價值。敬是孝親的動機，養親不敬，是和養犬馬無異，那麼有什麼孝的價值可講。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注解】㈠色 指和顏悅色。㈡食 音嗣，就是飯。㈢先生 指父兄說的。

【演義】子夏問孝親的道理。孔子道：「在事親的時候，最難的要和顏悅色，有了事情弟子服其勞役，有了酒飯，讓父兄飲食，那就可以算得是孝麼？」

【短評】孔子和人講孝，因了各人材分的高下，缺點的所在，而加以指示。武伯人多可憂的事，就告他惟其疾之憂；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故告他不敬何以別乎。子夏或少溫潤之色，故告以色難。因材施教，和現在盛倡的個性教學，適相吻合。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復聖顏子像

克己復禮　天下歸仁

為邦一問　四代永存



山東曲阜縣人

注解 ㈠**回** 姓顏，字子淵，孔子弟子，魯國人。㈡**不違** 意不相背，無所疑問。㈢**私** 指他燕居獨處的時候。㈣**發** 發明孔子所言的理。

演義 孔子說「吾和回談了終日，他無所疑問，好像一個愚人，退了省察他在燕居獨處的時候，也足以發明吾所言的理，回啊並不是一個愚人。」

短評 顏子深潛純粹。他聞了夫子的話。默識心融。觸處洞然。靜心聽受。無所問難。看他如愚。不知對於夫子之道。都有發明。坦然無疑。所謂大智若愚。顏子便是。

【章旨】是言觀察人們行為的方法。

【章旨】是論為學的宗旨。

【章旨】是言君子的體具用周。

子曰。視其所以㈠。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㈡廋㈢哉。人焉廋哉。

【注解】㈠所以作「因為」解。㈡焉作怎能解。㈢廋藏匿的意思。

【演義】孔子說「看他因為什麼要如此做，觀他從什麼方法去做，察他怎樣能夠安於其事，那麼人們怎能藏匿呢？人們怎能藏匿呢？」

【短評】胡適之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說「孔子說觀察人的行為。須從三方面下手。第一。看他因為什麼要如此做。第二。看他怎麼樣做。用的什麼方法。第三。看這種行為在做的人身心上發生何種習慣。何種品行。第一步是行為的動機。第二步是行為的方法。第三步是行為所發生的品行。」這種行為論。三面都到。可以說是妥善無弊了。

子曰。溫故㈠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注解】㈠溫故是指時習舊聞而言。

【演義】孔子說「吾們求學，能夠時習舊聞而有新得，可以做人師了。」

【短評】孔子論學。學思並重。溫故能夠博學於文。多見多聞。這便是學。知新則能約之以禮。通今致用。這便是思。學而能思。那就可為人師。

子曰。君子不器㈠。

【注解】㈠器是指器皿，言其各適於用，而不相通的。

【章旨】言君子是貴實行不尚空言。

【章旨】是言君子和小人的分別。

【演義】孔子說「君子不像那器皿一般」

【短評】各種器皿。一種只限於一種的用處。不能相通。講到君子。仁義禮智。沒有不備。真所謂體無不具。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材一藝。那麼怎能和器皿相提並論呢。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㊀而後從之㊁。

【注解】㊀先行其言 先去實行君子的話 ㊁之 是指君子的話

【演義】子貢問道「怎樣才能算是君子呢？」孔子道「先去實行君子的話而後去把君子的話來教人」

【短評】言之非艱。行之維艱。這可說是天下的常理。子貢也患了非言之艱而行之艱的毛病。所以孔子把注重實行的話來勉勵他

子曰。君子周㊀而不比㊁。小人比而不周。

【注解】㊀周 音偏。是指忠信 ㊁比 音避。阿黨的意思

【演義】孔子說「君子把忠信來偏愛世人。而不阿黨。小人只知阿黨營私。而不偏愛」

【短評】論語中論及君子小人的分別很多。有的指他地位階級來說。有的指他德性品格來說。就德性來分別。不外公私兩字。君子為公。小人為私。君子以忠信存心。博愛

世人。小人只知成羣結黨。營私舞弊。即此一點。君子小人。究如陰陽晝夜。判然不同。

章旨 是言學和思兩者應當並重。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一 思而不學則殆。二

注解 一 罔 叫不明白 二 殆 就是不安穩。

演義 孔子說「學習了不去思慮，便不明白，只是思慮而不去學，便不安穩。」

短評 這是孔子論學的精語。他以為學習和思慮。應當並重。不可缺一。有學無思。只可記得許多沒有頭緒條理的物事。算不得知識。有思無學。便沒有思的材料。只可胡思亂想。也算不得知識。所以兩者不可偏廢。

章旨 是言攻乎異端的為害。

子曰。攻一乎異端二。斯害也已。

注解 一 攻 專治叫攻 二 異端 別的一端。是指楊墨之道。

演義 孔子說「去專治了楊墨的異端，那才是有害呢！」

短評 楊墨之道。無父無君。和聖人之教不同。若是去專治了這種異端。足以敗壞風俗。蠱惑人心。他的為害。恐怕要甚於猛獸洪水。可見學者對於一種學說一種主義。要去研究。先要觀察明白。否則誤入歧途。往往也貽莫大之害。

章旨 是戒子路勿

子曰。由一。誨女二知之乎。三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以不知為知。

先賢仲子像

惡言不入　聖門護法



孔教萬世　允子之功

山東泗水縣人少孔子九歲

注解 ㈠**由** 仲由字子路，孔子弟子。㈡**女** 音汝 ㈢**知之** 是言求知的方法

演義 孔子戒子路道：「由啊！我來教你求知的方法罷！知道的是知道，不知道的是不知道，才是真的知道咧。」

短評 天下的事物。本是求之無盡。就是聖人。也斷不能一一盡知。吾們求學。要抱着真誠的態度。吾所知的就認做知。不知的就認做不知。一些不强以為知。一來得到的知識。都是真知。二來沒有一些虛偽。這是學者應抱的態度。子路好勇。往往强以不知

【章旨】是為子張言干祿之法。

為知。所以孔子用這一番話來訓誡他。

子張[一]學干祿[二]。子曰。多聞闕疑[三]。慎言其[四]餘。則寡尤[五]。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六]中矣。

先賢顓孫子像

尊賢容衆　大同先導

好高務遠　何得為過



河南開封府人少孔子四十八歲

【注解】(一)子張 姓顓孫名師。 (二)干祿 干是求,祿是俸祿。 (三)闕疑 言把所疑惑的擱起。 (四)其餘 指其他所不疑的。 (五)尤 作「見怪」講。 (六)其中 言就在言寡尤行寡悔之中。

【演義】子張在學干求俸祿。孔子教訓他說:「多聽人家的善言,把疑惑的擱起,其他沒有疑惑的要說得謹慎,那就少招人家的見怪;多看人家的善行,把心上所不安的擱起,其他沒有不安的,要行得謹慎,那就可少自己的追悔;說的話少見怪,行的事少追悔,要求的俸祿,就在這裏了。」

【短評】一個人要注意言行。言行能謹。自然處處聞名。人人敬重。國君自然要禮聘任用。程子說「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謹言行便是修天爵。國君來禮聘任用。那便是人爵至了。若不謹言行。一味干求俸祿。就不免入於貪官污吏之流。

【章旨】言使人心服悅的方法。

哀公[一]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二]諸枉[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注解】(一)哀公 魯君名蔣。 (二)錯 廢棄。 (三)枉 是邪曲的。

【演義】哀公問道:「怎樣行政,才可使人民悅服?」孔子對道:「拔用正直的人,廢棄那許多邪曲的人,人民就會悅服;拔用邪曲的人,廢棄那許多正直的人,人民就不會

【章旨】是言使民敬忠以勸之道。

【章旨】是言為政不在居位

悅服」

【短評】治國用人。要在辨別賢不肖。直的是賢。枉的是不肖。好直惡枉。人之常情。為人君的。便當順着人心。舉直錯枉。不但可以服民。國亦因此可治。

季康子(一)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二)以莊(三)。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注解】(一)季康子 季孫氏名肥。魯大夫。(二)之 指人民而言。(三)莊 容貌端嚴叫莊。

【演義】季康子問孔子道：「要使百姓恭敬忠厚互相勸善。怎樣方才可以呢？」孔子道：「接見百姓。用了端嚴的容貌。那麼百姓自然恭敬；孝親慈衆。那麼百姓自然忠厚；善的拔用。不能的去教導他。那麼自能互相勸善。」

【短評】孔子論政治。本來主張「禮讓為國」而且極端主張人格感化。以為要使百姓養成道德習慣。不是用强迫手段可以造成。須用模範人格的感化。和那種種教育涵養的工夫。方能成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一)不為政(二)。子曰。書云(三)孝乎惟孝。友于(四)兄弟。施(五)於有(六)政。是亦為政。奚(七)其為為政。

章旨 是言人之不可無信。

注解 ㈠**奚**作為什麼講 ㈡**為政**言為國政 ㈢**書**周書君陳篇 ㈣**友**和兄弟愛善叫友 ㈤**施**作推及講 ㈥**有政**是指家政 ㈦**奚**何必的意思

演義 有的人問孔子道：「夫子為什麼不去為國政？」孔子道：「不見那周書君陳篇上說的孝麼？能夠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就可推及一家，成了一家的政事，這也是為政，何必要做了官才算是為政。」

短評 國是聚家而成。家政不齊。國那能治。所以孔子主張治國先要齊家。家齊而后可以國治。孝順父母。友愛兄弟。是齊家要道。家齊了則國自治。那麼齊家也是為政。何必要居位臨民。才算為政。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㈠。小車無軏㈡。其何以行之哉。

注解 ㈠**大車**指平地任載的車子 ㈡**輗**音尼。轅端橫木縛軛用以駕牛的 ㈢**小車**是田車兵車乘車 ㈣**軏**音月。轅端上曲鉤衡來駕馬的。

演義 孔子說：「人而沒有信，吾不知他有什麼可取啊。好像大的車子沒有了輗，小的車子沒有了軏，他怎能駕着牛馬行動呢？」

短評 一個人沒有了信。憑他有多少才具。人家總不信他。那麼立身於世。怎能行事。孔子把大車的輗小車的軏來比着人們的信。何等明顯確切。

【章旨】言因往推來。雖百世亦可知。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一)。子曰。殷(二)因(三)於夏(四)禮。所損益(五)可知也。周(六)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注解】(一)也 一作「乎」。(二)殷 朝代名。商王盤庚,遷都殷墟,改號叫殷。(三)因 仍襲的意思。(四)夏 朝代名。禹受舜禪,改號叫夏。(五)損益 損是減,益是增。(六)周 朝代名。古公亶父自邠遷岐,改號叫周。

【演義】子張問道:「十世以後的事,可以預先知道麼?」孔子答道:「殷是仍襲着夏朝的禮法,他所增減的是些小節,那是可以知道的啊!周是仍襲着殷朝的禮法,他所增減的,也是可以知道的啊!從今以後,或有繼承那周朝的,也是仍襲周朝禮法,那麼雖是百世,照此也可預知哩!」

【短評】物類相召。世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預知。所因是指三綱五常。所損益是指文質三統。朱子說「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所以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可以預知。

【章旨】是言人們行為。務求其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一)。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

【注解】(一)諂 求媚叫諂。

當。

【章旨】是言季氏僭用天子禮樂之非。

【章旨】是言三家雍徹僭竊之罪。

【演義】孔子說：「不是他所應當祭祀的鬼而去祭他，是求媚啊！見了當做的事而不去做，是沒有勇氣啊。」

【短評】不是當祭的鬼，為着想求保佑，而去祭他，這是求媚。應做的事不做，那是無勇。求媚卑陋。無勇即懦。所以人們行事，要觀察明白。不當做的，雖易不為。應當做的，雖難不畏。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㈠八佾㈡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注解】㈠季氏 即季孫氏，是魯大夫。㈡八佾 佾音逸，是舞列。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

【演義】孔子說季氏用了天子八佾的禮樂，舞於中庭，這事尚且忍為，那麼何事不可忍為呢？

【短評】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季氏是一大夫，倒去僭用那天子的禮樂。忍心為此，那麼雖是弒父弒君，也必致何所憚而不為。季氏之罪，不言而喻。

三家㈠者以雍徹㈡。子曰：相維辟公㈢，天子穆穆㈣。奚取於三家之堂？

【注解】㈠三家 魯大夫，是指孟孫、叔孫、季孫三家。㈡雍徹 雍，周頌篇名。祭畢收俎叫徹。雍徹，就是歌雍收俎。㈢辟公 是稱諸侯。㈣穆

【章旨】是言仁為禮樂之本。

【章旨】是言禮重儉

穆（深遠貌）

【演義】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三家，歌着周頌雍篇來收俎，孔子道：「那周頌雍篇上說的：『助那天子祭祀的，是列國諸侯；天子在祭祀的時候，容貌很是深遠的樣子。』這種祭禮，怎能僭用於三家的廟堂？」

【短評】季氏八佾舞庭。三家歌雍以徹。一則僭用天子的禮樂。一則竊取天子的祭禮。無知妄作。所以孔子要譏笑他」。

子曰。人而不仁[一]。如[二]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注解】㈠仁（天下的正理）㈡如（作「如何」講）

【演義】孔子說：「一個人失了正理，如何還講得禮呢？一個人失了正理，如何還講得樂呢？」

【短評】游酢說。「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包咸說「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儒行上又說「禮樂所以飾仁。」原來禮樂本從吾人內部情感的要求而起。若是沒有了仁。有的備了禮樂。做了詐譌驕奢的勾當。有的當作禮樂是束縛之具。反以為苦。那麼有什麼禮樂可說。

林放[一]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二]也寧戚[三]。

先賢林子像



注解 ㊀林放魯人 ㊁易齊備叫易 ㊂戚作「哀痛」講。

演義 林放問禮的根本何在？孔子道：「偉大得很，你這一問。講到那禮，與其奢華，甯可儉樸。講到那喪，與其齊備，甯可哀痛。」

短評 包咸道：「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錢穆論語要略中說：「禮之本意，所以導達人情者也；及其失也，則轉而汨沒人情焉。今儉之與戚

【章旨】孔子嘆時之亂。

【章旨】是言神明不享非禮，且揭季氏之罪。

雖未能導達人情至於恰巧之境，猶不至如奢與易之汨沒人情也。故孔子寧捨彼而而取此」後世那些披麻帶孝，拿着了哭喪杖，却是只知爭奪遺產，何嘗有哀痛之心的。當三味斯言。

子曰。夷狄(一)之有君。不如諸夏(二)之亡(三)也。

【注解】(一)夷狄 古稱外國之名，在東方的叫夷，在南方的叫蠻，在西方的叫戎，在北方的叫狄。到了後來，把夷狄認為中國的對稱。(二)夏 中國叫中夏，又名華夏。(三)亡 古通「無」字。

【演義】孔子說：「夷狄尚且有君長，不如諸夏的僭亂，反無上下之分咧！」

【短評】在春秋時候，諸侯大夫，橫行無道。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目擊心傷，所以深為感慨，歎他夷狄都不如。

季氏旅(一)於泰山(二)。子謂冉有(三)曰。女(四)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注解】(一)旅 是祭名。(二)泰山 山名，在魯地，為五嶽之一。(三)冉有 名求，孔子弟子，那時正為季氏宰。(四)女 同汝

【演義】季氏去祭泰山，孔子向冉有道：「你不能救止他麼？」冉有對道：「不能。」孔子歎道：「唉！難道泰山這樣的神明，倒不如林放的知禮麼？」

【章旨】是言君子之爭。

【章旨】是言質美者須終之以禮文。

【短評】旅於泰山。本是天子應當做的事。季氏是魯國大夫。也要去祭泰山。那是陷於僭竊。孔子把神明不享非禮的話去教誨冉有。目的在救冉有之失。諫季氏之非。聖人誨人的諄諄不倦。從此可知。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一]。下而飲[二]。其爭也君子。

【注解】㊀揖讓而升（是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㊁下而飲（射畢揖降。等到衆耦都降。勝的乃揖不勝的升取觶立飲）

【演義】孔子說「君子和人沒有什麼爭，所爭的必定只有習射一事麼？習射的爭要揖讓了而後升堂，等到射畢，勝的要向不勝的作揖，請他飲酒，這樣雍容揖遜，那是君子之爭。」

【短評】君子之爭和小人之爭。自然判分不同。小人所爭的。不外名利功能。君子所爭的。卻只是禮。

子夏問曰。巧笑倩[一]兮。美目盼[二]兮。素以為絢[三]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四]予者商[五]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注解】㊀倩（音千。美好貌）㊁盼（目黑白分明）㊂絢（許院切。文飾貌）㊃起（作動詞。引）㊄商（是子夏名）

【演義】子夏問道「古詩上說的：『巧笑的美貌呀，黑白分明是美目呀，還說粉白可

章旨 是言杞宋之禮不足以徵夏殷之禮。

以做得文飾的呀』怎樣說法呢？」孔子道：「采色的繪畫，要在加上白粉之後。」子貢便道：「質美的須終之以禮文的麼？」孔子就贊他道：「引動我所要說的話的就是商啊，那才可以和他談談古詩了！」

短評 堀田鵬齋說「古人作畫。畫山先以青綠。畫火先以丹朱。如後世之沒骨畫。各色布施。形象既成。乃用粉筆為之分界。是謂後素。於是山皴之重疊。火焰之炎上。瞭然分明。而絢爛可觀焉。猶人有忠信之美質。而加之禮文之飾。則文質彬彬之君子也。猶婦人有生來倩盼之美。而加之素粉。以有靚妝之可觀也。」這話實得孔子之意。孔子本主內外交養本末一貫之論。所以說質美的須終之以禮文。卻並非是說非質美的不足以事禮文啊。

三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注解 ㈠杞 夏朝的後裔 ㈡宋 殷朝的後裔 ㈢文獻 文指典籍獻指賢人

演義 孔子說「夏禮我能說的，杞卻不足取以為証啊。殷禮我能說的，宋卻不足取以為証啊。因為這二國的典籍賢人都是不足的緣故，若是足的，那麼吾能取他以證明了。」

【短評】文獻是一國的至寶。沒有了文獻。那麼一國的文明。無由表現。現在的人。往往拾取西人皮毛。而把本國的文獻。却反唾棄。豈不可懼。豈不可笑。

【章旨】孔子深嘆魯祭的非禮。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注解】㈠禘 王者的大祭。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的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去配他 ㈡灌 初祭時。使用鬱鬯之酒灌地降神。

【演義】孔子說「禘祭的大禮。自從行了灌酒以後。禮文更繁。誠心漸忘。吾不要看他了。」

【短評】周成王為了周公有大功於周。特賜魯國用天子禮。所以也有禘祭。孔子去觀禮。只見繁文縟禮。却是沒有誠敬的意思。祀周公以禘。本已非禮。而又懈怠。那麼失禮之中而失禮了。所以孔子要發深嘆呢。

【章旨】是言禘禮之不易知。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注解】㈠禘之說 是言禘祭的道理 ㈡示諸斯 示同視。斯指手掌紋說的

【演義】有個人去問孔子諦祭的道理。孔子回答說「我不知道呢！若是知道這禘祭的道理。就知道那天下的事呢。那不是好比看手掌上紋路般的易於見得麼？」一面

【章旨】是言孔子祭祀的誠意。

【章旨】是言但當順理，不當媚奧和竈。

說着，一面指着他的手掌。

【短評】先王報本追遠的意思，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與之語。所以孔子把「不知也」一句去回答他。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注解】㈠祭 指祭先祖，是主於孝。㈡祭神 指祭外神，是主於敬。

【演義】祭祀祖先，就像祖先在上一般，祭祀外神，就像神明在上一般，所以孔子常常說道：「吾若是不自己祭祀，就像不曾祭祀一般。」

【短評】孔子是極守規範生活的。臨時篤慎。所以對於祭祀，必孝必敬。一本至誠。可以知他日常應事的態度。而其性情深厚，灼然可見。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注解】㈠王孫賈 衛大夫，掌握大權。所以也是衛國的權臣。㈡奧 室西南隅叫奧。㈢竈 是竈神，為五祀之一。那五祀呢，就是春祀戶，夏祀竈，秋祀門，行祀行，季夏祀屋霤。

【演義】王孫賈問道：「有的人說『與其去奉承那奧神，甯可去奉承那竈神。』這話是怎麼講呢？」孔子回答他道：「這話不對，得罪了上天，到那裏去禱告呢！」

【章旨】贊美周代的禮文。

【章旨】是言孔子敬謹之至，所以為禮。

【短評】一個人行事，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也不當媚奧。若是逆理行事，那麼就是去媚竈媚奧，其罪亦不能免。孔子的所謂天，便是指理而言，其尊無匹，非竈奧可比。

子曰。周監[一]於二代[二]，郁郁[三]乎文[四]哉。吾從周。

【注解】㈠監 作看字講。㈡二代 指夏商二代。㈢郁郁 文盛貌。㈣文 是禮文。

【演義】孔子說「周是看了夏商二代的禮，加以損益，很盛的禮文啊，所以吾從周禮。」

【短評】三代的禮文，到了周代，可說大備。孔子所以特別的稱美他。

子入大廟[一]，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二]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注解】㈠大廟 大音泰。大廟是指魯周公廟。㈡鄹 鄹側留反，魯邑名。孔子的父叔梁紇嘗做鄹邑大夫。鄹人之子便是指孔子說的。

【演義】孔子入大廟助祭，每事必細細問人。有人笑孔子道「誰說鄹人的兒子是知禮的麼？到大廟裏去助祭，每事必細細問人。」孔子聽了這話便說「每事必問，那是敬謹，這就是禮啊。」

【短評】孔子在兒童時，即已陳俎豆設禮容為嬉戲，足見他有好禮的天性。等到年長，便以知禮見稱。所以孟僖子將死，囑他二子從孔子學禮。後來死了，諸儒仍世世講習

【章旨】孔子言古之射禮以正今失。

【章旨】是言禮之不可遠廢。

鄉飲大射諸禮在孔子之家所以在論語之中。孔子論禮的話。很多很多。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注解】㈠射不主皮 是說射不專主貫革射用皮革做鵠。只要中鵠。不必一定要貫穿皮革才算本領。㈡科「等」字的意思。「不同科」就是「不同等」。

【演義】孔子說「習射不是專主貫穿皮革的鵠，因為各人的力是不同等，這是古時的道啊!」

【短評】學射內心要正。外體要直。才能得中。各人的力量有強有弱。因此不必要穿透皮革。原來習射在觀人們的德行。並不專門講武。到了春秋之時。列國兵爭。競尚貫革。所以孔子發此深嘆。要想正今之失。復古之道。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注解】㈠告朔 告古篤切。古時天子到冬季時候。把來年十二月大建小建。定成曆書。頒給諸侯。諸侯受了。藏在祖先廟內。每月朔日。用羊祭告祖廟。請出曆書頒行國中。這就叫做告朔。㈡餼羊 餼許氣切。餼羊。就是生羊。行告朔之禮時用的。㈢賜 子貢名。

【演義】子貢要想去掉告朔的餼羊。孔子便和他說道：「賜呀，你愛惜這一隻羊，我却愛惜這告朔之禮。」

【短評】魯自文公以後。告朔禮廢。僅留餼羊。子貢見告朔之禮不行。還是要有餼羊。豈

【章旨】是言事君盡禮。理所當然。

【章旨】是言君使臣。臣事君之道。

不可惜。所以有欲去告朔餼羊之意。孔子欲使後人重興告朔之禮。那麼若是去掉告朔的餼羊。告朔之名便泯。愛羊事小。愛禮事大。孔子處處重禮。孔安國說「時人多言孔子知禮。」信然。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注解】㈠諂 就是諂媚

【演義】孔子說「我平日事君，一切盡守禮節，人家就以為吾是諂媚人君哩！」

【短評】盡禮和諂媚。兩者迥然不同。盡禮是出於本心的恭敬。並非想得人君的喜歡。諂媚是想得到人君的喜歡。心裏未嘗恭敬。以臣事君。當然要盡十分恭敬的禮。那好說是諂媚。事君而不盡禮。那就驕慢無禮。犯上作亂的事情。恐怕因此要發現。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注解】㈠定公 名宋。是魯國的君。因國內君臣不安。故有此問。

【演義】定公問道：「為君的使用臣下，為臣的事奉君上，應當怎麼樣呢？」孔子回答他說「為君的使用臣下，要以禮貌相待。為臣的事奉君上，要盡忠心報効。」

【短評】呂氏評。「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

章旨 稱贊關雎得性情之正。

章旨 孔子深責宰我的不知妄對。

氏評「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子曰：關雎(一)樂(二)而不淫，哀而不傷。

注解 (一)關雎 周南國風的首篇，是言后妃的德行。(二)樂 音洛，作「快活」講。

演義 孔子說：「關雎這一篇詩，雖是快活，而不失之淫蕩；雖是憂哀而不失之悲傷。」

短評 君子的性情貴得其正。樂而至淫，便失其正；哀而至傷，便害於和。朱子注「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是樂雖盛而不失正，憂哀雖深而不害和哩。

哀公問社(一)於宰我(二)。宰我對曰：夏后氏(三)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四)。子聞之曰：成事不說(五)，遂(六)事不諫，既往不咎。

注解 (一)社 祭后土的壇叫社。(二)宰我 名予，孔子弟子。(三)夏后氏 就是夏朝。(四)戰栗 恐懼的樣子。(五)說 作「議論」講。(六)遂 決做的意思。

演義 哀公問宰我立社的本意，宰我對道：「夏后氏立社，是栽松樹，殷朝立社是栽柏樹，周朝立社，是栽栗樹。」還說：「周朝立社所以要栽栗樹，是取要有威嚴，使民恐懼。」孔子聽得了就說：「已成的事，不必再去議論，決心要做的事，不必去諫，既往的過失，不必責備。」

先賢宰子像

科次德行　言語居首

質疑辯難　聖學以明



山東曲阜縣人

短評「使民戰栗。」是宰我勸哀公要用刑立威。當那春秋時候。諸侯只知爭權奪利。宰我不去導以仁厚。倒去引動他殘殺之心。所以孔子要深深責備他。原來孔子行政。主張德禮不主刑罰。他曾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無怪他一聽得宰我「使民戰栗」的話。就要重責他。教他以後不要信口胡言。

【章旨】是譏管仲之器小。

子曰：管仲[一]之器小[二]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三]，官事不攝[四]，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五]樹塞門[六]，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七]，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注解】㊀管仲 名夷吾，齊大夫。相桓公，霸諸侯。㊁器小 言他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知聖賢的大道。㊂三歸 管仲家中有三歸臺，極其華麗。㊃攝 兼任叫攝。㊄邦君 即國君，是指當時的諸侯。㊅塞門 就是屏風，所以蔽內外的。㊆反坫 坫，丁念切。在兩楹的中間，獻酬飲畢，便反爵坫上，叫做反坫。這是諸侯之禮。

【演義】孔子說：「管仲真是局量褊淺規模卑狹呢！」有的說：「管仲的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便是節儉麼？」孔子便道：「管氏家中，有極其華麗的三歸臺；家臣每事一官，沒有兼任，怎能說他是儉？」有的說：「那麼管仲是知禮的麼？」孔子道：「諸侯是立屏風以蔽內外的，管氏的家中，也立了屏風；諸侯為了修兩君的和好，要行反坫之禮，管氏卻也行反坫之禮。照這情形，倒說管氏是知禮，那麼那一個人不知禮呢？」

【短評】孔子批評管仲。斥他奢以明其非儉。斥他僭以明其不知禮。不儉而又不知禮，便是小器。程子道：「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此言真可深味。

【章旨】孔子和魯大

子語[一]魯大師[二]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三]也；從之[四]，純如[五]也，皦如[六]也，

師論樂。

章旨 是言孔子行將得位設教。

繹[七]如也。以成。

注解 (一)語 作「告」字解。(二)大師 樂官名。(三)翕如 聚合的樣子，言須五聲八音，件件齊備。(四)從 音「縱」，展開的意思。(五)純如 和順的樣子。(六)皦如 言宮商各調，很是分明的樣子。(七)繹如 連貫的樣子，言樂自始至終，連貫沒有間斷的。

演義 孔子告魯大師音樂之道，便說「音樂的道理，大概還可知道呢，起初作樂，是五聲八音件件聚合的，後來音調展開，就弄得很是和順的樣子，宮商各調，成了很是分明的樣子，自始至終，成了很連貫的樣子，這樣音樂就可成功了。」

短評 孔子好學。既明禮。又能樂。他教弟子。是以「禮樂射御書數」六藝。博學多能。真是至聖。

儀[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二]。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三]。

注解 (一)儀封人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的小官。(二)從者見之 由孔子從行的門人通使得見孔子。(三)木鐸 金口木舌，用來施政教時以警民衆的。

演義 儀邑掌封疆的官求見孔子，他說「凡是君子到了這裏，吾沒有一個不見的，孔子是賢者，所以吾要求見」就由孔子從行的門人通使去見孔子。他出來和門人

【章旨】是言韶武之樂的盡美。

【章旨】是言人不務本無以觀其行。

說「諸位何愁夫子失了官位呢？天下的無道很久了，天將要敎夫子做木鐸，去施政敎時，以警民衆。」

【短評】封人一見孔子。便這樣稱頌。孔子當時雖不得政。他的敎化。却是萬世流傳。「天將以夫子為木鐸。」眞是不錯。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注解】㈠韶 樂名，虞舜所作的 ㈡武 樂名，武王所作的

【演義】孔子說「帝舜的韶樂，不但盡美，而又盡善咧！」說「武王的武樂，雖是盡美，還未盡善咧！」

【短評】帝舜以揖遜有天下。所以他的樂能盡美盡善。武王以征伐得天下。所以他的樂盡美未能盡善。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注解】㈠之 指人所行的得失而言

【演義】孔子說「居於上位的，不以寬愛待人，和人行禮，不存一些恭敬的心，遇了喪事，沒有悲哀的心，這樣的人，敎吾怎樣去觀察他行為的得失呢！」

【短評】寬是愛人之本。敬是為禮之本。哀是臨喪之本。沒有了本。自然無容去觀察他

的行為。君子務本所以一切觀察要從根本上着眼。

里仁第四

【章旨】是言擇里之方。

子曰。里仁㈠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㈡。

【注解】㈠仁是指仁厚的風俗　㈡知有見識。

【演義】孔子說「里有仁厚的風俗，那才是好，吾們選擇住處，却不去擇那有仁厚風俗的地方居住，怎能算他有見識?」

【短評】入芝蘭之室。久之不覺其香。入鮑魚之肆。久之不覺其臭。環境的感化。力量真大。吾們擇里。倘能擇仁里而處。受了仁厚風俗的感化。自然也能成了仁厚的君子。

【章旨】是言仁和智的分別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㈠。不可以長處樂㈡。仁者安仁。知者利仁㈢。

【注解】㈠約窮困的意思。㈡樂音洛。快樂。㈢利仁知仁為美。利而行仁。

【演義】孔子說「不仁的人，不可久居窮困，久居窮困了，必定為非，也不可長居安樂，長久安樂了，必致驕佚；仁的人安居於仁，無往不適，知的人知仁為美，利而行仁.」

【短評】不仁的人。失了他的真情。宜乎無往而可安。無往而可樂。仁的人能自然體會了仁。所以能夠安仁。知的人知仁為美。所以能利而行仁。

章旨 是言仁者直心由中，故能自由好惡。

章旨 是言志仁無惡。

章旨 是言道即是仁。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一）**。能惡人**（二）**。**

注解 ㈠好人（愛好為善的人）㈡惡人（憎惡為惡的人）

演義 孔子說：「惟獨那有仁心的人，才能愛好為善的人，憎惡為惡的人。」

短評 好善惡惡。本是天下的常情。只是不仁的人。有了自私自利的心。同流合污。求悅於人。因此不能自有好惡。仁的人是直心由中。處處以真情示人。所以能好善惡惡。不失其正。

子曰。苟志（一）**於仁矣。無惡也。**

注解 ㈠志（心之所之叫志，就是一個人的志願）

演義 孔子說：「一個人茍能立志做個仁人，那麼必無為惡的事了。」

短評 動機不善。一切孝弟禮樂。都只是虛文。沒有價值。所以孔子主張一個人能夠立志為仁。所作所為。方可沒有過失。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一）**。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二）**。造次**（三）**必於是**（四）**。顛沛**（五）**必於是。**

【注解】㊀惡 作「怎樣」講。㊁終食 一頓飯的時間 ㊂造次 造音糙，急遽苟且的時候，叫造次。㊃是 指「仁」而言 ㊄顛沛 傾覆流離的時候。

【演義】孔子說「富和貴，是人人所要得的呀，不是依了道理而去得到的，那是不肯留戀的啊。貧和賤，是人人所厭惡的呀，就是道理不應該貧賤也不躲避的啊。君子沒有了仁，怎樣能夠成名？君子沒有一頓飯的時間違背了仁，雖是在急遽苟且的時候，必定守住那仁，傾覆流離的時候，必定守住那仁」

【短評】論語中論仁的有五十八章。這仁究竟是什麼。有的作「愛」講。有的作「心德」講。有的作「肫懇」講。這裏所說的。便作「道」講。君子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至於終食造次顛沛的時候。無時無處不用力於仁。那麼自然不會為惡作非。

【章旨】是勉人當用力於仁。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注解】㊀尚 作「加」字講。是言天下之物，無以加之 ㊁之 指有用力於仁的說。

【演義】孔子說「我沒有見到好仁的人，惡不仁的人。要知好仁的人，那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的人，他的為仁呢，不使不仁的事，及到他的自身，有的人果能一天用

力於仁麼？那麼我沒有見到他力不足而不成仁的，就是有用力於仁而不成仁的，吾卻沒有見過啊！」

【短評】君子的好惡，發於至誠，絕無掩飾。所以見了仁人愛好，見了不仁人憎惡。遇了仁道便好。遇了不仁道便惡。可是人人相處，與其有互相厭惡的心。不如互相有好樂的心。人人好樂仁者，便可使人都願為仁。這樣的行誼，無以加踰其上。所以說「好仁者無以尚之」呢。

子曰。人之過也[一]，各於其黨[二]。觀過，斯知仁矣。

【章旨】是言觀過可以知仁。

【注解】(一)過 過失。(二)黨 類。

【演義】孔子說「講到人們的過失呢，各有他的一類，看了他的過失屬於那一類，才可知道他仁不仁呢！」

【短評】程子說「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所以倘使看他是過於愛，那終不失他是仁者之黨。

子曰。朝聞道[一]，夕死可矣。

【章旨】是言聞道的重要。

【注解】(一)道 事物當然之理，而為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的。

【演義】孔子說「朝晨聞得了道，就是晚上便死，也不枉然了。」

【章旨】是言求道須絕驕吝。

【章旨】是言君子之行，無適無莫，一本於義。

【短評】一個人不可不聞道。能夠聞道，才不負我的一生。否則就是活到百歲，只是虛度一生。豈不可羞，豈不可惜。孔子這一句話，是勉吾人不可以不聞道。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注解】㈠惡衣惡食 粗衣粗食，不能滿足口腹之欲的。㈡議 作「講」字解。

【演義】孔子說「士能立志求道，卻是對於粗衣粗食以為可恥的，那麼怎能和他講道呢？」

【短評】人和人相處，必定要通彼我，絕驕吝。才可入於仁道。若是以惡衣惡食為恥，那麼他雖是有志於道，也不足取。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注解】㈠適 音的，專主而認為可行的。㈡莫 不可。㈢比 必二反，作「從」字講。

【演義】孔子說「君子的處理天下的事啊，沒有一定要這樣行的，沒有一定不能行的，在那無可無不可之間，只是從着那義做標準。」

【短評】君子直心由中。一些沒有偏見，所以對於一切的事，並不執着私意為是為非。為可為不可。只是看他合於義的，便認為可。不合於義的，便認為不可。

【章旨】是言君子小人思念的不同。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注解】(一)懷(思念) (二)土(所處的地方)

【演義】孔子說「君子思念的是德行，小人思念的是居處，君子所思念的是守法，小人所思念的是恩惠。」

【短評】劉氏正義上說「君子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思成己將以成物，所思念在德也。小人惟身家之是圖，飢寒之是恤。所思念在土也。懷刑則日儆於禮法，小人慇不畏法。所懷在恩惠也。」足見君子小人趨向的不同。一則為公。一則為私。

【章旨】是言利己多怨。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注解】(一)放(作「依着」講)

【演義】孔子說「依着了利去做，必多取怨。」

【短評】放於利而行，只知利己，必致害人。那麼自然多怨。孔子生平。痛恨那班聚斂之臣斗筲之人的謀利政策。所以把義利兩字。說得非常分明。要使人人去利從義

【章旨】是言須以禮讓治國。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注解】(一)為國(就是治國) (二)何有(言何難之有)

【演義】孔子說：「能用禮讓來治國家麼？那治國就何難之有。不能用禮讓來治國，怎能說什麼禮呢？」

【短評】要實行禮。先要能讓。天下相讓。彼此不爭。那麼禮不空言。國就可治。

【章旨】是言君子求當在己。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注解】㊀所以立 所以立於其位 ㊁莫己知 就是人莫知己 ㊂可知 可以見知的實際

【演義】孔子說：「君子不怕沒有祿位。所怕的怎樣可以立於其位。不怕沒有人知道我所求的怎樣方可得到可以見知的真實長處啊！」

【短評】自己有了真實的本領。不患無位。不患莫己知。現在的人。往往一無長處。便想得高官顯爵。便要貪慕虛名。豈不可恥。

【章旨】是言孔子一貫之道是在忠恕。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注解】㊀參 所金反 曾子名 ㊁一以貫之 譬如許多物事。用一條索貫穿起來。叫做一貫 ㊂唯 喻壘切 急應叫唯 ㊃忠恕 盡己叫做忠。推己及人叫做恕。

【演義】孔子說：「參啊！吾的道可以用一樣來貫穿千萬樣的」曾子應急道：「是」

孔子出去了，許多門人問曾子道：「這一貫是怎麼講呢？」曾子說：「夫子的道，只是忠恕罷了。」

【短評】孔子認定宇宙間天地萬物，雖然頭緒紛繁，却有系統條理可尋。尋得出這個條理系統，便可用來綜貫那紛繁複雜的事物。那就叫做一貫。孔子說：「吾道一以貫之。」曾子說：「忠恕而已矣。」那麼一貫之道，即為忠恕。忠恕是打通人我的要道。欲立欲達是忠。立人達人是恕。本於內的是忠。表於外的是恕。所以能行忠恕，就可以言一貫。

【章旨】是言君子小人的別，是在義利。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注解】㊀喻 明曉的意思

【演義】孔子說：「君子明曉的是義，小人所明曉的是利。」

【短評】古人把在位的稱君子。在野的稱小人。在位的重在化民。故當喻義。在野的只在求財。故僅喻利。

【章旨】是言人當擇善而從。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注解】㊀齊 相等叫齊 ㊁自省 自己省察。省，悉井切。

【演義】孔子說：「見了賢人，要想和他相等呢，見了不賢的人，那麼心裏就要自己省

察哩。」

短評 一個人隨事所見。不管他誰善誰惡。只要見善而從。見惡的便自省力改。那就能夠日趨於善。成功了一個賢人。

章旨 是言諫勸父母之道。

子曰。事父母幾[一]諫。見志[二]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注解 ㈠幾 作「微」字講 ㈡志 就是意思

演義 孔子說「事奉父母。若是父母有了過失。要微微的去勸阻。見了父母有從勸阻的意思。又要加意恭敬。不可違拗。再去微微勸阻。雖是三番五次的勞心。一些不怨。」

短評 諫勸父母。用了這種方法。父母的心。自然會得感動。養親之道。不但僅僅肉體上的供養。就算能養。一定要注重精神。精神的養親之道。最要只在一個敬字。

章旨 是言孝親不可遠遊。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一]。

注解 ㈠方 地方

演義 孔子說「父母在世。不可出遊遠方。就是出遊。必須有一定的地方。」

短評 遠遊他方。不但自己要思親。恐親也要念我。即使為了衣食所迫。不得不出遊。必定要有一定地方。使親知己所在。父母的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做子女的。只要以父母之心為心。那便是孝。

【章旨】是言孝在不改父道。

【章旨】是言父母之年。不可不知。

【章旨】是戒人勿輕言。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㈠。可謂孝矣。

【注解】㈠無改 不去改變的意思。

【演義】孔子說「父死之後，在三年之內，不改那父親的道，可以說是孝的了。」

【短評】父道是善的。不但三年無改。三年之外。也當無改。父道不善。也當三年無改。所以思念父親。所以不顧遽改啊。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㈠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注解】㈠知 作「記憶」講。

【演義】孔子說「父母的年歲不可不記憶的啊，一來是喜說他壽長，一來是恐懼他衰老。」

【短評】做一個人。能夠記憶父母之年。一喜一懼。想到光陰似箭。事奉父母的日子。一年少一年。這樣自能朝朝暮暮恪盡孝道了。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㈠。恥躬㈡之不逮㈢也。

【注解】㈠不出 不輕易說出。㈡躬 自身的實行。㈢逮 義同「及」。

【演義】孔子說「古時的人說話的不肯輕易出口，是怕羞自身實行的不能及到啊！」

【短評】言之非艱，行之維艱。這是至理名言。所以古時的人，不肯高談闊論，一定要自己做得到的，才出諸口。現在的人，只尚空言，不務實際，那真是古人所深恥的，

【章旨】是言檢約可免過失。

子曰：以約㈠失之者，鮮㈡矣。

【註解】㈠約：是檢約，把禮法為範圍而不踰越的。㈡鮮：少的意思。

【演義】孔子說：「能夠檢約而有過失的，是很少的啊！」

【短評】人欲寡過，要從自己檢約做起。若是不知檢約，走入放蕩，怎能沒有過失呢？

【章旨】是言君子當訥言敏行。

子曰：君子欲訥㈠於言，而敏㈡於行。

【註解】㈠訥：口鈍叫訥。言不輕出口。㈡敏：勤慎叫敏。

【演義】孔子說：「君子要說話是口鈍，而行事卻很勤慎。」

【短評】君子應當行過其言，不當言過其行。所以要訥言敏行。和「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語意正同。

【章旨】是言修德不孤。

子曰：德不孤㈠，必有鄰㈡。

【註解】㈠孤：孤立無應的。㈡鄰：親近的，好像居處鄉鄰一般。

【演義】孔子說：「修了德行，不會孤立，必有類應親近，好像居處的鄉鄰。」

【章旨】是言諫君規友之方。

【短評】德是人人同愛，我既修德，自然必有類應，那就不孤有鄰了。

子游[一]曰。事君數[二]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注解】㈠子游 姓言名偃，孔子弟子。㈡數 色角反，規諫煩絮，使人厭憤的。

【演義】子游道：「奉事君上，進諫的話很是煩絮，這就反要受辱了；相交朋友，勸諫的話很是煩絮，這就反要疏遠了。」

【短評】胡氏說得好。「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懂得這一層。諫勸起來才可收得相當的效果。

增批大字新體繪圖論語白話註解卷二

常熟朱麟公振評註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㊀。可妻㊁也。雖在縲絏㊂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㊃妻之。子謂南容㊄。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注解】㊀公冶長 字子長，齊人，孔子弟子。㊁妻 言可把女兒配他。㊂縲絏 音累曳，是用黑索去縛。㊃子 稱女兒。㊄南容 名縚，又名适，字子容，諡敬叔，孔子弟子孟懿子的兄，居南宮，所以又稱南宮括，魯人。

【演義】孔子說「公冶長這個人可以把女兒配他的，雖則他曾拘留在黑索縛着的牢獄之中，不是他的罪過啊。」就把他自己的女兒去配他。孔子又說「南容這個人，國家有道，不會廢他不用，國家無道，可以免受刑戮」就把他哥哥的女兒去配他。

【短評】取他品學才行。雖曾受辱。卻是並非他的罪過。也不足羞。這可說是孔子的擇婿標準。

【章旨】是嘆子賤之賢。

子謂子賤[一]：「君子哉若人[二]！魯無君子者，斯[三]焉[四]取斯[五]？」

【注解】㊀子賤：姓宓名不齊，魯人，孔子弟子。㊁若人：作「這樣」講。㊂斯：猶言這一個人。㊃焉：字作「何」字解。㊄斯：指德行說的。

【演義】孔子說：「子賤所謂君子，就是這樣的人，若是魯國沒有君子的，這一個人，何以取得這樣的德行？」

【短評】一個人能夠親近君子，取人之長，補己之短，不能的學，不知的問，日積月累，自然能夠做成一個君子。

【章旨】是美子貢之成器。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一]器[二]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三]也。」

【注解】㊀女：同汝。㊁器：有用的材具。㊂瑚璉：音胡連，夏朝的叫瑚，商朝的叫璉，都是太廟祭祀盛黍稷的器具。

【演義】子貢問道：「像賜呢怎樣？」孔子道：「你也成了一個有用的器咧。」子貢又問道：「是什麼器呢？」孔子道：「好比夏朝的瑚商朝的璉啊。」

【短評】瑚璉是祭祀的重器，孔子以瑚璉比子貢，就是說他已成美器，再加修養，何患不成君子。

【章旨】是美雍之不佞。

或曰：「雍[一]也仁而不佞[二]。」子曰：「焉用佞？禦[三]人以口給[四]，屢憎[五]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章旨】是言孔子悅漆雕開的篤志。

【章旨】是美子路之勇而譏其

【注解】㊀雍 姓冉，伯牛之子，字仲弓，魯人，孔子弟子。㊁佞 口才叫佞。㊂禦 作「當」字講。㊃給 同辯。㊄憎 厭惡的意思。

【演義】有的人說「雍這個人雖是仁者而沒有口才」孔子便說「要用什麼口才？當了人用口才去辯駁，每每要被人家所厭惡，吾不知雍是一個仁者，若是他不善口才，原來要用什麼口才？」

【短評】為人須具真才。何用口才。現在的人，不務實學。一味大言欺人。不知被人看破。豈不可恥。好高談濶論的青年學子。當深體此意。

子使漆雕開㊀仕㊁。對曰。吾斯㊂之未能信。子說㊃。

【注解】㊀漆雕開 字子若，孔子弟子。㊁仕 做官。㊂斯 同此，指做官的理。㊃說 同悅。

【演義】孔子勸漆雕開去做官。漆雕開對道「吾對於做官的理未能真知」孔子聽了很喜歡。

【短評】器不安於小成。那麼他日的成就可大。古人的見識深。志向高。所以遲遲出仕。孔子的所以喜歡。就為他志向高遠。見道分明的緣故。

子曰。道不行。乘桴㊀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㊁。

能不裁度事理。

【章旨】孔子稱三子之才，而不輕許其仁。

【注解】㈠桴（是木筏）　㈡材（同裁。裁奪的意思。）

【演義】孔子說：「道不能行，只好乘了木筏，飄浮海上，能跟我的，莫非只有仲由罷！」子路聽得了，很是快樂。孔子因又說道：「仲由的好勇，勝過了我，沒有取了事理裁奪，以適於義。」

【短評】程子道。「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己。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己。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奪事理。以適於義也。」孔子因材施教。不愧為古代的一位大教育家。

孟武伯㈠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㈡之國。可使治其賦㈢也。不知其仁也。求㈣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㈤。百乘之家㈥。可使為之宰㈦也。不知其仁也。赤㈧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㈨。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注解】㈠孟武伯（名彘。孟懿子的兒子。）　㈡千乘之國（有千乘車子的國家。是指諸侯之國。）　㈢賦（古時以田賦出兵，所以謂兵為賦。）　㈣求（即冉求。）　㈤千室之邑（是大都邑。）　㈥百乘之家（指卿大夫家。）　㈦宰（邑長家臣的通號。）　㈧赤（姓公西，字子華，魯人，孔子弟子。）　㈨朝（音潮，就是朝廷。）

【章旨】贊美子貢自知之明。

【演義】孟武伯問道：「子路可以算得仁麼？」孔子道：「不知道呀。」孟武伯又問。孔子才回答道：「由這個人呢，千乘的大國，可以使他整治兵甲咧，却是不知道他的仁啊。」武伯又問：「求這個人呢怎樣？」孔子道：「求這個人呢，千室的都邑，和卿大夫家，可以使他做個邑宰或家宰咧，却也不知道他的仁啊。」武伯又問：「赤這個人呢怎樣？」孔子道：「赤這個人呢，束着大帶，立在朝廷，可以使他和賓客應答咧，却也不知道他的仁啊。」

【短評】孔子論行己處世之道，最重「仁」字。子路冉求公西赤都是孔子弟子。孔子只稱其才，不肯就許他是仁。可見仁要天理純全，不易輕易得到的。

子謂子貢曰：女(一)與回(二)也孰愈(三)？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四)，賜也聞一以知二(五)。子曰：弗如也。吾與(六)女弗如也。

【注解】(一)女 音義同汝，下同。(二)回 顏回。(三)愈 作「勝」字講。(四)聞一以知十 一為數之始，十為數之終。聞一以知十，即始而能見終。(五)聞一以知二 即因此識彼的意思。(六)與 可取的意思。

【演義】孔子對子貢道：「你和回是那一個勝？」子貢答道：「賜那裏敢望顏回。回這個人聽了一分，就可知道十分，賜呢，聽了一分，只能猜得二分。」孔子道：「不如他啊，吾就可取你虛心服善，能知不如他啊。」

章旨 深責宰予的懶惰。

短評 胡氏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古人虛心服善，故能長進學問。若好勝自驕，不肯自認不如，學問因此不得長進了。

宰予[1]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2]之牆不可杇[3]也，於予與何誅[4]？」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5]。」

注解 ㊀宰予 字子我，亦稱宰我，魯人，孔子弟子。㊁糞土 糞草和土的叫糞土。㊂杇 牆壁塗上石灰。㊃誅 責備的意思。㊄改是 是改變待人的心，不聽言信行，要聽言觀行。

演義 宰予白晝就睡，孔子見了說道：「腐爛的木材，不可把他雕刻的；糞草和土的牆壁，不可把他塗上石灰的；現今宰予既是這樣，何必去責備他。」孔子停了一會又說：「從前吾對於別人，聽他的話，便相信他的行為；現今吾對於別人，聽他的話，要看他的行為，才肯相信；現在宰予這樣，才改變我待人的心，不是聽言信行，要聽言觀行了。」

短評 君子要言顧其行，行顧其言。言行合一，那麼他的言才能使人相信。宰予非不知懈惰之非，只以晏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惰，因此白晝就寢。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乃欲

【章旨】言是剛之不易。以警羣弟子。使人人能謹於言而敏於行。

子曰。吾未見剛㈠者。或對曰。申棖㈡。子曰。棖也慾㈢。焉得剛。

剛則近仁 志操莫渝

先賢申子像



聖雖未許 亦有他長

山東兗州府人

【注解】㈠剛 剛強 ㈡申棖 孔子弟子 ㈢慾 私欲。

【演義】孔子道：「吾沒有見過剛強的人。」有的人對道：「申棖可說是一個剛強的人。」孔子道：「那申棖私慾沒有除盡，如何還算得剛強呢？」

【短評】勝私欲之說。論語二十篇中。固多有之。陳澧東塾讀書記上說。「棖也慾。焉得

【章旨】言「我不欲人之加諸我與吾亦欲無加諸人」之不可及

【章旨】言孔子論學切近篤實，不尚高妙。

剛。慾者多嗜欲。剛者能勝之也」此即勝私欲全天理之說。至於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則勝私欲。全天理。可謂至於極點。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一]**也。非爾**[二]**所及也。**

【注解】㈠賜 子貢名 ㈡爾 指子貢

【演義】子貢說「我不願意人把不好的事加到我身上，我也願意沒有不好的事，加到人家身上」孔子道「賜啊！這不是你就可做到的哩！」

【短評】我不願意的事。自然也非人之所願。吾要希望人家不把不好的事加諸我身。那麼我先不要把不願意去加到人家身上。顧己顧人。彼此親愛。要達到這般地步。先要去掉私心。變做純是一個天理的心。就到了仁者境地。是豈容易做到。這便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恕道。

子貢曰。夫子[一]**之文章**[二]**。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三]**。不可得而聞也。**

【注解】㈠夫子 指孔子言 ㈡文章 切近人身的詩書禮樂 ㈢性與天道 指宗教和哲學上的問題

章旨 言子路勇於做事。

章旨 是記孔子贊美孔文子

演義 子貢說「夫子的詩書禮樂，大家可以共聞的啊；夫子的講到宗教和哲學，却是不能够聽得哩。」

短評 孔子論學注重現實人事。不重高妙之論。所以教訓弟子的。都是切近人生的詩書禮樂。緊着人生一方面。而宗教和哲學。皆所不談。至於孔子自身對於宗教哲學的意見怎樣。在一部論語中。論及「道」字的很多。他所謂道。是事物當然之理。又為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他的含義可知也緊着人生一方面的。

子路有聞。一未之能行。唯二恐有聞。

注解 (一)聞 是聞夫子的教訓 (二)唯 作「只」字解

演義 子路有聞了夫子的教訓立刻就要去行，若是沒有去行，心裏很是著急，只怕又聞夫子的教訓。

短評 子路做事最勇。聽了一件。就要去行。否則恐怕前聞未行。後又有聞。兩事併在一起。實行起來。力不能及。那不是負了夫子教訓這樣發憤向前的精神。真可為後生取法。

子貢問曰。孔文子一何以謂之文二也。子曰。敏三而好學。不恥下問四。是以謂之文也。

的好學。

章旨　是記孔子對於子產的贊美。

章旨　贊美晏平仲之善與人交。

注解　(一)孔文子 名圉，衛國大夫。(二)文 圉的諡法，凡人死後的稱謂叫諡。(三)敏 聰明的意思。(四)下問 是問在下的人。

演義　子貢問道：「孔文子何以叫做他文呢？」孔子道：「孔文子天資聰明，而能專心好學，雖居高位，却能虛心下問，不覺可恥，所以他的諡法叫做文啊。」

短評　天資聰明的。往往自恃。不肯用功。位分尊貴的。往往自滿。不肯下問。孔文子天資聰明而能好學。貴為大夫。不恥下問。足見他能專心好學。諡之曰文。可謂名符其實。

子謂子產(一)。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二)。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三)。其使民也義。

注解　(一)子產 鄭大夫公孫僑，居於東里，又稱東里子產，博洽多聞，長於政治。(二)恭 謙遜的意思。(三)養民 是言撫養百姓。

演義　孔子說子產有合於君子之道四件呢？他的做人極其謙遜，他的事君，極其敬慎，他的養民最有恩惠，他的使民極能守義。

短評　子產的行事。合於君子之道者四。所以鄭國雖小。得了子產為相。就安靜了數十年。也算得當時賢相。為政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孔子稱為惠人。

子曰。晏平仲(一)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注解　(一)晏平仲 名嬰，齊大夫。

【章旨】是言臧文仲之不得謂知。

【章旨】是記孔子不輕以仁許人。

【演義】孔子說「晏平仲善和世人交友，雖是日久，而能尊敬不怠」

【短評】世人交友日久往往互相狎侮，致生嫌隙，晏子交友，卻能盡情盡禮，自始至終，保全交情，可為後世人交友的榜樣，程子說得好，「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

子曰。臧文仲[一]。居[二]蔡[三]。山節藻梲[四]。何如其知也。

【注解】(一)臧文仲 魯大夫臧孫氏，名辰。(二)居 作「藏」字解。(三)蔡 大龜。(四)山節藻梲 是藏龜之室，刻山於節，畫藻於梲，節是柱頭斗栱，梲，章悅反，是梁上短柱。

【演義】孔子道：「臧文仲的家中，有隻大龜，而且築了一室，柱頭斗栱，都雕作山峰，梁上短柱，都畫著水草，窮極華麗，諂媚鬼神，照這樣子，怎能算他是知者呢？」

【短評】當時的人，都以文仲為知。不知文仲諂媚鬼神。奉承大龜，求他事事指示，以為能夠趨吉避凶。足見他對於道理未能看透，所以孔子言其安得為知。

子張問曰。令尹[一]子文[二]。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三]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四]子弒齊君[五]。陳文子[六]有馬十乘[七]。棄而違[八]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

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注解 ㈠令尹官名，執政的上卿。㈡子文姓鬬，名穀於菟。㈢已罷去。㈣崔子名杼，齊大夫。㈤齊君名莊公光。㈥陳文子名須無，齊大夫。㈦十乘四十匹。㈧違走去的意思。

演義 子張問道：「有一個令尹叫做子文，他三次去做令尹，沒有喜歡的顏色，三次罷去，也沒有愁悶的顏色，還把舊令尹的政事，必定去告訴那新令尹，這樣的人，究竟何如？」孔子說：「這真可以算得盡忠的了。」子張又問：「那可算得仁麼？」孔子道：「他平日行事，未見得能去私欲，純天理，怎能算得是仁？」子張又問：「齊大夫崔子弒了齊莊公，大夫陳文子棄走了所畜的四十匹馬，到別國去見臣子不好，便說：『好像吾國的大夫崔子啊！』又去了到別一國，見了不好的臣子，便又說：『好像吾國的大夫崔子啊！』又走去了，這樣的人究竟如何？」孔子道：「可以算得清高了。」子張又問：「可以說得是仁麼？」孔子道：「他的私欲未見得能剷除干淨，怎能算得是仁？」

短評 朱子說：「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可識仁之為義。

【章旨】是言君子貴乎窮理果斷，不尚多思。

【章旨】是言甯武子之知可及而愚不可及。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注解】㈠季文子 名行父，魯大夫。㈡斯 語辭。

【演義】季文子每事必三思而後行，孔子聽見這事，說道：「再思而行，那便可以了。」

【短評】思則為善。可是再思則已審。三思則私意起而反生惑。季文子三思而行。可謂詳審。那知宣公篡立。文子反為使齊納賄。這不是起私意而反生惑的明驗。所以君子既務窮理。又貴果斷。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注解】㈠甯武子 名俞，衛大夫。當文公成公的時候。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成公無道。而武子周旋其間，能盡心竭力不避艱險。㈡知 知巧。㈢愚 像獃子一般。

【演義】孔子說「衛大夫甯武子，國家有道，他上和下睦，不招災禍，像知巧的人，國家無道，他不避艱險，受盡辛苦，像獃愚的人，他的知巧，人還做得到，他的獃愚，人却做不到的啊！」

【短評】成公無道。至於失國。甯武子却能盡心竭力。不避艱險。保全成公回國。既濟其

章旨 是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的慨歎。

章旨 孔子贊美伯夷叔齊之不念舊惡。

君。又保其身這種忠實的精神，豈是容易做到。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一]狂簡[二]。斐然[三]成章[四]。不知所以裁之[五]。

注解 ㊀陳 國名，今河南舊開封府以東，南至安徽舊亳州，本是陳地。 ㊁吾黨之小子 指在魯的門人。 ㊂狂簡 志大而略於事的。 ㊃斐然 文貌。 ㊄裁 糾正之意。

演義 孔子在陳，慨歎着說「回去罷！回去罷！在魯的門人，有的志氣很大而略於事，至於學問，也多文理成就，很有可觀的，却是他自己不知去糾正他。」

短評 孔子周遊列國，為了道不能行，於是便想回到魯國，成就後學，把道去傳給後世。他的門人雖多斐然成章，却是有的偏於狂簡，恐其過中失正，陷於異端，因此他有歸而糾正的想念。

子曰。伯夷叔齊[一]。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二]。

注解 ㊀伯夷叔齊 殷孤竹君之二子。 ㊁希 少的意思。

演義 孔子說「伯夷叔齊，他們倆的待人，不念從前的惡，抱怨的人，那就可少。」

短評 伯夷叔齊的為人，孟子稱他「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這樣脾氣，似乎易招人怨，不知他的待人，却

章旨 言微生高之不得謂直。

章旨 是言不直的可恥。

能不念舊惡。惡出於公心。並非私恨。所以能夠少怨。程子道。「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信然。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注解 ㊀微生高 魯人素以直名。㊁醯 音希。就是醋。

演義 孔子說「那一個說微生高是直的，有的人向他討些醋，他自己沒有，却去向鄰家討了來給他」

短評 是的是。非的非。有的說有。無的說無。這叫做直。微生高自己沒有醋。那麼謝之好了。他惟恐人家不樂於我之謝。而必欲給其求。這是曲意徇物。掠美市恩。究其極將流為巧言令色。怎得叫做他直。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注解 ㊀足恭 足將樹切言故意做出謙恭的樣子。㊁左丘明 魯的太史。先儒以為丘明好惡同聖人。所以孔子作春秋為素王。丘明為素臣 ㊂丘 孔子名。㊃友 友作「交」解。

演義 孔子說「言語故意說得好聽，顏色故意裝得和悅，舉止故意做出謙恭，這一

種人，左丘明認為可恥的，丘也以為可恥的，心中藏了怨恨，而面子上仍他交友，左丘明認為可恥，丘也以為可恥的。」

【短評】巧言令色足恭，這是不直；匿怨而友其人，也是不直。二者的可恥，甚於穿窬。謝氏說：「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章旨】這是孔子自述其志願。

顏淵[一]季路侍。子曰：「盍[二]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三]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四]善，無施[五]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注解】㊀顏淵季路　顏淵名回。季路即子路。春秋魯人，孔子弟子。㊁盍　音合，作「何不」解。㊂敝　破壞的意思。㊃伐　誇大。㊄施　張大的意思。

【演義】顏淵季路侍了孔子。孔子道：「各人何不談談各人的志願？」子路說：「吾願有車有馬，還穿了輕煖的皮衣，這許多車馬衣服，願和朋友共同享用，就是壞了，也一些不悵。」顏淵說：「吾願不誇耀自己的長處，不張大自己的功勞。」子路便問：「吾願聽聽夫子的志願。」孔子道：「吾願老的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的懷之以恩。」

【短評】人但知孔子是聖人，卻不知他所謂聖者何若。他所以為聖者又何在？他的弟

【章旨】是恐不得見知過自訟的慨歎

【章旨】是言忠信為人的美質

子雖是把他推尊到極點。然也沒有道出他為人的真處。所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這是孔子自道志願。他是把人類全體做他嚮往的標的。精神的偉大。可以想見。

子曰。已矣乎㊀。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㊁者也。

【注解】㊀已矣乎 罷了的意思。是含慨歎之詞。 ㊁訟 口不言而心自咎叫訟

【演義】孔子道「罷了！吾沒有見得能夠自知他的過失。而能口不言而心自咎的啊！」

【短評】人要改過。須先要見得自己的過失所在。見了自己的過失所在。又要自己能夠追悔。追悔深切。那便能夠改過了。夫子恐怕這種見過而內自訟的人。難以見到。所以發此慨歎。以警學者。

子曰。十室之邑㊀。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注解】㊀十室之邑 是指小邑

【演義】孔子說「十室的小邑。必有忠信像丘一般的呢？可是不如丘的好學啊！」

【短評】忠信是人的美質。人具了這種美質。又必繼之以學。才可以聞至道。非忠信不足以為學。非學不足以成忠信。所以有了忠信。學了可為聖人。不學就不免為鄉人。這是孔子勉人為學的話。

【章旨】是記孔子言雍有南面之才。

雍也第六

子曰。雍[一]也可使南面[二]。仲弓問子桑伯子[三]。子曰。可也簡[四]。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五]簡乎。子曰。雍之言然[六]。

【注解】(一)雍 冉雍，字仲弓，冉伯牛的兒子。(二)南面 人君聽治的位。(三)子桑伯子 魯人，有的疑即莊周。(四)簡 不煩稱簡。(五)大 音泰，過分。(六)然 猶言「是」的意思。

【演義】孔子說「冉雍這個人，可以使他南面臨朝。」仲弓便問子桑伯子的為人怎樣？孔子道：「這人也可取，做事一些不煩瑣。」仲弓道：「居心很是恭敬，行事卻能簡要，像這樣去治百姓，豈不是可取的麼？居心簡省，一切都不留心，而行事也很簡要，那不是過分簡麼？」孔子便說：「雍的話很是。」

【短評】孔子言仲弓有人君之度。可以南面臨朝。荀子曾經說。「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聖人之不得勢者。仲尼子弓是也。」子弓就是仲弓。荀子把他和孔子並稱，所以孔子很贊美他。

【章旨】是記孔子深

哀公[一]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二]。不貳過[三]。

讚顏子的好學。

【章旨】是言聖人用財，周急而不繼富。

不幸短命[四]死矣。今也則亡。[五]未聞好學者也。

【注解】㊀哀公 指魯哀公。㊁遷怒 遷是移的意思。言怒於甲的不移於乙。㊂貳過 貳是再的意思。前言犯的過，後來便不再犯。㊃短命 顏子年二十九，髮盡白，四十一歲而死，故云短命。㊄亡 同「無」。

【演義】哀公問孔子的弟子，那一個可算好學？孔子對道：「有個顏回的是好學，不移怒氣，不再犯過，可是不幸短命死了，現在呢就沒有，吾却沒有聽得好學的人了。」

【短評】顏子好學不惰，真可說得孔子好學不厭的薪傳。顏子又能耐苦，生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和孔子疏食飲水曲肱而枕是同一精神。所以孔子在門弟子中，對於顏子尤為贊賞。

子華[一]使[二]於齊。冉子[三]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四]請益。曰：與之庾。[五]冉子與之粟五秉。[六]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七]急不繼富。原思[八]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九]以與爾鄰里鄉黨[十]乎。

【注解】㊀子華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孔子弟子。㊁使 為孔子使。㊂冉子 即冉求，字子有，魯人，孔子弟子。㊃釜 六斗四升。㊄庾 十六斗。㊅秉 十六斛。㊆周 補不足的意思。㊇原思 即原憲，字子思，魯人，孔子弟子。㊈毋 禁止辭。㊉鄰里鄉黨 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十

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

演義 子華為孔子出使到齊國,冉子替他的母請些米穀,孔子說「給他一釜」冉子請增些,便說「給他一庾」冉子見孔子不肯,便自己給他五秉。孔子道:「赤的到齊國去啊!騎着肥馬,穿了輕裘,想來家況總好。吾曾聽得古人說的,君子用財,只周濟他窮困不足的人,卻不去接濟那寬裕的人」孔子做魯司冠時候,原思做他的家臣,孔子給他米穀,原思辭不肯受,孔子道:「不應辭的,你可把他分給鄰里鄉黨呢!」

短評 周急不繼富。這是用財的很好標準。子華為孔子使齊。原來是義,若是他確困乏,那麼孔子不待請而必自周濟他。義不得祿。而子華家又富足。自然沒有請粟的必要。還舉出原思來做一個反證。聖人的用財之道。可以想見。

章旨 是以譬人只論賢才不論家世。

子謂仲弓曰。犂牛[一]之子。騂且角。[二]雖欲勿用。山川[三]其舍諸。

注解 (一)犂牛 雜色的牛。(二)騂且角 騂赤色,角是端正。(三)山川 指山川的神。

演義 孔子稱贊仲弓道:「犂牛生的小牛,毛色純赤,角又端正,人雖不要用他,山川的神,那肯捨棄他」

短評 仲弓父。賤而行善。孔子用犂牛來做譬喻。是說父雖行惡。不能廢他兒子的善。那麼像仲弓這般的賢。自能見用於世。瞽瞍的有舜。鯀的有禹。便是明證。

章旨 孔子稱顏子於仁，移時不變。

章旨 孔子言三子各有所長，皆可從政。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注解 (一)仁 是心之德，言無私欲而有其德。(二)日月至 或日一至，或月一至的意思。

演義 孔子說：「回這個人，他的心就是過了三月之久，不違於仁，其他的學生，那是或日一至，或月一至於仁罷了！」

短評 孔子稱顏子於仁。能終不違。其他雖日月至有仁時。却尚未能終日終月不違。仁是什麽？中庸上曾說「肫肫其仁」。便是誠懇的意思。顏子常有誠懇的心。沒有纖毫私慾，所以能夠久不違仁。於聖人境地，真是未達一間。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注解 (一)季康子 魯大夫。(二)仲由 字子路。(三)從政 是做大夫，管政事。(四)果 是有決斷。(五)何有 猶言何難。(六)賜 端木賜，字子貢。(七)達 是明達事理。(八)求 冉求，字子有。(九)藝 是富才能。

演義 季康子問：「仲由這個人，可使他從事於政治的麽？」孔子道：「由這個人很有決斷，使他從事政治，有什麽難。」康子又問：「賜這個人呢，可使他從事於政治的麽？」

章旨 是言閔子能却不義的富貴。

章旨 是記孔子痛惜伯牛的將死。

孔子道：「賜這個人很明達事理，使他從事政治有什麼難。」季康又問：「求這個人呢，可使他從事於政治的麼？」孔子道：「求這個人是富才能，使他從事政治有什麼難。」

短評 有決斷，明事理，富才能，在這三端中具了一端，便可從政。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孔子答以各有所長，皆可從政。只是季康子不知用賢。所以魯國沒有興強的希望。

季氏使閔子騫[一]爲費[二]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三]我者，則吾必在汶上[四]矣。

注解 ㈠閔子騫 名損，孔子弟子 ㈡費 音秘，季氏私邑 ㈢復 言再來召見 ㈣汶上 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

演義 季氏想要用閔子騫做費的邑宰，閔子騫對來人道：「你替我好言辭去罷，如其再要來召我，那麼我必逃往汶水之上去了。」

短評 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的，只有曾子閔子幾個人。謝氏說：「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那麼閔子爲人，可以說得是個賢者。

伯牛[一]有疾[二]，子問之，自牖[三]執其手，曰：亡[四]之，命矣夫，斯[五]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章旨　是記孔子讚美顏子的話。

章旨　是言求道當

注解　㈠伯牛　姓冉，名耕，孔子弟子。㈡疾　是一種癩疾。㈢牖　在墻的叫牖，在屋的叫窗，現在都叫做窗。㈣亡　讀如無，言無可以致此疾的道理。㈤也　同邪，疑問或歎詞。

演義　伯牛患了癩疾，孔子去問他，從窗口握着他手，便說「你沒有致此疾的道理，那真是天命罷！這樣的人，何以會有這個病呢！這樣的人，何以會有這個病呢！」

短評　在孔門弟子中，伯牛是以德行稱，所以他將死的時候，孔子去訪問他，自牖執其手，連說「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痛惜的意思溢於言表。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㈠食。一瓢㈡飲。在陋巷㈢。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注解　㈠簞食　食音飼，是飯器。㈡瓢飲　是飲器。㈢陋巷　是指一畝之宮，環堵之室。

演義　孔子說「世上的賢人也算顏回了，一竹筩的飯，一瓠瓢的水，在那陋巷之中，別人不堪受這愁苦，回卻能夠不改他的快樂，真是當今的賢人，那顏回啊」

短評　顏子的安貧樂道，和孔子疏食飲水，曲肱而枕，是同一精神。程子說得好，「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孟子也說「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所以孔子深美其賢。

冉求曰。非不說㈠子㈡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㈢

盡其力，不可盡地自限。

章旨 言人當為君子之儒。

章旨 是記子游的

畫[四]。

注解 ㈠說 同悅。㈡子 指孔子。㈢女 同汝。㈣畫 言畫地自限，不肯努力前進。

演義 冉求向孔子說「吾不是不喜學夫子的道德，無奈力量不足啊。」孔子道：「就是力量不足，也要發憤努力，學到半路力盡，只得廢棄，那才可說力不足。現在你是畫地自限，不肯進取，怎可說是力不足呢！」

短評 求道當出之努力。君不努力，道何由可得。努力以求，何患力之不足。道之不成，若畫地自限。那麽自然要見其退而不見其進。冉求的所以局於藝，其故便在畫地自限。

子謂子夏曰。女[一]為君子儒[二]。無為小人儒。

注解 ㈠女 同汝。㈡儒 讀書人的稱謂。

演義 孔子對子夏說「汝當做一個君子的儒者，不要做小人的儒者。」

短評 君子儒和小人儒的分別，便是義利兩個字。為義的是君子儒，為利的是小人儒。子夏雖以文學見稱，孔子恐他昧於大道，所以叮囑他這一番話。

子游[一]為武城[二]宰。子曰。女[三]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四]者。行不由徑[五]。

善於取人。

章旨　言孟之反的不矜其功。

章旨　言衰世好諛

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注解　㈠子游 孔子弟子，姓言名偃。㈡武城 魯下邑。㈢女 同汝。㈣澹臺滅明 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㈤徑 小路。

演義　子游做武城的邑宰，孔子問道：「你得到了賢人麼？」子游答道：「有一個澹臺滅明，平日行路，不走小路，不是公事，未嘗到過偃的住宅來的啊。」

短評　行不由徑，是無見小欲速的意思。非公事不見邑宰，是無枉己徇人的私見。即此二端，可見他為人的動必以正，能夠自守。朱子說：「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惑。」像滅明這樣的人，世人往往認以為迂簡，那麼非子游之明，便無以見滅明之賢。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注解　㈠孟之反 魯國的大夫名側。㈡伐 誇功。㈢殿 居於軍後。㈣策 加鞭叫策。

演義　孔子說：「孟之反不肯誇功，齊來伐魯，魯兵敗走，孟之反在後面押隊，到了進城時候，把馬加上一鞭，對眾人說：『不是我有膽量敢在後面啊，這馬的不肯前進啊。』」

短評　謝氏道：「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所以像孟之反的不自誇功，真可為後世矜誇喜功的作一般鑑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悅色的難免

【章旨】是歎人知由戶,不知由道.

【章旨】言文質兼具,然後才成君子.

【注解】㈠祝鮀(祝是宗廟之官,鮀字子魚,衛國大夫,為宗廟官,故稱祝鮀.)㈡宋朝(朝宋公子,有美色.)

【演義】孔子說「若是沒有祝鮀的口才,和那宋朝的美色,在今之世,難免不招嫌惹怨哩!」

【短評】世衰道微。人心不古。只有巧言美色的人。到處便宜。到處合式。所以正人君子生在這時。只好自己修德。若要求合世俗。是斷不能。這是孔子感傷世道的話。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注解】㈠誰(猶言那一個)㈡戶(門戶為出入所必經)

【演義】孔子說「那一個人出入能不從門戶,人知出必由戶,為什麼不知由道呢!」

【短評】道是做人的門戶。一切人事。都應當從此做去。離了這道。沒有是處。現在的人。偏不從這道做去。非道遠人。人自遠道。所以孔子發這慨歎。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注解】㈠野(野人,言其鄙畧的.)㈡史(掌文書的人,言其多聞習見的.)㈢彬彬(均配合適貌)

【演義】孔子說「質勝過了文,就像野人,文勝過了質,就像掌文書的人,文質的配合彬彬可觀,然後可成一個君子.」

【短評】楊氏道。「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

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忘矣。雖有文。將安施乎。」所以最上是文質彬彬。不得則與其偏於文。寧偏於質。

章旨 言是人生首貴直心由中。

子曰。人之生也直(一)。罔(二)之生也幸而免。

注解 (一)直 就是誠內不以自欺外不以欺人的。(二)罔 欺詐虛偽。專務自欺以欺人的

演義 孔子說「人的生於世呢，本來是直心由中的，若是生了欺詐虛偽，必致衰亂敗亡，他所以得免，那是僥幸」

短評 人類的生存於世。全賴大家能以直心直道相處。若是生了欺詐虛偽之風。那麼人羣的生活。必致衰亂敗亡。所以孔子論仁。最重直道。

章旨 言人求道的方法。

子曰。知之(一)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注解 (一)之 指道而言

演義 孔子說「知道的人，不如那好道的人；好道的人，不如那樂道的人」

短評 一個人求道。知了不好。算不得真知。好了不樂。算不得真好。所以知道了再要好道。好道了再要樂道。由淺入深。始終不怠。自然會造到極處。

章旨 言教人當隨

子曰。中(一)人以上。可以語(二)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資質高下，才無躐等之弊。

章旨 言求知求仁的方法。

章旨 言知者仁者

注解 (一)**中人** 資質中等的人 (二)**語** 作「告」字講

演義 孔子說「資質在中人以上的，可以告他高深的道理呢；資質在中人以下的，不可告他高深的道理的啊！」

短評 張敬夫道「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切問近思，循序漸進，這可說是孔子的教學方法。

樊遲(一)問知。子曰「務(二)民之義(三)，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四)，可謂仁矣。」

注解 (一)**樊遲** 名須，齊人，或云魯人 (二)**務** 專力的意思 (三)**義** 應當做的事 (四)**獲** 就是得到

演義 樊遲問怎樣才算得是知，孔子道「專力去盡做人應當做的事，對於鬼神，也該恭敬，卻要離得他遠些，這可說是知了。」又問怎樣才算得是仁，孔子道「那仁把最難的工夫先要做去，後來自然能有所得，這可說是仁了。」

短評 呂氏道「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能够這樣做去，那「知」和「仁」便可求得。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的不同。

【章旨】言二國政俗。齊不如魯。

【章旨】言凡百事物。不可失其形制。

【注解】㈠樂音效，愛好的意思。

【演義】孔子說：「知的人是愛好水，仁的人是愛好山，知的人得力在動，仁的人得力在靜，知的人多樂，仁的人多壽。」

【短評】知者達於事理。周流無滯。好像那水。所以樂水。仁者安於義理。厚重不遷。好像那山。所以樂山。知者天機活潑。得力在動。仁者志行純篤。得力在靜。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

子曰：齊㈠一變。至於魯㈡。魯一變。至於道㈢。

【注解】㈠齊地當今山東省。習霸政之餘。急功利，喜夸詐。㈡魯在今山東曲阜縣至江蘇邳縣。重禮教，崇信義，有先王的遺風。㈢道先王之道。

【演義】孔子說：「把齊國的政俗一變，才能到魯國光景，再把魯國的政俗一變，就可到先王之道。」

【短評】當孔子生世。大家都以為齊強魯弱。不知齊俗尚功重利。魯卻猶存周公法制。兩兩相比。齊國的政俗。自不如魯。

子曰：觚㈠不觚。觚哉觚哉。

【注解】㈠觚音孤，有棱角的酒器。

【演義】孔子說：「有稜角的酒器沒有了稜角，這可算他觚麼？這可算他觚麼？」

【章旨】是言仁者不棄功業

【章旨】是論君子之學

【短評】觚失了他的形制，不得叫做觚。從此可知為君的失了君道，不得謂君。為臣的失了臣職，不得謂臣。人而不仁，不得謂人。國而不治，不得謂國。所以凡事凡物，都要名實相符。

宰我[一]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二]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三]也。不可陷[四]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注解】㈠宰我 即宰予，字子我，魯人。㈡仁 人本作仁，有仁的仁當作人。㈢逝 使之往。㈣陷 陷之於井。

【演義】宰我問道：「做一個仁者，雖是有人告他說：『井中有個人呢』，他就只從人下井去救麼？」孔子道：「為何這樣做法呢？君子可以使他前往，不可陷之於井，可以哄他聽信，不可蒙蔽得他的啊！」

【短評】劉氏正義上說：「孟子亦云：『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蓋可欺者仁也，不可罔者知也」。仁雖是本諸於心，猶必見之事實。若是捨事言心，那也不得為仁。可知仁者雖切於救人，卻也不私其身咧。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一]之以禮。亦可以弗畔[二]矣夫。

【注解】㈠約 約束的意思。㈡畔 離背，叶畔。

【演義】孔子說：「君子博學古人的文，再用了禮去約束他，那也可以不致離背那道

章旨 記孔子的自誓

章旨 是歎民鮮中庸的德行

吧！」

短評 學者博求成文，而又能履踐當身當世所能實行的，那麼所學所行，可以弗違於道。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注解 (一)南子 衛靈公的夫人，有淫行。(二)說 同悅。(三)矢 發誓。(四)否 不是。(五)厭 棄絕的意思。

演義 孔子到衛國，見了衛靈公夫人南子，子路很不喜歡，孔子發誓對他說：「我所行的若有不是，天也要棄絕我呢，天也要棄絕我呢！」

短評 古者仕於其國，見其小君，也是禮所應當。子路以南子淫亂，因此不悅。孔子於是自誓如此。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注解 (一)中庸 不偏叫做中，不易叫做庸。(二)至 極端。(三)鮮 少的意思。

演義 孔子說：「中庸的德行啊，便已達到極端了麼？可是世上的人，少有這種德行，已是很久了！」

短評 中是天下的正道，庸是天下的定理。世教衰微，民鮮此德。孔子目擊此情，萬分慨歎，所以發這幾句話。

【章旨】是論為仁的方法，是在己立己達，立人達人。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注解】(一)病：心有所不足。(二)譬：譬喻。(三)方：方術。

【演義】子貢問道：「如其有一個人能夠廣施恩德給一般民衆，而又能救濟大家的患難，這人怎樣？可以說是仁麼？」孔子道：「這樣的人，何消說仁，必定要聖人呢，才能如此，就像堯舜，他還心有所不足咧！說到一個仁者，只在自己要立身，要助人家也能立身，自己要通達，要助人家也要通達，能夠把切近的事實來做譬喻，推己及人，可以說得是求仁的方術哩！」

【短評】不仁的人，自私自利，只知自己的好惡，不知他人同有此好惡。仁的人呢，能夠就自己的好惡推知他人也有此好惡。不仁的人，徒求滿足一己的好惡，因此虛詐務外，求媚於人，結果人受其害，己也無利，人己的好惡兩失。仁的人是不背他人的好惡，去力求滿足一己的好惡，也不背一己的好惡，去力求滿足他人的好惡，結果人己兩蒙其利，人己的好惡兩得。「仁者」和「不仁者」的區別，可以瞭如指掌。

述而第七

子曰。述(一)而不作(二)。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三)。

注解 (一)述 傳舊叫述。(二)作 創始叫作。(三)老彭 商朝的賢大夫。

演義 孔子說「我只是傳述先王的舊說，沒有什麼新的創作，平時最信的是古訓，最好的是古書，我的私心却想比擬那商朝的賢大夫老彭。」

短評 孔子信古傳述。他一生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都是傳先王之舊。所以自謙不敢當作者之聖。也不敢自附古賢。實則孔子集羣聖的大成。加以折衷。其事雖述。其功倍作。所以後世尊他為至聖先師。

章旨 記孔子自謙述而不作。

子曰。默而識(一)之。學而不厭。誨(二)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注解 (一)識 音志牢記。(二)誨 教誨。

演義 孔子說「默默的牢記那道，依着這道去學而不生厭，教人以道而不懶倦，這可以算有道，我怎能做到這般地步呢?」

短評 心悟那道。而又能學不厭誨不倦。惟有聖人才能如此。孔子德愈盛而心愈下。所以有這「何有於我哉」的謙而又謙的話。

章旨 是記孔子謙之而謙的話。

章旨 是記聖人的所憂，以勵學者。

章旨 是記孔子平居的氣象。

章旨 是記孔子自歎其衰。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注解 (一)徙 遷移叶徙。

演義 孔子說：「德不知去修治，學不知去講求，聞了義理，不能遷移，有了不善，不能改過，這是吾所憂慮的啊！」

短評 德必用力修治而後能成，學必細心講求而後能明，見義能徙而後進步，不善能改而後寡過，凡此四端，可為學者日新的要道。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注解 (一)燕居 退朝而居叶燕居，言其安閒。 (二)申申 恭敬整飭貌。 (三)夭夭 和舒貌。

演義 孔子在平日安居的時候，有恭敬整飭的樣子，有和舒的樣子。

短評 孔子於德性修養，既臻圓滿，所以發於外的，能有中和之氣，所以從孔子平居的態度氣，可以想見他性情，可以見到他人格的全部咧。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注解 (一)夢 夢寐的時候。 (二)周公 周時的賢者。

演義 孔子說：「可歎啊，吾的衰老呢，好像很久的時候吾沒有夢見到周公。」

章旨 言人的為學，當志道，據德，依仁，游藝。

章旨 言苟以禮來，便無不教，是記聖人的誨人不倦。

章旨 是言教人的方法，重在

短評 孔子欲行周公的道。所以在夢寐之間，好像時時見着他。到了衰老。知道不行。於是自歎好久沒有見到周公。孔子的志於行道。由此可知。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注解 (一)據 執守的意思 (二)依 不違叫依。(三)游 玩物適情，(四)藝 禮樂射御書數叫做六藝。

演義 孔子說「人們的為學，要立志求道，執守那德，不違那仁，而能玩物適情於六藝。」

短評 志道便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便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便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便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這樣內外交養。自可入於聖賢的境域。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注解 (一)束脩 束是十脡，脩是乾肉。(二)誨 教訓。

演義 孔子說「若是用了最薄的十脡乾肉，作個贄禮，那吾從沒有不教訓他的。」

短評 孔子生平最肯教人。只怕人的不好學。所以發這心願的話。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注解 (一)憤 急求通。(二)啓 開導。(三)悱 沈悶的樣子。(四)發 引動。(五)反 相證的意思。(六)復 再告。

啟發。

章旨 是記孔子對於死亡者的哀情。

章旨 是記孔子救子路好勇之失。

演義 孔子說「那求學的人，他不急急求通，我便不去開導他，他不思考沈悶，我便不去引動他，凡百事物，舉了一角，不能相證到那三角；不知用心，那就不必再告他了。」

短評 教學的方法，第一學者要有誠意，憤悱便是誠意的表現，這樣去教訓他，自然可以有得，若是不憤不悱，便是無志於學，孔子就不去啓發他，所以學者不可不勉於用力。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注解 (一)有喪者 有喪服的人。 (二)哭 弔哭 (三)不歌 餘哀未忘所以不歌

演義 孔子在有喪服人旁邊吃飯，從沒有吃飽的啊。孔子在那天到人家去弔哭，回來便不歌詩。

短評 臨喪而哀，所以食未嘗飽，弔哭之後，餘哀未忘，所以自不能歌，所謂惻隱之心，流露於外，不能自禁，從此可見聖人的性情中和，哀樂中節，自非常人可比。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章旨 是言富貴無可求的道理。

章旨 是言孔子臨

注解 ㊀舍 舍棄。㊁三軍 大國三軍，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㊂暴虎馮河 馮，皮冰切。暴虎，徒搏；馮河，徒涉。

演義 孔子告顏淵說「人君要用我，我就把道行出去，若舍棄了我，我就把道藏起來，只有我和你二人，可有這般志趣吧！」子路見孔子稱贊顏淵，便問孔子道：「夫子若行三軍，那麼有誰可與呢？」孔子道：「有種人空拳可以打虎，赤脚可以涉河，雖死而不退悔，這是鹵莽之夫，我不肯和他的，我所與的人，必定是臨了大事，心裏先有戒懼，又好取衆人的計謀，加以決斷，而能成事的啊！」

短評 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凡百事情。總逃不出這個定例。那麼行三軍之事。怎可徒靠暴虎馮河的勇氣。所以勇必有謀。子路自負其勇。所以孔子用這一番話去糾正他。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㊀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㊁。

注解 ㊀執鞭 手持馬鞭為人御車的，是賤者的事情。㊁所好 指義理而言

演義 孔子說「富若是可以由人求得的，雖是做執鞭的下士，吾也肯做的，如其富不可求，不如從吾所好，安於義理。」

短評 富貴本是在天。沒有可求的道理。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所以說這一番話。是在表明富貴的決不可求。倒不如從吾所好。安於義理。孔子的性情。於此可知。

子之所慎。齊㊀戰疾。

時篤慎處。

【章旨】是言孔子對於音樂趣味的深摯。

【章旨】是言孔子不助衛君。

【注解】㊀齊 同齋，是祭祀齋戒。

【演義】孔子生平所謹慎的，有三件事，一件是祭祀齋戒，一件是出兵交戰，一件是自身疾病。

【短評】孔子情性深厚，對於齋戰疾三件事，尤為謹慎。聖人應事的態度，可見一斑。

子在齊聞韶㊀，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㊁為樂之至於斯也。

【注解】㊀韶 韶樂，為虞舜所作。㊁圖 字作「想」字講。

【演義】孔子在齊國聽到了韶樂，用心三個月，連肉味都不知；因此說道：「吾不想作樂的竟到這般境地哩！」

【短評】孔子對於哀樂的情感，都是沉著深厚。所以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可以說是一個感情懇摯的人；而孔子的一生事業，也基於此。

冉有曰：夫子為㊀衛君㊁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㊂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㊃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注解】㊀為 作「助」字解。㊁衛君 出公輒。靈公逐世子蒯聵，公薨，國人因蒯聵得罪於父，立蒯聵子輒。㊂伯夷叔齊 孤竹君二子。孤竹君

【要旨】是記孔子鄙視不義的富貴。

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逃，叔齊也不立而逃，國人立其中子，後來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作「悔」字講

【演義】冉有問子貢道：「夫子肯助衛君的麼？」子貢道：「諾，我正想要去問。」入見孔子道：「伯夷叔齊，這怎樣的人呢？」孔子道：「古時的賢人啊！」又問：「他們到了後來要怨悔麼？」孔子道：「他們是要求仁而能得仁，還有什麼怨悔？」子貢就出來和冉有道：「夫子是不助衛君的啊！」

【短評】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他們倆的遜國，都是在求合於天理之正。所以棄國如敝屣。衛輒的據國拒父，自非伯夷叔齊可比。孔子既美夷齊，便可知他不為衛君。

子曰：飯疏食㊀飲水，曲肱㊁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注解】㊀疏食：粗飯。㊁肱：是指臂。

【演義】孔子說：「我雖吃的是粗飯，飲的是涼水，曲着手臂去枕着，但是樂趣卻就在其中咧，若是不義而得的富貴，在我看來，如同浮雲一般。」

【短評】孔子的生平，最好的是學，最樂的是道。所以孜孜為學求道。雖是吃粗飯，飲涼水，非惟不覺其苦，反覺其中有無上的樂趣。這是孔子自述他的性情與常人不同的

【章旨】是言易的不可不學。

【章旨】是言孔子制行的謹厚。

【章旨】是記孔子自

地方。

子曰。加[一]我數年。五十[二]以學易[三]。可以無大過矣。

【注解】㈠**加** 作「假」。加假聲相近而誤讀。㈡**五十** 當作「卒」。相似而誤分。㈢**易** 易經。

【演義】孔子說：「若是寬餘我幾年歲月，終身去學易經，可以沒有什麼大過了。」

【短評】易經是古來聖賢傳下的書籍。學了易便可明白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那麼自然可以沒有大過。聖人深見易道的無窮。所以有這句話。使人知道易的不可不學。

子所雅[一]言。詩書執[二]禮。皆雅言也。

【注解】㈠**雅** 正言其音。好如現在的國音。㈡**執** 執守。

【演義】孔子所正言其音的，是詩書禮三件事，這都是孔子常說給學生聽的

【短評】學詩可以涵養性情。學書可以通達政事。學禮可以嫻習儀節。劉台拱論語駢枝上說「孔子生長於魯。不能不魯語。惟誦詩。讀書。執禮。必正言其音。所以重先王之訓典。謹末學之流失。」由此足見孔子秉性的忠厚。制行的謹慎

葉[一]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二]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

述其性情。

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注解】㈠葉公 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 ㈡奚不 作「何不」解。

【演義】葉公向子路問孔子的為人怎樣？子路沒有回答。孔子告子路道：「你何不說『那孔某的為人啊，發憤求學起來，竟至忘食，學到心裏快樂便可忘憂，竟不知老年的將到』那就是哩！」

【短評】聖人的好學，未得則發憤忘食，已得則樂而忘憂，終日孜孜，不知老之將至。這種好學的精神，後學的人，應當深思取法。

【章旨】是言為學須好古敏求。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注解】㈠敏 作敏捷解。

【演義】孔子說：「我不是生來便知許多道理，那是全靠好讀古人書籍，又肯敏捷用功去求得的啊！」

【短評】生而可知的是義理，至於禮樂名物，古今事變，那麼必待學而後可以驗其實。所以人能好古敏求，便能知道，何必去羨慕那生知的呢？這是孔子勉人好學的話。

【章旨】是記孔子日

子不語怪。力。亂。神。

常所罕言的。

章旨　這是孔子自述從善改惡的方法。

章旨　是言桓魋必不能違天害己。

注解　㈠怪力亂神（怪，怪異，力，勇力，亂，悖亂，神，鬼神。）

演義　孔子日常所不教人的，是怪，力，亂，神，四端。

短評　怪力亂神。非理之正。所以孔子不語。謝氏道。「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目的在使人心歸正。不生邪念。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一]擇[二]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注解　㈠師（傳道授業解惑的，都叫做師。）㈡擇（選擇的意思。）

演義　孔子說「三人同行，必有我的師在內，我選擇他善的從他，那不善的就改掉他。」

短評　聖人無常師。隨事所見。從善改惡。那才可以進善無窮。子貢道。「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便是這樣說法。

子曰。天生德於予。[一]桓魋[二]其如予何。

注解　㈠予（孔子自謂。）㈡桓魋（宋司馬向魋，又稱桓氏，性情凶惡，欲害孔子，孔子得了消息，便發這感慨的話。）

演義　孔子說「天既生這樣德行給我，桓魋雖然凶惡，看他怎樣害我？」

短評　聖人臨難不懼。雖遭困厄。卻能具有鎮靜的態度。這是常人所難能之處。

【章旨】孔子自言教人無隱。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注解】㈠隱：隱藏。㈡行：行事。㈢與：作引導講。

【演義】孔子道：「二三弟子們，都道我有隱藏的麼？我何曾隱藏不教你們呢！我平日行事沒有一事不引導你們的，這是丘的本性啊！」

【短評】孔子作止語默，無一非教。弟子疑其有隱，所以曉以此言。呂氏云：「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信然。

【章旨】是述孔子四教。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注解】㈠文：文學。㈡行：躬行。

【演義】孔子教人大綱有四：一是文學，二是躬行，三是忠心，四是信實。

【短評】博學於文，躬行以禮，而要歸於忠信。朱子說「禮必以忠信為質」，是忠信為學之始事。而四教以忠信居後，是忠信又為學之終事。文行是文，忠信是質。四者俱備，才成完人。

【章旨】是歎聖人善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

人的不得而見

要旨 是述孔子測隱之心及於禽獸

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亡[三]而為有。虛而為盈。約[四]而為泰[五]。難乎有恆矣。

注解 ㈠聖人 神明不測的。 ㈡君子 才德出衆的。 ㈢亡 同「無」。 ㈣約 不足。 ㈤泰 有餘。

演義 孔子說「聖人，吾不得見到的了，能夠見得到君子，那就好了。」孔子又說「善人吾不得見到的了，能夠見得到有恆心的人，那就好了。本來沒有的要裝做有，本來空虛的要裝做滿，本來不足的要裝做有餘，那就難乎有恆心了。」

短評 一個人能夠有恆。能夠做一個善人。加之以學。便可成為君子。成為聖人。所以孔子把有恆之義。深切明言。目的是在示人入德之門。

子釣[一]而不綱[二]弋[三]不射宿[四]。

注解 ㈠釣 竿釣。 ㈡綱 是可繫多釣的大索。 ㈢弋 繳射。 ㈣宿 宿鳥。

演義 孔子釣魚，只用竿釣，不用大網，射鳥只射飛鳥，不射投林的宿鳥。

短評 釣魚用竿。魚的或生或死。尚在未定。若是用網。那便一網打盡。只射飛鳥。鳥的或生或死。尚在未定。若射投林宿鳥。那鳥就無所逃。孔子雖不廢釣弋。但是不綱又不射宿。只見他的測隱之心。及於禽獸咧。

【章旨】是記孔子自言未嘗妄作。

【章旨】是言聖人待物的洪量。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一]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二]之，知之次也。」

【注解】㈠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㈡識（音志，牢記。）

【演義】孔子說：「如今人有不知其理而妄作的，我是沒有這樣的啊！只求多聞多見，聞得多了，揀了好的從他做去，見得多了，又要牢記心裏，如此求知，雖不全知，也可算得知的次等了。」

【短評】求知的方法，是在多聞從善，多見而識，知既求得，才可不致事理不明，任意妄作。

互鄉[一]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二]。子曰：「與[三]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四]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注解】㈠互鄉（魯國的鄉名。）㈡惑（疑惑夫子不當見。）㈢與（同「許」。）㈣潔（修治。）

【演義】魯國有個互鄉，這鄉的人難與言善。忽有一個童子來見孔子，大家疑惑孔子不當見他。孔子道：「只許他進見時一點好心，不許他退後再為不善，這見無妨，何必拒絕太過？人家把身心修治了，進來見我，我就許他能修治己身，原不能保他從前作

【章旨】是言仁之不遠。

【章旨】是記孔子勇於認過。

事的好壞啊。」

【短評】不追既往不逆將來聖人的寬洪大量從此可知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注解】(一)仁 是指仁心仁道。

【演義】孔子說「仁何嘗遠呢？我要求仁，那仁便可得到了。」

【短評】仁就是我心的好惡。只要人己的好惡兩得。那便是仁。所以說他何遠之有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注解】(一)陳司敗 陳國名。司敗，官名。就是司寇。 (二)昭公 魯君名裯。 (三)巫馬期 孔子弟子。姓巫馬，名施。字期。 (四)黨 相助匿非叫黨。 (五)吳孟子 禮不娶同姓。而魯吳都是姬姓。因此諱稱吳孟子。

【演義】陳司敗問孔子「昭公是知禮的麼？」孔子道「知禮」。孔子退了，司敗向巫馬期作揖，請他前進，因而說道「吾聽說君子不相助匿非的，難道君子也相助匿非的麼？昭公娶夫人於吳，同是姬姓，因為要諱避同姓，改稱吳孟子，昭公說他是知禮，那一個

不知禮？」巫馬期去告孔子，孔子道：「丘真萬幸，苟其有了過失，人家必定知道的。」



短評 昭公是魯君。孔子怎肯向人言君短處。所以問他知禮。便答他知禮。等到司敗說出取吳同姓。孔子不能說娶同姓是禮。又不便說自己是君為諱。所以只好自認過失。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注解 (一)反 復·反

章旨 是記孔子對於音樂趣

味的深摯

章旨 是在勉人躬行，勿尚空言。

章旨 這是孔子自述其能事，

演義 孔子和人歌詠，若是那人歌詠好的，必定要使他反復歌詠，而後和着他

短評 孔子感情懇摯。對於哀樂之情，都是沉著深厚。一生的事業，可以說都本了這種情感而成。

子曰。文莫（一）吾猶人（二）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注解 ㈠莫 疑辭。㈡猶人 是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

演義 孔子說「只論文章，吾疑雖是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如要做個實行的君子，那我雖是學了多年，卻還沒有到這地步呢！」

短評 這是孔子自謙的話。欲勉人注重躬行，勿尚浮文。而言行的難易緩急，可也想見。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一）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二）已矣。公西華（三）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注解 ㈠抑 猶言「只是」。㈡云爾 作「這樣」講。㈢公西華 即公西赤，魯人，孔子弟子。

演義 孔子說「若說我是聖人仁人，那是吾豈敢當，我只是仰慕聖人仁人，天天去做，不覺厭煩，教人去做，不覺疲倦，如要稱我為人，只可以說這樣罷了。」公西華聽了說道「就是不厭不倦，真是弟子們所不能學到的哩。」

章旨 是記孔子明告子路無所事禱的意思。

章旨 是言奢的害大

章旨 是言君子小

短評 孔子為人自謙，不居仁聖。只是把仁聖認為虛器，那麼人終不至，所以雖不居於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引導後生，從此可以入於仁聖之門。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注解 ㈠禱 祈告 ㈡誄 哀死述行之詞 ㈢上下神祇 上下指天地，天神叫神，地神叫祇。

演義 孔子患病，子路請代禱告神明。孔子道：「有這理麼？」子路道：「有的，誄文上說『祈告你的病於天地神明。』可見是有的。」孔子道：「丘的祈告，久已實行了。」

短評 凡人禱告，目的是在懺悔過失，求神保佑。孔子的一生，兢兢業業，豈有什麼過失。神明也早知道。所以說「丘之禱久矣」。到了今日，何必再去禱告呢。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注解 ㈠孫 恭順 ㈡固 簡陋

演義 孔子說「奢華就不恭順，儉省就太簡陋，與其不恭順，寧可簡陋。」

短評 過奢過儉。都是失中。但是兩相比較。奢華的害。大於簡陋。所以奢不如儉。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人品格的不同。

【章旨】是記孔子平居的態度氣象。

【章旨】是記孔子贊美泰伯的至德。

【注解】㊀蕩蕩（寬廣貌）㊁戚戚（憂懼貌）

【演義】孔子說「君子心廣體胖，所以坦然寬廣，小人滿懷私欲，所以常常憂懼。」

【短評】程子道。「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君子小人的所異在此。

子溫而厲㊀。威而不猛。恭而安㊁。

【注解】㊀厲（嚴肅）㊁安（安詳）

【演義】孔子氣度溫和而又嚴肅，威嚴而不猛烈，恭敬而又安詳

【短評】孔子的德性修養。到了圓滿地步。所以能有這般中和之氣。表見於容貌之間剛柔交濟。陰陽俱備。可和天地相參。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㊀。其可謂至德㊁也已矣。三㊂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注解】㊀泰伯（周大王長子。大王欲傳位孫。三子季歷之子昌泰伯知道了。便和仲雍逃到荊蠻）㊁至德（到了極高的德行）㊂三（再三的想）

【演義】孔子道：「泰伯這個人，他可說得有極高的德行了！再三的想，把天下讓給文王，卻一些不露形迹，後來的百姓，因此無從稱贊他哩。」

【短評】文王之興。是泰伯所讓。泰伯棄位不取。而又泯迹。德高如此。所以夫子歎息贊

【章旨】是言無禮的弊病。

【章旨】是言使民興仁不偷的方法。

美他，後世的人，不惜蠅營狗苟，以求富貴的，以視泰伯，能不愧死？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注解】(一)葸 畏懼貌。(二)絞 急切貌。

【演義】孔子說：「謙恭而沒有禮，便覺勞苦；謹慎而沒有禮，便致畏懼；勇敢而沒有禮，便生禍亂；爽直而沒有禮，便成急切。」

【短評】恭慎勇直，都是內心的美德，若不節之以禮，便至勞葸亂絞，足見內心的情感和外部的禮文，是應並重，不可軒輕。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注解】(一)君子 在上的人。(二)故舊 從前相好的故人。(三)偷 澆薄。

【演義】在上的人平日厚待至親，那麼百姓自然興起仁愛的心了；從前相好的故人，日後還不遺忘，那麼百姓自然不做澆薄的事了。

【短評】要民興於仁，只在提倡篤親；要民不偷，只在不遺故舊。和「慎終追遠」的意思相近，這是孔子對於孝的主張。

章旨 是記曾子臨死時昭示門人的話。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注解 (一)曾子 名參，字子輿，孔子弟子。(二)啓 揭開。(三)詩 詩經小旻篇。(四)戰戰兢兢 戰戰，恐懼貌；兢兢，謹慎貌。(五)淵 水潭。(六)履 走在他的上面。

演義 曾子有了病，召門弟子道：「揭開了被看我的足，揭開了被看我的手，有沒有損傷？吾真正詩經上所說的：『恐懼謹慎，好如站在深潭邊，又如走在薄冰上』，刻刻不敢疏忽。從今以後，才知道可免損傷咧。小人們都聽着勿忘！」

短評 儒家以為人人能時時想着父母，便不致做出玷辱父母的行為。因此把父母當做上帝，就成功了一種孝的宗教。曾子召門弟子的話，便是要使人人一舉足一出言，都敢不忘父母，以成孝道。

章旨 是記曾子和孟敬子言修身之要。為政之本。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注解 (一)孟敬子 名捷，仲孫氏，魯國大夫。(二)動 動作。(三)暴慢 粗厲傲慢。(四)辭氣 言語聲氣。(五)鄙 鄙陋。(六)籩豆 是古器用。

籩是竹豆，豆是木豆。

【演義】曾子有了疾病，孟敬子去問他病，曾子說道：「鳥到將死的時候，他的鳴聲是哀的，人到將死的時候，他的說話是善的。吾有幾句話要大夫說的，君子所當貴重的道理是有三件：莊重了初作容貌，才可遠離粗厲傲慢咧；端正了顏色，才可近於信實咧；說出的言語聲氣要謹慎，才可遠離鄙陋咧；至於籩豆的事情，那自有管事的人在執掌。」

【短評】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這三事君子所重，都是修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孟敬子問疾，而曾子為言如此，君子愛人以德，真是處處可見。

【章旨】曾子自言吾友的虛心好學。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㈠。昔者吾友㈡嘗從事於斯矣。

【注解】㈠校：校計。㈡吾友：謂指顏淵。

【演義】曾子說：「以自己所能的，去問不能的人；以自己多知的，去問寡知的人；有了學問，好像沒有學問一般；有了實學，好像空虛的一般；就是有人觸犯他，也不計校。從昔吾的好友，他確能夠到這般地步呢！」

【短評】謝氏道：「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不必得為在己，失為在人；非幾於無我者

【章旨】言有操節才可謂君子。

【章旨】是言士須弘大剛毅，而後能任重致遠。

不能也」顏淵的心。唯知義理無窮，不見物我有間，所以能夠如此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注解】(一)六尺之孤 是指身材幼小的孤兒 (二)命 政令 (三)大節 指死生禍福而言

【演義】曾子說「可以把六尺的孤兒去囑托他，可以把百里的政令去寄付他，臨了死生禍福的大節，不可搖奪，這可算得君子麼？那真可以算得是君子了。」

【短評】有了輔助幼君的才能，又具臨難不變的節操，自然得謂君子，可無疑義。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注解】(一)弘毅 弘是寬廣，毅是強忍。非弘不能勝重，非毅無以致遠。(二)己任 一己力行的責任

【演義】曾子說「做一個士子，不可不有寬廣的胸襟，強忍的意志，有了才能擔得重任，行得遠路。把仁來做吾們一己力行的責任，那不是很重的麼？孜孜求仁，一息尚存，不容少懈，一直到死才罷，那不是很遠的麼？」

【短評】仁是人心的全德，必弘必毅，而後可以成仁。弘是恕道，毅是忠道，那麼弘毅和

【章旨】是言詩和禮樂的重要。

【章旨】是言使民的方法。

【章旨】是言致亂之

忠恕實又息息相關。程子說「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勝重遠到，便可入於仁道。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注解】㈠興：興起。㈡立：自立。

【演義】孔子說：「興起他向善的心，必須從詩；立定規矩，必須從禮；成就學問，必須從樂。」

【短評】詩和禮樂，都是陶融身心，養成道德習慣的利益。孔子論修身，固主詩和禮樂，即論政治，也主張用「禮讓為國。」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注解】㈠由：猶言一從這樣做。

【演義】孔子說：「一般百姓，可以使他從這樣做去，不可使他知道所以然的道理。」

【短評】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戶曉，只是一般人大多愚蒙，所以不能使知，只能使由。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由須時切戒。

【章旨】是言有才不可驕吝。

【章旨】是言久學而不求祿的不易得到。

【注解】㊀疾（怨恨）㊁已甚（言太過分。）

【演義】孔子說「好鬭勇力，而又怨恨貧窮，那是必致作亂的啊；這人已是不仁，就要懲戒他，而又太過，那又必致作亂的啊。」

【短評】天下作亂的多，推究其原，確是不出這兩種。須時常切戒，才得免生亂禍，貽害天下。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注解】㊀之才之美（才美是指智能技藝的好）㊁驕（矜夸）㊂吝（鄙嗇）

【演義】孔子說「如其有了周公一般好智能技藝，假使他是矜夸而且鄙嗇，其他的才藝，都不中看了。」

【短評】德是本，才是末；有了美才，卻是失之驕吝，那麼徒有其末而失其本，自然無足可觀。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注解】㊀至（當作「志」字講。）㊁穀（是指俸祿）

【演義】孔子說「學了三年的長久，他的志願，卻是不在求祿，那真不易得到的了。」

【短評】楊氏道「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為問，況其下者乎。」足見為學而不志祿，真是

【章旨】是言君子去就出入之道。

【章旨】是言為政當守本分。

難能可貴。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注解】㈠見：是言出仕。㈡隱：隱居。

【演義】孔子說：「真切的信道好學，而且還能拚死去守，自能使道盡善。只是還要能識時務，已危的邦國不入，已亂的邦國不居，天下有道便應出仕，天下無道，便當隱居，邦國有道，不知出仕濟世，安處貧賤，是可恥的啊；邦國無道，卻是貪圖富貴，也是可恥的啊。」

【短評】知道了去就之義，明白了出入之分，才可成為全德的君子。但是要做到如此，一定要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若是世治沒有可行的道，世亂又無守死的節，這是碌碌庸人，可恥實甚。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注解】㈠謀：謀幹。㈡政：指國政。

【演義】孔子說：「不居這個官位，不當謀幹他的政事。」

短評 一國從政的人，能夠個個做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便不致發生越分，一切政潮就無由掀起。又能夠人人稱職，政治自然可以清明。

章旨 是言魯樂的美盛。

子曰：「師摯(一)之始，關雎(二)之亂(三)，洋洋(四)乎盈耳哉。」

注解 (一)師摯：魯國樂師。(二)關雎：詩篇名。(三)亂：樂歌的末章。(四)洋洋：美盛意。

演義 孔子說：「師摯初做樂師，把關雎詩篇做了樂歌的末章，洋洋盈耳，真是美盛呢！」

短評 樂可以正人心，敦風俗。所以孔子主張以禮樂為政。樂之重要可知。

章旨 言不直不愿不信是天下的棄才。

子曰：「狂而不直，侗(一)而不愿(二)，悾悾(三)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注解 (一)侗：音通，無知無識的樣子。(二)愿：謹厚。(三)悾悾：音空，無能的樣子。

演義 孔子說：「疏狂而不爽直，無知而不謹厚，無能而不信實，這種的人，吾不知有甚麼用呢！」

短評 狂、侗、悾悾是病。直愿和信是德。既是有了狂、侗、悾悾的病，却又沒有直愿和信的德，那真是天下的棄才了。

章旨 是記孔子勉

子曰：「學如不及(一)，猶恐失之(二)。」

人向學的話。

章旨 是言舜禹不以位為樂。

章旨 是言堯德的高大、功業的可觀。

注解 ㈠**不及**（猶言趕不到。）㈡**之**（指學問言）

演義 孔子說「人的為學，好像走路，怕趕不到一般，如此著緊用工，還恐怕對於學問有疏失。」

短評 程子說得好「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是在勉人勿謂今日不學有明日，明日不學有來日。

子曰。巍巍乎[一]。舜禹[二]之有天下也。而不與[三]焉。

注解 ㈠**巍巍**（高大貌）㈡**舜禹**（虞舜夏禹是古時的賢君）㈢**與**（猶言相關。）

演義 孔子說「高大得極了，舜禹的有了天下，卻似毫不相關，沒有天下一般。」

短評 舜禹做了帝王。安常處順。居仁由義。絕不以尊位為樂。有了這種器量。是真算得古今罕有的聖主賢君。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一]天為大。唯堯則[二]之。蕩蕩[三]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四]也。煥[五]乎其有文章[六]。

注解 ㈠**唯**（猶言「獨」。）㈡**則**（配着的意思）㈢**蕩蕩**（廣遠貌）㈣**成功**（是成就的事業言）㈤**煥**（光明貌）㈥**文章**（指禮樂法度。）

【章旨】是言人才的難得。

【演義】孔子說「德行最大的，莫過堯的為君了，高大得極了，獨有那天是最高大，獨有堯可以配着他，廣遠得極了，百姓無從去稱贊他高大得極了，他所成就的事業，很光明的，是有他的禮樂法度」

【短評】尹氏道，「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堯德的高大，可以想見。

舜有臣五人[一]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二]。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四]。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注解】(一)五人 指禹稷契皋陶伯益 (二)亂臣十人 亂臣就是治天下的大臣，即指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王后姜氏十人 (三)婦人 即指王后姜氏 (四)三分天下有其二 文王在位時候，三分天下有了二分

【演義】舜有了五個大臣，天下大治，武王道：「吾有治天下的大臣十個人」孔子說「古人常說才難，這話真是不錯的麼？在唐虞的時候，這時的人才，要算最盛，有一個是婦人，其實只有九人罷了，當那文王時候，三分天下，有了二分，却是終身執守臣節，服事殷朝，周朝的德行，可以說是到了極點咧！」

【短評】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文王足以代商。却能不取而服事。所以稱他是至

【章旨】是美禹之無間可議。

德。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注解】㈠間然 言無罅隙可以非議 ㈡非 猶言菲薄 ㈢黻冕 黻是蔽膝的衣，冕是冠，都是祭服 ㈣溝洫 田間水道，用以正疆界備旱潦的。

【演義】孔子說「禹這個人，吾沒有罅隙可尋去非議他了。飲食很菲薄，對於鬼神，却能盡他的孝心。衣服很粗惡，到了祭祀時候所穿的黻冕，却是很華美。所居的宮室，很是卑陋。對於正疆界備旱潦的田間水道，却能盡力闢治。禹這個人，吾真沒有罅隙可尋去非議他了。」

【短評】志士於道。恶衣惡食。不足為恥。禹的治天下。自己非常刻苦。對於宗廟朝廷的禮節。却是不肯簡慢。薄於自奉而勤於民事。或儉或豐。都合當然的道理。這種的人。自然無可非議。

【章旨】是言孔子平日所罕言的三件事。

【章旨】是記孔子受人的仰慕。

增批大字新體繪圖論語白話註解卷三

常熟朱 麟公振評註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注解】㈠罕 猶言少。

【演義】孔子平日所少言的，一件是財利，一件是天命，一件是仁心。

【短評】利命仁三者。孔子言仁稍多。言命次之。言利最少。論語中載孔子言仁很多。因為孔子視仁極重。故羣弟子凡孔子言仁。都為詳記。以是稍多。言命皆有深切意味。急切難以喻人。故孔子少言。至於利。孔子畢生孜孜。本在利濟。因利為人所樂趨。恐言之而多誤會。所以罕言。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注解】㈠達巷 魯國鄉村名。㈡黨人 鄉黨的人民。㈢執 專執。猶言專長。

章旨 是言從俗循理的方法

章旨 是寫孔子性格的流行

演義 在達巷地方鄉黨的人民說「偉大得很那孔子，學問太博，只是沒有專長，可以成名。」孔子聽得了這句話便和門弟子說道：「我現在專執那一藝好，專執御車好呢？專執射箭好呢？我還是專執御車罷！」

短評 俗人不知。以為孔子博學而無專長。孔子卻能自謙如此。聖人的所以過人也在此。

子曰。麻冕㈠禮也今也純㈡。儉吾從眾。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㈢也雖違眾。吾從下。

注解 ㈠麻冕 緇布冠。㈡純 就是絲。㈢泰 驕慢。

演義 孔子道：「麻冕用緇布為冠，是古禮啊，現在呢用絲線編成，簡省得多，吾就從眾用他。臣拜君在堂下，是古禮啊，現在拜在堂上，是驕慢的啊，雖和大眾不合，吾定要從在堂下的古禮。」

短評 到了現在世俗的所為，往往不循古禮。吾們在這時代，不可一意執古，也不可隨俗沉浮。古禮可取的，當然要遵守。就是從俗。也須無害義理才可。

子絕四。毋意㈠。毋必㈡。毋固㈢。毋我㈣。

注解 ㈠意 億度。㈡必 期必。㈢固 執滯。㈣我 私己。

【章旨】是記子畏於匡的慨歎

【章旨】是記孔子的虛心謙讓

【演義】孔子所禁絕的是有四事：一是不億度，二是不期必，三是不執滯，四是不私己。

【短評】孔子的性格，流行圓通，既和鄉愿的同流合污不同。又和長沮桀溺的知其不可則已有辨。孟子說「孔子，聖人之時者也」確是不錯。

子畏於匡[一]。曰。文王[二]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三]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四]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注解】㈠子畏於匡 魯有陽虎，貌似孔子。陽虎肆人暴虐，匡人多受其害。孔子過匡，匡人誤認為陽虎，前往包圍。孔子不知，很是驚懼。 ㈡文王 周文王。 ㈢喪 消滅。 ㈣與 有分。

【演義】孔子在匡的地方，受了包圍的驚懼，就和從行的門弟子說「文王沒世之後，這些文章，不都在我身歷？天如要消滅這文章呢，我後死的人不當和這文章有分咧；天如不要消滅這文章呢，匡人怎有方法來害我？」

【短評】孔子遇難，泰然自處，而歸之於命。匡人聽了這一番話，知非陽虎，便解圍而去。聖人的應事態度，於此可見。

大宰[一]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二]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三]事。君子

多乎哉。不多也。牢(四)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先賢琴子像

多能鄙事
聖人曲藝
惟其知之
是以不試



河南衛輝府人

注解 (一)大宰 大音泰，大宰，官名。(二)縱 放縱。(三)鄙事 粗鄙的事。(四)牢 姓琴，字張。

演義 大宰問子貢道：「夫子是聖人麼？何以才能如此的多呢？」子貢道：「這固是上天放縱他，使他做到聖人地步，而且又多才能咧。」孔子聽得了，說：「大宰也知道我麼？吾少時本是貧賤，所以多能的，只是些粗鄙的事。君子本在德行，豈是多能的麼？實在並不多能的啊。」琴牢因此說道：「孔子曾經說的：『我不求為世用，所以得能學成這些才藝。』」

短評 人品高下。首在德行。才能在次。孔子德行過人。所以能够達到聖人的地步。

【章旨】孔子自述教人的誠懇。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一]問於我，空空[二]如也，我叩其兩端[三]而竭焉。」

【注解】㈠鄙夫 粗鄙的人。㈡空空 是言毫無主意。㈢兩端 言左思右想，兩頭都到。

【演義】孔子道：「吾有什麼知識呢？其實吾沒有什麼知識的。只是有粗鄙的人來問我，他心中空空，毫無主意，我卻總引動他的心思，左思右想，兩頭都到，然後盡言相告，使他明白而止呢。」

【短評】聖人的自謙如此。聖人的教人誠懇又如此。是豈常人所可及到。

【章旨】是寫孔子傷無明君。

子曰：「鳳鳥[一]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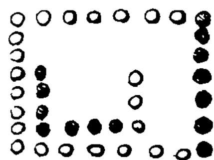
【注解】㈠鳳鳥河圖 都是聖人受命的祥瑞。

【演義】孔子說：「鳳鳥不來，河中也不出圖，吾也只得從此罷了！」

【短評】孔子目擊當時不見祥瑞，只見災異，知無明君。大道難行，所以有此慨歎。



鳳鳥



【章旨】是寫孔子的宅心忠厚，行止合禮。

【章旨】是記顏子對於孔子的欽仰。

子見齊衰者[一]，冕衣裳者[二]，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三]。過之必趨。

【注解】㊀齊衰者 齊音咨，衰七雷切，是身穿齊衰孝服的。㊁冕衣裳者 是戴冕旒穿衣裳的官吏。㊂作 猶言站立。

【演義】孔子見了身穿齊衰孝服的人，戴冕旒穿衣裳的人，和那瞽目的人，若從他面前走過，孔子見了，必定站立，孔子在這種人面前走過，必定要快走幾步。

【短評】這三種人，一種是可哀，一種是可敬，一種是可憐。孔子本具深刻的同情恭敬的禮貌，所以見了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顏淵喟[一]然歎曰。仰之彌[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三]循然善誘人。博[四]我以文，約[五]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六]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注解】㊀喟然 歎聲。㊁彌 愈加的意思。㊂循循然 漸進貌。㊃博 開廣。㊄約 約束。㊅立卓 直立的樣子。

【演義】顏淵喟然長歎道：「夫子的道，仰望愈殷，那道愈高，深研愈進，那道愈堅，看他好像在前面，忽然轉在後面。幸而夫子教我，漸漸引導，把文章來開廣我，把禮節來約束我，我日日如此，欲罷不能，既經竭盡吾的才力，好像可以直立不動，心裏雖是要想跟着夫子，而進於道，無奈無路可從，才知夫子真不可及哩！」

章旨 是述孔子責子路使門人為臣之非。

章旨 孔子自述遲遲不仕的緣故。

短評 顏淵是孔門高弟弟子。吾們看了他對於夫子。如此欽仰。不得不驚歎孔子人格的崇尚感化的偉大。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一)病閒(二)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三)。予死於道路乎。

注解 (一)臣 家臣 (二)閒 病勢少愈 (三)大葬 用大夫之禮以葬

演義 孔子患病很重，子路使門人代為家臣，預備治喪。孔子病勢稍愈，知了此事，便說「吾病很得久了，那知仲由做出這樣詐偽的事啊，沒有家臣，而偏以為有家臣，吾去欺誰，難道是欺天麼？並且我若死在家臣之手，寧可死在二三個弟子之手呢？況且我就不得用大夫之禮以葬，難道我就死在路上麼？」

短評 一個人行事。第一要真誠。子路使門人為臣。不免作偽。無怪要受孔子的深責。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一)求善賈(二)而沽(三)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注解 (一)韞匵 韞匵通作櫝。就是匵。韞匵，言藏於匵。(二)賈 音嫁。通價。(三)沽 字作賣講

【演義】子貢問道：「譬如有塊美玉在這裏，到底是把他藏在匱中好呢？要求了好價錢出賣好呢？」孔子道：「自然要賣的，自然要賣的，我固然要賣，但是要待人家肯出價錢的啊。」

【短評】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所以聖人的出仕，一定要待時機。然後才可行道。決非蠅營狗苟的貪官污吏所可比擬。

【章旨】是言孔子欲行其道的心切。

子欲居九夷。(一)或曰。陋(二)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注解】(一)九夷 春秋時東方的夷狄。(二)陋 粗陋，言其野蠻。

【演義】孔子要想移居九夷，有的人說：「夷地粗陋，怎可居住呢？」孔子道：「有了君子去居住，怎會粗陋？」

【短評】夷狄的粗陋，因為沒有教化。君子居了夷狄之邦。施以教化。粗陋自會漸漸變成了文明。孔子因在中國不能行道，所以欲居九夷，以行其道。

【章旨】是述孔子整理樂章的成績。

子曰。吾自衞(一)反魯。然後樂(二)正。雅頌(三)各得其所。

【注解】(一)衞 春秋時小國名，在直隸河南接境處。(二)樂 指樂章而言。(三)雅頌 古詩樂章的一體。雅有大雅小雅。頌有周頌魯頌。

【演義】孔子道：「我從衞國回到魯國，然後樂章整頓，或雅或頌，都得有一定的區別。」

【短評】定禮樂原是孔子生平的一大工作。古代樂章。傳至周代。殘缺不全。雜亂無章。

章旨 是述孔子對立身處世的自勉

章旨 是述孔子見於川流不息而慨道之不與

章旨 是言好德之

幸虧孔子做了這番整理的工作，樂才得正。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注解 ㈠酒 看酒

演義 孔子道：「出須敬事公卿，入須孝友父兄，遇了喪事，不敢不勉盡心力，遇了宴會，不致被酒肴所困；這幾件事，我能做到那一件呢？」

短評 孔子謙讓過人，處處不自滿足，自勵自勉，所以能達聖人之域，實基於此。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注解 ㈠川 河流 ㈡舍 停息

演義 孔子立在河流上，指示門人道：「河水的流行，這般的快，無晝無夜，沒有一刻停息。」

短評 孫綽道：「川流不舍，年逝不停，時已晏矣，而道不興。」孔子所以有此深長的憂歎。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人的不易見得。

章旨 是述孔子勉人向學的話

章旨 是述孔子深讚顏子之辭。

注解 ㊀德 指道德言。

演義 孔子說：「吾沒有見過好德的心好像那好色的心一般真切的啊！」

短評 一個人好德之心，可以培養得成，培養得純熟了。便如好色之心一般。自然流露。如何培養？那是須用種種涵養的工夫。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注解 ㊀簣 盛土竹器。㊁覆 叫蓋上。

演義 孔子道：「人的為學，譬如積土成山，所差僅有一竹器的泥土，前功盡棄，這個中止，是吾自己中止的啊；又譬如平地上堆山，雖是天天蓋上一簣，終可成山，這個前進，是吾自己前進的啊。」

短評 孔子是一畢生好學不倦的志士。對於門弟子。也殷殷以問學來勉勵。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注解 ㊀惰 懈怠的意思。

演義 孔子道：「告了他而他能事事奉行，一些不懈怠的，那只有顏回麼？」

【章旨】是述孔子深歎顏子好學不幸短命而死

【章旨】是言為學須勤，乃可激底成功。

【章旨】是言後生的可畏。

【短評】顏子好學不惰。所以中庸上也說。「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孔子因此對他特加讚美。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注解】㈠惜乎：是歎顏子之短命而死。

【演義】孔子同顏淵說「可惜得極了！他的為學，吾見他一天一天的前進，沒有見他中止啊！」

【短評】顏子好學。不幸年二十九。髮已盡白。四十一歲而死。所以孔子深為惋惜。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注解】㈠秀：開花。㈡實：結實。

【演義】孔子道「發苗而不開花的也有，開花而不結實的也有呢！」

【短評】種的五穀。要望結實。何等艱難。可見吾人為學。也須始終勤奮。乃可成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注解】㈠焉：作「安」字解。㈡無聞：言無聞道。

【演義】孔子說「後生很是可畏，發憤用功，那知將來學問長進，不同我如今一樣呢？若不肯發憤用功，到了四十五十歲，沒未聞道，這也沒有什麼可畏了。」

【短評】所謂後生可畏，是在他肯發憤用功，長進學問。若是只知偷日玩愒，焉有可畏。後生小子。應當怎樣的自勉自勵。

【章旨】是言勸人之道。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注解】㈠法語 俗言正經話。㈡巽與 委婉的意思。㈢說 同悅。㈣繹 尋思叫繹。㈤末如之何 猶言「沒奈何」。

【演義】孔子道「責人說些正經的話，他那有不聽從呢？但是要能實行改變才好，委婉的話，他那有不喜悅呢？但是要能去尋思才好，喜悅了不去尋思，聽從了不之改變，那吾也便沒奈何了。」

【短評】一個人有了過失，聽聽人家的規勸，一定要再三尋思，力改前非，才能日趨於善。

【章旨】是言交友改過的方法。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注解】㈠友 友作交講。㈡憚 俗言怕。

【演義】孔子道「把忠信為主，不要去交不如自己的朋友，有了過失，不要怕改」

【章旨】是言立志的不可奪。

【章旨】是述孔子對於子路的教訓。

子曰。三軍可奪帥[1]也。匹夫[2]不可奪志也。

【短評】這章重出而已逸其半。

【注解】㈠帥 元帥。統三軍的將領。㈡匹夫 微賤的一夫。

【演義】孔子道「三軍的元帥，可以被人所奪咧；微賤的一夫，若是立志，卻終不能奪咧」

【短評】人能立志。便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做一個人不可不先立志。

子曰。衣敝縕[1]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2]不求[3]。何用不臧[4]。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注解】㈠縕 棉絮。㈡忮 是忌刻。㈢求 是貪得。㈣臧 猶言「善」

【演義】孔子說「穿了破的棉絮袍子，和那穿狐貉皮裘的人並立，而不覺得羞恥的，只有仲由麼？詩經上說『不忌刻也不貪求，那有不善』這可來稱仲由」子路把兩句話，終身誦着。孔子因此說道「守着這一種道，那能足以算盡善」

【短評】「不忮不求」是孔子贊美子路的話。子路終身誦之。孔子恐他沾沾自足，不求進益。所以把「是道也何足以臧」來策勵他。

【章旨】是以松柏後彫，來喻君子的守正不變。

【章旨】是言知仁勇三者的效益。

【章旨】論道貴人立而能守權而能變。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注解】㈠歲寒 歲暮寒冬的時候。㈡彫 彫落。

【演義】孔子道：「到了歲暮寒冬的時候，才知松柏是最後彫落的植物哩。」

【短評】君子守正不阿，始終如一。和松柏的長青不改。最後彫落。正是相同。所謂士窮見節義。亂世識忠臣。是和歲寒後凋的松柏無異。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演義】孔子道：「具知的不惑，具仁的不憂，具勇的不畏懼。」

【短評】孔子言仁。常兼言知勇，因為知勇行仁而又完成那仁的。若依心理學上說來。知當知識。仁當情感。勇當意志。而知情意三者之間。實以情為心理活動的中樞。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注解】㈠適 作「往」字講。㈡權 稱輕重的。輕重很難得宜。所以用權最難。

【演義】孔子道：「可以和他共學，卻是未可和他往道；可以和他往道，卻是未可和他立身；可以和他立身，卻是未可和他用權。」

【章旨】是言真切思想便可無遠不至。

【短評】戴震說：「同一所學之事。試問何為而學。其志有去道甚遠者矣。求利祿聲名者是也。道責於身不使差謬。而觀其守道能不見奪者寡矣。故未可與立。守道卓然。知常而不知變。由精義未深。所以增益其心志之明使全乎聖智者。未之盡也。故未可與權。」所以孔子論道。貴乎人之立而能守。權而能變。

唐棣[一]之華。偏[二]其反[三]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注解】㊀唐棣 花名。一名郁李。㊁偏 音翩書作翩。㊂反 和「翻」同翩翩搖動的樣子。

【演義】古詩上說：「唐棣這一種花，翩翩的搖動着，見花可愛，就念及愛人，何曾不思想呢，無奈家室的太遠啊。」孔子便道：「他沒有真切的思念呀，真切思念有什麼遠呢！」

【短評】孔子讀此詩後。怕人廢思不用。因此說這兩句話。使為學的人。思量道理。須要用心真切。自然可以有成。

鄉黨第十

【章旨】是記孔子居鄉出仕時

孔子於鄉黨。恂恂[一]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二]言。唯謹爾。

期言語的不同。

章旨 是記孔子在朝事上接下的方法。

章旨 是記孔子為擯禮容的

注解 ㈠恂恂 恂音荀。恂恂，信實貌。㈡便便 詳細分明。

演義 孔子在鄉黨的時候，很信實的樣子，好像不會說話的。他在宗廟朝廷，說話便詳細分明，不過措詞仍很謹慎罷了。

短評 說話要看時機，要看地位。對於鄉黨中長老，應當謙讓。所以孔子從不自發議論。在宗廟要講禮節。在朝廷商量政事，孔子便不肯默不一言。毫無貢獻了。

朝。與下㈠大夫言。侃侃㈡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㈢如也。君在。踧踖㈣如也。與與㈤如也。

注解 ㈠下大夫 列國大夫，分為二等。大國卿三人為上大夫。大夫五人為下大夫。㈡侃侃 剛直的樣子。㈢誾誾 音銀，和悅而諍的樣子。㈣踧踖 音蹙積，恭敬不安的樣子。㈤與與 舉止安詳的樣子。

演義 孔子在進朝時候，和下大夫說話，很剛直的樣子；和上大夫言，很和悅而諍的樣子。君在朝廷上，就有恭敬不安的樣子，但是他的舉止，卻仍安詳。

短評 在朝事上接下，一舉一動，都要不亢不卑，合於禮法。孔子便能達到這般境地

君召使擯㈠。色勃㈡如也。足躩㈢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㈣如也。趨進。翼㈤如也。賓退。必復命㈥曰。賓不顧矣。

周到.

【章旨】是記孔子在朝的禮容.

入公門,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㊁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㊂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㊃逞顏色,怡怡㊄如也.沒階,㊅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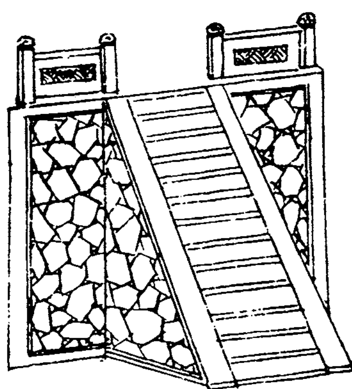
【注解】㊀擯 擯相,古時鄭國相聘,主國有贊禮傳話的人,凡出接客,就叫做擯. ㊁勃如 變色的樣子. ㊂躩如 盤旋的樣子. ㊃襜如 整齊的樣子. ㊄翼如 鳥翅展開的樣子. ㊅復命 到君主前回報.

【演義】魯君召孔子做擯相,孔子面色勃變,行走盤旋,在傳話時和同他並立的作揖,忽而左手,忽而右手,衣服前後是很整齊的樣子;快走的時候,兩臂張開,好像飛鳥展翅的樣子;賓客既去,必定要回報君主說「客不回顧了.」

【短評】孔子聞召使擯,就「色勃如」「足躩如」一舉一動,必恭必敬,其崇禮也可知.

【注解】㊀公門 是國君大門. ㊁閾 音域,就是門限. ㊂齊 音咨,衣下縫. ㊃一等 猶言一級,指庭階言. ㊄怡怡 和悅的樣子. ㊅沒 義同「盡」,俗言走完.

【演義】孔子走入公門,必定鞠着了躬,好像不容他直身一般.他站立不在門的當中,行路不踏着門限.走過君位的時候,就


臺

章旨 是記孔子出聘鄰國的禮容。

要面色勃變，腳步盤旋，説話很低，好像要説不能説的。他提起了衣縫升堂，也必鞠着了躬，收住了氣，好像沒有鼻息的。退出的時候，下了一級台階，放開了顏色，現出和悦的樣子。走完了台階，走得很快，好像飛鳥的展翼，回到本位，還有恭敬不安的樣子咧。

短評 孔子上朝見君，如此恭敬，真不失為千古以來的知禮者。

執圭(一)，鞠躬如也，如不勝。上(二)如揖，下(三)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四)如有循。享禮(五)有容色。私覿(六)愉愉(七)如也。

注解 (一)圭 長方形尖頭的玉。(二)上 指高説的。(三)下 指低説的。(四)蹜蹜 音縮，舉足促狹貌。(五)享禮 享獻的禮節。(六)覿 以贄相見。(七)愉愉 和悦貌。

演義 孔子到鄰國行聘，執着玉圭，鞠了他的躬，好像力不能勝。執那玉圭，高舉好似作揖，低下好似遞物，而且面上忽現戰懼的顏色，舉足促狹，好像有所遵循，不敢逾越。到了行享獻禮，便有容色，若是以贄相見鄰君，更加有和悦的樣子了。

短評 孔子行聘鄰國，備加恭敬。原來孔子自為兒童時，即已好禮，及長，遂以知禮見稱。

章旨 是記孔子的衣服禮制。

君(一)子不以紺(二)緅飾。紅紫不以為褻服(三)。當暑袗(四)絺綌(五)，必表而出之。緇(六)衣羔(七)裘，素衣麑(八)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狐貉之厚以居。去喪

章旨 是記孔子齋戒的敬慎

無所不佩。非帷裳[九]。必殺之[十]。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十一]。必朝服而朝。

注解 (一)君子 指孔子言。(二)紺緅飾 紺是天青色。緅是燕青色。言不把這兩色來鑲邊。(三)褻服 私居的衣服。(四)袗 單薄的意思。(五)絺綌 絺是細葛。綌是粗葛。(六)緇 淺的元青色。(七)羔 黑色小羊皮。(八)麑 麑是小鹿。(九)帷裳 帳幔叫帷，下衣叫裳。(十)殺 是斜縫。(十一)吉月 是每月的初一日。

演義 孔子衣服，不用天青色和燕青色來鑲邊，紅紫二色，就是私居的衣服，也不用的。當了暑天，穿着單薄的細葛粗葛，裏面總要加穿一件，來表出他的恭敬。到了冬天，穿了元青淺色衣服，就要穿黑色小羊皮裘，穿了素衣，要穿白色的麑裘，穿了黃衣，要穿狐裘。私居穿的皮裘，是較長些，右袖却較短些。狐貉的裘很厚，宜於用作私居衣服，除了喪服，沒有不佩着玉。不是帳幔下衣，也有斜縫。黑色羔裘和元色冕冠，不可用他弔喪。到了每月初一，也必要朝服而朝。

短評 吾們欲求孔子畢生的精神，不可不究孔子的講禮。孔子對於衣服禮制。尚且如此謹嚴。其他可知。

齊[一]。必有明衣[二]布。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齊必變食[三]。居必遷坐。

注解 (一)齊 同齋。就是齋戒。(二)明衣 新的衣服。(三)變食 改變飲食。是指斷絕酒肉。

章旨 是記孔子平日飲食的禮法。

演義 孔子到齊戒時候，必定另換布的新衣，到了睡眠，必有寢衣，比身多長一半。而且齊戒時，必定要斷食酒肉，移動坐位。

短評 孔子對於祭祀，非常重視，而在將祭祀時，必先齊戒，明衣，變食，遷坐。其謹慎有如此。

食[一]不厭精。膾[二]不厭細。食饐[三]而餲[四]。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五]。沽酒市脯[六]。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寢不言。雖疏[七]食菜羹瓜[八]祭。必齊[九]如也。

注解 (一)食 音嗣，就是飯 (二)膾 魚肉片 (三)饐 是熱溼 (四)餲 是變味 (五)亂 大醉 (六)脯 乾肉叫脯 (七)疏食 俗言粗飯 (八)瓜 應作「必」 (九)齊如 齊戒的樣子。

演義 孔子飲食，飯不厭精，魚片肉片不厭細。飯若太熱太溼而變味，魚若爛了，肉若腐了，便不吃；他食物的顏色不好，不吃；有了惡臭，不吃；烹調不得其法，不吃；不到成熟時候，不吃；肉割得不正，不吃；沒有了醬，也不吃；肉雖是多，不使勝過飯氣；酒雖隨量，不致大醉。沽來的酒，市售的乾肉，不吃；不撤去薑，才要吃，卻也不多吃。公家的祭祀，不使

【章旨】是述孔子一舉一動，不肯苟且。

【章旨】是記孔子居鄉的誠敬。

胙肉隔宿，就是家裏的祭肉，也不敢過三天，過了三天，就不吃他了。孔子在飲食時候，不和人講話，睡眠的時候也不說話。而且每食必祭，雖是粗飯菜羹，也必要祭，又必像齋戒一般的恭敬。

【短評】孔子對於飲食，不肯苟且。一則是重禮法，一則是在養生。所謂「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現在所講求的飲食衛生，也不過這樣。

席[一]不正，不坐。

【注解】㊀席 鋪在地上以供坐的，古制沒有椅櫈，席地而坐。

【演義】孔子見了鋪席不正，便不肯坐。

【短評】聖人存心至正，因此席不正，不坐。其講求禮法，不肯苟且，於此可見。

鄉人飲酒，杖者[一]出，斯出矣。鄉人儺[二]，朝服而立於阼階[三]。

【注解】㊀杖者 是指年老的人。㊁儺 音那，是驅逐疫鬼的迎神賽會。㊂阼階 東階。

【演義】孔子和鄉人飲酒罷了，要等年老的人先走出，才走出呢。鄉人有了驅逐疫鬼的迎神賽會，孔子便穿了朝服，立在東階。

【短評】從這一章，可見孔子一則尊敬老者，一則不敢怠慢神明呢。

【章旨】是記孔子和人相交的誠意。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一]饋[二]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三]。不敢嘗。

【注解】(一)康子（季康子）(二)饋（義同「送」）(三)未達（言未知道藥性）

【演義】孔子託人問候友朋在別國，那人將行，孔子要再拜送他一天季康子送藥給他，孔子拜謝受了，而且說「丘未知道藥性，不敢就嘗。」

【短評】孔子一舉一動。都出至誠。現在的交友往往徒尚虛浮。那有這般誠意呢

【章旨】是述孔子愛人的心切。

廄[一]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注解】(一)廄（馬舍）

【演義】馬舍忽然火燒孔子退了朝，問道：「可傷了人麼？」却不問馬。

【短評】聖人愛人心切。所以只問傷人。無暇問馬。貴人賤畜。可知其愛有等差。

【章旨】是記孔子事君的禮節。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一]。必熟而薦之。君賜生[二]。必畜之。侍[三]食於君。君祭[四]。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五]。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注解】(一)腥（生肉）(二)生（動物）(三)侍（陪奉）(四)祭（祭始作飲食的人）(五)紳（大帶）

【演義】君賜他食物，孔子必正席先嘗他。君賜他生肉，必煮熟了祭供祖先，君賜他活的動物，必留養着他。陪奉君上飲食，君祭始作飲食的人，孔子先吃飯，代君嘗食，有時

【章旨】是記孔子對於友誼的至情和饋品的不苟受。

【章旨】是記孔子容貌隨時而變。

病了，君來看他，頭必向東，加上朝服，拖了大帶。有時在家遇君來召，不等套車就行了。

【短評】孔子事君，處處必恭必敬。所以大家都稱他是一個知禮者。

入大廟。每事問。

此章重出。應刪。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一]。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注解】㈠殯 收殮設位叫殯

【演義】朋友死了，無家可歸，孔子便道：「可在我家收殮設位。」朋友送他東西，雖是車馬，不是祭肉，也不拜受。

【短評】孔子原是一個感情懇至醲郁的人。伯牛有疾。孔子執其手而歎。顏淵的死。子哭之慟。子路的死。哭於中庭。所以對友之死。能有這樣的至情。

寢不尸。居不容[一]。見齊衰[二]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三]。必以貌。凶服者。式[四]之。式負版[五]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

【注解】㈠居不容 容一作客，言居家不以容禮自居。㈡齊衰 喪服。㈢褻 私見。㈣式 一作軾，軾車前橫木。以手伏軾，所以示敬。㈤版 戶口冊籍。

【演義】孔子睡眠不是像死尸一般，居家不以客禮自居。見了穿喪服的，雖是熟悉，必要變容；見了戴冕的和盲目的，雖是私見，必加以禮貌；見了穿孝服的，就要用手伏軾以示敬他；負着戶口冊籍的，也是這樣敬他；遇了酬酢，見有盛菜，必要變色起立，厚謝主人；有時遇了雷聲驟起，大風狂作，也必變容。

【短評】孔子平居容貌，應時而變。卻都平實圓滿。絕無奇異偏僻。不知他的平實圓滿。就是他的偉大卓絕，所以可為千古人格的模範。

【章旨】是記孔子登車的容貌

升車。必正立。執綏[一]。車中。不內顧[二]。不疾言。不親指。

【注解】㈠綏 車繩 ㈡內顧 回頭來看

【演義】孔子在上車時，必正立着，執了車繩，從容而上。在車中時，不回頭來看，不高聲說話，不親手指東指西。

【短評】「內顧」「疾言」「親指」。不但失儀。而且易使路人起疑。所以孔子在車中。仍然恭敬正立哩。

【章旨】是記孔子的觸景生感

色斯舉[一]矣。翔[二]而後集。曰。山梁[三]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四]之。三嗅[五]而作。

【注解】㈠舉 上飛 ㈡翔 回翔，盤旋的樣子。㈢山梁 山上石橋。㈣共 當作拱，執解。㈤嗅 石經作戛，音秸，鳴聲。

【演義】山梁之雉，見了人便上飛了，盤旋好久而後下集。孔子因此說道：「山梁的雌

【章旨】是言禮樂當從樸實。

【章旨】是記孔門人才的衆多。

雉，時飛時止，很是得宜呢！」子路去拱執他，他叫了三聲便飛去了。

【短評】「時哉時哉」雖是贊美雌雉，卻是深含慨歎自己的生不逢時哩。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一]於禮樂。野人[二]也。後進[三]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注解】㈠先進 是指前輩。㈡野人 是鄉野人，很是樸實。㈢後進 是指後輩。

【演義】孔子道：「前輩講求禮樂，很是樸實，人家說他是鄉野人咧！後輩講求禮樂，只尚外表，人家倒認為是君子咧。如果要用禮樂，那麼吾主張從前輩的好。」

【短評】禮樂務求其實。不在外表。後世風俗奢華。所謂禮樂。只尚形式。所以孔子有「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的一番話來矯正世俗。

子曰。從我於陳蔡[一]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二]。冉伯牛[三]。仲弓[四]。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五]。季路[六]。文學。子游[七]。子夏。

【注解】㈠陳蔡 地名。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弟子都有飢色。㈡閔子騫 名損，魯人。㈢冉伯牛 名耕，魯人。㈣仲弓 姓冉名雍，伯牛的兒子。㈤冉有 即冉求，魯人。㈥季路 即子路。㈦子游 即言偃，吳人。

【章旨】記孔子對於顏子的深讚。

【章旨】是言閔子騫的純孝。

【演義】孔子道：「從我在陳蔡受厄的，現在都不在門下了。」那時隨從孔子的，長於德行，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長於言語，有宰我子貢；長於政事，有冉有季路；長於文學，有子游子夏。

【短評】孔門弟子，各有專長。孟子也曾說的：「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有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因此孔子對於弟子，時有稱論。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注解】㈠助 猶言益。㈡說 音悅，作了解講。

【演義】孔子道：「顏回這個人啊，不是有益於我的罷，對於吾的話，沒有一些不了解。」

【短評】顏子有和孔子同一的好學精神。孔子的稱論諸弟子，對於顏子，尤所稱賞。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注解】㈠間 罅隙猶言無隙可非。

【演義】孔子說：「孝的閔子騫，人家對於他父母昆弟稱贊他的話，可以說沒有罅隙可以攻擊。」

【短評】焦循道：「藝文類聚引說苑云：『閔子騫兄弟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復有二子。子騫為其父御車，失轡。父持其手，衣甚單。父則歸，呼其後母兒，持其手，衣甚厚溫。即謂其

【章旨】是言孔子以其兄子妻之南容的緣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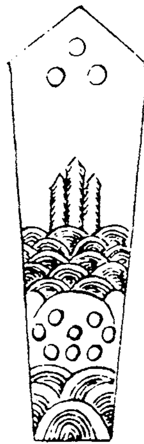
【章旨】是記孔子對於顏回的贊歎。

婦曰「吾所以娶汝，乃為吾子。今汝欺我，去無留。」子騫曰「母在一子單，母去四子寒。」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閔子騫。一言其母還，再言三子溫。」故曾子問從令而孔子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蓋閔子不從父令則後母不遣，父感之，其後母與兩弟亦感之。一家孝友克全，故人無間其父母之言也」其純孝如此，真是難得。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注解】㈠南容 即南宮括，魯人。㈡白圭 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㈢子 作「女兒」解。

白圭



【演義】南容再三反覆誦那白圭的四句詩，孔子就把他哥哥的女兒去配他。

【短評】三復白圭，其心慎謹。孔子見他心慎言謹，所以以其兄之子妻之呢。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注解】㈠短命 顏回四十一歲死，故云短命。㈡亡 同「無」。

【演義】季康子問弟子中那一個是好學？孔子對道：「有個顏回是能好學，不幸短命

【章旨】是言賣車做槨的不可。

【章旨】是記孔子痛傷顏淵的死。

死了，現在呢卻是沒有。」

【短評】顏回好學不惰。所以孔子在諸弟子中。對於顏回。尤特稱賞。

顏淵死。顏路[一]請子之車以為之槨[二]。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注解】㊀顏路 顏淵的父親。㊁槨 外棺叫槨。㊂鯉 孔子兒子，字伯魚。

【演義】顏淵死了，顏路求孔子賣了車來做槨。孔子道：「人不論有才無才，從各人父親說來，對他兒子，是一樣愛的啊。鯉的死時，也有棺無槨，吾不肯來做槨，賣去了車因為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哩！」

【短評】孔子不肯徒行為槨。因他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這是攸關國家體制。孔子極重禮法，故主不可。

顏淵死。子曰。噫[一]。天喪予[二]。天喪予。

【注解】㊀噫 痛傷聲。㊁予 是言吾的輔佐。

【演義】顏淵死，孔子嘆道：「唉，天喪了吾的輔佐，天喪了吾的輔佐。」

【短評】顏淵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一心望他傳道。不幸先死。所以有這傷痛的悲歎。

章旨 是記孔子對顏子所以十分痛悲的緣故。

章旨 是言門人厚葬顏淵之非。

顏淵死。子哭之慟㊀。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㊁之為慟而誰為。

注解 ㊀慟 悲哀過分。㊁夫人 猶言這個人。

演義 顏淵死後，孔子哭得悲哀過分。隨從的弟子道：「夫子悲哀過分了！」孔子道：「果真悲哀過分麼？我若不為這人悲哀，為誰悲哀呢？」

短評 顏淵賢才。非他人可比。所以孔子為他十分悲哀。而孔子的情感懇至。愛才心切。也由此可知。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㊀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㊁也。

注解 ㊀猶 同「如」作解。㊁二三子 指厚葬顏淵的二三門弟子。

演義 顏淵死後，門人要想厚葬他。孔子道：「不可。」門人竟其厚葬他，孔子知道了說：「回啊！看我如同父親呢，我却不得看你如同兒子呢，不是吾要如此，是那二三個門人啊。」

短評 喪禮須稱家之有無。家貧厚葬。不合於禮。顏淵家貧。而厚葬他。所以孔子以為

【章旨】是記孔子僅言人生不尚高論。

【章旨】是記孔子對於子路的教訓。

不可。

季[一]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注解】㈠季路 孔子弟子，善政事的，曾為季氏宰，故又稱季路。

【演義】季路問奉事鬼神的道理，孔子道：「不能盡事人的道，怎能去事奉鬼神？」那麼敢問死是怎樣，孔子道：「沒有知道生存的意義，怎能知到死後？」

【短評】孔子注重現實人事。所以季路之問。孔子把「未能」「未知」來回答。這是警醒弟子。要著緊人生。不要去求那高妙之論。

閔子侍側。誾誾[一]如也。子路。行行[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三]如也。子樂。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注解】㈠誾誾 音銀，和悅貌。㈡行行 剛強貌。㈢侃侃 剛直貌。

【演義】閔子陪侍孔子旁側，有和悅貌，子路有剛強貌，冉有子貢有剛直貌，孔子很是快樂，便道：「只是像由的氣象，恐將他不得善終呢！」

【短評】子路太剛強。孔子怕他取禍。所以把這話教訓他。希望他變化到中和地步。後

【章旨】是記孔子贊美閔子的言必有中。

【章旨】是記孔子的告誡門人。

來子路出仕衛國，果死於難。子路死，孔子哭之曰：「噫，天祝予。」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注解】(一)長府 是魯國財庫名 (二)舊貫 以前財庫 (三)夫人 猶言「這人」

【演義】魯人要想改建長府，閔子騫道：「仍用以前財庫，是怎麼樣？何必改建？」孔子便說：「這人不肯輕言，言必能夠中理。」

【短評】有德行的人，自可言必有中。閔子這話，意正詞婉，所以孔子很贊美他。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注解】(一)瑟 此琴大有二十五絃，古樂器。 (二)升堂 為學有三境：一入門，二升堂，三入室。

【演義】孔子道：「由的彈瑟粗厲，何以在我門下？」門人因此不敬子路。孔子便告誡門人道：「由的學問已升堂了，只是尚未入室啊。」

【短評】求學的初步，是入門徑。後來學問長進，見識廣大，即已升堂。及至精奧道理，無不透澈，乃才入室。門人因見孔子常道子路處短，不敬子路。所以孔子把這話告誡門人。

章旨 是言師與商各有缺點。

章旨 是述孔子對於冉求助季氏聚斂的深惡。

人如何可以輕慢子路。

子貢問師㈠與商㈡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注解 ㈠**師**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㈡**商** 卜商，字子夏，衛人。

演義 子貢問顓孫師和卜商那一個賢？孔子道：「顓孫師呢太過，卜商呢不及。」子貢道：「那麼師比商好些麼？」孔子道：「太過和不及是一樣的。」

短評 太過的人，一心好為高遠。不及的人，處處太覺狹窄。是同一的有缺點。所以孔子有「過猶不及」的一句話。

季氏㈠富於周公㈡。而求㈢也為之聚斂㈣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㈤之可也。

注解 ㈠**季氏** 魯國大夫。㈡**周公** 成王叔父，位居冢宰。㈢**求** 冉求，字子有，魯人。㈣**聚斂** 猶言集稅。㈤**攻** 攻責。

演義 季氏的富，勝於周公，而冉求呢又替他集稅去添助他。孔子便說道：「這不是吾的學生了，門下許多小子，擊着鼓去攻責他，有何不可呢！」

短評 聖人尚義斥利。冉求刮削民財。去助季氏。無怪孔子要發「小子鳴鼓而攻之」

【章旨】是述孔門四弟子情性的不同。

【章旨】是述孔子對於回賜二

的動員令去攻責他。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啟蟄不殺　方長不折

先賢高子像



仁厚存心　萬世可法

衛人少孔子三十歲

【注解】㊀柴 高柴字子羔。㊁參 曾參字子輿。魯武城人。㊂辟 是虛浮。㊃由 仲由字子路。魯卞人。㊄喭 是粗俗。

【演義】高柴呢好似愚拙，曾參呢好似魯鈍，顓孫師呢好似虛浮，仲由呢好似粗俗。

【短評】四人生來氣質。不免有偏。因得孔子為師。後來卒能都成大賢。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注解】㊀賜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㊁命 天命。㊂貨殖 猶言生財。㊃億 揣度。

人的稱贊。

【章旨】是言善人之道。

【章旨】是言取人不可徒憑言論外貌。

【演義】孔子道：「回呢他似乎近道了，食用卻是屢次都空。賜不受天命，而把財貨生殖；可是他揣度事理，卻往往中的。」

【短評】顏回樂天知命。雖簞食瓢飲。不改其樂。子貢善殖貨。卻能億則屢中。所以孔子引為最得意的門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㈠。亦不入於室。

【注解】㈠踐跡：追踐前人痕迹。

【演義】子張問善人為人的道理。孔子道：「善人自知向善，不必要學前賢，好像行路人不必追踐前人痕迹，也不入於前人的室內。」

【短評】善人自有天生美質。不必強學。

子曰。論篤㈠是與。君子者乎。色莊㈡者乎。

【注解】㈠論篤：言論篤實。㈡色莊：外貌端正。

【演義】孔子道：「言論篤實，便就取他，這人果是君子麼？還是僅見外貌的端正麼？」

【短評】取人要細察他的人心和品性。那言論雖是篤實。外貌雖似端正。怎可作為取人的標準。

【章旨】是述孔子的因材施教。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㊀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㊁。故退之。

【注解】㊀公西華 名赤，魯人。㊁兼人 一人做兩人的事。

【演義】子路問道：「聽了善事就該去行麼？」孔子道：「有父兄在，怎麼可以一聽得就去行呢！」冉有問道：「聽了善事就該去行麼？」孔子道：「聽了就該去行的。」公西華因問道：「由呢問：『聽了善事就該去行麼？』孔子道：『有父兄在，要向父兄請示。』求呢問：『聽了善事就該去行麼？』孔子道：『聽了就該去行的。』赤呢有些疑惑，所以敢問。」孔子答道：「求呢是退讓的人，所以鼓勵他前進；由呢一人常想做兩人的事，所以要使他退讓些。」

【短評】孔子教人是因材施教，子路急進，所以答他「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謙讓，所以把「聞斯行諸」的話來鼓勵他。

【章旨】是述顏回對

子畏於匡㊀。顏淵後㊁。子曰。吾以女㊂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於夫子感情的深厚。

【章旨】是言仲由冉求，僅可謂他具臣。

【注解】㈠子畏於匡（陽虎曾暴於匡。孔子過匡，匡人以為陽虎，遂圍着他。後知孔子，遂解圍。）㈡後（和孔子相失。）㈢女（同汝）

【演義】孔子圍困在匡的地方，顏淵失落在後。後來孔子見了他說：「吾以為你為和匡人戰死了。」顏淵道：「夫子在世，回何敢輕死。」

【短評】顏淵對於孔子，感情很深。孔子曾經說：「回也視余猶父也。」古時師生情感的懇切，從此可知。

季子然[1]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2]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3]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

【注解】㈠季子然（季氏家中的子弟。）㈡異（是言與眾不同。）㈢具臣（備數的臣子。）

【演義】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以說是大臣麼？」孔子道：「吾以為你是問大臣的與眾不同，那知就問仲由和冉求。所叫做大臣的，把正道去事奉君上，君上不行正道，那就罷職。現在仲由和冉求呢，只可說是備數的臣子咧。」子然又問道：「那麼仲由冉求是從上意的麼？」孔子道：「只是弒父和君，他們也不肯順從的啊。」

【短評】孔子批評門弟子，絲毫不稍苟且。為了冉求為季氏聚斂，乃致鳴鼓之攻，幾不容於師門。其於門弟子如此，意可長思。

【章旨】是記孔子對於子路的呵責。

子路使子羔(一)為費宰。子曰：賊(二)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三)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四)者。

【注解】㈠子羔 高柴字子羔，質美而未學。㈡賊 作「害」字講。㈢社稷 社是土神，稷是穀神。㈣佞 利口叫佞。

【演義】子路舉子羔去任費邑的官，孔子道：「他年輕使仕，豈不害了人家的兒子。」子路道：「有人民的撫治呢，有社稷的奉祀呢，那都是學，何必讀書那才算是學。」孔子道：「你強詞分辯，所以吾最恨那利口的。」

【短評】孔子的學，只是讀書，只是文字上傳受來的學問。後來中國幾千年的教育，都受這種學說的影響，造成書生廢物，這不能不說是他的流弊。

【章旨】是記孔子弟子的各言其志。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一)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二)乎大國之閒，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三)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

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注解】㈠**率爾** 慌忙貌。㈡**攝** 夔居的意思。㈢**如** 作「與」字講。㈣**宗廟之事** 指朝聘而言。㈤**如** 同「與」。㈥**會同** 諸侯的會聚。㈦**端** 玄端服。㈧**章甫** 冠名。㈨**撰** 善言。㈩**舞雩** 沂水上有雩台，古人旱則祭以祈雨，叫雩；有樂舞，所以叫舞雩。

【演義】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陪了孔子坐着，孔子說：「因吾比你們長些，你們不要因吾年長，不敢說啊。你們平日便說：『世人沒有知道用我的。』如其有人知道你，那麼有何本領呢？」子路便慌忙的對道：「千輛兵車的國家，夔居在大國的中間，還加上了

興師用兵，連年飢荒，由去治理，等到三年，可使國人奮勇而且知大義呢！」孔子聽了一笑。孔子又問冉求「求你志怎樣？」答道：「只是六七十里和五六十里的地方，求去治理，等到三年，可使人民富足。如其要興禮樂，要等後來的君子。」孔子又問公西華「赤！你志怎樣？」回答道：「不敢說能，卻願學咧，宗廟朝聘和那諸侯相會，穿了玄端服，戴了章甫禮冠，是吾願做一個小相禮的呢！」孔子又問曾皙「點！你志怎樣？」那時曾皙鼓琴才歇，瑟聲尚有鏗鏗餘響，他便放下了瑟，起立答道：「吾所答的，是沒有像三子的善言。」孔子道：「有什麼傷呢，不過各說志向罷了。」曾皙道：「在暮春時候，春服既已做成，已冠的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在沂水，乘風涼在舞雩，唱了歌才歸。」夫子喟然長歎道：「吾取點的志向了。」三子先出，曾皙在後，曾皙問道：「那三子的話怎樣？」孔子道：「不過各說他的志向罷了！」又問道：「夫子為什麼要笑由呢？」孔子道：「治國要講禮，由的話一些不謙讓，所以笑他。」又問：「求所說的不是治國麼？」孔子道：「他雖只說小地方，怎見那方六七十里和五六十里的不算得一國麼？」曾皙又問「赤所說也不是治國麼？」孔子又答：「宗廟會同，不是諸侯的事吧！其實赤做了小贊禮，那一個能做大事？」

短評 孔子見到春秋時勢不合。沒有改良政治的機會。所以專心教育。要想從教育上收效。他周遊幾十國。教學幾十年。他的弟子。定必不少。教學的方法重在考察各個

章旨 是論為仁的方法。

章旨 是言為仁的

人的性情志趣。然後因材施教。這章的各言其志。便是他調查門弟子志趣的一種方法。那麼真可說是一位大教育家呢。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注解 ㈠克己 任己修身 ㈡歸 猶言稱 ㈢目 條目

演義 顏淵問為仁的方法。孔子道：「任己修身，復循禮法，那就是仁。一天能夠克己復禮，天下的人，無不歸服他咧！為仁全在自己，和他人有何關係呢？」顏淵又道：「請問為仁的條目。」孔子道：「不合禮的不看，不合禮的不聽，不合禮的不說，不合禮的不做。」顏淵道：「回雖不聰明，願照這話去做了。」

短評 人類相處。息息相關。必有一彼我都當遵守不可踰越的界限。這就叫做禮節。一個人能夠遵守禮節。不踰界限。那就得了為仁的方法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

方法和行仁的效驗。

章旨 是記孔子指示司馬牛行仁的方法。

人。在邦[二]無怨。在家[三]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注解 (一)施 加到別人身上。(二)邦 指諸侯之邦。(三)家 指卿大夫之家。

演義 仲弓問怎樣為仁，孔子道：「出門見人，好像見了大賓，使民做事，好像承奉大祭，自己所不願要的，不要加到別人身上；那麼仕在諸侯之家沒有人怨他，仕在卿大夫之家，也沒有人怨他。」仲弓便道：「雍雖不聰明，願照這話去做了。」

短評 仁要貫通人我，所以到處敬畏，不敢恣肆。能把恕道待人。這便是仁者心地，能夠如此。自然可以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司馬牛[一]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二]。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三]難。言之得無訒乎。

注解 (一)司馬牛 名犂，孔子弟子。(二)訒 音刃，不忍言。(三)為之 猶言「做事」。

演義 司馬牛問為仁的方法，孔子道：「仁的人他的說話如不忍言」司馬牛道：「他的說話如不忍言，這就可以叫做他仁麼？」孔子道：「為仁的人，他知做事很難，說話怎能不謹慎麼！」

短評 言之匪艱。行之維艱。仁者知道做事的不易。所以不肯信口妄說。其言也訒。同

馬牛的為人性躁多言。所以孔子把「其言也訒」來糾正他。

先賢司馬子像



宋國人

【章旨】是論君子的德性。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注解】㈠省（省察）㈡疚（罪惡）

【演義】司馬牛問怎樣才是君子，孔子道：「君子是不憂不懼，」司馬牛道：「不憂不懼，

【章旨】是記子夏寬牛的憂愁

【章旨】是言不蔽於近而後能

就可說是君子麽?」孔子道:「君子自己省察沒有罪惡,那麽有什麽憂有什麽懼?」

【短評】君子中心坦白,無憂無懼,那般作惡為非的人,清夜捫心,罪惡多端,自然要多憂多懼。孔子所說的君子,是一種模範的人格,也是人生品行的標準。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一)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注解】(一)亡 同「無」

【演義】司馬牛憂愁道:「人家都有兄弟,我獨沒有。」子夏寬解他道:「商曾聽得夫子說的呀!一個人的死生都是命定,富貴都是天主,為君子的,只要敬慎而沒有差失,和人交接,謙恭而有禮節,那麽四海之內,都是兄弟啊!君子何悲有沒兄弟呢?」

【短評】向魋是司馬牛的兄,最好作亂,牛苦諫不聽,怕要取禍,因此耽憂,所以子夏把「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話來寬牛的憂愁。

子張問明。(一)子曰。浸潤之譖。(二)膚受之愬。(三)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四)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五)

明

章旨　是言信的不可不立

注解　㈠子張即顓孫師・陳人。㈡譖讀如譖。謗毀的意思。㈢膚受肌膚所受。言其利害切身。㈣愬訴寃㈤遠是明之至

演義　子張問怎樣才能算明，孔子道：「像浸灌滋潤的誹謗人家，像肌膚所受的訴寃，他寃恨我却可以察破他，使他不能行其巧，這可叫做明呢！浸灌滋潤般的誹謗，肌膚所受般的訴寃，我却可以察破他，使他不能行其巧，這可叫做遠呢！」

短評　書曰：「視遠惟明。」所以明之至是遠。浸潤之譖。膚受之愬。這兩端很是難察。能够察知。不蔽於近。可見其心的明了。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㈠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注解　㈠斯同此

演義　子貢問為政的道理，孔子道：「足食，足兵，又要使民有信罷了。」子貢道：「這三事必不得已要去一事，應該先去那一事？」孔子道：「先去兵。」子貢又問道：「在這二事中，必不得已要去一事，應該先去那一事？」孔子道：「只得去食，自古以來，那個不死，若是人民沒有了信，怎可立身。」

短評　把兵食信三事來比較。信為最要。足食次之。足兵又次之。民若無信。必致爭城

章旨 是言文質相等。

章旨 是言民富君不至獨貧民貧君不能獨富。

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那麼要致有食不足養。有兵不足養。所以孔子有不得已去食存信的主張。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注解 ㈠棘子成衛國的大夫。㈡駟音四。一車四馬叫駟。㈢鞟音廓。去毛的皮。

演義 棘子成道「君子有質就是了，何必要文？」子貢道「可惜啊！你先生的話，君子的話呢，只是太偏一些。現在說了出來，四馬也不能追及。其實文好比質啊，質好比文啊，去毛的虎豹的皮，好似那去毛的犬羊的皮」

短評 文質相等。不可缺一。若是盡去了文。獨存其質。那麼君子小人無從分別。好比虎豹的皮和犬羊的皮。一去了毛便無從分別。只是比較起來。質本文末。質重文輕咧。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注解 ㈠有若魯人孔子弟子。㈡徹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和同溝共井的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概民得其九。公取其一。叫做徹法。

章旨 是言崇德辨惑的方法。

章旨 是言人人須各盡其道。

演義 哀公問有若道：「年歲飢荒，國用不足，怎樣是好？」有若對道：「何不行徹法呢？」哀公道：「什取其二，吾還不足，怎樣可以行徹法呢！」有若又對道：「百姓富足，為君的誰能使他不足，百姓不足，為君的誰能使他富足。」

短評 治國政的，要明白「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幾句話，才不致橫征厚歛，賤民肥己，所謂廉潔政治，才可實現。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注解 ㈠崇德 就是積德 ㈡辨惑 是言識破迷惑

演義 子張問如何可以崇德辨惑，孔子道：「把忠信為本，而人日徙於義，那便是積德啊。愛他便要他活，恨他便要他死，竟有既要他活，又要他死，這便是迷惑啊。」

短評 把忠信為本，德才可崇。去了好惡私欲，惑才可辨。孔子的教誨弟子，如此切近扼要。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章旨 是言子路的見信於人。

章旨 是言為政以使民無訟為貴。

注解 ㈠齊景公 名杵臼。善說孔子的話，而不能用，結果發了生陳氏弒君篡國的大禍。

演義 齊景公向孔子問政，孔子對道：「要君盡君道，臣盡臣道，父盡父道，子盡子道。」公道：「好極了！果真君不盡君道，臣不盡臣道，父不盡父道，子不盡子道，雖是有粟，吾還得吃麼？」

短評 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眼見齊國政事怠惰，陳桓制齊。君不君，臣不臣。所以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話來告誡景公。無奈不能聽用，受遭了弒君篡國的禍患。

子曰：片言㈠可以折獄㈡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㈢。

注解 ㈠片言 俗言半句說話 ㈡折獄 判斷爭訟 ㈢宿諾 允諾的事，不急做留

演義 孔子道：「半句話可以判斷爭訟的，這不是只有由麼？」那都為了子路對於允諾的事，急急的做成，從沒有停留不做的。

短評 片言而折獄。為他早已為人所信。不宿諾。急於踐言。那是在在全其信。

子曰：聽訟㈠，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注解 ㈠聽訟 聽其爭訟而加以判斷。

演義 孔子道：「判斷爭訟，我也還能同人一樣呢，治國家的，必須使民無爭訟，才可貴咧！」

【章旨】是言為政須誠心行忠。

【短評】子路片言折獄，却仍不能使民無訟。是治末塞流之法。不是正本清源之道。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注解】㈠居之　指存諸心的。㈡行之　指發於事的。

【演義】子張問怎樣為政。孔子道「存諸心的要始終如一，行於事的要出之忠心」

【短評】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孔子恐他倦而又不盡心。所以告他這一番話。

【章旨】是論君子小人德性品格的不同。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注解】㈠成　以誘掖獎勸成其事。

【演義】孔子道「君子獎勸人家做成好事，不助人家做成惡事；小人却足相反。」

【短評】成人之美是仁。不成人之惡是直。小人不仁不直。所以不足成人之美。反足成人之惡。君子小人的用心不同。行為也判然有異。

【章旨】是言為政先在正己。而後可以正人。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注解】㈠季康子　魯大夫。㈡帥　同「率」作督率講。

【演義】季康子向孔子問政。孔子對道「所謂政，就是正人的意思啊，你用正道來督

【章旨】是戒季子勿貪欲無厭。

【章旨】是言為政全在人格的感化

率，那百姓有誰敢不正呢？」

【短評】季氏為魯大夫。操縱政權。不正到了極點。孔子告他這般忠告。是在希望他以正自克。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一]。雖賞之不竊。

【注解】㈠不欲 不貪欲。

【演義】季康子患魯國多盜，便問孔子。孔子對道：「如果你不貪欲，雖是賞勸他們做盜，他們亦自知恥，不敢做這偷竊的事。」

【短評】季氏竊柄。康子奪嫡。在上的貪欲無厭。下民自易效尤。所以要清盜賊。當先從打倒貪官污吏做起。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一]之風。必偃[二]。

【注解】㈠上 一作尚。作「加上」講。㈡偃 俗言吹倒。

【演義】季康子問為政的道理於孔子道：「如其殺掉無道的人，使百姓去就有道，這

【章旨】是言聞和達的不同。可見孔子尚質直而疾虛偽。

法何如？」孔子對道：「你為國政，為何要用殺，你如要好，百姓也就好了。君子的德行像風，小人的德行像草，草加上了風，那是必定要吹倒的。」

【短評】孔子對於治國，主張用禮讓為國。又極注重模範人格的感化，用刑治國。是他最為反對。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一)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二)。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三)。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注解】(一)達：通達。(二)聞：名譽著聞。(三)下人：讓人的意思。

【演義】子張問士怎樣才可稱他通達呢？孔子問道：「怎樣你才說他是通達的人？」子張對道：「在邦國必要使人聞名，在家也要使人聞名。」孔子道：「這是名譽著聞呢，不是通達啊，講到那通達，要質樸爽直而且好義，和人相處，察言觀色，非常留心，還能時刻想到謙恭讓人，在邦國必能通達，在家也必能通達。講到那名譽著聞，外貌像仁而行為實相違背，卻自全不覺得，徒務好名，在邦國必要使人聞名，在家也必要使人聞

章旨 是言崇德脩慝辨惑的方法。

章旨 是言舉直錯

名。」

短評 達是出於真情，聞是牽於私欲，兩者相似而實不同。子張之學，病不務實，以聞為達。所以孔子為之明辨，告他學須務實，勿尚虛名。

樊遲(一)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二)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三)，非惑與？

注解 ㊀樊遲 名須，孔子弟子，齊人 ㊁慝 音忒，心中的隱惡 ㊂親 指父母

淺釋 樊遲從了孔子，在舞雩地方閒遊，問孔子道：「敢問怎樣可以積德，治惡，破惑」孔子答道：「好極了，你這一向，先做了事，而後得到功效，不是可以積德麼？攻擊自己的過惡，不要攻擊別人的過惡，不是可以治惡麼？為了一時的忿怒，忘了他自身，忘了他父母，不是太迷惑麼？」

短評 崇德是在先事後得，修慝是在自省己過，辨惑是在懲忿。樊遲粗鄙，孔子告此三端，所以救其失。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一)。子曰：舉(二)直錯(三)諸枉(四)，

諸枉，能使枉者直。

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五]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六]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七]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注解 ㈠達 明曉。㈡舉 任用。㈢錯 廢棄。㈣枉 邪曲的人。㈤鄉 同「嚮」，作從前講。㈥富 歎他所包的廣。㈦皋陶 陶音遙，舜的臣子。

演義 樊遲問仁，孔子道：「愛人。」問知，孔子道：「知人。」樊遲有些不明曉，孔子道：「任用直道的人，廢棄那邪曲的人，能使邪曲的人也成直道的人。」樊遲退，見子夏道：「從前吾見了夫子而問知，孔子道：『任用直道的人，廢棄那邪曲的人，能使邪曲的人也成直道的人。』這是什麼說法呢？」子夏道：「包含得廣極了，夫子的話啊！舜得了天下，在衆人中選擇，舉了個皋陶，不仁的人那就遠去了。湯得了天下，在衆人中選擇，舉了個伊尹，不仁的人那就遠去了。」

短評 孔子言舉直錯諸枉。子夏卻以舜湯舉皋陶伊尹而不仁者遠。可見枉就是不仁。直就是仁。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便是孟子經正則庶民興的說法。

章旨 是言交友的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一]而善道[二]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道理。

【章旨】是言交友的效益。

【注解】㈠忠告 告音各，盡心以告叫做忠告。㈡道 同「導」義

【演義】子貢問交友的道理，孔子道：「要盡心去勸告他，善言去開導他，他不聽，只好止，不要嘵嘵不休，反自取辱啊。」

【短評】劉氏正義上說：「責善，朋友之道也，然不可則宜止，不復言。所以全交，亦所以養其羞惡之心，使之自悟也。」吾人交友當取法乎此。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㈠友，以友輔㈡仁。

【注解】㈠會 會聚。㈡輔 輔助

【演義】曾子道：「君子拿了講學來聚會友朋，交了朋友來輔助自己的仁德。」

【短評】講學以會友，道可益明。取善以輔仁，德可日進。這可說是交友的兩大效益。

增批大字新體繪圖論語白話註解 卷四

常熟朱 麟公振評註

子路第十三

【章旨】是記孔子告子路為政之方。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一)。曰。無(二)倦。

【注解】(一)益 增多的意思。(二)無 古本作「毋」。

【演義】子路問為政的道理，孔子道：「自己首先為善，自己首先勞苦。」子路請多教訓，孔子道：「只要持久而不厭倦。」

【短評】子路勇於有為。只是不能持久。所以孔子提出「無倦」二字。使他深思力改。

【章旨】是言為政應行注意的三事。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一)。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二)諸。

【注解】(一)有司 總理政事的家宰。(二)舍 廢棄。

【演義】仲弓做季氏家宰，來向孔子問政，孔子道：「一切政事，先責成有司辦理，小的

【章旨】言為政當以正名為先

過失，應當赦免，有賢才的人，必須舉用。」仲弓道：「如何知他是賢才，而去舉用他？」孔子道：「舉你所知的賢才來舉用他，如此好賢，就是你所不知，人家也會舉薦，不致廢棄呢。」

【短評】不先有司，就要君行臣職，不赦小過，便致下無全人，不舉賢才，那麼百職都廢，失此三者，怎能為政。

子路曰：衛[一]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二]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三]也，奚其正。子曰：野[四]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五]而已矣。

【注解】㈠衛君：是出公輒。㈡正名：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亂，所以孔子主以正名為先。㈢迂：迂濶。㈣野：鄙俗。㈤苟：苟且。

【演義】子路道：「衛君等夫子為政，不知夫子為政，從何最先做起？」孔子道：「必將那名先行更正麼？」子路道：「竟有這般的話呢，夫子的迂濶啊，何必定要正名做起？」孔子道：「鄙俗極了那由阿，君子於他所不知的，不敢妄說，因為能闕疑啊。名若不正，那

就言不能順，言不能順，那就事不能成，事不能成，那就禮樂不興，禮樂不興，那就刑罰不能恰當，刑罰不恰當，那麽百姓必致手足無所措，所以君子立名，必定要說得過去呢，說得過去的，還必要行得過去呢，君子於他所說的，從沒有可以苟且的啊！」

【短評】孔子為政，是主正名。名正而後言順，言順而後事成，原來正名主義，是孔子學說的中心問題。名若不正，竟可致禮樂不興，刑罰不中，百姓無所措手足，名不正的害處，竟有這樣。

【三章旨】言學須當求大人之事。

樊遲[一]請學稼[二]。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三]。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四]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五]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注解】㈠樊遲 名須，孔子弟子。㈡稼 種五穀叫稼。㈢圃 種蔬菜叫圃。㈣小人 細民。㈤襁 襁，用布帶做成，背負小兒的。

【演義】樊遲請問如何學種五穀，孔子道：「我不如老農。」又請學種蔬菜，孔子道：「我不如老圃。」樊遲退出後，孔子向門人說：「成了細民呢，那樊須啊！在上的好禮，那百姓沒有敢不恭敬，在上的好義，那百姓沒有敢不服從，在上的好信，那百姓沒有敢不用

【章旨】言學貴能致用

【章旨】言正人須先正己。

真情，果能這樣，那麼四方的百姓，要背着小兒做百姓了，何必去學耕稼？」

【短評】事有小人的事，有大人的事。稼圃是小人的事，禮義和信，是大人的事。讀書人總要學那大人的事。何用去學稼圃呢？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注解】㈠三百 三百篇 ㈡使 出使 ㈢專 獨自叫專。

【演義】孔子說：「讀過了三百篇詩，交付他政事，不能通曉；出使到四方，不能獨自應對，讀詩雖多，也有何用？」

【短評】詩三百篇，關於風俗的盛衰，政治的得失，無不備載。所以講了，就能從政應對。若是所學的，僅為章句，無以致用，那麼雖多無益。這是學者所應切實深戒的。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注解】㈠令 令強

【演義】孔子說：「他的身若修正，不必強令，而教化早已流行；他的身若不正，雖是強令，也是不肯依從。」

【短評】治人要從治己，己身能正，自然能夠感動人心，不令而行。

章旨 言魯衛之政的相似。

章旨 贊美公子荊於富與不富都聽自然。

章旨 言治民須是富之教之二者並重。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注解 ㈠魯衛 魯周公後裔。衛康叔後裔。本是兄弟之國。

演義 孔子說「魯衛的政事，好像兄弟般的相似哩！」

短評 魯衛本是兄弟之國。到了這時。兩國衰亂現象相似。孔子因此有這慨歎。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注解 ㈠公子荊 衛大夫。㈡苟 作「粗略」解。㈢合 聚合。

演義 孔子說「衛國的公子荊，最善居家，起初有些積蓄，就說『粗略聚合了』後來又稍多些，就說『粗略完備了』最後到了富足，就說『粗略美好了』」

短評 未富時不求富。既富了不誇富。不以外物為心。全無驕奢惡習。在春秋時代。已是難見。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注解 ㈠適 同「往」。㈡僕 御車的。㈢庶 衆多的意思。

演義 孔子往衛國去，冉有御車。孔子說：「衛國的民眾，可算多了。」冉有道：「百姓既經多了，還要加些什麼呢？」孔子道：「要使百姓都富足。」冉有道：「既經富足了，還要加些什麼呢？」孔子道：「要教導他們。」

短評 庶而不富，那麼民生就要窮困。富而不教，那麼就要近於禽獸。所以有了眾多的百姓，一定要制田里，薄賦斂，使他們家家富足，立學校，行教化，使他們都知禮義。

章旨 是記孔子不得志於天下的慨歎。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注解 ㊀朞月 是期年。

演義 孔子說：「果有來用我的，只要期年而已可觀咧，到了三年，便可有成。」

短評 孔子周游各國，志在行道。可是當時諸侯，都不用他，皇皇奔走，年老返魯。遂有此慨歎。

章旨 言善人為邦的功效。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注解 ㊀勝殘 感化殘暴的人，使不為惡。㊁去殺 以化民為善，可不用刑殺。

演義 孔子說：「『善人治國，相繼滿了百年，也可以感化殘暴，除去刑殺了。』確是不錯，這句的話啊。」

短評 善人治國百年。可有如此成績。那麼聖人治國。不待百年。他的成績。也斷不止

【導旨】是言化民仁厚的不易。

【導旨】言從政必須正身。

【導旨】是教冉子不可使謀季氏家事。

此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注解】㊀王 聖人受命而興叫做王。㊁世 三十年為一世。

【演義】孔子說「如有聖人受命，興起為王的，他治天下，必須到了三十年，而後能移風易俗，化民仁厚。」

【短評】治天下要興利除弊。易於見效。若是移風易俗。必須使教化深入人心。才能改革。豈是在短期間內所可奏效。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注解】㊀何有 言何難之有。

【演義】孔子說「如果身修得很正了，去從政呢何難之有？不能修正己身，如何去正人？」

【短評】從政要以人格感化。自己的人格完善。自然可以感化他人。同歸於善。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章旨 言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

注解 ㈠**冉子** 即冉有，時為季氏宰。㈡**朝** 音潮，指季氏的私朝。㈢**事** 家事。㈣**以** 同「用」意。

演義 冉子退朝，孔子問道：「為什麽這樣晚呢？」冉有對道：「有國政商議。」孔子道：「莫非是季氏的私事啊，如有國政商議，雖是吾沒見用，吾也應該與聞的。」

短評 國政要和大夫議於公朝。冉子是季氏家臣。又在私朝商議。只好說是家事。那能可稱國政。孔子主名分。所以聽了冉子的話。要辨明名分。來曉喻他。

定㈠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㈡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注解 ㈠**定公** 是魯定公。㈡**幾** 期望。

演義 定公問道：「一句話而可以興國，有這事麽？」孔子對道：「話不能有這樣期望的靈驗啊。人們有句話說：『為君最難，為臣也不易。』如其知道為君的難呢，必然兢兢治理，國自可興，這不是一言可以興國麽？」定公又問道：「一句話而可以亡國，有這事

章旨 言為政當使近悅遠來。

章旨 言為政須戒欲速貪小利二種弊病。

麽？」孔子道：「話不能有這樣期望的靈驗啊。人們有一句話說：『我若為君，沒有別的快樂，只是說出話，沒有一個人違背我咧。』如其他說的話好而人沒有敢違背呢，不是很好的麽？如其他說的話不好而人沒有敢違背呢，這不就是可以亡國麽？」

短評 一言善，可以興國。一言不善，可以亡國。可知為人君的，一言一動，不可不慎啊。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悅，遠者來。

注解 ㈠葉公 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

演義 葉公問政，孔子道：「要使近處的百姓，人人喜悅，遠方的百姓，都願來歸。」

短評 要使那百姓近悅遠來，第一要實行愛民。若不真有愛民的心，如何能夠。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注解 ㈠莒父 父音甫。魯邑名。

演義 子夏做莒父的邑宰，問政於孔子。孔子道：「不要太急，不要圖小利。太急，那反不能通達。圖小利，那反不能成功大事。」

短評 子夏的性情，喜近功而貪小利。孔子恐他不能成就大事，就把這番話來告誡他。

章旨 是言直的真義。

章旨 言行政不可缺少的三事。

章旨 是記孔子告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㊀者。其父攘㊁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㊂。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注解 ㊀直躬 言行直的人。㊁攘 盜竊。㊂隱 諱匿。

演義 葉公告孔子說「吾鄉黨中有個行直的人，他的父盜竊了羊，兒子却去做證人。」孔子道：「吾鄉黨中直的人和這不同，兒子有罪，父親替他諱匿，父親有罪，兒子替他諱匿，這原人情，直却就在這裏呢！」

短評 直是中心的情。父攘人羊。兒子竟去做證明。這是沽名買直。怎可說他是直。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㊀夷狄。不可棄也。

注解 ㊀之 字作「到」講。

演義 樊遲問仁，孔子說「居家要極其恭敬，做事要極其敬慎，待人要極其忠實，雖是到那夷狄的地方，不可棄掉這三事哩。」

短評 仁就是做人的道理。所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都只是如何做人的道理。都可以說是仁。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

子貢篤實自得的事。

【章旨】是孔子自述其行誼。

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一)硜硜(二)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三)之人。何足算(四)也。

【注解】(一)果 必行。(二)硜硜 執意堅定。(三)斗筲之人 斗，量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斗筲之人，極言他鄙細。(四)算 同「數」意。

【演義】子貢問道：「怎樣才可說是士人呢？」孔子道：「自己做的事要有廉恥，出使到四方去，不致玷辱君命，那可說是士人咧！」子貢道：「請問那次一等的。」孔子道：「宗族稱他是孝，鄉黨稱他是弟的一種人。」子貢道：「敢問又次一等的。」孔子道：「說話必定要信實，行事必定要實做，執意堅定，是個器量狹小的人呢，這可算是又次一等的人了。」子貢道：「現在從政的人是怎樣？」孔子道：「唉，是一斗一筲器量很小的人，何可足數呢！」

【短評】子貢的問，孔子的答。一問一答，可以見得孔子循循善誘的教學方法了。

子曰。不得中行(一)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注解】(一)中行 是中道的人。

【演義】孔子說：「不得中道的人，來給他道，那就必定要取狂狷的人呢？狂的只求進

章旨 言人須有恆。

章旨 是言君子小人的分別。

取狷的卻有決不肯做的事咧。」

短評 孔子因了中道的人不可得。不得已才思其次。而進狂狷的人。在孟子萬章篇中。也有這一段論列可參考。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注解 ㈠南人 南國的人 ㈡巫 事鬼神的 ㈢承 作「受」字講

演義 孔子說「南國的人有句話道：『一個人沒有常心，還不可以做巫醫』這話說得很好。」易經恆卦爻辭上說「他的德行不常，恐怕要受羞辱」孔子因說道：「那無常的人為了沒有占過這爻辭哩！」

短評 人有恆心。然後能成大事。沒有恆心。雖是學做巫醫。也不能成。所以有恆是作事的唯一要素。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注解 ㈠和 心和 ㈡同 指所見說的 ㈢同 言同嗜好

演義 孔子說「君子心和而所見不同，小人因同嗜好故而不和。」

短評 尹氏評「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君子小人的界限可以不

【章旨】是言取人的方法。

【章旨】是言君子小人德性的不同。

辨而明。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一]。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注解】㈠可 猶言可取。

【演義】子貢問道：「一鄉的人都是好他，這人何如？」孔子道：「未必可取啊。」子貢又問：「一鄉的人都厭惡他，這人何如？」孔子道：「未必可取啊。不如一鄉中的善人是好他，不善的人是惡他」。

【短評】鄉人皆好之的人，難免不是鄉愿。鄉人皆惡之的，是必不近人情的人。只有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的人，那才是直道的人，才是可取。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一]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二]焉。

【注解】㈠說 同「悅」。下同。㈡求備 求全責備。

【演義】孔子說「君子易於事奉而難使他喜悅呢，使他喜悅不用正道，不會喜悅的啊；等到他用人呢，如同器皿隨材委任。小人難於事奉而易使他喜悅呢，使他喜悅雖

是不用正道也會喜悅的啊；等到他用人呢，那是求全責備。」

短評 君子小人，從德性上來分說，君子的心公而恕，小人的心私而刻。

章旨 是言君子小人的品格，適相反背。

子曰：君子泰(一)而不驕(二)，小人驕而不泰。

注解 (一)泰：安舒。(二)驕：矜肆。

演義 孔子說：「君子的氣象，安舒而不矜肆；小人的舉止，矜肆而不安舒。」

短評 君子不自矜而通之於世，小人自以為是而不通之於人。從這驕泰之分，君子小人，判然可別。

章旨 言四者的性質近仁。

子曰：剛毅(一)木(二)訥(三)近仁。

注解 (一)毅：果毅。(二)木：質樸。(三)訥：說話遲鈍。

演義 孔子說：「剛強的，果毅的，質樸的，口鈍的，這四種人的本質，是近於仁。」

短評 剛毅的不屈於物欲，木訥的不致於外馳，所以孔子說他近仁。

章旨 言為士的方法。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一)切偲(二)偲，怡(三)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注解 (一)切切：懇切貌。(二)偲偲：詳勉貌。(三)怡怡：和悅貌。

〔章旨〕是言善人教民的有功。

〔章旨〕言以不教民戰的罪。

〔演義〕子路問道：「怎樣才可說是士人呢？」孔子道：「要有懇切的樣子，詳勉的樣子，和那和悅的樣子；才可說是士人呢！對於朋友，要懇切詳勉，對於兄弟，是要和悅。」

〔短評〕朋友重義，故須切切偲偲。兄弟重恩，故須怡怡。孔子的教訓弟子，可謂周至。

子曰：善人教民[一]七年，亦可以即[二]戎[三]矣。

〔注解〕㈠教民 是教孝弟忠信的德行和務農講武的方法 ㈡即 就往 ㈢戎 兵戎

〔演義〕孔子說：「善人為政，教民七年，一旦有事，百姓可以往就兵戎了。」

〔短評〕七年之教，民知尊君親上的道理，攻守列陣的方法。所以一旦有事，大家便肯出力報效，仗義爭先，却敵禦寇，何愁不能有功。

子曰：以[一]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二]。

〔注解〕㈠以 猶言「用」 ㈡之 指「不教的人民」言

〔演義〕孔子說：「用了不經教導過的百姓去交戰，這是叫做丟棄自己的百姓。」

〔短評〕用兵最是凶險，兩軍交綏，血肉橫飛，何等可怕。所以國家養兵，要平日認真訓練那麼一旦有急，才可用來保國安民。若集烏合之衆，不加訓練，為了一己私慾，引起戰禍，結果必致失敗，而大好男兒無端為其犧牲，豈不可惜。

【章旨】言仕徒知食祿的可恥。

【章旨】言不行克伐怨欲不得為仁。

【章旨】言士不可懷居。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注解】㈠憲 原憲，字子思，魯人，孔子弟子。㈡穀 俸祿。

【演義】原憲問什麼是可恥的事。孔子道：「國家有道，只是虛糜穀祿，國家無道，還想貪戀穀祿，都是可恥的啊！」

【短評】國家有道，應該為國盡力。有所貢獻。若只知尸位素餐。豈不可恥。國家無道。應該退隱。若是貪祿出仕那不是更加無恥麼。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注解】㈠克伐怨欲 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

【演義】原憲又問：「好勝，自矜，忿恨，貪欲，這四種都不行呢，可以算得仁麼？」孔子道：「可以算得難能的了，若說是仁，那吾不知道咧。」

【短評】不行克伐怨欲。並不能把克伐怨欲的心化為烏有。所以不得為仁。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注解】㈠懷 思想 ㈡居 安樂處所

章旨 是言君子言行之方。

章旨 言德和仁的不易。

演義 孔子道:「讀書的人,只想得一安樂處所,不能算是讀書人咧!」

短評 做一個讀書人,應當含辛茹苦。修德行道,才成做出一番大事業,才不愧為士。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注解 (一)危 高峻 (二)孫 卑順

演義 孔子說「君子處世,國家有道,言論高峻,行為也高峻。國家無道,行為高峻言論卻很卑順。」

短評 在專制時代。言論不能自由。因了言論不慎。招觸時忌的。很多很多。惟言孫才可避禍。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注解 (一)言 言詞指包括口才文章而言

演義 孔子說「有德的必有可觀的言詞;有可觀言詞的,不必有德。仁的必有勇氣有勇氣的,不必有仁」

短評 言和德勇和仁的不同。從此可以辨別。

【章旨】是記孔子贊美南宮括。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注解】(一)南宮适：魯人，字子容，孔子弟子。(二)羿：有窮的君，善射，滅夏后相，後被臣寒浞所殺。(三)奡：五報切，寒浞的兒子，力能陸地推舟，後為夏少康所誅。(四)禹：平水土，後受舜禪而有天下。(五)稷：身親稼穡，其後至周武王，也有天下。

【演義】南宮适問於孔子道：「羿善於射，奡能推舟，都不能得好死呢。禹稷親自教民耕種，而能得有天下。」孔子不就回答，等到南宮适退出，孔子便贊美他說：「君子呢這個人，尚德呢這個人。」

【短評】南宮适這一番話，是把羿奡比當時有權勢的人，比禹稷比孔子，所以孔子聽了不答。聖人謙讓的心，從此可知。

【章旨】是言仁之不易。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注解】(一)君子：是人格高尚的人。

【演義】孔子說：「君子而不仁的，卻也還有，沒有小人而是仁的啊。」

【短評】君子雖未必能完全盡人道，但是小人決不是盡人道的人。原來孔子把仁認為是心理活動最高美最圓滿的一境，所以常自謙損，不敢以仁自居，也不把輕以仁

章旨 言愛子忠君的道理。

章旨 言鄭國四賢所成辭令的美善。

章旨 是記孔子對於子產子西管仲三

許人哩。

子曰。愛之能勿勞[一]乎。忠焉能勿誨[二]乎。

注解 (一)勞勤勞 (二)誨諫諍

演義 孔子說「愛護兒子，能不使他勤勞麼？盡忠君上，能不去進諫諍麼？」

短評 愛而知勞。那麼所愛才深。忠而知誨。那麼為君才大。

子曰。為命[一]。裨諶[二]草創之。世叔[二]討論之。行人[三]子羽[二]脩飾之。東里[四]子產[二]潤色之。

短評 (一)命辭令 (二)裨諶世叔子羽子產 鄭是鄭國大夫 (三)行人官名 (四)東里子產居處

演義 孔子說「鄭國所做的辭令，裨諶是先起稿，世叔加以討論，做行人官的子羽，加以增損，東里地方的子產，加上了一些文采」

短評 鄭國的辭令，必經這四個賢者之手。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應對諸侯。少有敗事。所以孔子很是贊美。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一]。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二]駢邑三百[三]。飯疏食。沒齒[四]無怨言。

人的詳論.

章旨 言人處富易而處貧難.

章旨 是言孟公綽的才能.

注解 ㈠子西 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然不能革他僭王的名號,又沮止昭王用孔子,卒召白公的禍亂. ㈡伯氏 齊大夫. ㈢三百 三百戶. ㈣沒齒 猶言終身.

演義 有人問子產這樣?孔子道:「是個慈惠的人啊!」又問子西,孔子道:「何必論他呢!何必論他呢!」又問管仲,孔子道:「這個人啊,奪了伯氏駢邑三百戶,伯氏雖吃粗飯,卻是終身沒有怨言.」

短評 子產為政,把愛人為主。所以稱他惠人。管仲能弔民伐罪。所以被辱而無怨言。評論何等中肯。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注解 ㈠驕 傲慢.

演義 孔子說:「貧而沒有怨恨,那是很難;富而沒有傲慢,那是較易.」

短評 人們的常情。是處貧難而處富易。若能貧而無怨富而無驕。那就可貴呢。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注解 ㈠孟公綽 魯大夫 ㈡趙魏 晉卿之家 ㈢老 家臣長 ㈣滕薛 二國名.

演義 孔子說「孟公綽做趙魏的家臣長官,那很有餘,不可以做滕薛二國的大夫.」

短評 孟公綽廉靜寡欲。可惜短於才具。所以做家臣長官。望尊而無責守。定能勝任

章旨 是言為成人的方法。

章旨 是記孔子對於公叔文

有餘。若做滕薛大夫，一則滕薛國小政繁，二則大夫位高責重，那就恐怕不能勝任呢。

子路問成人。㈠子曰：「若臧武仲㈡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㈢之勇，冉求之藝，文㈣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㈤久要㈥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注解 ㈠成人 猶言完人。㈡臧武仲 名紇，魯大夫。㈢卞莊子 莊子是魯卞邑大夫。㈣文 文飾。㈤授命 是將性命交付與人。㈥久要 猶言舊約。

演義 子路問怎樣才是完人，孔子道：「若是有了臧武仲的聰明，孟公綽的不貪，卞莊子的勇敢，冉求的材藝，再文飾了禮樂，也可算是完人了。」既又說道：「現在的完人，何必定要如此，能夠見了財利，便想到義，見了危難，肯把性命交付與人，和人舊約，不忘平日的說話，也可算是完人了。」

短評 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有了這四種特長，再節之以禮，和之以樂，材全德備，自然可以成了一個完人。

子問公叔文子㈠於公明賈㈡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

子的懷疑。

章旨 言臧武仲不要君的不可信。

章旨 是言晉文齊

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注解 ㈠公叔文子（就是衛大夫公孫拔。）㈡公明賈（姓公明，名賈，衛國人。）

演義 孔子見了公明賈，便向問公叔文子道：「是確實的麼？公叔文子是見了人不言不笑不取的麼？」公明賈對道：「來告的人說得太過了。夫子當說時才說，人們就不厭他說；有了可樂才笑，人們就不厭他多笑；合了義才肯取，人們就不厭他多取。」孔子道：「或者是這樣，難道果真是這樣麼？」

短評 一個人能夠當時才言，可樂才笑，合義才取，直是隨時得中，恰到好處，非深具聖賢學問，那能做到這般地步。

子曰。臧武仲以防[一]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二]君。吾不信也。

注解 ㈠防（地名，臧氏封邑。）㈡要（有挾而求。）

演義 孔子說：「臧武仲據了防邑，向魯要求替他立後，雖是有人說『不是有挾而求君上』，吾卻不肯相信了。」

短評 楊氏道：「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

子曰。晉文公[一]譎[二]而不正。齊桓公[三]正而不譎。

桓的不同。

【章旨】言管仲的功業，便可謂仁。

【章旨】是記孔子深嘆管仲的功業。

【注解】㈠晉文公 名重耳，繼齊桓創興霸業。㈡譎 詭詐。㈢齊桓公 名小白。

【演義】孔子說：「晉文公好行詭詐，不求正道；齊桓公還循正道，不用詭詐。」

【短評】晉文齊桓，一個天資刻薄，一個天資忠厚。兩相比較，自然齊桓比晉文為高。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㈡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注解】㈠桓公殺公子糾 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無知弒襄公，管召奉公子糾奔魯。後小白入齊，使魯殺糾，請管召。後召死而管囚。鮑叔牙舉管，遂以為相。㈡九 通作「糾」，督率的意思。

【演義】子路道：「桓公殺公子糾，召忽自刎；管仲卻沒有死。」又說：「這是沒有仁心麼？」孔子道：「桓公督率了集合的諸侯，不用兵車爭戰，管仲的大功業啊，那就是他的仁，那就是他的仁。」

【短評】仁從外面來說，就是人我兼得的功業。所以管仲的功業，那就是管仲的仁啊。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㈠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㈡管仲，吾其被㈢髮左衽㈣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㈤也，自經㈥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章旨 是贊美文子能夠舉賢。

注解 ㊀**匡** 糾正。㊁**受其賜** 指不指被髮左衽的賜。㊂**微** 同「無」。㊃**被髮左衽** 被毛髮衽衣襟是當時夷狄的風俗。㊄**諒** 信約。㊅**經** 縊死。

演義 子貢道：「管仲不是仁者嗎？桓公殺公子糾，他不能死，還要為他的相。」孔子說「管仲做了桓公的相，稱霸諸侯，使天下一齊歸正，百姓們直到如今，受他恩賜，沒有管仲，吾們怕要披著頭髮穿著左襟衣服了。豈是像那匹夫匹婦的只講小的信約，自縊在溝瀆旁邊，終久沒人知道姓名呢！」

短評 論語要略評。「匹夫匹婦以言許人。必踐其言。是之謂諒。是猶有在我之私心存其間也。故雖區區小節。惟恐不踐。則不見諒於人。是其計畫謀慮之私於一己可知。故孔子既深歎管仲之功業。而又致譏於匹夫匹婦之諒。深恐其亂仁也。」

公叔文子之臣㊀大夫僎㊁與文子同升諸公㊂。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注解 ㊀**臣** 家臣。㊁**僎** 士免反人名。㊂**公** 公朝。

演義 公叔文子的家臣，後來做衞大夫的叫僎，和文子同登公朝。孔子聽得了說道「可以稱他的文哩！」

短評 僎是文子的家臣。文子薦之於君。忘分舉賢。只知有君。不知有己。所以孔子贊美他。

【章旨】言靈公無道，用賢猶足保國。

【章旨】言大言不慚的，難以有成。

【章旨】言弒君之賊。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一]曰：「夫如是，奚而不喪[二]？」孔子曰：「仲叔圉[三]治賓客，祝鮀[四]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注解】㊀康子：季康子。㊁喪：失位。㊂仲叔圉：即孔文子，衛大夫。㊃祝鮀、王孫賈：都是衛臣。

【演義】孔子和季康子談及衛靈公的無道，康子便說：「如此無道，何以不曾失位呢？」孔子道：「他有仲叔圉管理接待賓客，祝鮀管理宗廟祭祀，王孫賈掌理軍旅操練，能夠這樣，何至就失其位？」

【短評】靈公無道，用了這三個賢人，猶足保國。那麼有道之君，而能用賢，自然可臻富強呢。

子曰：「其言之不怍[一]，則為之也難。」

【注解】㊀怍：慚愧。

【演義】孔子說：「他說話的時候，不知慚愧，那麼叫他去做，就很為難。」

【短評】不問自己能與不能，任意誇口，到底要被人看破，慚愧無地，所以言行必須相顧。

陳成子[一]弒簡公[二]。孔子沐浴[三]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君，請討之。」

法所應討。

【章旨】言事君須先勿欺而後犯。

公曰。告夫三子。㊃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㊄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注解】㊀陳成子 齊大夫，名恒。弒簡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㊁簡公 名壬，齊君。㊂沐浴 沐浴齋戒以示慎重。㊃三子 指季孟叔三家。㊄之 同「至」。

【演義】陳成子弒了齊簡公，孔子沐浴齋戒去上朝，告那哀公道：「陳恒弒了齊君，請發兵去討他。」哀公道：「請你去告季孟叔三家。」孔子道：「因我曾從大夫班後，所以遇了此事，不敢不告啊，現在君說叫我去告三家哩！」就到三家那裏，把這話告他，却個個說不可發兵。孔子因此說道：「因我曾從大夫班後，所以遇了此事，不敢不告啊！」

【短評】三子是魯的強臣。當時魯政，權在三子。和陳恒實是一邱之貉。無怪孔子去告。都不肯從。聖道的難行。於此可知。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㊀

【注解】㊀犯 犯顏諫爭。

【演義】子路問怎樣事君，孔子道：「不要欺蒙人君啊，而後見君有過，犯顏諫諍。」

【短評】犯顏諫諍。非子路所難。不欺却是子路所難。所以夫子教他先勿欺而後犯。

【章旨】言君子小人趨徑的不同。

【章旨】言古人學者的不同。

【章旨】是記孔子對於伯玉和他使者的贊美。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注解】㊀上達：言日進高明。㊁下達：言日趨卑汙。

【演義】孔子說：「君子向上，日進高明；小人向下，日趨卑汙。」

【短評】皇侃道：「上達達於仁義，下達達於財利。」達仁義日進高明，達財利日趨卑污。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注解】㊀為己：欲得之於己。㊁為人：欲見知於人。

【演義】孔子說：「古時的學者，欲得之於己；現今的學者，欲見知於人。」

【短評】孔安國道：「為己履而行之，為人徒能言之。」這是論學的要辨，學者不可不加以省察呢！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注解】㊀蘧伯玉：名瑗，衛國大夫。㊁使：出差的人。

【演義】蘧伯玉差了使者到孔子那裏去問安，孔子和他並坐而問他道：「夫子近日所做何事？」使者對道：「夫子常自檢點，想減少些過失，卻是未能啊！」使者出了門，孔

子道「可以算得好的使者了！可以算得好的使者了！」

短評 伯玉勇於進德。老而不倦。孔子因此深深的贊美他。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章旨 是言君子的思。

注解 ㊀君子思不出其位 易經艮卦象辭。

演義 曾子道「君子所思的，都是不出他的分位。」

短評 做一個人。能夠說本分話。幹本分事。一無分外想念。可以說是君子了。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章旨 是言君子之行。

注解 ㊀恥 不敢盡的意思

演義 孔子說「君子不敢盡他的說話，而且要趕過向前的去做他的事。」

短評 一言不苟。一行不遺。和里仁篇「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句。語意正同。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章旨 是言君子的德性。

【章旨】是戒子貢勿好方人。

【章旨】言人當患自己的無能。

【注解】㊀自道 猶云謙辭。

【演義】孔子說「君子道理有三件，我沒有一件無做到呢！一件是仁，有了仁不憂；一件是智，有了智不惑；一件是勇，有了勇不懼。」子貢道：「這是夫子的謙辭啊！」

【短評】有了仁私欲自去。有了智透澈事理。有了勇一無畏怯。具此三者。自然可為君子。

子貢方㊀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㊁。

【注解】㊀方 比較。㊁暇 閒暇。

【演義】子貢喜比較別人言行，評論得失，孔子道：「賜啊，已經做到賢人了麼？若是我自檢尚覺不及，那有閒暇去論人呢？」

【短評】子貢只揣度別人的是非。不考察自己的得失。所以孔子把「夫我則不暇」的話去訓戒他。

子曰。不患㊀人之不己知㊁。患其不能也。

【注解】㊀患 憂愁。㊁不己知 猶言不知己。

【演義】孔子說「不憂愁別人的不知道我，只憂愁我的沒有才能啊！」

【短評】有能不患人不己知。有了才能。那可出而應世。孔子的教人。丁寧如此。

【章旨】言賢者的推誠相與，而又能先知先覺。

【章旨】是述隱者對於孔子的諷諭。

【章旨】言德有重於才。

子曰：「不逆[一]詐，不億[二]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注解】㈠逆：預料。㈡億：揣度。

【演義】孔子說：「不預料人欺詐，不揣度人不信實，只是他一有欺詐不信實的，也能先行知覺，那可算是賢者呢！」

【短評】賢者推誠相與，所以不預料人欺詐，不揣度人不信，只是他心地光明，事理透澈，所以有了欺詐不信的人當前，也能先覺，這是賢者窮理功深的效驗。

微生畝[一]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二]者與？無乃為佞[三]乎？」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四]也。」

【注解】㈠微生畝：年長的隱者。㈡栖栖：不肯安居貌。㈢佞：諂佞以謀富貴的。㈣固：執一不通。

【演義】微生畝向孔子道：「你為何這樣的不肯安居呢？不是要做諂佞以謀富貴的人麼？」孔子道：「不敢做諂佞以謀富貴的人啊，我只是有了執一不通的意志啊。」

【短評】孔子不顧同流合污，所抱定的是在行道，所以栖栖皇皇，周遊列國咧。

子曰：「驥[一]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注解】㈠驥：良馬名。

演義 孔子說：「佳良的驥，不當只求他的腳力善走，應當取他德性馴良咧。」

短評 尹氏道：「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是可知人應當以德為重。

或曰：以德[一]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二]報怨，以德報德。

注解 ㈠德 恩惠 ㈡直 愛憎取舍，至公無私，叫做直道。

演義 有人問道：「把恩惠去報答有怨恨的人，那是怎樣？」孔子道：「有怨的把恩惠去報答，那麼把什麼去報答有恩惠於我的人？依我說來，可把至公無私的直道去報答有怨恨的人，把恩惠去報答有恩惠於我的人。」

短評 怨德的報答，要得其平。以直報怨，相待也算好了。以德報德，才不忘恩負義，這樣才合正理。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一]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注解 ㈠尤 怪恨

演義 孔子道：「沒有人知道我吧！」子貢道：「為什麼沒有人知道夫子呢？」孔子道：「我不敢怨天，不曾怪恨人，只是從下切實求學，漸漸向上長進，知道我的，那是只有天

【章旨】言公伯寮進讒的不足懼。

【章旨】言賢者所避的方法。

麽？」

【短評】不怨天，不尤人，只是努力爲學，由下上達。孔子的人格，於此可見。

公伯寮(一)**愬**(二)**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三)**以告，曰：「夫子**(四)**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五)**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注解】㈠公伯寮：魯人。㈡愬：誣告。㈢子服景伯：是魯大夫，子服何。㈣夫子：指季孫。㈤肆：陳尸叫肆。

【演義】公伯寮誣告子路在季孫面前，子服景伯聽了，來告孔子道：「季孫聽了公伯寮的話，頗有疑心，吾的力量能夠殺了他來陳尸市朝。」孔子道：「道的將行呢，是天命啊；道的將廢呢，也是天命啊；公伯寮也無奈那天命的啊！」

【短評】道的將行將廢，一本天命。小人的進讒阻撓，是有何用。聖人對於利害之際，處之泰然。

子曰：「賢者辟世(一)**，其次辟地**(二)**，其次辟色**(三)**，其次辟言**(四)**。」**

【注解】㈠世：時世。㈡地：國土。㈢色：指禮貌。㈣言：指讒言。

【演義】孔子說：「賢人有的避去無道的時世，其次的避去將亂的國土，又其次的避去無禮貌的國君，再又其次的避去讒言。」

【章旨】歎起而隱者的多.

【章旨】是述隱者對於孔子的規惜.

【章旨】記孔子聞荷蕢的話,而

子曰。作者[一]七人矣。

【短評】賢者的避法。雖是不同。卻是總在潔身遠害。

【注解】㊀作者 指起而隱去的人

【演義】孔子說「起而隱去的,有七人了.」

【短評】賢者去留。關係國家治亂。國家將治。賢者必留。國家將亂。賢者必去。

子路宿於石門[一]。晨門[二]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注解】㊀石門 魯國城門 ㊁晨門 司晨夜開閉城門的人

【演義】子路住宿在石門,司晨夜開閉城門的問道:「從什麼地方來?」子路道:「從孔氏家裏來.」晨門道:「莫非是那知道了時世的治不好卻還要盡力去做的人麼?」

【短評】「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一腔熱血。只是要想行道。孔子救世的熱烈精神。竟至於此。

子擊磬[一]於衛。有荷蕢[二]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三]乎。莫己知[四]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五]。淺則揭[六]。子曰。果哉。末[七]

數其果於忘世。

之難矣。



注解 ㈠磬 樂器。㈡蕢 草器。用以盛土的。㈢硜硜 石聲 ㈣已 音紀。是指自己 ㈤厲 履石渡水叫厲 ㈥揭 攝衣涉水叫揭 ㈦末 同「無」

演義 孔子在衛國偶然擊磬，有個負着草器的人，過那孔子的門，聽了磬聲，便道：「是個有心的呢，那擊磬的人啊！」後來忽又說道：「見識鄙陋極了，那磬聲硜硜不變，沒

【章旨】言人君有喪當聽於冢宰。

【章旨】言好禮則易使民

有人知道可以罷就該罷了，譬如渡水，水深履石渡水，水淺攝衣渡水，應當隨時變化」孔子道：「這樣的果決呢，那出處也就無難了.」

【短評】孔子存心救世。所以怎肯拋卻世事。若是世亂便隱。一切不管。那就無所為難了。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注解】㈠高宗 是商王武丁. ㈡諒陰 天子居喪叫諒陰. ㈢總己 總理自己職務. ㈣冢宰 太宰.

【演義】子張問道：「尚書上說『高宗居喪，三年不曾發言』什麼說法呢？」孔子道：「何必高宗，古來的人君，都是這樣，先君去世了，百官總理自己職務，來聽太宰的指揮，所以能夠三年不言政事.」

【短評】三年之喪。是人子對於父母應有的至情。百官總己以聽冢宰。那就臣下有所稟令。禍亂無由而起。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注解】㈠使 使役

【演義】孔子說「為上的真能好禮，那麼百姓是易使役哩！」

【章旨】言為君子的標準。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一)諸。

【短評】謝氏道。「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所以要使民易。須當好禮。

【注解】(一)病 猶言抱憾

【演義】子路問如何才是君子。孔子道。「修治自己，把敬字作主。」子路問。「這樣就算完成君子了麼?」孔子道。「修治己身，來安別人。」子路又問。「這樣就算完成君子了麼?」孔子道。「修治己身來安百姓；修治己身來安百姓，堯舜還覺抱憾不能做到呢!」

【短評】修己以敬。推之可以安人。可以安百姓。和大學「修身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意正相同。

【章旨】是記孔子深責原壤的無禮。

原壤(一)夷(二)俟。子曰。幼而不孫弟(三)。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四)。

【注解】(一)原壤 孔子舊友 (二)夷 蹲踞 (三)孫弟 謙順 (四)脛 脚骨

【演義】原壤蹲踞在地下，等待孔子，孔子責備他道：「你年幼時不知謙順，長大了沒有才德可稱，到老不死，這是賊害風俗的人。」便把杖去敲他的脚骨。

【短評】原壤老子一流。自放於禮法之外。所以深責他。

【導言】是言使童子將命的用意。

【導言】言君子處困無所怨悔。

闕(一)黨童子將命(二)。或問之曰。益(三)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注解】㊀闕黨 地名。㊁將命 傳話的。㊂益 指學問有進益。

【演義】闕黨有個童子，孔子使他傳話，有的人問孔子道：「那童子學問，不是已有進益麼？」孔子道：「吾因為見他坐席常在正面啊，見他常和長輩並行啊，那不是求學進益呢，是想快快長成啊！」

【短評】孔子見這童子心高志傲。非志求益。而欲速成。所以使他傳話。要他得見賓主禮節。謙讓儀容。希望他能變化氣質。而進於善。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一)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二)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三)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四)矣。

【注解】㊀陳 戰陳。㊁俎豆 禮器。㊂慍 怒氣。㊃濫 胡行亂為。

【演義】衛靈公問戰陣於孔子，孔子對道：「俎豆等事，那是曾經聽得的了。行軍戰鬪

章旨 言一以貫之不慮而盡

章旨 是言知德者少

的事，沒有學過啊。」到了明天，孔子就行。到了陳國，絕了粮食，隨從的飢餓成病，不能起立。子路心懷怨氣問孔子道：「君子也有窮困的時候麼？」孔子道：「君子本有窮困時候，但是不如小人一過窮困，便是胡行亂為了。」

短評 君子志在行道。不求富貴。所以雖是處於困厄。而能守道不變。無所怨悔。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注解 ㈠女 同「汝」 ㈡識 意志記得的意思。

演義 孔子告子貢道：「賜啊，你以為我是多學多記得而能理會那道的麼？」子貢對道：「我向來以為是如此的，現在聽了夫子的話，難得不是如此麼？」孔子道：「我不是如此的啊，我平日求的，是在一理可以貫通萬理的道理。」

短評 孔子認定宇宙間天地萬物。雖然頭緒紛繁。却有系統條理可尋。「天下之至賾」和「天下之至動。」都有一個會通的條理。尋得出這個條理系統。便可用來綜貫邪紛煩複雜的事物。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注解 ㈠由 子路名。 ㈡鮮 少的意思。

章旨 言舜的無為而治。

章旨 是記孔子把忠信篤敬教子張。

演義 孔子道：「由啊！知德的人，現今已是很少了。」

短評 義理得於己的，才叫做德。德是由學問中來。今人不肯好學，怎能有德。孔子於是慨乎言之呢。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注解 ㈠正南面 正坐向南，就是南面而王的意思。

演義 孔子說：「不有什麼作為而能平治天下的，那不是舜嗎？有什麼作為可見呢！只是自己恭恭敬敬，正坐向南罷了。」

短評 聖王盛德化民，才能不用作為，而治天下。治天下能夠這樣，真是到了神化的境地。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一]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二]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三]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四]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五]。

注解 ㈠蠻貊 是南蠻，貊是北狄。㈡州 二千五百家為州。㈢參 並立。㈣衡 車前橫木。㈤紳 下垂的大帶。

演義 子張問怎樣去行事，孔子道：「說話要忠誠信實，做事要篤厚敬慎，雖在南蠻

【章旨】對於史魚蘧伯玉的評論。

北狄的地方也可行呢！說話不忠誠信實，做事不篤厚敬慎，就在一州一里地方也如何可行呢！吾們要不忘這忠信篤敬在立的時候，就見那忠信篤敬並立在面前一樣；在車中的時候，就見那忠信篤敬靠在車前橫木一樣；如此然後可以去行。」子張就把這話，寫在垂下的大帶上。

【短評】孔子曾經說：「恭敬忠信，可以為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恃，必免於患矣。」立意和這相同。

子曰：直哉史魚（一）。邦有道如矢（二），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四）而懷（五）之。

【注解】（一）史魚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鰌。（二）矢 言直如矢。（三）蘧伯玉 因他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所以稱他君子。（四）卷 收起的意思。（五）懷 藏匿的意思。

【演義】孔子說：「算得直了那個史魚，國家有道，如矢一般的直，國家無道，也如矢一般的直，算得是君子了那蘧伯玉，國家有道，那就出仕，國家無道，那就把才能收起藏匿了。」

【短評】史魚為人忠直，卻不知隨時屈伸。蘧伯玉才德兼備。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那就勝於史魚呢。

章旨 言知者才不失人失言。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注解 ㈠知 指知人的

演義 孔子說「可以和他講而不和他講，這叫失人；不可和他講而和他講，這叫失言。惟有知人的人，既不失人，也不失言」

短評 知者最能失人。可教的必教。不可教的不教。自然所教必成。不致徒勞無功哩。

章旨 是言志士仁人的行為。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注解 ㈠志士仁人 有志之士叫志士，有成德的人叫仁人

演義 孔子說「志士仁人，沒有為了求生來害仁，只有捨命殺身來成仁」

短評 求生害仁。是貪小己的生命而害大群的。殺身成仁。是犧牲小己的生命以利大群的。小己處在大群之中。有舍己為群的義務。自然要有殺身成仁的精神。

章旨 是言求仁當和仁者相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處。

【章旨】是言為邦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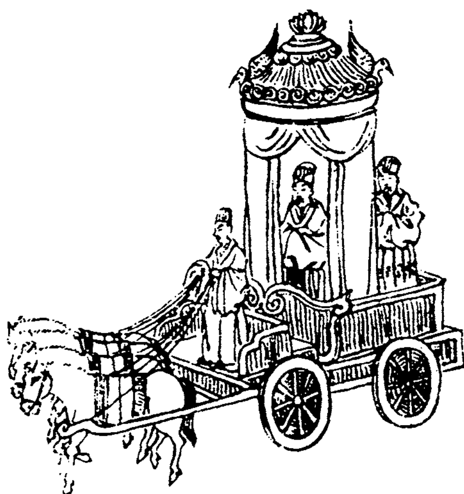
【注解】㈠事（事奉。）㈡友（結交。）

【演義】子貢問為仁應該怎樣，孔子道：「工人要把他的工作做得好，必先鋒利他的器具。吾們居在這個國家呢，要事奉他大夫中有賢能的，交結那士子中有仁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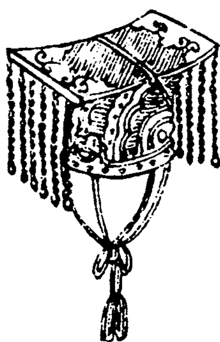
【短評】人若能和仁者相處，真情足以相互感通，那麼自己的仁心，就可油然而起。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一)**乘殷之輅。**(二)**服周之冕。**(三)**樂則韶舞。**(四)**放鄭聲。遠佞人。**(五)**鄭聲淫。佞人殆。**

輅



冕



【章旨】言人當有遠慮。

【章旨】是歎好德者的不易得見。

【注解】㈠夏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㈡輅（音路，大車名）㈢服（字解作「戴」）㈣放（禁絕）㈤佞人（卑諂辯給的人）

【演義】顏淵問治國的道理，孔子說：「要行夏朝的時令，乘那殷朝的大車，戴着周朝的冕旒，樂律那就要取韶樂和韶樂舞法，還禁要絕鄭聲，驅逐佞人，因為鄭聲淫蕩，佞人危殆。」

【短評】夏商周三代的制度，各有好處，治國的人，便當取其所長，去其所短。鄭聲淫蕩，佞人卑諂，所以非把他禁除不可。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注解】㈠慮（思慮）

【演義】孔子說：「人若沒有了遠的思慮，必有近的憂患發生。」

【短評】所慮不在千里之外，憂患便生几席之下。所以為人必須深思遠慮。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注解】㈠已矣乎（嘆詞，猶言「就此罷了嗎」）

【演義】孔子說：「就此罷了嗎！吾沒有見過好德同好色一般的啊！」

【短評】孔子不信好德之心是天然生就的，卻是可以培養得成，培養得純熟了，自然流露，便可如好色的心一樣。

【章旨】是言臧文仲的竊位。

【章旨】言人當責己重而責人薄。

【章旨】是記孔子勉人向學之言。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注解】㈠竊位 言不稱其位，好是盜竊而得的。㈡柳下惠 魯大夫展獲，字禽，謚惠，居柳下。

【演義】孔子說「臧文仲他是個竊位的人麼？知道柳下惠的有賢德，不肯和他並立於朝啊！」

【短評】臧文仲為政於魯。知柳下惠的有賢德而不推舉他，這是蔽賢。所以孔子以為不賢。又以為竊位。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注解】㈠躬 猶言「身」。

【演義】孔子說「自身的責備重，責備那別人輕，那就可以遠離怨恨了。」

【短評】責己厚。身益可修。責人薄。人自易從。怨恨自然可以遠離。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注解】㈠如之何 猶言「無可如何」。

【演義】孔子說「若不思量道這事如何辦法，那事如何辦法的，吾也就無可如何了。」

【短評】處事必須細心思索。若是一味胡行妄作。那就不屑教誨了。

章旨 言好行小慧的無以入德

章旨 論君子的行為。

章旨 言君子在病無能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注解 ㊀羣居 許多人聚居一處 ㊁小慧 俗言小聰明

演義 孔子說「許多人終日聚居一處，說話不能及義，還喜歡行那小聰明，這種人就難說了!」

短評 友朋聚居。須互相勸戒。講求正道。若是閒居度日。不講正道。那就難以立身。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注解 ㊀質 本體 ㊁孫 謙讓

演義 孔子說「君子是把義來做他本體本着了禮去做，做出去的時候，有謙讓的氣象，還須有一片信實，來完成所做的事，那才可算君子呢!」

短評 人們的行為。能夠備此四者。可謂君子。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注解 ㊀病 抱愧的意思。

演義 孔子說「君子抱愧自己沒有才能呢，並不抱愧別人的不知道我啊」

短評 憲問篇有。「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句。和本章立意相同。可見君子之志。重在修己。

章旨 言君子惡沒身而無名。

章旨 是言君子小人的異點。

章旨 言君子處世的方法。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注解 ㊀疾 悔恨 ㊁沒世 沒身人死叫做沒身

淨義 孔子說「君子悔恨沒身以後而名不能為人稱道呢！」

短評 君子悔恨沒世而名不稱。實則惡他生時無益於人羣。所以身後不為人稱道。從此發奮自勵。來做出些有益人羣的事。並非在沽名釣譽。這是學者所當明辨。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注解 ㊀求諸己 指學問道德而言 ㊁求諸人 指富貴榮寵而言

淨義 孔子說「君子所求的，只在自己的學問道德，小人所求的，只是別人所主的富貴榮寵」

短評 君子志高品純。所求在己。小人志卑品低。惟求悅人。這是君子小人的大不同處。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注解 ㊀矜 莊嚴的樣子 ㊁黨 結黨

淨義 孔子說「君子立身莊嚴而不和人爭論處於人羣而不結黨營私」

短評 立身莊嚴。沒有乖戾的心。故能不爭。和以處衆。沒有阿比的意。故能不黨。

章旨 是言君子取人取言的方法。

章旨 是言恕道的重要。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注解 ㊀舉 舉用 ㊁廢 廢棄。

評義 孔子說「君子不因他有了一二善言，就去舉用，不因他一無足取，就廢棄他的說話。」

短評 用人聽言，各有標準。用人須取他言行相符。聽言只求所言有理。不可混為一談。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注解 ㊀一言 猶言一字。

評義 子貢問道「有一個字而可以把他終身實行的麼？」孔子道「那只有一個恕字吧？自己所不要的，不可加到別人的身上。」

短評 忠恕可算得是孔門人生哲學的根本方法。所謂恕。就是大學的絜矩之道。中庸的忠恕。孟子所說的善推其所為。吾們只要認得我與人的共相。自然會推己及人。自然可行恕道。

【導旨】言譽行直道者的用意。

【導旨】是記孔子對於世風日偷的慨歎。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一]誰譽[二]。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三]也、三代[四]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注解】㈠毀 稱人的惡。㈡譽 過分揚人的善。㈢斯民 指三代時人民。㈣三代 指夏商周而言。

【演義】孔子說「吾的平日待人啊，從不稱人的惡，也不肯過分揚人的善；就是有時候過分揚人之善的，因他將來必能做到這般地步呢。這樣的百姓啊，好比夏商周三代的百姓，所以能夠直道而行啊。」

【短評】三代可以行直道。怎見現在的不可以行直道。現在的人。苟其能行直道。那麽從而譽之。自然可以藉資激勸。使他奮勵呢。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一]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二]已夫。

【注解】㈠史之闕文 史官作史。遇有可疑。闕字待查。㈡亡 同「無」。

【演義】孔子說「吾曾及見史官作史的闕字呢，有馬的人，也肯借人乘騎的，現在卻是沒有了。」

【短評】古時風俗敦厚。所以能有這般的事情。日後世風日衰。此等事就難見及。孔子因此有這慨歎。

【章旨】是言巧言和小不忍的足以為害。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注解】㈠小不忍——一種是寬柔太過，如婦人的仁；一種是性情褊急，如匹夫的勇。

【演義】孔子說「巧言的人，足以迷亂德行，小不忍的人，那是要亂大事的謀幹。」

【短評】巧言的人，將有作無，指是為非。小不忍的人，不是牽顧私情，定是忿怒相爭。這兩種人，都是有害，斷不可用。

【章旨】是言好惡均須深察。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注解】㈠焉——一指衆惡的人，一指衆好的人。

【演義】孔子說「許多人都厭惡的，必定要細心去審察他；許多人都愛好的，也必定要細心去審察他。」

【短評】惡人當惡，好人當好。這人雖是衆人所惡，衆人所好。但當詳細審察，確是可惡然後棄他，確是可好，然後取他。如此才有真知灼見，不致為私欲所蔽。

【章旨】是言弘道在人。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注解】㈠弘——廓大的意思。

【演義】孔子說「人能廓大那道，不是道能廓大吾人。」

【短評】道者不過人生的一事，固非高出人生之上。道的廓大，全恃吾人的努力。

【章旨】是言過在能改。

【章旨】言思而當學。

【章旨】言君子為學，憂道而不憂貧。

子曰：過㈠而不改，是謂過矣。

【注解】㈠過：過失。

【演義】孔子說：「有了過失而不肯去改，這就叫做過失了！」

【短評】知過能改，等於無過。知過不改，這才真過。所以有過應勿憚改。

子曰：吾嘗終㈠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注解】㈠終：猶言窮盡。

【演義】孔子說：「吾嘗終日不知要食，終夜不能安寢，只是思想，沒有實益，不如用力去學啊。」

【短評】中國哲學史大綱云：「學與思兩者缺一不可。有學無思，只可記得許多沒有頭緒條理的事物，算不得知識。有思無學，便沒有思的材料，只可胡思亂想，也算不得知識。但兩者之中，學是思的預備，故更為重要。」這是孔子論學的精當語。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㈠在其中矣；學也，祿㈡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注解】㈠餒：飢餓。㈡祿：俸祿。

章旨 言德愈全，則責愈備。

演義 孔子說「君子只在謀道，不暇謀食，去耕田呢，飢餓的也有在這裏哩；去學道呢，俸祿却就在這裏哩，所以君子只是憂不得道，不憂貧困」

短評 求衣與食。是人類比較低級的衝動。求道與學。是人類比較高級的衝動。吾人能夠把高級衝動來支配他的低級衝動。才得算君子。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一]以涖[二]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三]之不以禮。未善也。

注解 (一)莊 莊嚴 (二)涖 是言臨民 (三)動 鼓動

演義 孔子說「知識能夠見及到，却是仁心不能自守，這雖偶有所得，必致忘失。知識能夠見及到，仁心又能自守，却是沒有莊嚴的氣象去臨民，那麼百姓就不知敬重。知識能夠見及到，仁心能夠自守着，又有莊嚴的氣象去臨民，却是去鼓動百姓，不把禮義，還不能算盡善哩！」

短評 臨民之道。第一要能知及。第二要能守仁。第三要能莊嚴。第四要能盡禮。始可盡善。

章旨　是言觀察君子小人的方法。

章旨　是記孔子慨歎仁道的不行。

章旨　言當仁不讓。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㈠。而可大受㈡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注解　㈠小知　小事去推知。　㈡受　承受。

演義　孔子說「君子不可用小事去推知他長處，而實可以承受大任的啊；小人不可承受大任，而可用小事去試他長處的啊。」

短評　王肅說「君子之道深遠。小人之道淺近。」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却是任重。小人雖器量狹淺。未必無一長可取。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㈠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注解　㈠蹈　足踐着　叶蹈。

演義　孔子說「人的對於仁啊，比水火還要重要。吾只見踐着水火而淹死燒死的了，沒有見到踐着了仁而致死亡的啊。」

短評　孔子以為人羣生活的互相維繫。端賴人類情感的相通。所以仁為人生的命脈。他的需要。確是甚於水火咧。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注解　㈠當仁：把仁為己任。

演義　孔子說「把仁為己任，應當勇往直前，雖彼先生，也不推讓」

短評　程子評「為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章旨　是論君子的行為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注解　㈠貞：守正　㈡諒：不擇是非的小信

演義　孔子說「君子只守正理，而不講那不擇是非的小信」

短評　如此的行為。終始不變。才可叫做君子。

章旨　是言事君之道。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注解　㈠食：俸祿

演義　孔子說「為臣事君，先要敬慎他的職務，至於俸祿，那是在後」

短評　事君應先盡職。若先計較俸祿。這便全是為利。如何能夠忠心為國盡力呢。

章旨　言天下無不可教的人。

子曰。有教無類。

注解　㈠類：善類惡類的區別

演義　孔子說「君子教人只有教化，而無善類惡類的區別」

【章旨】是言同道乃能相謀。

【章旨】言辭在取達意。

【章旨】言聖人處己為人的一

【短評】君子施教。善人可以使之更善。惡人也可轉之為善。所以能夠實行有教無類呢。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注解】㈠謀：籌畫。

【演義】孔子說「道不相同的，就不肯彼此代為籌畫。」

【短評】正邪善惡。彼此並不同道。自然怎能互相為謀。如孔子生二千四百年前。彼自為二千四百年前人謀。我儕生二千四百年後。我儕的人生。當由我儕自謀。孔子怎能強為吾儕預謀呢。

子曰。辭達而已矣。

【注解】㈠辭：包括口語文詞而言 ㈡達：通暢

【演義】孔子說「口語或文詞，只要能夠通暢就好了。」

【短評】朱子道。「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今之研究學術者。當知取法。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致。

章旨 記孔子止季氏伐顓臾。

注解 ㈠**師冕** 樂師名冕是一個瞽者 ㈡**相** 扶助的意思

演義 師冕來見孔子，走到階前，孔子告他說「這是階啊！」走到了席前，孔子又告他說「這是坐席啊！」等到大家已坐，孔子再告他說「某人坐在這裏，某人坐在這裏。」師冕出來了，子張問道：「夫子和師冕所言，是合道理麼？」孔子道：「正是我固是扶助瞽者師冕應當如此的啊。」

短評 古者瞽必有助。聖人待師冕如此，在盡其誠。學者求聖人的心，於斯可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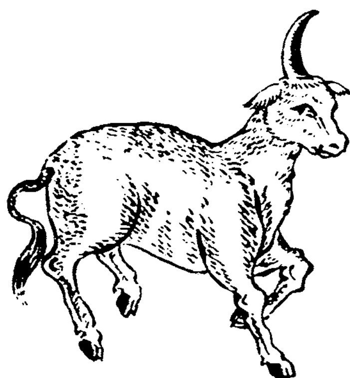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一]。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二]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冉有曰。夫子[三]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四]有言曰。陳力[五]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六]。龜玉毀於櫝[七]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八]。今不取。後世必為子

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注解 ㊀**顓臾** 音專俞。國名。㊁**東蒙主** 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在此山下。使主其祭。㊂**夫子** 指季孫。㊃**周任** 古代的良史。㊄**陳力就列** 言出力做事。乃可就位。㊅**柙** 音狎。是關猛獸的檻。㊆**櫝** 音獨。是儲藏物品的匱。㊇**費** 季氏的私邑。㊈**分崩離析** 是言四分公室家臣屢判等事。㊉**蕭牆** 猶言屏。

演義 季氏想要去伐顓臾，冉有季路來見孔子道：「季氏將要起了兵事，去伐顓臾。」孔子道：「求！莫非是你的過失麼？講到那顓臾，從前先王封他做東蒙的主祭，而且在魯國境界之中，呢是魯國社



兕牛

【章旨】是
記孔子對

稷的臣子啊，為什麼要去伐他？」冉有道：「季孫想要這樣，吾們二人是為臣的，都不願意去伐。」孔子道：「求！從前周任有句話說『出力為國做事，乃可就位，若不能做，便當退休。』若是主上有了危險，不去維持，遭了顛倒，不去扶助，那麼用他來扶助，是幹些什麼呢？並且你的話錯了。虎兕在那檻中跑出，龜玉毀在匱中，究竟是誰的過失呢？」冉有道：「現在那個顓臾，地方險固，而和費邑很近，現在如不取他，將來必為子孫的憂患。」孔子道：「求！君子最恨那丟掉貪利的念頭，卻要說一番官面話的人。丘呢曾經聽得有國有家的人，不怕財寡而怕不平均，不怕國貧，而怕不安靜；因為平均了就可無貧，和氣了就不寡陋，相安了就不致倒壞。照這樣說來，遠方的人不歸服我，那就要修文德使他來歸，既是來歸了，那就要使他安居。如今由和求的輔助季氏，遠人不服，而不肯來歸啊，國內四分公室，家臣屢叛，而不能保守啊，而今又打算大興干戈，對於國內的蕭牆，吾恐怕季孫的憂患，不在國外的顓臾，就在自己家中屏門以內哩！」

【短評】孔子言不可伐顓臾的理由，是有三點。第一是先王封國，理不應伐。第二因為顓臾在邦域之中，便不必伐。又是社稷之臣，那非季氏所當伐。事雖不易的定理，說來卻是曲盡其妙。非聖人怎能如此。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

於當時政治的意見

【章旨】是記孔子慨歎三桓子孫的衰微

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㈠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㈡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注解】㈠希 意同「少」。㈡陪臣 家臣

【演義】孔子說「天下有道，那麼禮樂的制度，征伐的號令，都從天子所發出；天下無道，那麼禮樂的制度，征伐的號令，都從諸侯所發出。從諸侯所發出的，不過一世，少有不失的了；從大夫所發出的，不過五世，少了不失的了；家臣執了國家的政令，不過三世，少有不失的了，天下有道，那國政不在大夫手裏；天下有道，那麼平民就不私議國政」

【短評】孔子論政最重禮。當春秋末葉。階級制度。漸次崩壞。為公而謀。為私而謀。莫如復禮。復禮復禮那就上下相安而世平治。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㈠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㈡之子孫微矣。

【注解】㈠逮 及到的意思。㈡三桓 魯仲孫、叔孫、季孫三卿，都出桓公。所以稱他三桓。

【章旨】言益友損友的不同。

【章旨】言君子須謹好樂。

【演義】孔子說「爵祿的離去公室，已有五世矣；國政下及於大夫，已有四世了；所以那三桓的子孫，一天一天的衰微了。」

【短評】公室日弱。私家強盛。孔子目擊傷心。所以有此慨歎。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一)。友多聞。益矣。友便辟(二)。友善柔(三)。友便佞(四)。損矣。

【注解】(一)諒 信實。(二)便辟 習於威儀而不直。(三)善柔 工於媚悅而不信實。(四)便佞 習於口辯而無見識的。

【演義】孔子說「有益於我的有三種朋友，有損於我的有三種朋友。交那直爽的朋友，交那信實的朋友，交那多聞的朋友，自然有益處哩；交那習於威儀而不直爽的朋友，交那工於媚悅而不信實的朋友，交那習於口辯而無見識的朋友，自然要受損哩。」

【短評】做一個人，都要交友。孰損孰益。大有不同。那麼怎可不留心揀擇呢。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二)。樂佚遊(三)。樂宴樂(四)。損矣。

【注解】(一)節 辨別制度聲容的節。(二)驕樂 驕傲為樂。(三)佚遊 惰慢好閒。(四)宴樂 宴飲取樂。

【演義】孔子說「受益的人，有三種歡喜，受損的人，也有三種歡喜。歡喜辨別禮樂的

章旨 言侍君子不可不知三種的過失。

章旨 是言君子的三戒。

儀節和音節，歡喜稱贊別人的善處，歡喜多交賢友，自然能夠受益了；歡喜驕傲為樂的人，歡喜惰慢好閒的人，歡喜宴飲取樂的人，自然要受損了。」

短評 益者三樂，損者三樂。三件損益，一一相反。可見吾人的好樂，不可不慎。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注解 ㈠愆 過失 ㈡瞽 無目叫瞽，不能察言觀色的。

演義 孔子說「侍那君子，有三種過失：說話未曾及到他而偏從旁代說，這叫做躁；說話問到自己，而偏不肯就說，這叫做隱；沒有觀察君子的顏色而就妄談，這叫做瞽。」

短評 「躁」「隱」「瞽」三種過失，最容易犯，務須留心切戒。時然後言，才可沒有這三種的過失。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注解 ㈠剛 剛強 ㈡得 貪得

演義 孔子說「君子有三種當戒的事：少年的時候，血氣還沒有定，所當戒的，便在色慾；等到年壯的時候呢，血氣正是剛強，所當戒的，便在爭鬬；等到老的時候呢，血氣

章旨 言君子有三畏．小人則無．

章旨 是記孔子勉人為學．

既已衰弱，所當戒的，便在貪得」

短評 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的，那是血氣，戒於色，戒於鬬，戒於得的，那是志氣，人能養他志氣，而不為血氣所動，才能年齡愈大，德行愈高．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注解 ㈠天命 是天所賦的正理．㈡大人 指君相而言 ㈢狎 輕慢 ㈣侮 玩戲

演義 孔子說「君子有三件最敬畏的事，就是畏那天命，畏那大人，畏那聖人的說話．小人不知天命，而且不敬畏天命的啊，輕慢那大人，戲玩那聖人的說話．」

短評 君子修身行道，所以處處戒謹，小人背天逆道，因此無所忌憚．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注解 ㈠困 愚鈍而不通．

演義 孔子說「天生聰明而能知許多道理的，是最上等的資質啊；天性雖是聰明，去學了而能知許多道理的，是次一等的資質啊；天資愚鈍不通而能發憤去學的，那是又次一等啊；天資愚鈍不通而又不肯努力去學，這樣的人，才算是最下等了．」

章旨 言君子當有九思。

章旨 是記孔子慨歎隱居求志行義達道之人的難得。

短評 人們的氣質。有這四等，前三等雖是不同，其知卻是一樣，只有困而不學的，然後為下，所以為人總須勤學。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注解 ㊀恭謙恭 ㊁忿忿怒

演義 孔子說「君子有九件應當用心想的：看想分明，聽想清楚，顏色要想溫和，容貌要想謙恭，說話要想忠實，做事要想敬慎，有了懷疑，要想問人，有了忿怒要想患難，見有得利，要想義理。」

短評 人能處處思想時時省察，自然能夠從容中道，成為君子。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注解 ㊀探湯用手去探熱湯 ㊁語古語 ㊂達施展

演義 孔子說「見了善事，趕快去做，好像恐怕不能及到，見了不善於事，好像用手去探熱湯急急躲避，吾曾見到這樣的人呢，吾曾聽得這般的古語呢，隱居了來求成就他的生平志願，行了義用來施展他的大道，吾只聽得這般的古語呢，沒有見到這

【章旨】言人之所稱，在異而不在富。

【章旨】記陳亢聞鯉言而喜。

樣的人啊。」

【短評】求其志，守其所達的道。達其道，行其所求的志。這惟有伊尹太公一輩人，才能做到。顏子雖能到如此地步，只是他隱而未見，不幸而又蚤死，所以孔子發這慨歎哩。

齊景公有馬千駟，(一)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二)餓于首陽(三)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其斯之謂與。

【注解】(一)駟：四馬。(二)伯夷叔齊：殷孤竹君子，因恥食周粟，餓死首陽。(三)首陽：山名。

【演義】齊景公有馬千駟之多，到了死的那天，百姓沒有一人稱贊他呢。伯夷叔齊餓死在首陽山下，百姓直到如今還稱贊他，詩經上說「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就是這般的說法麼？

【短評】齊景公富厚已極，民無以稱。夷齊貧困已極，乃稱於世。可見人生在世，不必定要富貴，只要德行有異於衆，便能傳名後代了。

陳亢問於伯魚(一)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二)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

【章旨】是言邦君之妻的稱謂。

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三]其子也。

【注解】㈠伯魚 名鯉，孔子的兒子。 ㈡趨 同走。 ㈢遠 疏遠。

【演義】陳亢問那伯魚道：「你所聞的教訓可有與衆不同的麽？」伯魚對道：「沒有的啊，夫子曾在庭上獨立，鯉從庭旁走過，夫子問道：『你學過詩麽？』我對道：『沒有啊！』夫子道：『不學了詩，如何能言』鯉就退而學詩。過了一天，夫子又獨立庭上，鯉從庭旁走過，夫子問道：『你學過禮麽？』我對道：『沒有啊！』夫子道：『不學了禮無以立身。』鯉就退而學禮，所聞的只有這二件。」陳亢聽了，退歸之後很快活的說道：「只問一件，得知三件，既聞說詩，又聞說禮，並得聞君子待子，和疏遠的人，竟是一般哩！」

【短評】詩禮都是陶融身心養成道德習慣的利器。所以孔子教人。注重詩禮。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一]。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二]。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注解】㈠小童 猶言小孩子。 ㈡寡小君 寡，言德行寡少，小君，比君畧小的意思。

【演義】國君的妻室，國君稱呼他叫夫人，夫子自己稱呼叫小童，國人稱呼他叫君夫人，國人在別國稱呼他叫寡小君，別國人稱呼他也是叫君夫人。

【短評】國君妻室的稱呼。如此有別。可見國君立妻。尤其要十分愼重咧。

章旨 是述孔子非不欲仕，但不仕於貨。

增批大字新體繪圖 論語白話註解 卷五

常熟朱 麟公振評註

陽貨第十七

陽貨[一]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二]孔子豚。孔子時[三]其亡[四]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五]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注解 ㈠陽貨 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㈡歸 字講作饋。㈢時 趁時的意思。㈣亡 出門。㈤亟 猶言屢次。

語譯 陽貨要見孔子，孔子不見，就饋送豚肉給孔子，使他來見孔子。孔子趁他出門的時候，去拜謝他，那知在路中相遇。陽虎對孔子道：「你來，吾和你說話。」便說「懷了他的才德，聽他邦國的迷亂，可以說是仁麼？」孔子道：「不可。」又問「很喜幹事，卻屢次錯過時機，可以說是知麼？」孔子道：「不可。」陽虎道：「從此可知人要及時而為，

只是日月這般的過去，那年歲怕天未必能永給我麼？」孔子道：「是的，吾想要出仕了。」

短評　陽貨的話。都譏孔子。諷使速仕。孔子只是據理直答。不和他辯。好像不諭其意的一般。

章旨　是言人性的性近習遠。

子曰。性[一]相近也。習[二]相遠也。

注解　㊀性　是兼氣質而言的　㊁習　習慣

演義　孔子道：「人性都善，本是相近的啊，後來習慣不同，或善或惡，那才相遠咧。」

短評　孔子論人性是注重習慣一方面。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一定要養成了道德習慣。才能行善去惡。

章旨　是言人性不可移的。是上知下愚。

子曰。唯[一]上知與下愚不移。

注解　㊀唯　只有的意思

演義　孔子道：「只有上知的人和下愚的人，不易移動他的氣質」

短評　人的氣質。非習所能移的。只有上知下愚。其他中材的人。都可轉移。

章旨　是述孔子深美子游能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一]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二]刀。子[三]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以禮樂為教。

章旨 是言孔子欲往的用意。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注解 ㈠莞爾 小笑貌。㈡割雞焉用牛刀 言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㈢子游 姓言名偃吳人。孔子弟子。

演義 孔子到武城。聽得弦歌的聲音。夫子微微的笑道：「殺雞何必要用牛刀。」子游答道：「從前吾偃嘗聽得夫子說的：『君子學了道。是能愛民。小人學了道。便易使令呢！』」孔子因道：「你們諸位。偃的話是很對哩。前一句話。不過戲嬉他罷了！」

短評 治有大小。而治必用禮樂。那是相同。禮樂之教。眾人多不能用。子游卻能獨行。所以孔子聽了深深的贊美他。

公山弗擾[一]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二]曰。末[三]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注解 ㈠公山弗擾 是季氏宰。和陽貨共執桓子。據了費邑反叛。㈡說 同悅。㈢末 同無。

演義 公山弗擾據了費邑背畔。來召孔子。孔子要想到那裏去。子路心中不悅道：「沒處可去罷了。何必要到公山氏那裏去呢？」孔子道：「來召我的人。難道是空空一召就算麼？如果有能用我的人。吾就能興起東周了。」

短評 聖人以為天下無不可有為的人。也無不可改過的人。所以召而欲往。

章旨 是言行仁的五目。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一]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二]人。

注解 (一)任 是倚仗。(二)使 是使用。

演義 子張向孔子問為仁的道理，孔子道：「能行五種美德在天下，可以為仁了。」子張請問是那五種，孔子道：「是恭敬、寬容、信實、敏捷、恩惠。恭敬了那就不受欺侮，寬容了那就能得眾心，信實了那就人人倚仗，敏捷了那就易見功效，有了恩惠，那就足以用人。」

短評 張敬夫道：「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徧可知矣。」為仁之方，不外乎是。

章旨 是言孔子欲往佛肸來召的緣故。

佛肸[一]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二]；不曰白乎，涅[三]而不緇[四]。吾豈匏瓜[五]也哉？焉能

章旨 是述孔子以六言六蔽諭子路。

繫而不食。

注解 ㊀佛肸（佛音弼，肸許密切。晉大夫趙氏的中牟宰。後據中年而背趙氏）㊁磷（薄的意思。）㊂涅（染皁物。）㊃緇（黑色。）㊄匏瓜（掛在架上。一無實用的。）

演義 佛肸使人來召孔子，孔子想到那裏去。子路道：「從前由曾聽得夫子說『親在他自身行過不善的，君子所不入他一黨的。』佛肸據了中年，背畔趙氏，夫子的要到那裏去，怎樣可以呢？」孔子道：「不錯，是有這句話的。不見極堅的東西麼？雖是磨也不會薄，不見極白的東西麼？雖是染皁也不會黑。吾豈是無用的匏瓜呢，怎能天天掛着不供食用。」

短評 一箇人具了堅心決志。就是到了不良的環境。也不會受什麼影響的。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注解 ㊀六言（指「仁」「知」「信」「直」「勇」「剛」而言，都是美德。）㊁六蔽（指「愚」「蕩」「賊」「絞」「亂」「狂」而言。）㊂女（音義同「汝」）㊃絞（是急的意思。）

演義 孔子道：「由呀！你聽得六言六蔽麼？」子路對道：「沒有聽得啊！」孔子道：「你坐，吾來告訴你，好仁不肯好學，他的蒙蔽就成愚昧；好知不肯好學，他的蒙蔽就成

章旨 是論學詩的好處。

章旨 是言學詩須從周南召南始。

放蕩;好信不肯好學,他的蒙蔽就成賊害;好直不肯好學,他的蒙蔽就成太急;好勇不肯好學,他的蒙蔽就成禍亂;好剛不肯好學,他的蒙蔽就狂妄.」

短評 子路勇於為善。卻是未能好學。所以孔子把這番話告他。以救其失。

子曰。小子(一)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二)可以觀(三)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注解 (一)小子 即弟子。(二)興 言感發意志。(三)觀 是考見得失。

演義 孔子道:「弟子們,為甚麼不學那詩?詩是可以感發意志,可以考見得失,可以和而不流,可以怨而不怒.近的可知事父的道理,遠的可知事君的道理,又能多識鳥獸草木的名目.」

短評 學詩的好處。言盡於是。吾們試讀那三百篇詩。便可確信。

子謂伯魚(一)曰。女(二)為周南召南(三)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注解 (一)伯魚 孔子的兒子名鯉。(二)女 同汝。(三)周南召南 詩首篇名。所言都是修身齊家的事。

演義 孔子告伯魚說:「你曾在周南召南兩篇上用過功麼?人若不學那周南召南

【章旨】是言禮樂不可徒尚具文。

【章旨】言色厲內荏的可惡。

二篇，就像正對着牆站立，一步不能行呢！」

【短評】周南召南所言，都是修身齊家的事。不明修身齊家，便像一物不見，一步不可行啊。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㈠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注解】㈠玉帛 所以表示禮節的東西。

【演義】孔子說：「這也說禮，那也說禮，何曾只說玉帛呢？這也說樂，那也說樂，何曾只說鐘鼓呢？」

【短評】禮樂是人們「和」「敬」感情的表現。玉帛鐘鼓，是人心「和」「敬」的象徵。若是丟掉「和」「敬」感情，只是玉帛鐘鼓，那麼禮樂僅為虛偽驕誇，無足稱道了。

子曰：色厲㈠而內荏㈡，譬諸小人，其猶穿窬㈢之盜也與。

【注解】㈠厲 威嚴 ㈡荏 柔弱 ㈢穿窬 穿壁踰牆

【演義】孔子說：「顏色威嚴，似乎剛直，其實懷滿私欲，意志柔弱，這好比小人，他好像在做穿壁踰牆的強盜呢！」

【短評】凡是內心和外色不相稱的，可以說都是邪枉之徒，穿窬之盜。

【章旨】是述孔子對於鄉原的痛斥。

子曰：鄉原⑴，德之賊也。

【注解】⑴鄉原：是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同流合污的一種人。

【演義】孔子說：「鄉原，是賊害真德的啊！」

【短評】孔子何以要斥鄉原？孟子有所發明，是說：「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所以說他是德之賊。

【章旨】是言道聽塗說自棄其德。

子曰：道聽而塗⑴說，德之棄也。

【注解】⑴塗：中途，俗言半路。

【演義】孔子說：「路上聽了話，半路就向人說，無所用心，那是把自己德行丟棄啊。」

【短評】王氏道：「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矣。」所以孔子深歎道聽塗說的人不足以成德。

【章旨】是言鄙夫志於富貴的可鄙。

子曰：鄙夫⑴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注解】⑴鄙夫：指庸惡陋劣的人。

【章旨】是述孔子傷俗的益衰。

【章旨】是言利口的可惡。

【演義】孔子說、「庸惡陋劣的人可以和他一同事君麼?他沒有得到祿位呢、只怕得不到;既經得到了祿位、只怕失掉;苟其怕失掉、那是他一心祿位、沒有什麼事做不到了。」

【短評】人品大概有三。志於富貴的。功名不足累他的心。志於功名的。富貴不足累他的心。志於富貴的。那是無所不至。孔子就叫做他鄙夫。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一)。今也或是之亡(二)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注解】(一)三疾 是指「狂」「矜」「愚」三種毛病。(二)亡 同無。(三)廉 言稜角陗厲。

【演義】孔子說「古時的人有三種毛病、如今呢或是像這三種病都沒有呢。古時疏狂的是不拘小節、現今疏狂的竟至放蕩;古時矜持的稜角陗厲、現今矜持的竟至忿怒相爭;古時愚昧的是舉止直率、現今愚昧的竟至成了詐偽哩。」

【短評】末世滋偽。不但賢者今不如古。就把民疾來說也有異於古。豈不可歎。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重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二)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章旨】是言聖人之道，不言而顯。

【章旨】是述孔子對於孺悲的不屑教誨。

【注解】㊀朱 紅的正色。㊁鄭聲 鄭國的音是淫聲

【演義】孔子說「可惡紫色的奪那朱色啊，可惡鄭聲的亂那雅樂啊，可惡利口的傾覆邦家啊。」

【短評】利口的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若是人君誤信了他。棄正用邪。則必至邦家傾覆。所以孔子深惡這一般人。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注解】㊀述 述是傳

【演義】孔子說「我要不說什麼話。」子貢道「夫子若是不言，那麼小子怎能傳述夫子的道呢。」孔子道「天何曾說話呢四時在那裏流行，百物在那裏生長，天何曾說話呢。」

【短評】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也是天理。豈待言而可顯。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注解】㊀孺悲 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㊁將命 傳話的人。

【演義】孺悲要求見孔子，孔子辭他不見，說是有病。傳話的人才出了門，孔子便取瑟

【章旨】是述孔子深責宰我的無恩。

來彈，使孺悲聽得。

【短評】孺悲有了過失，所以孔子托病不見。鼓瑟使聞，使他知孔子是托辭不見，要他自思改過。聖人待人，可見全是一片至誠。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㊀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㊁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㊂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注解】㊀期 音基，周年叫期。㊁鑽燧改火 燧，取火木。言春取榆柳的火，夏取棗杏的火，季夏取桑柘的火，秋取柞楢的火，冬取槐檀的火，四時取徧，重新取火，所以叫做改火。㊂女 同「汝」。

【演義】宰我問道：「父母三年的喪服，其實周年已是久了。君子三年不習禮，禮必遺忘；三年不習樂，樂必崩壞。時過周年，舊穀吃盡，新穀登場，鑽燧也要改火，所以居喪到了一周年，可以止了。」孔子道：「若是一周年便止，吃的是稻米，穿的是錦衣，於你的

心中覺得很安麼？」宰我道：「安的。」孔子道：「你心既安，那就可行。不過君子的居喪，吃了美味不覺得甘，聽了音樂不覺得快樂，所以不肯這樣做的。現在你心既安，便可這樣去做。」宰我退出後，孔子向門人道：「宰予的不仁啊！做兒子的，生下了要過三年，然後能夠離開父母的懷抱。那三年的喪期，天下通行的喪期啊，像那宰予，他有三年疼愛的心對他父母麼？」

【短評】喪期三年，是聖人所定的中制，非以三年之喪，便是報親。今世愛親的薄，恐有甚於宰我的。讀此當深自省。

【章旨】是述孔子的勉人向學。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㈠者乎？為之，猶賢乎已㈡。

【注解】㈠博弈 博是局戲，弈是圍棋。㈡已 意同「止」，指無所用心不肯上進的說。

【演義】孔子說：「吃飽了一天一天的度過去，沒有一事肯用心，這真難極了。不如那局戲圍棋的人呢，他們還用點心機，比那無所用心的人，還勝一籌哩！」

【短評】聖人非教人博弈，所以甚言無所用心的不可藥救，以勵後學。

【章旨】是言有勇不可無義。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㈠。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注解】㈠上 最緊要。

【章旨】是言聖賢所惡的種種。

【演義】子路問道：「君子也可尚勇麼？」孔子道：「君子要把義算最緊要，君子只有勇而沒有義，必肇禍亂，小人只有勇而沒有義，必為盜賊。」

【短評】有勇而尚義，才能成大勇。子路好勇，孔子所以就提出「義」字，來救其失。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一]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二]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三]以為知者，惡不孫[四]以為勇者，惡訐[五]以為直者。

【注解】(一)訕 音山，毀謗的意思。(二)窒 不通的。(三)徼 音叫，伺察。(四)孫 恭順。(五)訐 揭人陰私。

【演義】子貢問道：「君子也有嫌惡的人麼？」孔子道：「有嫌惡的，惡那稱說別人錯處的人，惡那做了下屬毀謗在上的人，惡那有勇力而沒有禮法的人，惡那果敢自信而不通事理的人。」因問子貢道：「賜啊，你也有嫌惡的人麼？」子貢道：「惡那伺察別人缺點以為聰明的人，惡那不知恭順以為有勇的人，惡那揭人陰私以為爽直的人。」

【短評】侯氏道：「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便是這般說法。

【章旨】是言女子和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小人的難養。

章旨 是述孔子勉人須及時為善。

章旨 是述孔子贊美微子箕子比干。

注解 ㈠小人 指僕隸下人言

演義 孔子說：「只有女子和小人，是最難撫養啊，親近了他不肯恭順，疏遠了他易生怨恨」

短評 君子的對待女子和小人。要莊涖慈畜。那才可免不孫怨恨的兩種弊害。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㈠也已。

注解 ㈠終 終身

演義 孔子說「年紀到了四十歲成德的時候，而還被人家所嫌惡，他的終身也從此罷了」

短評 這是孔子有為而言。足見吾人遷善改過。是應及時。

微子第十八

微子㈠去之。箕子㈡為之奴。比干㈢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注解 ㈠微子 紂的庶兄，見紂無道，去殷以存宗祀 ㈡箕子 紂的諸父，諫紂不聽，反被拘囚 ㈢比干 紂的諸父，時向紂苦諫，後被紂剖心而死

演義 微子離殷而去，箕子做了他奴僕，比干因諫而死，孔子道：「殷的末年，有這三位仁人哩!」

短評 三人的所行雖是不同。可是同出至誠。各得本心。所以孔子同謂仁人。

【章旨】是述柳下惠的仕必以道。

【章旨】是記孔子見道不行，毅然決去。

柳下惠為士師[一]**，三黜**[二]**。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三]**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注解】㊀士師 獄官 ㊁黜 退黜 ㊂枉道 邪曲的行徑

【演義】柳下惠做魯國獄官，三次黜退，有人向他說「你不是可以到別國去麼？」柳下惠說道：「用了正直的行徑去事人，要到那裏去方不致三次黜退，用了邪曲的行徑去事人，又何必離去父母所居的本國。」

【短評】世情都愛邪曲，不愛正直，所以正直的人，到處要受排斥。柳下惠的話，真是切中時弊。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一]**，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二]**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注解】㊀季氏 魯三卿之一 ㊁季孟之閒 魯之三卿，季氏為上卿，孟氏為下卿，季孟之閒，言待孔子禮節，的中待季孟二氏的辦法。

【演義】齊景公商量怎樣禮待孔子，便說「若照季氏待他，那吾不能，只好酌中季孟二氏的辦法來待他」。忽而又說「孔子是講王道，吾老了，不能用他行這迂闊的王道啊。」孔子便行。

【章旨】是記孔子見機而行。

【章旨】是記隱者對於孔子的諷諭規惜。

【短評】孔子的毅然決去，不在他禮待的輕重，只因他不能行道。

齊人歸(一)女樂。季桓子(二)受之，三日不朝(三)孔子行。

【注解】(一)歸 一作饋。(二)季桓子 名斯，魯大夫。(三)朝 音潮，言上朝理事。

【演義】齊人選了女樂饋送魯國，季桓子受了，三天不上朝理事。孔子就行。

【短評】受女樂，怠政事，簡賢棄禮，可知他不能有為。孔子於是決去，聖人的見機而作如此。

楚狂接輿(一)歌而過孔子曰：鳳(二)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三)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四)欲與之言。趨而辟(五)之，不得與之言。

【注解】(一)接輿 楚國的狂士 (二)鳳 靈鳥以比孔子 (三)而 同耳 (四)下 下車 (五)辟 同避

【演義】楚國的狂士叫做接輿，唱着歌過孔子車前道：「鳳啊鳳啊，為什麼德行這樣的衰。已往的錯處不可諫阻，未來的還可追及，罷了罷了，如今從政的人很危險呢！」孔子下了車，想和他說話，誰知他連忙避開，竟不得和他說話。

【短評】孔子周遊在外，時遇隱者，因為在那時候，諸侯相爭，道不能行，所以把這一番

話來諷諭孔子。

章旨 是言聖人不可絕人逃世以為潔。

長沮桀溺耦[一]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二]焉。長沮曰。夫執輿[三]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四]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五]之士也。豈若從辟世[六]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七]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注解 (一)耦 同偶，耦而耕，便是並耕。(二)問津 問濟渡的地方。(三)執輿 執轡。(四)以 同與。(五)辟人之士 指孔子。(六)辟世之士 自指。(七)憮 音武，失意的樣子。

演義 長沮桀溺二人並耕，孔子路過這處，使子路問他二人濟渡在什麼地方。長沮道：「那執轡的是誰？」子路道：「是孔丘。」長沮道：「就是魯國的孔丘麼？」子路道：「是的。」長沮道：「那他自知濟渡地方了。」子路又問桀溺。桀溺道：「你是誰？」子路道：「是仲由。」桀溺道：「是魯國孔丘的門徒麼？」子路對道：「是的。」桀溺道：「時勢日非，滔滔直下，天下都是這樣呢，誰能來改變他？你與其從那避人的士呢，何如

【章旨】是述聖人或出或處終不離道。

從避世的士哩？」說完擺土覆種不止。子路走了告訴夫子，夫子很失意的樣子。說道：「鳥獸斷不能和他同聚一處，我若不和世人相親還有誰可親呢？天下有道，我也不想和他改亂為治啊。」

【短評】天下已治。無用變易。天下無道。以道易之。聖人不敢有忘天下的心。竟至如此。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㊀。以杖荷蓧㊁。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㊂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㊃其杖而芸㊄。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注解】㊀丈人 老人 ㊁蓧 竹器 ㊂四體 四肢 ㊃植 同立 ㊄芸 去草。

【演義】子路從孔子，因事落後，遇見老人把杖負著竹器。子路問道：「你見我夫子麼？」老人道：「你四肢不勤，五穀不分，誰是你的夫子？」立了他的杖去除艸。子路拱了手立著，後來老人留子路住宿，殺雞煮飯款待他，又叫兩个兒子出來見他哩。明天，子

章旨 是言七人隱遯不污，是同。他的立心造行則異。

路走了，趕上孔子，使把這事告夫子。孔子道：「是隱士啊！」使子路回去見那老人，到了那裏卻早走了。子路道：「不肯出仕便沒有義。長幼的禮節，不可廢呢，君臣的義如何可以廢棄他？只要清潔自身，而亂大倫。君子的出仕啊，要行他君臣的義啊，正道的不行，君子早已知道的了。」

短評 范氏道：「隱者為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這二種都不免偏惑。只有聖人不廢君臣大義，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都能不離於道。

逸民[一]。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二]。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三]。廢中權[四]。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注解 ㊀逸民 隱居無位的人 ㊁倫 義理的次序 ㊂清 清節 ㊃權 權宜

演義 隱居無位的人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孔子道：「不肯屈降他的志向，不肯污辱他的守身，是伯夷叔齊麼？」又說：「柳下惠少連，比夷齊是降志辱身了。說話能合義理的次序，行事能合人心的思慮，這就是他的好處了。」又說：「虞仲夷逸隱居不出，狂言放論，立身要合清節，放言要合權宜，我卻和他們兩樣，無可

章旨 是述周衰樂廢的情形。

也無不可。」

短評 孟子道。「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這便是孔子的無可無不可。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注解 (一)大師 大音泰。魯國的樂官長。 (二)亞飯三飯四飯 都是用膳時作樂的官。 (三)河 河內地。 (四)播 同搖。 (五)鼗 小鼓。 (六)漢 漢中。 (七)海 海島。

演義 大師名摯到了齊國去。再飯時樂官名干到了楚國去。三飯時樂官繚到了蔡國去。四飯時樂官缺到了秦國去。掌鼓的名方叔逃入河內。搖小鼗的名武逃入漢中。少師名陽。擊磬名襄。都逃入海島。

短評 魯的三桓僭妄。國勢日非。因此大師以下的樂官。都棄職潛逃。散至四方。

章旨 是述周公訓戒魯公的話。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注解 (一)魯公 周公子伯禽。 (二)施 一作弛。遺棄的意思。 (三)以 同用。 (四)大故 言惡逆不道。

【章旨】是述孔子對於八士的稱讚。

【演義】周公訓戒魯公道：「君子不遺棄他的親族，不使大臣抱怨不能信用，故舊的人沒有惡逆不道，便不廢棄的啊，不可在一人身上求全責備。」

【短評】凡人材質，各有所偏，所以用人必須略短取長，量材分任，才可人盡其才。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注解】㈠八士——一母四乳，而生八子，叫他八士。

【演義】周有八個賢士，便是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短評】有這八士，人才眾多。周既有此多士，國運自盛。

周有八士圖



章旨 言士應具立身的大節。

章旨 言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的人無足輕重。

章旨 是述子張對於子夏的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注解 ㈠致 委送

演義 子張道：「士見著危難，委送性命，見著得利，便想義理，祭祀的時候想盡恭敬，居喪的時候想盡哀痛，這就可以算得是士了。」

短評 子張這一番話，主張實行，不尚空學，和後來陸九淵一派重「尊德性」輕「道學問」的議論，不謀而合。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注解 ㈠弘 寬弘 ㈡亡 同「無」

演義 子張道：「執德不寬弘，信道不篤實，這種人有他算不得有，無他算不得無。」

短評 子張瞧不止戰戰兢兢的萎縮氣象，所以對於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的人，似為無足重輕。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

譏評。

章旨 是言君子不為小道。

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注解 ㈠嘉 是贊美。㈡矜 是哀憐。

演義 子夏的門人，向子張問交友的道理。子張道：「子夏說要怎樣？」子夏門人對道：「子夏說：『可交的就和他相交，不可交的就拒絕他。』」子張道：「和吾所聞的不同，君子要尊敬賢人，容納羣衆，贊美善人，哀憐不能的人；我若是大賢麼？對於人那一個不可包含，我若是不賢麼？只怕人要拒絕我，我如何敢拒絕人哩。」

短評 子夏的話，不免迫狹。子張的話，也有過高的弊病。大賢雖是無所不容，那有大故的人，也當拒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也當遠避。學者交友，不可不察此意。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注解 ㈠小道 指農圃醫卜等言。㈡泥 不通。

演義 子夏道：「像農圃醫卜，雖是小道，其中道理，卻必有可觀處哩。可是小道求到遠處，反恐滯泥，所以君子不肯去務小道的啊。」

短評 君子不為小技。才能節省精神。專心大道。

章旨 是言好學的方法。

章旨 言求仁在博學篤志切問近思。

章旨 言君子學在致道。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一)。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注解 (一)亡 同「無」

演義 子夏道:「天天知道他所未知的,累月不忘他所已能的,可以說是好學的了。」

短評 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這樣的求學。學問自然增進無疆。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一)。切問(二)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注解 (一)篤 篤實 (二)切問 切於己身的去問

演義 子夏道:「求學廣博,志向篤實,發問切身,思慮近事,那仁便在這裏了。」

短評 博學篤志切問近思這四種都是學問思辨的事。若博學而志不篤。便致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就要勞而無功。

子夏曰。百工(一)居肆(二)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三)其道。

注解 (一)百工 指凡百工藝言 (二)肆 作坊 (三)致 窮極

演義 子夏道:「凡百工藝,要在作坊才能成事;君子為學,也要專心用功,才能窮極大道。」

短評 百工居肆。志在成事。那麼君子為學。怎可不窮極其道。

【章旨】言小人必文過飾非。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注解】㈠文（掩飾）

【演義】子夏說「小人的有了過失呢，必定掩飾」

【短評】君子小人，都不能無過。君子有過即改。小人憚於改過。文過飾非。卻不知反重其過。

【章旨】是言君子的三變。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注解】㈠儼然（端莊的樣子）㈡厲（嚴正）

【演義】子夏說「君子的容貌覺有三變，遠遠望他，很是端莊，就近相見，覺很溫和，聽他話的卻很嚴正」

【短評】君子非有意於變。只因道德全備。所以能有這般的氣象。

【章旨】是言無信不能行忠。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

【注解】㈠厲（有害的意思）

【演義】子夏說「君子見信於人，而後能夠勞他的百姓，沒有見信，要去勞動他們，那麼以為害他哩，見信於人而後能夠規諫君上，沒有見信，就去規諫，那麼必疑有心毀

誇他哩」

【短評】人與人相處所不可缺的是信。君子的勞民，是求忠於民，君子的諫君，是求忠於君。然而沒有了信，民以為厲己，君以為謗己。一片忠誠，就因了無信不達。

【章旨】言人當務大德。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注解】㊀大德是大節。㊁閑是界限。㊂小德是小節。

【演義】子夏說「大節不踰越界限，小節雖是有些出入，也還可以哩」

【短評】做一個人，能夠先立大節。小節雖是有些出入，也無大害。若能大節小節，都不踰閑，那麼自然最好。

【章旨】是述子夏辯駁子游的譏評。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注解】㊀本指大學正心誠意的事。㊁倦倦誨。㊂區同類。㊃誣妄說。

【演義】子游說「子夏的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等儀節，那還可觀呢，不過這是

【章旨】是言仕學可以相長。

【章旨】言居喪以哀為主。

小學細末的事啊，至於根本的大學正心誠意的事，那是沒有，如何可以呢？」子夏聽得了說「唉！言游這句話錯了。君子的道理，不是說那樣當先傳授他，那樣當稍貪懶後來教他，人的材分，譬如草木，種類各別，不可不因材施教，君子的道理，為學有序，怎可妄說沒有啊？有始有終本末俱備的，那只有聖人麼？」

【短評】君子教人，是有次第，先傳小的近的，後教大的遠的，不是先傳近小，後來不教他遠大。那麼學者自然也當循序漸進，不可厭末求本哩。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注解】㊀優 有餘力。

【演義】子夏說「出仕時候，覺得有餘力，那就為學，為學充足，覺得有餘力，那就出仕」

【短評】仕而能學，可以補充學識，學而能仕，可以實用所學。兩者相助相長，不可截為兩事。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注解】㊀致 猶言「極盡」

【演義】子游說「居喪能夠極盡哀痛，便算完備」

【短評】喪以哀痛為主，若是沒有哀痛真心，就有許多喪禮儀節，有什麼道理。

【章旨】是評子張未仁。

【章旨】是評子張難與並為仁。

【章旨】言親喪必出之真情。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注解】㈠張（子張別成學派，和同門不相合的。）

【演義】子游說：「吾的學友子張，他做的事，人所難能的啊，然而沒有得到仁。」

【短評】子張雖是孔子弟子，卻別立學派，和子游曾子一班人不合。所以子游對他有這般的批評。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注解】㈠堂堂（容貌很是美盛的樣子。）

【演義】曾子說：「容貌很美盛的子張啊，只是難以和他並用為仁的工夫了。」

【短評】子張是有闊大的氣象，所以和萎縮氣象的曾子一般人，言行不合。因此曾子用這樣的話來評論他。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注解】㈠致（盡其極）㈡親（指父母。）

【演義】曾子說：「吾聽得夫子說過的，凡人的情，未必能盡其極呢，必到遇著父母的喪哩！」

【短評】儒家把親喪時節，看得非常重要，所以要利用這個時節的心理，使人永久紀

【章旨】言孟莊子之孝的難能

【章旨】言為士師的方法

念父母。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㈠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注解】㈠孟莊子 名速。獻子的兒子。是魯大夫。

【演義】曾子道：「吾聽得夫子說的，孟莊子的孝啊，其他可以做到的，他不改他父親的賢臣，父親的政事，這是難以做到的啊。」

【短評】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這是敬遵父教。不敢更改。所以稱他難能可貴。

孟氏使陽膚㈠為士師㈡。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注解】㈠陽膚 曾子弟子 ㈡士師 刑官

【演義】孟氏使陽膚做刑官，陽膚來問曾子。曾子道：「在上的失了他教養的道理，民心渙散已是很久了。你做刑官，如其審得了真情，那就應哀憐不忍，不可自誇能幹，滿心喜歡。」

【短評】犯法的人。大多不是迫於饑寒。定是陷於不知。推原求始。是在上者失了教養

【章旨】是言君子惡居下流的緣故。

【章旨】是言人孰無過，貴能更改。

【章旨】是言夫子無

的過失。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一]居下流[二]。天下之惡皆歸焉。

【注解】㊀惡 是怕的意思 ㊁下流 是地形卑下的地方，是眾流所歸的地方。

【演義】子貢說「紂的不善，未必這樣的利害啊；所以君子怕居卑下地方，天下的惡都要到他身上咧。」

【短評】人們立身。當自警省。不可置身不善的地方。弄得天下惡名。都歸到他身上。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一]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二]也人皆仰之。

【注解】㊀日月之食 就是日食月食 ㊁更 更改

【演義】子貢說「君子的過啊，好像日月的偶時被食呢，有了過人都見他，過改了人都仰望他」

【短評】人不患有過。只要能改。若不能改。而又文過飾非。那就成為小人。

衛公孫[一]朝問於子貢曰。仲尼[二]焉學。子貢曰。文武[三]之道。未墜於地。在

不學亦無常師。

章旨　是述時人對於孔子人格的不識。

人。賢者識[四]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五]之有。

注解　㈠公孫朝 朝音潮。衛大夫。　㈡仲尼 孔子字。　㈢文武 指周文王武王。　㈣識 音志、記的意思。　㈤常師 常奉一人為師。

演義　衛國的公孫朝問子貢說「仲尼怎樣去學？」子貢道「文王武王的道理，沒有墜地，世上的人，賢的記得他大事，不賢的記得他小事，沒有不具文王武王的道理呢！夫子那一不學？而且也不常奉一人為師的。」

短評　孔子無常師。問禮於老聃。問樂於師襄。所以能夠成功一個博學的聖人。

叔孫武叔[一]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二]。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三]之云。不亦宜乎。

注解　㈠叔孫武叔 名州仇。魯大夫。　㈡仞 七尺。　㈢夫子 指武叔。

演義　叔孫武叔告諸大夫在朝中說「子貢勝於仲尼」子服景伯把這話告訴子

【章旨】是記子貢對於叔孫武叔譏毀孔子的力辨。

【章旨】是言夫子的

貢子貢道：「譬如屋牆，賜的牆呢，不過及肩，立在牆外，可以望見室家中的好物件；夫子的牆有幾仞，好像要觀宗廟百官，不得宗廟和朝廷的門走進去，不能見到宗廟的華美，百官的富盛。尋得夫子門的，或者很少咧。武叔這般說法，也難怪他呢！」

【短評】孔子人格崇高。自孔子的門弟子外。很多有疑孔子不如門弟的。武叔的話。便是實例。

叔孫武叔毀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㊁。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㊂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㊃多見其不知量也。

【注解】㊀毀 譏毀。㊁無以為 猶言無用這樣。㊂丘陵 土高叫丘，大阜叫陵。㊃多 和「祗」同。

【演義】叔孫武叔譏毀仲尼，子貢道：「無用這樣啊，仲尼是不可譏毀呢！他人的稱賢，好像高土大阜，還可有高過他呢，仲尼是日月啊，沒有再高過他的。人們雖是自己要和仲尼斷絕，可是對於日月，有什麼損傷呢，祗見他不知自量啊。」

【短評】把仲尼比日月。無得而踰。門弟子的欽仰其師如此。不得不驚歎孔子感化力的偉大。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

不可及。

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二]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三]之斯行，綏[四]之斯來，動[五]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注解 ㈠恭：恭敬。㈡階：猶言梯。㈢道：引導。㈣綏：安撫。㈤動：鼓舞。

演義 陳子禽對子貢說：「你的事師很恭敬呢？仲尼豈能勝過你麼？」子貢道：「君子一言是人人以為知，一言非，人人以為不知，所以言不可不慎啊。夫子的不可及到啊，好比天的不可升了梯上去呢。若是夫子得了邦家，所說的要立百姓，百姓便能自立，引導百姓，百姓便能奉行，安撫百姓，百姓便來歸附，鼓舞百姓，百姓便能和順，他生呢人人愛戴，死呢人人哀痛，別人怎樣可以及得到呢？」

短評 看了子貢稱聖人的話。可知孔子晚年進德，極於高遠的境域了。

堯曰第二十

章旨 述堯舜咨命之言，湯武

堯曰：「咨[一]！爾舜！天之曆[二]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三]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四]，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

誓師之意。

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五]。善人是富。雖有周[六]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七]。審法度[八]。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九]。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十]。

注解 (一)咨 嗟歎聲。(二)曆數 帝王相繼的次第。(三)天祿 即指君祿。(四)履 湯的名字。(五)賚 賞賜。(六)周 作「至」字講。(七)權量 權是秤錘，量是斗斛。(八)法度 指禮樂制度。(九)食喪祭 是糧食喪葬祭祀三件事。(十)說 同「悅」。

演義 堯說：「咨嗟你舜，天的帝王相繼次第，該在你身，要信實守定中道。若是四海困貧，君祿必致永遠絕止。」舜後來也把這些話命禹。到了夏桀，商湯起兵討桀，祭告天地道：「吾小子履，敢用黑色牡牛，敢明告那皇皇上帝，夏桀有罪，不敢赦宥，上帝的賢臣，不敢掩蔽，簡擇在合上帝的心。」又告諸侯道：「吾身有罪，和萬方無干，萬方有罪，罪在我身。」後來商紂無道，周武王滅紂，就大行賞賜，善的人賞賜最多，對諸侯說道：「紂雖有至親，不如周多仁人，百姓有了過失，在我一人身上。」於是畫一稱錘斗斛，審定禮樂制度，修治廢弛官事，四方諸侯都奉令行政咧。復興已滅的國家，繼立已

章旨 言從政須尊五美屏四惡。

絕的世代舉用隱逸的賢士，天下的民心才歸順咧。所注重的民事，是糧食，喪葬，祭祀，寬了自能得眾歸向，信了自能百姓倚靠，勤了自能作事有功，公平了自能人心悅服。

短評 楊氏評「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斯言確有見地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二]。謂之賊[三]。猶[四]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章旨 是言君子須知的三事。

注解 ㊀屛 除去的意思。 ㊁致期 刻期 ㊂賊 賊害 ㊃猶之 猶言均之

演義 子張問於孔子道：「怎樣才可從事國政呢？」孔子道「尊崇五種美事，除去四件惡行，才可從事國政哩！」子張道「什麼叫做五美？」孔子道：「君子給人恩惠而不破費，使人勤勞而不招怨，心有所好而不貪求，胸襟舒泰而不驕矜，氣象威嚴而不粗猛。」子張道：「什麼叫做給人恩惠而不破費？」孔子道「因了百姓所有的利而去利他，這不是給人恩惠而不破費麼？擇了可以勞力時候使他們勞力，有誰抱怨？好的是仁，而要得這仁，有什麼可貪？君子不論多少，不論大小，不敢怠慢，這不是胸襟舒泰而不驕矜麼？君子正了他的衣冠，尊重他的瞻視，很威嚴的使人望見了就生畏敬，這不是氣象威嚴而不粗猛麼？」子張又問道：「什麼叫做四惡？」孔子道「不行教化，只講殺人，叫做殘虐；不先吩咐，想立刻做成，叫做暴躁；慢慢發令，刻期趕辦，叫做賊害；把物件的給人啊，出入意有吝嗇，這叫做官吏見識，怎能使人感激」

短評 孔子和弟子言行政的方法。可以說這最為完備。今之為政的，亦宜取法乎此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注解 ㊀命 定命 ㊁立 自立

語譯 孔子說「不知定命，無從成君子呢；不知禮法，無從立身呢；不知人言，無從知人呢」

短評 不知命。就要避害趨利。不知禮。便致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不知言。怎樣分辨是非。觀察邪正。所以要成一個能夠立身能夠知人的君子，一定要知命。知禮。知言。

增批大字
新體繪圖

孟子白話註解提要

孟子傳略

孟軻。鄒人。魯孟孫氏之後。曾受業於子思之門人。生於周烈王四年四月二日。死於赧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年八十有四。幼時在鄒。穆公曾問政。後於宋遇滕世子。相見大悅。世子即位。延至滕。為許行所阻。乃至梁。在惠王後元十五年。左右見梁惠王。後惠王死。知襄王不可為善。乃又之齊。以其說不行。後回至鄒。聞宋欲行仁政。往見不果。又過薛至魯。會臧倉沮君。孟子知說難行。遂退與門弟子講學。而成孟子七篇。後世尊為亞聖。

七篇著作

孟子歷遊宋滕梁齊魯諸國。見道不行。乃與門弟子萬章之徒講學。孟子七篇。即其講學時的記述。那七篇呢

一 梁惠王——二十三章
二 公孫丑——二十三章
三 滕文公——十五章
四 離婁——六十一章
五 萬章——十八章

六　告子—三十六章

七　盡心—八十四章

學說概述

孟子學說詳見七篇孟子中。茲分「倫理學說」「政治學說」「教育學說」三項。述其概要於左。

（甲）倫理學說—孟子的倫理說。乃為孟子政治學說教育學說的中心。約而言之。可有三端。

一、性善論　孟子時的論性。有四大別。有主性無別說者。曰「性無善無不善。」有主性無定說者。曰「性猶湍水也。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有主性有品說者。曰「性有善有不善。」有主性本能說者。曰「食色性也。」孟子則反對諸說。而主性善。如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二、直覺論　孟子倫理思想中的根本觀念。惟有仁義二者。如以王子墊之問「何謂尚志」則曰。

「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畢矣。」

如欲行此仁義。惟有直覺。如說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三、修養論　孟子論修養。是說人的稟性相同。而皆可以為堯舜。他引顏淵之言道。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

然則如何而能完其品性。成為堯舜。則不可不知孟子的修養方法。孟子的修養方法。有積極消極二種。積極之法。則在養氣。曾答公孫丑道。

「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於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至於消極方法。則在寡欲。如說。

「養心莫善於寡欲。」

這是即孟子倫理學說的一般。

(乙)政治學說—孟子的政治學說。因為當時天下無道。百姓窮困。在上者爭權奪利。不知保民。重私利。輕仁義。以是孟子對於行政。有三大主義。

一、民貴主義　倡君輕民貴之說。期在上者知人民的可貴。如說。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怎樣貴民。則當行仁政以保民。則曰。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

這就是保民之法。也就是實行民貴主義的具體方法。

二、心治主義　孟子主人性皆善。仁義禮智。皆人所固有。為政者祇須善為導引。所以不主法治而主心治。他說。

「仁義禮智。非由外鑠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

至於心治具體方法。全在正心。如云。

「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為能格君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三、同樂主義　孟子因當時諸侯。祇知一己的優逸。不顧百姓的困苦。乃倡與民同樂之說。因梁惠王「賢者亦樂此乎。」一問。就答道。

「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如能與民同樂。不特可得真樂。且可以王。如說。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的政治學說大概這樣。

（丙）教育學說—孟子的教育學說要點有三。

一、養性教育　人性本善。以是教育宗旨。在使充分發達他善性。如說

「水性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二、自動教育　孟子深信人性本善。以是對於教育。主張自動。而不主被動。因此說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三、標準教育　教育固主張自動。然亦不可無標準。使道。

「大匠不為拙工改繩墨。羿不為拙射廢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凡此三點。和近世的教育學說確有息息相通的關係哩。



章旨 把征利的害處反復詳言。揭出治國之道。只有仁義二字。

增批大字 新體繪圖

孟子白話註解 卷一

常熟朱 麟公振評註

梁惠王上

孟子[一]見梁惠王[二]。王曰。叟[三]。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四]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五]曰何以利吾家。士[六]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七]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八]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九]。未有仁而遺[十]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注解 (一)孟子 名軻。字子輿。戰國鄒邑人。學宗孔子。主仁義。斥功利。後世尊稱他亞聖。(二)梁惠王 就是魏侯罃。因他建都大梁。所以又稱做梁。

㊂**叟** 老年人的稱謂。㊃**仁義** 博愛叫做仁，行而宜之叫做義。㊄**大夫** 古官名。是諸侯屬下的臣。所謂「王臣公，公臣大夫」是。㊅**士庶人** 指一般人民而言。㊆**上下交征** 上下互相爭奪之謂。㊇**萬乘千乘百乘** 乘，去聲，車輛的記數名稱。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出兵車萬乘，所以稱天子叫萬乘之國。諸侯地方百里，出兵車百乘，所以稱諸侯叫千乘之國。大夫地方十里，出兵車百乘，所以稱大夫叫百乘之家。㊈**饜** 音厭。滿足叫饜。㊉**遺** 遺棄的意思。

孟軻像



演義 孟子去見梁惠王，梁惠王便問他道：「老先生！你不怕千里的遠路，來到這裏，也打算拿些什麼來利給吾梁國麼？」孟子答道：「王啊！你何必一定要說利，只要有

章旨　與民偕樂，才能享樂；不與民偕樂，雖有臺池

了仁義便好了。假使做王的說：『把什麼來利吾的國？』做大夫的說：『把什麼來利吾的家？』做士庶人的說：『把什麼來利吾的身？』上下的人大家爭權奪利，那麼國家便要危在旦夕了。萬乘的國家殺掉他君主的，必定是千乘之家；千乘的國家殺掉他君主的，必定是百乘之家。你想在萬乘兵車的國裏，已經取得了千乘，在千乘兵車的國裏，已經取得了百乘，不能算不多的了。若是把義放在後頭，先講著利，那麼不互相爭奪，便不會滿足咧。從沒有仁心的人而丟掉他父母親的，從沒有講義理的人不顧他國君的啊。』梁惠王便也說道：『只要仁義好了，為什麼必定要說利呢！』

短評　在戰國時候，一般君主官吏，都是營私謀利的居多。梁惠王便是一個很好的實例。孟子見到當時各國的你爭我奪，全在重利，所以初見梁惠王時，一開口便把他的利字駁倒。同時又提出仁義二字。仁和義都是從心裏發見端倪，仁是義底標準，義是行仁的手段。而且吾們更須認清的，孟子所攻擊的，是自私自利的利。至於最大多數的樂利，却很提倡。他所主張的仁義，便是為謀最大多數樂利的工具。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一]麋鹿。曰。賢者亦樂[二]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三]。經始[四]靈臺[五]。經之營之。庶民攻[六]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七]。麀[八]鹿攸

鳥獸怎能獨樂目的在喚醒當時人君毋貪獨樂發揮他的同樂主義

伏。麀鹿濯濯。[九]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十]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十一]曰。時日[十二]害[十三]喪。予及女[十四]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注解 ㈠**鴻雁麋鹿** 大的雁叫鴻。雁是候鳥的一種。背色黑。翼青灰。胸有黑斑。麋類似鹿而較大。鹿是善走。頭有角。角上有枝。 ㈡**樂** 音洛。就是快樂。 ㈢**詩** 詩經。本為古時里巷歌謠。凡三千篇。孔子把他刪成三百十五篇。 ㈣**經始** 便是始經。即開始經營的意思。 ㈤**靈臺** 臺名。周文王 ㈥**攻** 建造叫攻。 ㈦**靈囿** 築牆為界。中蓄禽獸的叫做囿。靈囿是周文王的囿。 ㈧**麀** 雌鹿叫麀。 ㈨**濯濯鶴鶴** 濯濯。肥澤的樣子。鶴鶴。潔白的樣子。 ㈩**於牣** 於音烏。於牣。充滿貌。 ⑾**湯誓** 商書篇名。記商湯誓告語。 ⑿**日** 拿來比作人君。時日。即指當時的夏桀。 ⒀**害** 音曷。作何不解。 ⒁**女** 同汝

演義 一天，孟子去見梁惠王，那時梁惠王正站在池沼之上，看那鴻雁麋鹿，便向孟子道：「有賢德的人，也喜歡這些飛禽走獸麼？」孟子答道：「有賢德的人才能有這快樂，倘使沒有賢德，雖是有了這種飛禽走獸，也不能得到快樂的啊！詩經上說的：『在那開始建造靈臺的時候，怎樣的打算佈置，許多的百姓，一齊來建築，不到幾天就告成功，在那開始經營的時候，文王叫百姓們不必亟急，那知一般百姓，好像兒子事親一般的勤奮，所以成功很快。建築既告完成，文王在靈囿之中，見那攸伏的麀鹿肥

〔章旨〕是和惠王詳言王天下的道理。先當使之不飢不寒，而後注意庠

大而且光澤，還有那潔白的白鳥。文王到了靈沼之上，見沼中游魚充滿，並在那裏跳躍。」文王拿人民的氣力來建臺鑿池，可是一般人民，倒很樂從，稱他的臺叫靈臺，稱他的沼叫靈沼，並且歡喜他有麋鹿魚鼈。這為了古時的國君，能夠和人民一同作樂，所以才能快樂哩！湯誓上說『這個夏桀要到那時才死，吾們情願和他同歸於盡。』人民要和他同歸於盡，那麼雖是有了臺池鳥獸，怎能獨自享樂呢？

〔短評〕孟子對於政治上的主張，采取同樂主義。他眼見當時的諸侯，只知圖謀一己的快樂，不顧百姓的痛苦，不能和百姓享受一樣的快樂。所以他借了惠王「賢者亦樂此乎」一問，便滔滔不絕發揮他的同樂主義。並且舉出兩個實例，一個是與民偕樂，故能享樂。一個是不與民偕樂，雖有臺池魚獸，豈能獨樂。而「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二句，尤為全章立論的要點。

梁惠王曰。寡人[一]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二]。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三]。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五]。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塡[四]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

序之教至於移民移粟，那是一時的小惠，怎能言治。

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六]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七]食也。數罟[八]不入洿池[九]。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十]序之教。申之以孝悌[十一]之義。頒[十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十三]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十四]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注解　㈠寡人　從前君主的謙稱。猶言寡德之人。㈡河內　魏安邑地。因他在黃河以北。故名河內。㈢河東　是大梁地。因他在黃河以東。故

橫河東。(四)塡然 擊鼓聲。(五)曳 音遺，是遺棄之意。(六)直 作不過解。(七)勝 音升，窮盡的意思。(八)數罟 數音促，罟音古，是細密的網。(九)洿 音烏，就是水潭。(十)庠序 是鄉學名，夏朝叫做庠，周朝叫做序。(十一)孝悌 敬事父母叫孝，敬事兄長叫悌。(十二)頒白 是半黑半白的頭髮。(十三)莩 餓死的人。(十四)罪歲 不自知罪，而歸罪於歲。

演義 梁惠王和孟子說「寡人對於治國，也可算得盡心了。河內地方遇了凶年，便移百姓到河東，移粟到河內；河東地方遇了凶年，也是照此辦法。考察鄰國的行政，沒有像寡人這般的用心，可是鄰國的百姓，並不減少，寡人的百姓並不加多，這是什麼緣故呢？」孟子回答他道：「你王喜歡爭戰，現在就把戰事來比喻。擊了軍鼓，兵刃交接，失敗的棄甲曳兵而逃，有的逃了百步而後止，有的逃了五十步而後止，那逃了五十步的去笑一百步的，你看以為怎樣？」梁惠王便道：「那是不可，他不過沒有逃出百步罷了！可是也終逃的啊！」孟子便接著說「王如知道了這個道理，那麼不要希望你的百姓多於鄰國了。一定要不違耕種的時候，那五穀就可吃不盡了；捉魚的網不投入池中，那魚鼈就可吃不完了；斧頭砍刀到山林中去采伐，能有一定的時候，那材木就可用不竭了；五穀和魚鼈



都吃不盡，材木又用不完，這樣百姓的養生喪死，都可無憾。養生喪死無憾，就是實行王道的起點啊！五畝大的宅子，種了桑樹，五十歲的人，可以穿綢帛咧；雞豚狗彘的畜養，不失掉他一定的時候，七十歲的人，可以吃肉咧；一百畝的田地，不奪他耕種收穫的時候，幾口的人家，可以沒有飢餓咧；注意到庠序的教化，把孝悌的大義，去教他，白髮的老人，再不會背着東西戴着東西在路上走咧；七十歲的人，能夠穿綢吃肉，一般人民，可以不飢不寒，照這樣子，而不能王天下的，那是沒有的呀。可是現在的國君，狗彘去吃了人的食料，不知去檢點，路上有餓死的人，不知去發穀賑濟；百姓死了，倒說『不是我弄死他，是年歲害他死的；』這個樣子，有什麼兩樣，用刀刺殺了人，倒說：『不是我刺殺他，是兵器殺他的呢！』你王能夠罪己，不去歸罪到年歲，那麼天下的百姓，才肯來歸向你哩。』

短評 盡心二字。是通章着眼點。梁惠王把移民移粟。便算盡心。孟子便把盡心的道理。詳詳細細的告訴他。一定要實行王道。使人民不飢不寒。一面又施之以教化。那才可以算得盡心呢。末了還極言時政的弊端。既不知檢。又不知發。足證對於百姓疾苦。毫不關心。怎得叫做盡心。孟子的政治。要人快活安樂。享受幸福。他所說的「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這一類的話。無非要使百姓安樂享福。胡適之在哲學史大綱上說「我們可說孔子的

章旨　是說為民父母的，當除害民之事，實施愛民之政。

是爸爸政策，孟子的是媽媽政策。爸爸政策要人正經規矩，要人有道德，媽媽政策要人快活安樂，要人享受幸福。」確是不錯。在現今的中國，民不安生，飢寒交迫，執政諸公，要努力實行孟子的媽媽政策，那才可以算得盡心。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一]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二]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三]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四]在其為民父母也？仲尼[五]曰：始作俑[六]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注解　㈠願安　情願而安心的意思　㈡梃　大棍　㈢廄　馬房　㈣惡　作怎樣解　㈤仲尼　孔子字仲尼，先於孟子，春秋時魯人　㈥俑　是刻木使成人形，用作陪葬的。

演義　梁惠王便道：「寡人情願安心承受先生的教訓。」孟子和他說：「殺人用木棍和利刃，有什麼兩樣呢？」惠王答道：「沒有什麼兩樣啊！」孟子又問：「用利刃和用政治，有什麼兩樣呢？」惠王又答道：「沒有什麼兩樣啊！」孟子便道：「廚房中有肥肉，馬房中有肥馬，可是百姓都有飢色，草野又有餓莩，這直是領了野獸去吃人啊；

章旨　是言國的強弱，不在大小；能行仁政，便可無敵於天下。

野獸和野獸相互吞食，人們尚且憎惡他，做了百姓父母的人去行政，所作所為，不免像領了野獸去吃人，這樣怎能做百姓的父母呢？仲尼曾說過的：『起始作俑的人，恐怕他要沒有後代麼！』因為他雕刻像人而去用他哪；那麼怎可使一般百姓飢餓而死呢？」

短評　孟子主張同樂主義，所以對於只知自己享福不問百姓疾苦的諸侯，竭力反對。在這一章裏，是極端反對惠王的虐政殺人，他卻不開口直說，層層問駁，使王自認其非，然後舉他弊害，痛言一番。自古名臣進諫，往往采用這種說法。

梁惠王曰：晉國[一]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二]敗於齊，長子死焉；西[三]喪地於秦七百里；南[四]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六]；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七]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注解 ㈠**晉國** 梁為魏地，魏氏本為晉大夫，後與韓趙分晉，所以又稱三晉。㈡**東敗於齊** 周顯王二十六年，齊將田忌領兵攻魏，魏大敗，長子申被擄而死。㈢**西喪地於秦七百里** 周顯王三十八年，秦敗魏軍，取少梁，後魏又連次獻地給秦。㈣**南辱於楚** 周顯王四十五年，楚敗魏於襄陵。㈤**比** 作代字解。㈥**易耨** 整理除草。㈦**陷溺** 墮坑叫陷，墮水叫溺。極言受災的利害。

語譯 梁惠王和孟子道：「當起的晉國，那是天下沒有再比他强盛呢，這是你老先生所知道的啦。傳到了寡人，東呢給齊國打敗，長子死在這回的戰爭中；西呢喪掉七百里的地方給秦國，南呢又是受辱於楚，寡人想來實在可恥，願代那死者一雪此恥，不知怎樣纔可達得目的？」孟子答道：「有了百里的地方，便可以王天下。王如其施行仁政給人民，減省刑罰，改薄稅斂，還教百姓們深深的耕田，整理除艸，少壯的人，還利用空閒的日子，去修養孝悌忠信，回到家裏，服事他的父兄，到外面去，服事他的長上，這樣的百姓，叫他執了木棍，便可打退秦楚的堅甲利兵了。那般奪去了百姓耕種的時候，使他們不能深耕易耨，去養活他的父母，弄得父母受凍挨餓，兄弟妻子，東離西散，他們這樣的陷害他的百姓，你王去討伐他，那個能夠同王對敵呢？所以說：行仁政的人，天下無敵，請你王可以確信無疑。」

短評 在戰國時代，大家以攻伐為賢。吾們看那梁惠王，因為好戰，弄得「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受了這般的苦痛，應該反躬自問，明白那窮兵黷武的害處。不料他不知自悔，仍舊要用武力來洒恥，所以孟子提出一個仁字，只

章旨 在戒人君的嗜殺不嗜殺。人民歸如水，而後可以統一，可以定天下。

要有仁心，行仁政，那麼可以撻秦楚的堅甲利兵，可以無敵於天下。為當時攻伐為賢的風尚，痛下針砭。

孟子見梁襄王[一]。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二]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三]。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四]作雲。沛然[五]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六]。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七]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八]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注解 ㈠梁襄王 名赫，梁惠王子。㈡卒 音猝，忽然貌。㈢一 統一之謂。㈣油然 雲湧的樣子。㈤沛然 雨盛的樣子。㈥人牧 牧人民的，就是君主。㈦引領 伸頸貌。㈧由 古通猶。

演義 孟子去見了梁襄王，出來了同人家說「望他不像人君，接近了他，又沒有什麼畏望，而猝然問我道：『天下怎樣才能平定？』吾便回答他道：『要平定全在統一。』他又問『那一個人能夠統一？』吾對道『不愛殺人的才能夠統一他。』他又問：

【旨】王天下之道。須先保民。保民之法。在存仁心。行仁政。孟子主君輕

『那種人去歸附他？』吾又對道：『天下的人，沒有一個不歸附他呢？王知道那稻苗麼？在七八月中，久旱不雨，那稻苗就要枯槁了！那天忽而湧起白雲，很盛的下了一陣大雨，那稻苗便蓬蓬勃勃的生長起來；這種情形，那個人能夠阻住他？講到現在天下的人君，沒有一個不愛殺人的啊，倘使有不愛殺人的，那麼天下的百姓，便伸長了頭頸要仰望他哩！果然能夠這樣，百姓去歸附他，好比水流向下，水勢浩大，那个人能夠去阻擋他？』」

【短評】諸侯相爭。各據一方。這樣現象。天下決不會有平定的日子。一定要統一起來。才可免掉爭伐。平定天下。戰國的結局。果然為秦國一統。只因秦也喜歡殺人。不能深得民心。所以雖能一統。卻不能使天下平定。傳至二世。就為漢朝所滅。可知統一天下。在行仁政。不是專靠武力所能奏效的。

齊宣王[一]問曰。齊桓[二]晉[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四]。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五]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六]曰。王坐於堂上。有牽

民貴故處處以愛民為重。

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七]。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九]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十]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十一]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十二]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十三]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十四]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十五]。而不

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十六]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十七]以超北海[十八]。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十九]。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二十]。詩云。刑[廿一]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廿二]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廿三]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

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廿四]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廿五]土地。朝[廿六]秦楚。莅[廿七]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廿八]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廿九]人與楚[三十]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彊[卅一]。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

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卅二]其君者。皆欲赴愬[卅三]於王。其若是。孰
能禦之。王曰。吾惛[卅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
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
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卅五]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
之。是罔[卅六]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
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
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
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
恐不贍[卅七]。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卅八]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
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
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
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

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注解】㈠齊宣王 齊威王子，名辟疆，喜文學。對于一般人士，莫不禮待。㈡齊桓 姓姜，名小白。任用管仲為相，尊周室，攘夷狄，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霸盟主。㈢晉文 獻公次子，名重耳，在外十九年，賴秦繆公助，得回晉國。用先軫、賈佗、狐偃、趙衰諸賢，得霸諸侯。㈣無以 以通已。無以，不得已的意思。㈤保民 就是保護人民。㈥胡齕 音核，齊宣王臣子。㈦釁鐘 殺牲取血，以塗新鐘。㈧觳觫 音斛速，戰慄貌。㈨無異 猶言不要奇怪。㈩隱 痛惜的意思。(十一)仁術 仁人之術。(十二)忖度 音鐸，忖度就是思量。(十三)戚戚 心感動貌。(十四)復 告訴的解釋。(十五)鈞 衡名，三十斤為一鈞。(十六)秋毫 秋日之鳥毛，喻言其微。(十七)太山 即泰山，五嶽之一，在山東泰安縣。(十八)北海 指渤海。(十九)老吾老幼吾幼 即言敬重吾的父兄，慈愛吾的子弟。(二十)掌 掌握之中。(廿一)刑 法式。(廿二)御 音迓，統治之謂。(廿三)權度 權是秤錘，度是丈尺。(廿四)便嬖 伶俐寵幸之人。(廿五)辟 開闢之意。(廿六)楚 春秋戰國時國名，在今兩湖兩江河南等地。(廿七)朝 音潮，使人來朝之意。(廿八)蒞 居上臨下叫蒞。(廿九)緣木求魚 言攀木捕魚，安望有成。(三十)鄒 戰國時國名，在今山東鄒縣。(卅一)彊 與強同。(卅二)疾 憎恨。(卅三)愬 與訴同。(卅四)惛 同昏，就是惛懵。(卅五)放辟邪侈 放浪為非，侈心妄想的意思。(卅六)罔 欺害叫罔。(卅七)贍 猶言富足。(卅八)盍 作何不解。

【演義】齊宣王問道：「齊桓公，晉文公的事情，可以講給我聽麼？」孟子對道：「仲尼的學徒，都不講桓文的事情，因此後世不傳，我也沒有聽到，要末和你講王道麼？」齊宣王便道：「德行到什麼程度，便可以王天下？」孟子道：「愛護百姓便可以王天下，而且沒有人敵得過你的。」宣王道：「像寡人這般可以算愛護百姓麼？」孟子道：「可以算愛護百姓。」宣王道：「怎樣知道吾可以算愛護百姓？」孟子道：「我聽得胡

齕說過：『王坐在堂上的時候，有一個人牽了牛走過堂下，王看見了就問道：「這牛牽到那裏去？」牽牛人說道：「殺了牠取了血去塗鐘。」王說：「恕了牠！吾看見牠戰慄的形狀，心裏不忍把牠沒有罪的東西就殺掉。」牽牛人答道：「那末不要塗鐘麼？」王說：「怎樣可以不塗鐘！換羊去塗鐘罷。」』不知道有沒有這件事？」王說：「有這件事的。」孟子說：「這一種心就足以王天下了！百姓對于這件事，都說王是愛財，不過我的確知道王是不忍之心。」王說：「有這種百姓呀！齊國地方雖然狹小，吾何至於愛惜一隻牛！吾就因為看見了牛的戰慄，想牠無罪被殺，心裏有些不忍，所以把羊換牛的。」孟子道：「百姓說王愛財，王不必說怪，因為把小的羊換大的牛的道理，他們都不知道，不過王若因為牛沒有罪，不忍把牠殺掉，那末羊也沒有罪，何必選擇羊呢？」王便笑道：「這是什麼心呢？我的確不是愛財，但是把羊換了牛，宜乎百姓說我愛財了。」孟子道：「不妨！這是你的仁術。因為你祇看見牛的戰慄，沒有看見羊的戰慄的緣故。君子人對於禽獸，看見牠們生時的狀況，就不忍看見牠們死；聽見牠們被殺時叫的聲音，就不忍吃牠們的肉；所以君子人一定要遠離庖廚的。」宣王聽了孟子一番的話，很快樂的說道：「詩經上說：『別人的心思，我可猜得着。』恐怖就是你夫子這種人。我做了換羊事情，回轉來想，也想不出什麼心思，現在經你夫子一說，我心裏戚戚然動了。不過我要問，這一種心，何以就合王天下的道理呢？」孟子說：「有

人來告訴王道：『我的力氣很大，可以舉起百鈞，但是舉不起一根羽毛；目力銳明，可以察見秋天鳥毛的末端，但是看不見一車子柴。』這話你王相信麼？」王說：「不相信。」孟子說：「現在禽獸都得到王的恩惠，為什麼王的恩惠獨獨不加到百姓身上呢？老實說舉不起一根羽毛的緣故，是因為不用力；看不見一車子柴的緣故，是因為不用銳明的目力；百姓沒有受到你王愛護的緣故，是因為王不肯用恩惠。所以王的沒有王天下，是王不肯去做，並非王不會做。」王說：「不肯做和不會做的情形，怎樣分別？」孟子說：「教一箇人挾了太山去跳過北海，這箇人對別人說『我不會做。』這就是真的不會做了。替長者折一根樹枝的人，也對別人說『我不會做。』這就是不肯做並非不會做了。所以王的沒有王天下，不是挾了太山跳過北海的一類事情，簡直是替長者折樹枝的一類事情了。把吾待父老的道理，去待別人的父老；把吾待子弟的道理，去待別人的子弟，天下就可以到吾手中來。詩經上說：『自己做好榜樣給妻子效法，再給兄弟效法，然後推廣出去給一家一邦的人效法。』這種話就是說把仁心推到他們身上去。所以把恩惠推廣出去，可以保四海，不把恩惠推廣，恐怖妻子也保不全。古人所作所為，大大的超過別人，這沒有別的原因，就是他們善於推廣自己的仁心罷了！現在王的恩惠，可以及到禽獸，為什麼偏偏不加到百姓身上呢？物件稱後，可以知道輕重；用尺量後，可以知道長短；何況吾們的心要去對付事物，請王

必須斟酌的。還是你王要興了甲兵，使將士臣僚都危險，去結怨諸侯，然後你王心裏方才快活麼？」宣王說「不是的，吾並不以為這種事快樂，吾要求吾最大的心願咧！」孟子說「王所說大的心願，可以講給我聽麼？」王祇顧笑，不開口。孟子於是繼續說道「你王是不是為了吃的東西不肥甘麼？是不是為了穿的衣服不輕煖麼？是不是為了采色不中你目麼？是不是為了聲音不中你耳麼？是不是為了寵倖的人使喚不靈麼？以吾看來，王的許多臣子，都可以做到，王是否為了上項事情麼？」王說「不是的，吾並不為這種事情。」孟子說「那末王的大心願我知道了！你要開闢土地，使秦楚都來朝見你，做中國的主人，去安撫四夷。不過照你的作為，要求到你的大心願，猶攀到木頭上去求到魚，總是做不到的。」王詫怪的說道「你話太過火麼！」孟子說「恐怕還有過火的話！因為緣木求魚，雖然得不到魚，終是沒有災害的。照你的作為，求你的心願，將來極盡心力做下去，一定要有災害。」王說「可以講給我聽麼！」孟子就告訴他道「鄒國人和楚國人戰爭，王以為那國勝？」王說「楚國人勝」孟子就接下去說「那末小國敵不過大國，人少敵不過人多，弱國敵不過强國，大家都明白了。現在海內土地見方滿千里的有九塊，齊國祇有一塊，把一塊地方去征服八塊地方，和把弱小的鄒國去敵强大的楚國，簡直沒有分別，這是一定要失敗的。你胡不從根本上着想呢？現在王發政令行善事，使天下做官的人都願立在王的朝廷上

做官；耕田人都願在王的荒野裏耕田；商人都願在王的市場開店；旅客都願走王所開闢的道路；凡天下恨君的百姓，都要走來告訴你王。能夠這樣底得民心，誰能抵敵得過你呢？」王聽了孟子一番話，說道：「吾太糊塗，吾不願再向心願方面進行了。極願夫子幫助我，明白底教我。我雖然不聰敏，我也願去嘗試了。」孟子於是說道：「沒有恆產而有恆心的，祇有明白事理的讀書人可以做得到。至於普通百姓，因為沒有恆產，便沒有恆心；因為沒有恒心，放浪奸邪的事情，件件都要做了。等到犯了罪，就給他刑罰吃，這是欺害百姓了。豈有仁愛的人做官，可以欺害百姓嗎？所以明君規定百姓的產業，一定要使這產業對上可以養活父母，對下可以養活妻子；大熟年果然可以終身溫飽，就是荒年也不至於餓死。有了這些產業，然後叫他們做善事，他們自然樂從了。現在的君王，規定百姓的產業，對上養不活父母，對下養不活妻子；大熟年已經終身吃苦，到了荒年就不免要餓死了。這種情形，百姓救死都來不及，有甚麼閒暇可以講究禮義呢？總之，王要行仁政，胡不從根本上着想呢？根本方法就是：五畝大的住宅旁，種了桑樹，到五十歲左右，可以穿綢緞了；養雞猪狗等家畜，不要違背天時，到七十歲左右，可以吃肉了；種了一百畝田，在農忙緊要的時候，不要强迫他們做別的事情，那末八口之家，不致饑餓了，庠序的教訓，務必謹慎，而且要把孝父母，敬長上的道理，反覆的教他們，使子弟個個明白事理，然後頭髮半白半黑的人，不致負了東西，在

【章旨】齊王好樂。孟子就勸他當與人樂。與眾樂。勿獨樂少樂。苟能與民同樂。便可以王。

路上吃苦了。年老的人穿綢吃肉，年輕的人也不飢不寒。能夠做到這種地步，天下人還不來歸附你王，一定不會的啊。」

【短評】要王天下。一定要先得民心。要得民心。一定要先行仁政。仁政果能盡力推行。天下的百姓。自然要歸附他。這就叫「王天下」了。孟子力勸齊宣王行仁政。宣王終是沒有決心。所以孟子反覆底向他開導。勸他從根本上着想。使百姓都有恆產。而且要使這恆產對上足以養活父母。對下足以養活妻子。然後再把孝悌道理去教他們。這是孟子政治學說的精義所在。

梁惠王下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眾。臣請為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

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三]之音，舉[四]疾首蹙頞[五]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六]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七]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注解】㊀莊暴：齊宣王時的大夫。㊁先王：指古昔君主言。㊂管籥：管比笛小，有六孔。籥亦似笛，有三孔。均樂器名。㊃舉：作大眾解。㊄疾首蹙頞：疾首，頭痛狀。蹙頞音厄，就是皺額頭。㊅田獵：在野外獵獸，叫做田獵。㊆羽旄：旗干上有雉尾的，叫羽；旗干上有牛尾的，叫旄。

【演義】莊暴去見孟子說：「暴去見齊王，王對暴說他喜歡音樂，暴沒有話說。」暴要問道：「究竟喜歡音樂好不好呢？」孟子說：「齊王能夠極喜歡音樂，那末齊國庶幾

可以富強了!」隔了幾天孟子見齊王說:「你王嘗經對莊子說喜歡音樂,有這事情麼?」齊王變了面色道:「寡人並不是喜歡先王之樂,不過喜歡世俗的音樂罷了!」孟子說:「王如果喜歡音樂達于極點,齊國庶幾可以富強了!至于喜歡現在的音樂和喜歡古時的音樂,簡直沒有分別的.」齊王便繼續問道:「可以講給我聽麼?」孟子就說:「一箇人喜歡音樂,和合了幾箇人弄音樂,比較起來那一種快樂?」王說:「不及合了幾个人弄音樂比較快樂.」孟子再問道:「合了少數人弄音樂,和合了多數人弄音樂,那一種快樂?」王說:「自然不及合多數人弄音樂來得快樂.」於是孟子就和齊王講音樂,說道:「臣和王談談音樂.現在王在此間弄音樂,百姓聽得王鐘鼓的聲音,管籥的聲音,大家都痛了頭皺了眉互相告訴說:『吾王喜歡弄音樂,以致於吾們到這種苦的地步呀!父子都不得見面;兄弟妻子,都個個離散』假使王在這裏打獵百姓聽得王車馬的聲音,看見美麗的羽旄大家都痛了頭皺了眉互相告訴說:『吾王喜歡打獵,以致於吾們到這種苦的地步呀!父子都不得見面,兄弟妻子都箇箇離散.』這是沒有別的緣故,是因為不和百姓一同快樂.假使王在這裏鼓樂,百姓聽得王鐘鼓的聲音,管籥的聲音,都欣欣然面有喜色互相告訴說:『吾王庶幾沒有病麼?否則他不會鼓樂了.』假使現在王在這裏打獵,百姓聽見王車馬的聲音,看見美麗的羽旄,都欣欣然面有喜色互相告訴說:『吾王庶幾沒有病麼?否則他不會打

章旨 是論囿的大小，在能與民同樂與否。把上章與民同樂之意重言申明。

獵了。』這是沒有別的緣故，是因為和百姓一同快樂。現在王和百姓一同尋快樂，就可以王天下了！」

短評 大凡做帝王，都是祇知道自己尋快樂。百姓的苦樂，完全不管的。因此百姓和帝王愈加分離。國家就難太平。孟子勸齊王要和百姓同樂，就是要勸他實行同樂主義。帝王得著快樂，百姓也得著快樂。上下一心，國家自然太平了。

齊宣王問曰。文王[一]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二]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三]者往焉。雉兔[四]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五]。然後敢入。臣聞郊[六]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七]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注解 (一)文王 太王之孫，名昌。生有聖德，三代時的賢君。(二)傳 指古書言。(三)芻蕘者 採柴的樵夫。(四)雉兔者 捕兔的獵人。(五)禁 禁止之事。問國之大禁，即入國問禁之意。(六)郊關 國外百里的地方叫郊，郊外關門叫關。(七)阱 音淨，是掘地成坑，以陷野獸的。

演義 齊宣王問道：「文王的花園，見方七十里，有這件事麼？」孟子回答說：「古書

章旨 詳言交鄰國之道，在於樂天以保天下，畏天以保其國，並言好勇，當好大勇。

上有的」王說「花園這樣大麼？」孟子說「百姓以為太小」王詫怪的說道「寡人的花園，見方四十里，然而百姓以為太大，甚麼緣故？」孟子告訴他說「文王的花園，見方七十里，樵夫可以進去拾柴，捕野雞和捉兔子的人，都可以進去，是和百姓共有的，百姓以為太小，豈不是應該麼？臣初到齊境，問明白國家的大禁，然後敢走到齊國，臣聽得城外，有見方四十里的花園，如果殺花園中麋鹿，就和犯殺人罪一樣，這種辦法，差不多變了四十里大的阱了，百姓以為這花園太大，豈不是應該麼？」

短評 齊宣王祇顧一己之樂，不顧百姓的快樂。孟子卻主張王和百姓要一同快樂。所以借著花園問題，去發揮與民同樂的道理。孟子真可算是一箇善於開導的人。可惜齊王不能覺悟。所以齊國終不能王天下。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一]事葛[二]。文王事昆夷[三]。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四]事獯鬻[五]。句踐[六]事吳[七]。以大事小者。樂[八]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九]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

毋好小勇
乃可一怒
而安天下
之民

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10]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11]莒[12]，以篤周祜[13]，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14]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15]，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16]？』一[17]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注解 ㈠**湯** 是商朝開國的君主，名履。㈡**葛** 國名，夏時諸侯。㈢**昆夷** 西戎國名。㈣**太王** 古公亶父，周文王之祖。㈤**獯鬻** 音熏育，北狄國名，在殷代名葷粥，在周代名玁狁，在漢代名匈奴。㈥**勾踐** 越王名。㈦**吳** 國名，在今江蘇南部浙江北部地。㈧**樂天畏天** 樂從天道，叫樂天；不違天理，叫畏天。㈨**小勇** 即指匹夫之勇，敵不過一人。㈩**赫** 發怒貌。⑪**徂** 作去字講。⑫**莒** 作兵旅講。⑬**周祜** 周代的社稷。⑭**書** 指尚書。⑮**作之君作之師** 既為之君，又為之師。⑯**厥志** 作他的志願講。⑰**一人衡行** 一人指商、紂，衡行就是橫行。

語譯 齊宣王問道：「結交鄰國，有沒有好的道理麼？」孟子回答說：「有的。祇有仁愛的帝王，能夠把大國去服事小國，緣湯去服事葛，文王去服事昆夷；祇有聰明的帝王，能夠把小國去服事大國，像太王去服事獯鬻，勾踐去服事吳國。把大國去服事小國，是喜歡服從天理的；把小國去服事大國，是不敢違背天理的。喜歡服從天理的人，

可以保住天下；不敢違背天理的人，可以保住一國。詩經上說『怖天威的人，可以保住天下國家。』就是這種道理。」王說「這話的道理大極了！可惜寡人有箇脾氣寡人喜歡勇的。」孟子就說道：「請王不要喜歡小勇，像那種握了劍怒了目說道：『他敢來抵當我呀！』這是匹夫之勇，祇可以敵一个人，所以勸王講大勇。詩經上說：『文王聽得密人伐阮，就發怒起來，整頓好軍隊去擱住他們到共池去的兵，同時使周朝的福氣加厚，一面可以對得住天下的百姓。』這就是文王的大勇。文王一發怒，可以使天下的百姓安逸。書經上說『天降了百姓，替百姓立君立師，』就是說『你們當君當師的人，要幫助上帝管教百姓。你們的寵榮到四方，就是要管百姓，那箇百姓有罪無罪，我在這裏都知道的。天下人那一箇敢越出範圍，做不端的事情？』武王見了一個人橫行天下，他便以為羞恥，這就是武王的大勇。武王也是一發怒，可以使天下百姓安逸。現在王也能夠一發怒，便可以使天下百姓安逸，百姓祇怕你王不喜歡勇呀！」

【短評】結交鄰國，不出「以大事小」和「以小事大」兩箇方法。大國宜乎採取「以大事小」方法，便見得大國的度量。小國宜乎採取「以小事大」方法，便見得識時務。孟子的意思，是著重在「以大事小」方面。齊王便把「好勇」來推諉。孟子就把文王武王的發怒便可使天下百姓安逸的大勇，來勸齊王。孟子真可說是一箇最機

章旨　人君當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而後可王。

警的大政治家。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1]。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昔者齊景[2]公問於晏子[3]曰：吾欲觀於轉[4]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邪[5]。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6]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7]，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8]。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9]睊胥[10]讒，民乃作慝[11]。方[12]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

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十三]招角招是也。其詩[十四]曰。畜君何尤[十五]。畜君者。好君也。

注解 (一)雪宮 故址在今山東臨淄縣東北，是齊宣王的別館。(二)齊景公 齊莊公弟，名杵臼。(三)晏子 齊大夫，名嬰，號平仲。(四)轉附朝儛 齊國山名，在東北近海處。(五)琅邪 山名，在今山東諸城縣東南。(六)夏諺 夏朝諺語。(七)豫 就是喜樂。(八)度 就是法度。(九)睊睊 側目而視貌。(十)胥 作都字解。(十一)慝 心中怨惡意。(十二)方命 違拗命令。(十三)徵招角招 招音韶，樂歌篇名。(十四)畜 音觸，是止的意思。(十五)尤 就是過失。

演義 齊宣王在雪宮裏接見孟子，說道：「賢者有這種快樂麼？」孟子回答說：「有的，百姓得不到這種快樂，就要毀謗君了，百姓得不到這種快樂，就要毀謗君，那是不對的，做了君不和百姓同樂，也是不對的，百姓快樂的事情，君王很快樂的和百姓同做，然後君王快樂的事情，百姓也很快樂底和君王同做；百姓憂愁的事情，君王替他們想法子除去，然後君王憂愁的事情，百姓也很憂愁底幫助君王除去，不論快樂和憂愁，終是天下一致的，能夠這樣，還不王天下，那是一定不會的，從前齊景公問晏子說：『吾要游玩轉附朝儛兩個山，再沿海而南，一直到琅邪山，吾怎樣修練才可比得

上先王的游玩呢?』晏子回答說:『這問好極了!天子到諸侯地方,叫「巡狩」就是巡查諸侯所守的地方安靖不安靖.諸侯朝見天子叫「述職」,就是陳述所擔任職務的情形.一舉一動,都是正經事情.春天出來查察耕田情形,並且要補給農民的種穀,秋天要查察百姓的收穫,並且要幫助農夫的吃糧.所以夏朝有句俗語說『吾王不出來游玩,吾們怎樣得著王的恩惠呢?吾王倘使不高興出來,吾們怎樣得着王的帮助呢?』一回游玩,一回高興,都可以做諸侯的法度.現在的君王,就不對了.帶了兵走,要强百姓供給糧食,使飢的百姓得不到吃的東西,忙的百姓得不到休息,大家側了眼睛說難聽的話,不得已做起壞事來了.這樣的違背天命去虐待百姓,使喝的吃的東西,像流水的樣兒狼藉糜費,百姓都流連荒亡起來,將來變成諸侯的災憂,甚麼叫「流連荒亡」呢?順着水游玩下去,不思回轉的人叫做「流」;逆着水游玩下去,不思回轉的人,叫做「連」;捉野獸沒有滿足時候,叫做「荒」;喜歡喝酒沒有滿足時候,叫做「亡」.從前君王不做「流連」的快樂事情,「荒亡」的行為,吾希望君選好的事情去做.』齊景公聽了晏子一番話,大大的快樂,就曉諭全國百姓,自己住在鄉下,開始發了倉穀去補給不夠穀的百姓.一面召樂官來吩咐他『替我做君臣互相快樂的音樂.』這樂名就叫徵招,角招,他的句子就是說:『勸住君王做錯事的人,有什麼過失呢!』勸住君王做錯事的人,真是愛護君王的人了.」

章旨 人君好貨好色。如能和百姓同之。亦足以行王政。

短評 天子的巡狩。諸侯的述職。都是著重在國計民生方面。就是先王出來游玩。也在調查民間的苦樂。孟子要勸齊王與民同憂。與民同樂。所以把晏子對齊景公的一番話。引證出來。使齊王效法。可惜齊王依舊沒有決心。孟子的一番好意。完全不能實現。聖賢得不到明君。真是古今同慨呀。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一]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二]耕者九一。[三]仕者世祿。關市譏[四]而不征。[五]澤梁[六]無禁。罪人不孥。[七]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八]矣富人。哀此煢[九]獨。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十]對曰。昔者公劉[十一]好貨。詩云。乃積[十二]乃倉。乃裹餱糧。[十三]于槖[十四]于囊。四戢[十五]用光。[十六]弓矢斯張。干戈戚揚。[十七]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

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十八]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十九]。至於岐下。爰及姜女[二十]。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廿一]。外無曠夫[廿二]。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注解 ㊀**明堂** 是周天子東巡狩朝見諸侯的堂。在山東泰山下。㊁**岐** 周之舊國。在今陝西岐山縣西北。㊂**九一** 是井田制。八家各受私田百畝。同種公田百畝。這叫做九一制稅。㊃**譏** 即稽查。㊄**征** 就是抽捐。㊅**澤梁** 水池叫澤。石橋叫梁。㊆**孥** 妻子叫孥。不孥。就是不及他妻子的意思。㊇**哿** 音可。作嘉字講。㊈**煢** 音瓊。孤獨無依的。㊉**貨** 指財貨言。⑪**公劉** 后稷曾孫。避狄患遷邠。重修祖業。周由是興。⑫**積** 音恣。積聚成堆的秆稓。⑬**餱糧** 乾糧。⑭**橐囊** 有底的袋叫橐。無底的叫囊。⑮**戢** 音輯。作斂藏講。⑯**用光** 光大國家的意思。⑰**戚揚** 小斧叫戚。大斧叫揚。⑱**古公亶父** 古公太王本號亶父是名。亶音旦。父音甫。⑲**水滸** 就是水邊。⑳**聿來胥宇** 同來視察修城建屋的地方。㉑**怨女** 怨憎懷恨遲時未嫁之女。㉒**曠夫** 閒曠過時未娶之夫。

演義 齊宣王問道「別人都教我拆毀明堂。要拆毀麼？」孟子回答說「明堂。是王者所必須要用的堂。王如果要行王天下的政治。那末不要拆毀罷。」王說「王政可講給我聽麼？」孟子就說道「從前文王治理岐山的時候。耕田的人。祇把收入的九分之一供給國家。做官的人世世可以有俸祿。吃關市僅不過稽查。並不收稅的。池中不

禁人捉魚，犯罪的人祇本身受刑，並不連累妻子的。還有年老無妻的人叫「鰥」，年老無夫的人叫「寡」，年老無子的人叫「獨」，年幼無父的人叫「孤」，這四種人是天下的窮民，沒有地方可以告援的。文王施行恩惠的時候，一定先要派到這四種人。詩經上說『那些富人真舒服呀！可憐那些單身漢，一點沒有依傍呀！』這話是不錯的。」齊王聽了便說道：「這些話好極了！」孟子就質問他說：「王既然認為這些話是好的，何以不去實行呢？」齊王說：「寡人有箇毛病，就是喜歡錢財貨物。」孟子說：「從前公劉喜歡錢財貨物，詩經上說過的：『你們積蓄些穀在你倉中；你們把乾糧裏起來，放在橐和囊裏；我想安頓你們百姓，使國家光大；你們把弓箭、籐牌、刀槍、斧頭等都收拾起來，於是和你們一同起身，搬到邠的地方去。』這因為公劉喜歡銀錢貨物，所以居住的百姓有米積蓄，走路的百姓有乾糧帶走，於是動身到邠，並無妨礙。王如果喜歡銀錢貨物，應該體諒到百姓，那就是王天下，也不難的！」王聽了孟子話，又推託說：「寡人有箇毛病，就是喜歡女色。」孟子開導他說：「從前太王也是喜歡女色，寵愛他的妃子。詩經上說的：『古公亶父明朝要騎馬逃難了，沿了西河水邊，騎到岐山脚下了。明朝古公亶父果然帶了愛妃姜氏，一同來看修城造屋。』在那時候，因為太王喜歡女色的緣故，在家裏沒有過時不嫁的怨女，在外面沒有過時不娶的曠夫。王如果喜歡女色，應該和百姓一同喜歡，那末王天下也不難的！」

【導旨】孟子欲設詞以醒宣王。層層推問。至不能答。亦可見宣王的不能有為。

【短評】孟子一心勸齊王與民同樂。收拾人心。成就王天下的大事業。不料齊王毫無誠意。一再推諉。始而說是好貨。繼而說是好色。孟子就把好貨好色的人。引證出來。祇要和百姓一同喜歡也可以王天下的。孟子苦口婆心。力勸齊王行王政。齊王終不覺悟。真是可惜。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㊀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㊁之。曰。士師㊂不能治士㊃。則如之何。王曰。已㊄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注解】㊀比作及字解 ㊁棄就是絕交 ㊂士師即監獄官 ㊃治士治其屬下的鄉士遂士 ㊄已就是罷斥

【演義】孟子對齊宣王說：「王的臣子，把妻子交託他的朋友，自己到楚國去遊玩等到楚國回來，知道他的朋友把他妻子時常凍餓的，這種朋友應該怎樣處置？」齊宣王說：「和他絕交。」孟子再問道：「倘使典獄官不能管理刑事，這種典獄官應該怎樣處置？」王說：「罷斥他就是了。」孟子再問道：「國內四境不太平，這種管理四境的人應該怎樣處置？」王並不回答，看看左右講別的事情了。

【短評】齊宣王對于王政。沒有決心去實行。孟子總要希望他去實行。所以從極淺近的事情談起。談到四境之內不治。齊王不肯認錯。依舊看看左右講別的事情。是齊王

【章旨】是言國君進賢的道理。

沒有行仁政、決心的確鑿證據。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一)者。非謂有喬木(二)之謂也。有世臣(三)之謂也。王無親臣(四)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五)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六)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左(七)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注解】(一)故國 就是舊國，和古國同。(二)喬木 高大樹木。(三)世臣 世有功勳于國的臣子。(四)親臣 親信的臣子。(五)不知其亡 不知他何往。(六)卑踰尊疏踰戚 由卑逾尊，由疏逾親。(七)左右 左右侍臣。

【演義】孟子見齊宣王說：「所謂故國，並不是指有高大樹木，是指這國家裏有幾世有功勳於國家的臣子。現在你王沒有親信的臣子，前幾天進來做官的人，到現在不

曉得他到裏去了。」齊王說：「教吾用什麼方法，可以辨別他是沒有才幹，因而罷斥他呢？」孟子說：「國君進用一箇賢人，總要揀了又揀，好像不得已樣子。因為提拔起來，使卑賤的人跨過尊貴的人，疏遠的人跨過親近的人，怎樣可以不謹慎呢？倒如要用一箇某人，王的左右都說某人是賢的，你王不可以就用他；許多大夫都說某人是賢的，你王仍舊不可以用他；等到全國的人都說某人是賢的，到了那時，然後再去查察一下，如果確係賢的，那末用他。譬如王的左右都說某人不可用的，你王不可以聽信他們的話；許多大夫都說某人不可用的，你王仍舊不可以聽信他們的話；等到全國的人都說某人不可用的，然後再去考察一下，如果確係不可用的，然後再去掉他。王的左右都說某人是可殺，你王不可聽信；許多大夫都說某人可殺，你王也不可聽信；全國的人都說某人可殺，然後你王再去考察，如果查出這箇人的確可殺，然後再去殺他。這樣一來，國君殺一个人，彷彿全國人殺他的。用人去人殺人，都能夠照這樣做，方纔可做百姓的父母。」

短評　要國家興盛，畢竟要進用賢人。賢人多，國家就會興盛起來。反過來說，不肖的臣子多，國家就要衰敗起來。但是吾們怎樣知道誰賢誰不肖呢？那末就要採用孟子教齊王的方法。無論用一个人，去掉一个人，殺一个人，都要周咨博訪，特別鄭重。庶幾沒有僥進的人，也沒有無故被殺無故被逐的人了。

章旨 湯放桀，武王伐紂，是誅殘賊之人，並非弑君。可知人君不可不務仁義。

章旨 是言治國全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一)。武王(二)伐紂(三)。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四)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注解 (一)桀 名癸，暴虐無道，是夏朝末帝。(二)武王 名發，周文王子，伐紂代有天下。(三)紂 名辛，橫行無道，與桀並以暴君稱，是商代末帝。(四)賊仁賊義 就是害仁害義的意思。

演義 齊宣王問道：「湯把桀放逐出去，武王帶兵去伐紂，有這種事情麼？」孟子說「書上確有載明白的。」齊王說「臣子可以弑君麼？」孟子便爽氣的說道：「賊害仁的人就叫賊，賊害義的人就叫殘，殘害仁害義的人，不能算他是君，祇可稱他一箇匹夫。吾祇聽得人家說殺去一箇匹夫叫紂的，沒有聽得人家說弑君呀！」

短評 大凡做君王的人，都要服從仁義，方纔不愧為一箇民的父母。倘使害仁害義，結怨百姓，百姓不承認他是君王，那時候不但是沒有君王的資格，反要被手下的百姓和諸侯殺掉，或是放逐，像桀和紂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就是法王路易十六的上斷頭臺，英國查理第一被民眾處死刑，也是一個好例子。孟子告訴齊宣王的一番話，真是齊王的當頭棒，他的學說真是顛撲不破的。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

在用賢，尤當善用其所學。

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一]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二]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三]玉於此，雖萬鎰[四]，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注解 ㈠斲 音卓，斫木叫斲。㈡女 同汝。㈢璞 石中的玉。㈣鎰 音益，二十四兩為一鎰。

演義 孟子去見齊宣王說道「假使造一座大房子，王一定要差工頭去找大木料。工頭找到了大木料，王一定心裡很喜歡，以為這大木料可以擔任這一所大房子。假使匠人把這大木料斫小了，你王一定要發怒，以為這大木料不能造大房子了。吾們從小讀書，學得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到了壯年自然要把學到的東西去行了，假使王說道『你們姑且把學到的東西抛掉，來聽我的指揮。』這箇道理對不對呢？現在這裏有塊璞玉，你王一定要差玉人去彫琢，縱使這塊璞玉價值到萬鎰的數目，你王總是找玉人去彫琢；因為玉人是最可靠的。講到治國家，你王不用治國家的人，偏要說『你們姑且把學到的東西抛掉，來聽我的指揮』，那末和教玉人彫琢玉的道理，大不相同，這是甚麼道理呢？」

【章旨】是言取人之國，當順民心。

【短評】治理國家，當然要用才能之士，方才可以勝任。這箇道理，是很明白的。孟子還恐怕齊王不明白，特地把造大房子要用大木料，方纔相配的道理說給他聽；還把彫琢璞玉一定要用玉人方纔相配的道理說給他聽。齊王總是沒有決心，不聽孟子的話，所以不能王天下。

齊人伐燕⑴，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⑵壺漿⑶，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⑷而已矣。」

【注解】⑴燕：戰國七國之一，在今奉天直隸等省。⑵簞食：音單嗣，簞是竹器，食是飯，簞食就是竹器中的飯。⑶壺漿：漿是湯，壺漿就是壺中的湯。⑷運：就是轉運。

【演義】齊國人去伐燕國，打了勝仗。宣王問道：「有人教寡人不要取燕國的土地，有人教寡人要取燕國的土地。把萬乘之國，去伐萬乘之國，不過五十天，把燕國打破了，吾

章旨 這是替宣王謀止諸侯來伐之計。止重器。謀

看起來，人力沒有這樣迅速，倘使不取燕國，一定要有天殃，你看起來，倘使取了燕國，好不好呢？」孟子回答說：「取了燕國後，燕國百姓如果心悅誠服，那末取之為上；古人曾經實行這類事的，像武王取殷的天下就是。取了燕國，他們百姓不快活的，那末不必取；古人也曾經實行這類事的，像文王不取殷的天下就是。把萬乘之國，去伐萬乘之國，百姓都提了盛滿飯的竹器，盛滿酒的壺，去迎王的兵，他們豈有別的希望麼？他們不過要避去像水火厲害的暴君呀！如果王的兵奪取國家以後，暴虐百姓，更加厲害，像水更加深，火更加熱的樣子，那末百姓的心，也要轉變，不贊成你了。」

短評 取人國家，都要順著民心去做。百姓對於原有的君王，若是不贊成，那末百姓一定受著這君的痛苦，很深很大，所以別國的兵來去攻擊他們的君王，他們非特不願，都助他反而去歡迎別國的兵了。齊王祇知道用武力去奪取燕國的土地，不去調查燕國的百姓願意不願意，結果一定失敗。所以孟子特地把「心悅」二字提出來，真是要言不煩。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

燕衆，置君而去。乃可以止諸侯的兵。

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三]也。歸[四]市者不[五]止。耕者不變[六]。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七]我后[八]。后來其蘇[九]。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十]其子弟。毀其宗廟[十一]。遷其重[十二]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十三]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十四]。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注解 (一)待 作抵禦解 (二)書 書經 (三)霓 音倪，雨中的虹 (四)歸市者 往市上買賣的 (五)不止 就是不停止 (六)不變 不驚懼意 (七)徯 音奚，等待的意思 (八)吾后 即為吾君 (九)蘇 字作活解 (十)係累 就是繫縛 (十一)宗廟 帝王宗室的廟 (十二)重器 珍重的寶器 (十三)彊 和强同 (十四)旄倪 旄音毛，老年人叫旄，小孩子叫倪。

演義 齊國人打勝燕國，順便取他們的土地，因此許多諸侯都來商量去救燕國，宣王問孟子道：「諸侯商量好都要來伐寡人，你看怎樣對付他呢？」孟子回答說：「我聽得有七十里地方，可以行政治到滿天下的，這箇人就是湯，沒有聽得把千里大的

地方倒要來怕人的。書經上說：『湯第一次征伐，從葛國起始，天下的人，都相信他是救百姓的，並不是貪土地的。』所以湯到東面去征伐，西面的夷人埋怨他，到南面去



征伐，北面的狄人也要埋怨他，都說：『為什麼把我們獨後呢？』百姓的望湯去，好像大旱年望雲霓。等到兵到了，做買賣的人，在市面上依然做生意；耕田的依然耕田。百姓都知道湯是殺那暴君，救濟百姓。所以湯一到，好像應時的雨，從天上降下，百姓箇箇大快活。書經上說：『等我們君來，君來了，我們可以復原了。』現在燕國王虐待他們百姓，你王帶了兵去討伐他；燕國百姓都以為你王要救出他們在水火中間呢！所以盛了飯，提了酒，去迎你王的兵。倘使你王亂殺他們的父兄，細縛他們的子弟，拆毀他們的宗廟，把貴重的器具，都遷回到齊國，這種情形，怎樣可以做呢！天下的人，本來怕齊國的國勢強盛，現在土地加了一倍，仍舊不行仁政，簡直是引起天下的兵禍了。所以吾勸王趕快發命令，送還虜來的元老和兒童，停止搬運貴重的器具，再和燕國的民眾商議，揀一个好人做君，一面帶了兵離開燕國，那末還來及阻擋諸侯們的兵咧！』

【章旨】是言有司愛民而民亦自愛有司。若上慢殘下。則民那肯親其上而死其長。

【短評】大凡喜歡奪人土地的君主。往往就是引起戰禍的罪人。像齊王奪了燕國的土地。諸侯羣起替燕國來恢復。這是一箇很切實的例子。吾們終要存心愛民。斷不可逞一己的欲望。妄奪別人的土地。如果別國的君主。暴虐百姓。已經到了十二分了。吾們要替百姓除去這个暴君。不得已用兵。這種舉動。別國的百姓。極端歡迎。若是像齊王强奪燕國土地的樣子。那末結果一定要失敗的啊。

鄒[一]與魯[二]鬨[三]。穆[四]公問曰。吾有司[五]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六]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七]。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八]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九]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注解】(一)鄒 春秋邾國。戰國時改爲鄒。(二)魯 國名。在今山東地。(三)鬨 音哄。交戰的動作。(四)穆公 指鄒穆公。(五)有司 即官吏。言其各有所司。(六)疾視 怨視。(七)溝壑 淺溝叫溝。深溝叫壑。(八)曾子 名參。字子輿。孔子弟子。春秋時武城人。(九)無尤 有什麼怪怨之意。

【演義】鄒國和魯國打仗。鄒穆公問道：「吾的官長打死了三十三箇人。百姓却沒有

章旨 是言小國自保在能死守,靠著人家,那能立國.

一箇死若使殺他們,便殺不盡許多;不殺他們,聽憑官長被人打死他們不去救護,未免說不過去.你看怎樣纔好?」孟子回答說:「荒年時候,你的百姓,老的小的,餓死在溝壑裏;還有壯年的人散到四方謀生,着實有幾千人哩!可是君的倉廩依然充滿着米粟,府庫依然充滿着銀子,你的官長並不把百姓的痛苦來告訴你去救濟他們;這是怠慢你君,並且殘害下面的百姓.所以曾子說過:『要警戒啊!要警戒啊!你行出來的事,將來要回到你身上來的.』那些百姓如今就是報復官長的殘害的.你君不必怪怨他們.如果君能夠行仁政,百姓自然愛護他們的官長,拚死戰爭了.」

短評 要百姓出死力打仗。第一要平日愛護百姓。百姓得到你君王的深恩厚惠。念念不忘。遇到君王患難的時候。要和別國打仗。百姓個個拚死來報答你平日給他們的恩惠。如果平日刻薄他們。遇了荒年。也不救濟。他們自然懷恨在心。沒有機會來報仇。碰到戰爭。自然看你冷眼。那裏肯替你拚死戰爭呢。

滕[一]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二]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章旨】言人君保國，只有强自為善。

【注解】㊀滕文公（定公之子，滕國名，在今山東滕縣。）㊁間（介在兩者之中的。）

【演義】滕文公問道：「滕，是箇小國，介乎齊楚二大國之間，教我討好齊國呢？還是討好楚國？」孟子回答說：「這件事我想不出好法子，只有一條路可行，就是把池鑿深一些，把牆築高一些，和百姓共同守這城，拚死不走，百姓也不走，那末可以做得的。」

【短評】弱小國家，都要受强大國家的欺侮，尤其介在兩大國間，最難應付。孟子教滕君修城死守，這不過是沒法中的辦法。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㊀，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㊁，狄㊂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㊃，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

【注解】㊀薛（國名，在今山東滕縣西南。）㊁邠（音彬，國名，在今陝西邠縣。）㊂狄（指北狄。）㊃創業垂統（就是創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

【演義】滕文公問道：「齊國人將要在薛地方築城，吾很怕他的逼近，怎樣纔好呢？」孟子回答說：「從前太王住在邠的地方，狄人去侵伐他，他就搬到岐山下居住，這並不是他揀中的地，實在是不得已要避狄人的緣故。如果真能夠行善，後代子孫，一定有起來做王的。所以君子創造了事業，把頭緒傳下去，等子孫繼續做去。至於成功不

【章旨】這為滕國謀自保之策。一則退讓，一則死守，二者請擇其一。

成功，要看天呢！你君能把齊國怎麼樣呢？祇有勉强做些善事了！

【短評】小國常被大國欺侮。小國常受大國壓迫。差不多成功一箇定例。小國為自衛起見，祇有勉力行善，希望後代子孫的發達。或是遷居他處，避免暫時的侵掠。除了這二箇辦法，簡直沒有好法子。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一)其耆(二)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三)。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

【注解】(一)屬 音燭，就是召集。(二)耆 音其，年老的人。(三)梁山 在陝西乾縣西北。

【演義】滕文公問道：「滕是箇小國啦！用盡力氣去奉事大國，仍舊免不掉災禍，你看怎麼樣纔好呢？」孟子回答說：「從前大王住在邠的地方，狄人去侵犯他，他就把皮

【章旨】孟子自慨不遇魯侯，那是天意。

和綢緞去奉事狄人，狄人的侵犯，依舊免不掉；大王再把犬馬去奉事狄人，也免不掉狄人的侵犯；後來再把珠玉去奉事他，也還免不掉狄人的侵犯。大王於是召集年老的人，對他們說道：『狄人要的東西，就是吾們的土地。吾聽見古人說的，君子不把養百姓的土地去害百姓的。諸位年老的人，不要憂愁沒有人來做你們的君，我打算要離開邠的地方了。』離開了邠，跨過梁山，在岐山下造城住在那裏。邠人都說：『大王是愛百姓的好人啊！吾們不要拋掉他。』於是跟他到岐山的人，很熱鬧的像趕市集一樣。還有一種人說道：『這箇土地，子孫應當世世代代去守好的，不是子孫可以隨便作主拋掉的，祇有拚死守好。』這二箇方法中，請你揀選一箇罷。』

【短評】大國欺侮小國，實在可恨。看了狄人的侵犯大王，大王的竭力事奉狄人，就令人不寒而慄了。就弱國自為計，祇有遷地和死守兩箇辦法。所以亞聖像孟子，也沒有別的法兒。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

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五)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六)。而後以五鼎(六)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七)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八)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注解 (一)魯平公 名叔，穆公四世孫。(二)嬖人 寵愛的人。(三)後喪踰前喪 孟子先喪父，後喪母，而其後喪豐盛，逾於前喪。(四)樂正子 名克，魯人，孟子弟子。(五)前以士後以大夫 前以士禮，而後以大夫之禮。(六)三鼎五鼎 士以三鼎祭享，大夫以五鼎祭享。(七)沮 將預切，阻止的意思。(八)尼 亦作阻止解。

演義 魯平公駕了車子，預備出去見孟子，他的愛僕叫臧倉的問平公道：「往常君出去，一定先吩咐當差人到什麼地方。現在坐的車子，已經駕好，當差的還不曉得君到什麼地方，特來請問一聲。」平公道：「打算去見孟子。」臧倉詫怪道：「什麼？君以為看輕自己身分，先去見匹夫，你當真算他是賢者麼？講到禮義，都從賢者做出榜樣來，但是孟子辦後喪比辦前喪奢侈，這是不合禮義，勸你不要見他罷。」平公道：「是

了。」後來樂正子進去見平公道：「君為甚麼不去見孟軻麼？」平公道：「有人告訴我說：『孟子辦後喪的排場，比較前喪大。』這是不合禮義的，所以吾不去見他。」樂

先賢樂正子像



山東鄒縣人

正子道：「什麼？君所說的排場大，是不是因為從前用士的喪禮辦父親喪，後來用大夫喪禮辦母親喪；從前用了士的三鼎禮祭，後來用了大夫的五鼎禮祭着麼？」平公

道：「不是指這些事，是指後喪的棺槨衣衾太考究了。」樂正子道：「這不能怪孟子的，因為孟子辦前喪時候，境地很窮；辦後喪時候，比較富有的緣故。」樂正子去見孟子說：「克告訴魯君，君本來要見先生的。恰巧君的寵僕臧倉攔住君，所以君沒有來。」孟子道：「吾的道理應當要行，自然有人差他行；吾的道理不應當行，自然有人阻擋他，道的行不行，不是人力做得到的。吾如今不能遇見魯君，倒是天呢！姓臧的兒子，怎樣使我碰不見魯君呢！」

【短評】君上的賢不肖。和他所用的左右有密切關係。左右前後都是賢人。君上慢底變了賢君。左右前後。都是不肖。君上底變了昏君。假使臧倉那末一定要勸魯君去見孟子。魯君把前後喪不相等的事情去勸住和臧倉一樣麼。可歎。

章旨：行王道以制霸功，極言王齊之易，惟在能行仁政。

增批大字新體繪圖

孟子白話註解 卷二

常熟朱 麟公振評註

公孫丑上

公孫丑[一]問曰。夫子當路[二]於齊。管[三]仲晏子[四]之功。可復許[五]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六]西曰。吾子與子[七]路孰賢。曾西蹴[八]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九]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曰。以齊王。由反手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十]公繼之。然

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
至於武丁[十一]。賢聖之君六七[十二]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
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
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十三]微仲[十四]王子比干[十五]箕子[十六]膠鬲[十七]。皆賢人也。相
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
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
勢。雖有鎡基[十八]。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
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
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且王者
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
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十九]而傳命。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

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先賢公孫子像

說仁講義　從車從行

養氣之說　首因發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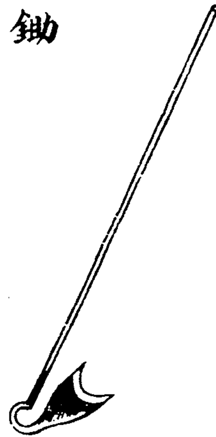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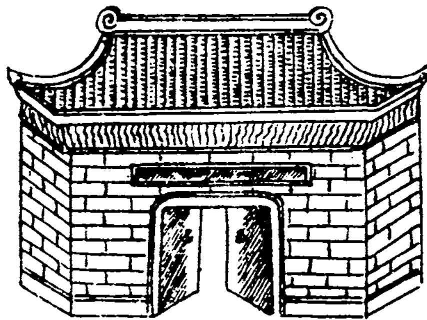
山東濟南府人

注解

㈠**公孫丑** 孟子弟子，齊國人。㈡**當路** 猶言當要職。㈢**管仲** 名夷吾，齊國穎上人，相桓公，霸諸侯。㈣**晏子** 春秋齊人，字平仲。相齊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帛，一孤裘三十年，盡忠補過，名顯諸侯。㈤**復** 音浮。復許再可，指望的意思。㈥**曾西** 曾參之子，名申，字子西。㈦**子路** 姓仲名由，孔子弟子，好勇孝親。㈧**蹴然** 不安貌。㈨**艴** 音弗。發怒貌。㈩**周公** 周武王弟，名旦，為成王相，教化一時。⑪**武丁** 商朝高宗名。舉傅說為相，乃得中興。⑫**六七作** 言六七起，指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等言。⑬**微子** 紂王同母庶兄，名開，微國名，子爵位名。周公誅武庚後，命微子代殷立國於宋。

⑭微仲紂的庶兄。⑮比干紂的諸父，忠諫被殺。⑯箕子紂的諸父，名胥餘，立國在箕。⑰膠鬲商朝賢臣。⑱鎡基種田器具。⑲置郵而傳命設驛用馬傳達公文，這是古時的郵政。


鋤


郵務局

演義　公孫丑問道：假使夫子握了齊國政權，管仲和晏子的功業，可以再做得到麼？孟子說：你真是齊國人了！你祇知道管仲晏子罷了。從前有人問曾西說：『你和子路那個賢？』曾西心中不安的說道：『子路是吾先父敬服他的，我怎樣敢比他呢！』那人繼續問道：『你和管仲那個賢？』曾西發怒不快活的說道：『你怎樣把我和管仲比呢！管仲得着國君的寵任，像那樣的專一；辦理國政，像那樣的長久；然而他的功名事業，却是那樣的卑下，你怎樣把我和他比呢！』孟子又說道：「管仲做的事業，曾西都不屑做，你倒以為我情願學他麼？」公孫丑道：「管仲能夠使他的君稱霸天下，晏

子能够使他的君名譽顯揚，管仲晏子你夫子還不屑做麼？」孟子道：「使齊國王天下，以我看來像反轉手的這樣容易」公孫丑道：「像這樣說來，我弟子的疑惑更加多了。像那文王的德行，活了百年纔死，他的教化，尚且沒有行到天下，後來武王周公繼續下去，然後教化大行。現在夫子說王天下像很容易的，那末文王都不足效法麼？」孟子道：「我怎敢當得起文王，從湯到武丁，好的君有六七個，天下人心歸服殷長久了。既然歸服長久，人心自然難變動。武丁時候，朝見諸侯，管有天下，好像把東西玩在手裏一樣。紂離開武丁，年代並不長久，世代的老臣子，遺下的好風俗，善政治，還都存在，還有像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都是賢人，大家幫助他，所以紂作惡經了很長遠的時候，然後才失天下咧！在那紂的時候，那怕一尺土地，都是紂有的；一個百姓，也是他的臣子，勢力却是很大的。然而文王還想把百里地方起來改變人心，王天下很是難的。齊國人有句話說：『那怕雖有智慧，不如趁着勢力；那怕雖有農具，不如待着耕種時候』現在的時候，王天下簡直是最容易。你想夏商周頂興盛的時候，地方不過一千里，現在齊國已經有一千里了。古代人多的地方，雞狗叫的聲音都聽得見，一直到四境纔止，現在齊國也有這樣些百姓了。地方不必另行開闢，百姓不必另行拉攏，祇要行仁政，就可以王天下，沒有人敢擋住你的。況且王天下人的不起來，再沒有像這時候的稀少；百姓在虐政下受苦，再沒有像這時候的利害；譬如飢餓的人，

章旨　是言不動心之道，在能養氣；孟子養氣，是學孔子而來。

容易給他們吃東西，口渴的人，容易給他們喝飲料。孔子說：『德政的流行出去，比了設站傳文書還要快。』這句話不錯的。當現在時候，假使有萬乘之國，行了仁政，那麼百姓的喜歡他，好像解放了一個倒懸的人，所以做事祇要用古人的一半氣力，所成的功勞，却要比古人加倍，祇有在這時候，是最好了。」

短評　孟子看了當時君王的暴虐百姓，百姓受了君王的種種虐待，心裏着實不忍，所以常勸君王行仁政王天下。再加孟子抱有極大的才具，竟沒有機會發展，真是可惜。這章是詳論齊國王天下有種種便利，時機又是極好，可惜道不能行，否則齊國百姓都得救諸水深火熱之中，而登於衽席之上了。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一]遠矣。曰：是不難，告子[二]先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三]之養勇也，不膚撓[四]，不目逃[五]，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六]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七]；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八]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

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九]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十]。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十一]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十二]。雖褐寬博。吾不惴[十三]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十四]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十五]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閒。其

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十六]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十七]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十八]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十九]其苗之不長而揠[二十]之者芒芒[廿一]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曰詖[廿二]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宰[廿三]我子貢[廿四]善為說辭冉[廿五]牛閔[廿六]子顏淵[廿七]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

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廿八]游子[廿九]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卅]伊尹[卅一]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卅二]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卅三]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卅四]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卅五]智足以知聖人。汙[卅六]不至阿[卅七]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

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卅八)河海之於行潦。(卅九)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注解 ㈠孟賁 賁音奔。孟賁齊國勇士。 ㈡告子 名不害。孟子弟子。 ㈢北宮黝 黝音幼。齊國人。善養勇氣。 ㈣膚撓 皮膚受傷而曲腰。 ㈤目逃 目被刺而目逃。 ㈥褐寬博 褐是粗毛布。寬博就是寬大。 ㈦嚴 作懼字解。 ㈧孟施舍 姓孟名舍。亦善養勇氣。施是發語詞。 ㈨三軍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周制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㈩子夏 姓卜名商。衛國人。孔子弟子。 （十一）子襄 曾子弟子。 （十二）縮 正直的意思。 （十三）惴 就是恐懼。我不惴焉。即我怎能不之恐懼的意思。 （十四）蹶者 跌仆的人。 （十五）浩然 流行大貌。 （十六）餒 膽怯叫餒。 （十七）慊 音歉。滿足的解釋。 （十八）勿正 勿預定其功效。 （十九）閔 就是憂愁。 （二十）揠 音軋。拔之使起叫揠。 （廿一）芒芒 急遽貌。 （廿二）詖辭 邪辭 淫辭 遁辭 不平的話叫詖辭。荒淫的話叫淫辭。不正的話叫邪辭。隱祕的話叫遁辭。 （廿三）宰我 名予。孔門弟子。 （廿四）子貢 姓端木名賜。孔門弟子。善口才。 （廿五）冉牛 名耕。孔門弟子。以德行著。 （廿六）閔子 名損字子騫。孔門弟子。 （廿七）顏淵 名回。孔門弟子。家貧好學。 （廿八）子游 姓言名偃。吳人。孔門弟子。善文學。 （廿九）子張 姓顓孫名師。陳人。孔門弟子。 （三十）伯夷 姓墨胎名允字公信。商紂時人。恥食周粟。餓死首陽。 （卅一）伊尹 名摯。耕於莘野。後相湯伐桀。 （卅二）速 作急退不仕講。 （卅三）班 平等齊一叫班。 （卅四）辜 無罪的人。 （卅五）有若 字子有。魯人。孔門弟子。 （卅六）汙 音烏。就是見識低下。 （卅七）阿 偏護。 （卅八）丘垤 垤音迭。小土堆。 （卅九）行潦 潦音老。行潦路旁水渟。

演義 公孫丑問道：「夫子倘使做了齊國的卿相，把夫子的道理行出去，因此王着霸着，也不足爲奇；那麼，夫子動心不動心呢？」孟子說：「不，我四十歲就不動心了。」公孫丑道：「像這樣看起來，夫子的勇氣超過孟賁很遠咧！」孟子說：「這是不難的，

告子比我先不動心.」公孫丑道:「要使人不動心,有沒有方法呢?」孟子道:「有的,從前北宮黝的養勇氣不因皮膚受傷,就此怕懼;不因眼睛受刺,就此逃避;他以為受人一毫的挫折,好像在市上朝上受人鞭撻一樣.他不願受穿粗布人的欺侮,也不願受那萬乘之君的欺侮.他看刺死萬乘之君,好像刺死一個下等人.他不怕諸侯,如有惡聲加到他身上,他一定要還報的.孟施舍的養勇氣是這樣,他說『看打不勝,好像打勝一樣.量了敵兵的多少然後前進,計算一定可以勝的然後打仗,這是怕三軍的人,我不願做的.我豈能一定可以打勝人,不過我抱着不怕的心向前進行罷了.』孟施舍的方法像曾子,北宮黝的方法像子夏,這二人的勇氣,不曉得那個賢,然而孟施舍的方法比較扼要一些.從前曾子對子襄說『你喜歡勇氣麼?吾曾經聽夫子講大勇的,就是自己的理性不直,那怕穿布衣的人,吾也應當怕他的.自己回轉來想,如果理性很直,那怕前面有千萬人,吾也要勇往直前和他們交涉的.』這樣看來,孟施舍的養勇氣,還不及曾子的扼要咧.公孫丑問道:「夫子的不動心,和告子的不動心,可講給我聽麼?」孟子道:「告子常說『聽來的話,想不出話中的道理時,祇要把這話放在心上,不必硬要去想出來.心裏不快活的事,不必把氣來幫忙』這幾句話,我看起來,心裏不快活的事,不必把氣來幫忙,這是對的;話中道理想不出的時候,不去向心的方面去求,這是不對的.大凡人的心志是氣的元帥,氣充滿在全身上的.論理講

來，志是頂要緊的，其次便挨到氣。所以古人說的：『你要養氣，該配先把心志拿穩，一面不要擾亂你的氣。』公孫丑問道：「既然說『志是頂要緊，氣是次一些；』你又說『要拿穩心志，不要擾亂那個氣。』這是什麼道理呢？」孟子說「志向專一了，便可以驚動氣；氣專一了，也可以驚動志向的。譬如跌交的人，走快步的人，都是一箇氣，然而卻牽動了心，所以志和氣都要留意的。」公孫丑問道：「夫子養氣的方法，長處在什麼地方呢？」孟子道：「我聽了人說話，就知道人的真相，我善於養吾的浩然之氣，做事一點不怕。」公孫丑道：「敢問夫子，什麼叫浩然之氣？」孟子道：「這是很難講的。這箇氣是極大極強的，祇要把正直的道理養他，並且不妨礙他，那個氣就可以充滿到天地間的。這個氣配了義氣和道理做去，自然不會膽小的。這箇氣是義理集合起來生出來的，並不是行一二件義事，就可以得到的。行的事情有點心上不稱心，心裏就要膽小了。所以吾說：『告子不懂義的，因為他當義從外面來的。』講到養氣一定先要當一件大事情做去，但是不可預先希望他的功效，心裏也不要忘掉養氣的事，也不可性急去幫助生長那個氣，不要像那宋國人這樣。宋人有憂愁他的苗不長，把苗拔起來，無知無識的回去，對人家說：『今日我很疲倦了！我助苗生長了！』他的兒子趕去一看，苗都枯死了！天下的人，不蹈宋國人助苗生長的覆轍的，是很少的。還有一種人以為養氣是沒有益處，因而不去養氣，好比是農人中不肯耘苗的，這也是

不對的．性急的人幫助氣生長，好比就是揠苗的人，非特沒有益處，還有害處咧！」公孫丑問道「什麼叫知言呢？」孟子道「我聽那偏激的話，就知道他被物欲蒙蔽了．聽那淫邪的話，就知道他被聲色陷害了．聽那邪僻的話，就知道他的本心已經脫離了．聽那躲閃的話，就知道他的理由已經窮盡了．心裏有了上項四種毛病，就要害着他的正經事情，正經事情行出去，就要害着他的事業．這一番話，就是聖人再生出來，也改不掉的．」公孫丑道「宰我子貢善於說話，冉牛閔子顏淵善於講德行，孔子兼而有之，然而還說『我對於說話，還不擅長』那末夫子已經是聖人了？」孟子道「哼！這是什麼話呢！從前子貢問孔子說『夫子是聖人麼？』孔子說『聖人我卻不敢當，不過我修學不會厭煩，教人不會疲倦啊．』子貢道『修學不會厭煩就是聰明，教人不會疲倦就是仁愛；聰明仁愛，夫子已經是聖人了．』講到聖人，孔子尚且不居，我倒敢居聖人，這是什麼話呢？」公孫丑道「我從前聽說子夏子游子張，都得了聖人全體中的一部分，冉牛閔子顏淵，都得了聖人的全體，不過稍嫌微小，敢問夫子你願比那一個？」孟子道「姑且把這件事擱止，不要談罷！」公孫丑道「伯夷伊尹兩個人怎樣？」孟子道「這二人是不同道的．不是他可事的君，他不事的；不是他可使的百姓，他不使的；天下太平，他就到朝上做官；天下混亂，他就退居家鄉，這就是伯夷的道理．任憑那一個君都可以事的，任憑那一個百姓都可以使的，天下太平，果然要進

去做官，天下大亂，也要進去做官，這就是伊尹的道理。可以做官，就做官；可以退隱，就退隱；可以做官長久些，就長久些；可以快些，不做，就不做，這是孔子的道理。這都是古時的聖人啊！吾都做不到的，但是心裏却願學孔子的。」公孫丑道：「伯夷伊尹和孔子，是不是一樣的聖人麼？」孟子道：「不是的，自有百姓到如今，沒有人及到孔子的。」公孫丑道：「這三人那麼有相同地方麼？」孟子道：「有的。得到百里之地，做個人君，他們三人都能够朝見諸侯，收服天下的。行一件不義事情，殺一個無罪的人，因而可以得到天下，這是他們都不做的。這就是相同的地方。」公孫丑問道：「敢問他們不同的地方？」孟子道：「宰我，子貢，有若，這三個人的聰明，都能够曉得聖人的好處，就是智識卑下一些，也不致偏袒他們所愛好的人。宰我說過：『把我眼光去看，夫子却比堯舜賢得多咧！』子貢也說過：『看見他的禮節，就可以知道他行的政治；聽得他的音樂，就可以知道蓄的道德，從一百世之後，數到一百世上，沒有一個皇帝可以不照他的。從有百姓以來，沒有像夫子這樣好的。』有若也說過：「不獨是人和人有分別呢！麒麟和走獸，鳳凰和飛鳥，太山和丘垤，河海和行潦，都是一類的；聖人和百姓，也是一類的。若要出類拔萃，那末從有百姓到如今，沒有好過孔子的啊。」

短評 全章所論可分三點：第一論不動心的方法，第二論知言和養浩然之氣的方法，第三論孔子和伯夷伊尹的異同點。吾人讀了這章，可以想見孟子師生討論學問

【章旨】是言王霸的不同，一則以德，一則以力

的熱忱，還可從此知道孟子的真實工夫，和孔子為人的景仰。

孟子曰：以力假[一]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二]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三]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注解】(一)假 是借。(二)贍 作足解。(三)七十子 指孔子弟子。

【演義】孟子說：「拿武力假托仁政的，叫做霸，要霸天下，一定先要有大國做根基；拿德行去行仁政的，叫做王，王天下不必要有大國做根基的。湯把七十里地方，文王把一百里地方，都王天下的。把武力收服百姓的，這不是真心服你，不過百姓的力量敵不過你的緣故。把德行收服百姓的，百姓心中很喜歡，而且很誠心的佩服你，像七十子佩服孔子一樣。詩經上說：『從西邊到東邊，從南邊到北邊，沒有一個人不佩服他。』這就是把德行收服人心的說話啊！」

【短評】收服人心，應當從王道入手，因為用了王道，使百姓真心服你，你的國家才可以長久。若用武力去收服人心，百姓並不是真心服你，貌合神離，在你權威之下，不得

【章旨】是勉人君行仁·求福免禍.

不一時屈服。這終不是治國的好方法。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溼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二]。綢繆[三]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四]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詩云。永言[五]配命。自求多福。太甲[六]曰。天作孼。猶可違[七]。自作孼。不可活。此之謂也。

【注解】㊀徹 剝取的意思 ㊁桑土 土音杜。桑土桑樹根皮 ㊂綢繆 音稠矛。就是牽絆修補 ㊃般樂怠敖 般音盤。作游獵解。般作樂怠敖。就是游獵作樂。荒怠敖慢。 ㊄永言配命 時時思配合天理 ㊅太甲 湯子太丁之子在位三十三年 ㊆違 挽回的意思

【演義】孟子說「君王能夠行仁政，一定有興盛的光榮；君王不能夠行仁政，一定有敗亡的羞辱。現在君王厭惡羞辱，但又自居不仁的地位，好比厭惡潮濕地方，卻又住居低下地方一樣。如果厭惡羞辱，那末最好沒有的就是尊貴有道德的人，敬重有學問的讀書人，使有道德的人，箇箇做官；有能力的人，箇箇擔任職務，這樣就可以使國

家太平，到了那時候，再修明政治刑法，就是大國，也要見你怕了。詩經上說『等天沒有下陰雨的時候，拿了桑樹的皮，去紮好窗戶。所以現在的百姓，那個不服我，倒敢欺侮我麼？』孔子讀到這首詩，便說『做這首詩的人，他是懂得治天下道理的麼？能夠治理國家，百姓誰敢來欺侮你？』現在國君當天下太平時候，往往好淫樂，做放肆的事情，這分明是自己去找禍受啦！可見得禍福沒有不從自己做得來的。詩經上說『做事要常常合乎天理，就這是求福氣的法子。』太甲說『天造出的罪孽，還可以躲避，自己造出的罪孽，那末一定自己受，不可躲避的。』這就是求禍福的說法呢。」

短評 仁政的結果，就是光榮。不能行仁政的結果，就是羞辱。「一般樂怠敖。」就是求禍的方法。「永言配命。」就是求福的方法。孟子把光榮和羞辱求禍福的方法，說得清清楚楚。終是希望君王從光榮和求福的方面做去。他的一片積極心思，真令人可敬呢。

雀巢



章旨 言能行此五者仁政、那自可王。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一)而不征(二)。法(三)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四)於其市矣。關。譏(五)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六)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七)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八)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注解 ㈠廛 音纏指市上地稅房稅言 ㈡征 提取貨物稅。 ㈢法 指法規。 ㈣藏 作居住解 ㈤譏 盤查叫譏 ㈥助 殷時稅法。出民力以公田。不另納稅叫做助法。 ㈦夫里之布 一人曰夫。二十五家曰里。布就是錢。周制人民游手無業。令出一夫田租的錢。宅不植桑麻的。令出一里二十五家的錢 ㈧天吏 天使的官吏

演義 孟子說「國君能夠尊敬賢人，使用有才能的人，並且使傑俊個個居高位，那末天下的讀書人，都喜歡立在你的朝廷上了．市面上祇收地捐房捐，不再收貨物捐；設了法規，派人管理，不再另收房捐，那末天下的商賈，都喜歡到你市面上開店了．關卡上祇盤查匪類，並不完稅，那末天下的旅客，都願走你的一條路了．農夫祇教他助

【章旨】言人君當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若

種公田，不再收他私田的租，那末天下的農夫，都喜歡到你的荒野裏耕田了。住在市街上的百姓，不罰他不種桑不種田的錢，那末天下的百姓，都喜歡來做你的百姓了。上面五件事，果真能夠實行，那末鄰國百姓，看待你像父母一樣，領了他們子弟，攻打他們的父母，從有百姓到如今，沒有能夠成功的。這樣一來，天下的人，沒有敵得過你的。天下的人敵不過你，那就是奉行天道的天吏呵！到了這樣，還不王天下，那是一定沒有的啊！」

【短評】孟子說的尊敬賢人的五件事，是國君施政的大綱，也是王天下的簡便方法。國君和百姓，表面看來，若無關係。仔細一想，休戚相關。國君能夠愛百姓，勢力自然一天大一天，國家也自然一天強盛一天，結果就能王天下呢。國君刻薄百姓，勢力自然一天小一天，國家自然也一天衰敗一天，結果就變成亡天下。吾人讀了孟子一書，不得不佩服他千古不磨的政治學說。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一)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二)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三)惕惻隱

能擴充四端，使足以保四海，不充，不足以事父母。

之心。非所以內交[4]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5]於鄉黨[6]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7]。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注解】㈠不忍 不忍傷害。㈡乍 忽然的意思。㈢怵惕惻隱 怵音黜，怵惕，驚懼貌。惻隱，深痛貌。㈣內交 內音納，內交就是結交。㈤要譽 要譽，求名。㈥鄉黨 鄉，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㈦然 同燃。

【演義】孟子說「凡人都有不忍傷害人的心思，先王有了不忍傷害人的心思，便有不忍傷害人的政治行出來，把不忍傷害人的心思，行不忍傷害人的政治，治天下好像玩弄掌上一樣的容易，所以說人都有不忍傷害人的心思的緣故，譬如現在有一

章旨 言人行事莫如為仁，為仁就在反求諸己

個人，忽然看見孺子，要跌到井裏去，他就生出驚嚇傷痛的心，這驚嚇傷痛的心，並非要想結交孺子的父母，並非要向鄉黨朋友求名譽，也並不是怕人說見死不救的惡名聲，這是自然而然生出來的。從這樣看來，沒有憐憫的心，不能算人，沒有羞恥厭惡的心，不能算人，沒有辭謝謙讓的心，不能算人，沒有好歹的心，不能算人。憐憫的心，就是仁愛的起點；羞恥厭惡的心，就是義的起點；辭謝謙讓的心，就是禮節的起點；好歹的心，就是智識的起點。人類有這四種起點，好像有四肢一樣。有了這四種起點，說自己不能做仁義禮智，那是自己害自己了。說他的君不能做仁義禮智，那是害他的君了。凡是有了仁義禮智的四端，如果都知道擴充出去，好像火的纔着，泉水的纔達，能够把四端擴充出去，天下可以得保住；不能够擴充出去，連父母也不能事奉了。

短評 不忍傷害人的心，就是良心。良心的起點，不過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罷了。從前的賢王，不特把良心保住，他還能擴充出去。所以民心歸附。到了極點，就成功王天下的大事業。

孟子曰。矢人[一]豈不仁於函人[二]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三]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四]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五]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

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如恥之。莫如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

注解 ㈠矢人 造箭的 ㈡函人 造甲的 ㈢巫匠 巫為人祈禱，是生人的；匠為人造棺木，是死人的 ㈣尊爵 尊貴的爵位 ㈤禦 作攔擋解

演義 孟子說「造箭的人難道比造鎧甲的人不仁麼？因為造箭的人，希望造出來的箭，都可以傷人，然後他營業發達，所以他惟恐不足以傷人。造鎧甲的人，希望造出來的鎧甲，都可以保護人，然後他營業也可以發達，所以他惟恐傷人。做祈禱的巫師，和做棺材的木匠，也是一樣的心理，所以揀行業不可以不謹慎呀！孔子說『里巷中有仁厚的風氣，那是好的。不揀有仁厚風氣的里巷中居住，怎樣可算聰明人呢！』講到仁，是天然最尊貴的爵位，是人們最平安的住宅，並沒有人阻擋他，他卻情願做不仁，那就是不智。做人到了沒有仁，沒有智，沒有禮，沒有義，應該做人家的奴隸。做了人家奴隸，怕難為情被人使喚，好像做了弓人，怕難為情做弓，做了矢人，怕難為情做矢一樣。如果怕難為情，最好沒有的去做仁愛的事情。仁愛的人，好像射箭。射箭的人，站正自己的身體，然後放箭，放箭不中，不怨恨勝過自己的人，他回轉來向自己身心上

【章旨】是言君子最要與人為善。歷舉子路禹舜等事以為證。

再求就好了。」

【短評】孟子千言萬語。總是要教人做仁義禮智的人。不要做不仁不智無禮無義的人。但是人的良心。活動異常。應當守住他。使他向仁義禮智方面進行。好像揀行業的人。應當向仁愛方面的事業去學才好。人人都以仁愛為懷。那麼一切爭鬥。便可消滅。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一]聞善言則拜。大舜[二]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自耕稼陶漁[三]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注解】㈠禹 黃帝曾孫。姓姒。名文命。在位八年。為夏朝開國之君。㈡舜 姓姚。名重華。建築蒲阪。在位四十八年。㈢耕稼陶漁 舜躬耕於歷山。陶於東夷。漁於河濱。

【演義】孟子說「子路聽見別人告訴他的過失。他很喜歡的容納。禹聽見了善言。他就要向人拜謝。大舜比上面兩個人更好。他的行善。簡直和天下人共同的。去掉自己的不是。去服從別人的是。取人家的善。依着做去。他從耕田種穀燒窰捉魚。一直到做皇帝。沒有一件不是取別人的善處的。取別人的善處做成自己的善。那就是幫助人們做善事的人。所以君子的善事。再沒有比幫助人們做善事更大了。」

章旨 言學聖人之行。當學其全。勿學其偏。

短評 普通一般的人。往往不喜歡人家說他的過失。所以品行學問事業方面。都沒有進步。要知道聖賢都有過失。何況普通的人。怎樣可以不聽人的規勸呢。所以吾們應當學子路。學大禹。去求各種方面的進步。一方面還應該學大舜的幫助別人做善事。使善事益形擴大。才合做人的道理。



禹拜昌言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一]。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二]然去之。若將浼[三]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四]下惠。不

羞汙君[五]。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六]。必以其道。遺佚[七]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八]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九]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十]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曰。伯夷隘[十一]。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十二]也。

注解 ㈠塗炭 就是泥塗炭灰。㈡望望然 一去不返貌。㈢浼 音每。骯髒的意思。㈣柳下惠 姓展名獲。號子禽。魯國人。居於柳邑。謚惠。故稱柳下惠。㈤汙君 貪汙的君。㈥隱賢 隱藏自己的賢能。㈦遺佚 佚音逸。即為國君所棄而不用的。㈧袒裼裸裎 音坦錫卵陳。露臂叫袒裼。露身叫裸裎。㈨由由然 得意貌。㈩援 挽住。⑪隘 器量太狹。⑫不由 俗言不做。

演義 孟子說「伯夷這個人，不是他可以奉事的君，他不肯奉事的；不是他可以結交的朋友，他不肯結交的。他不願立在惡人的朝上做官，不願和惡人談話；如果立在惡人的朝上做官，和惡人談話，伯夷的心裏，好像穿了朝衣朝冠，坐在爛泥灰炭中。推想他恨惡人的心，就像和鄉人站在一起，這個鄉人帽子戴了不正，他就不快活的樣子，立刻要離開，好像要沾着骯髒樣子。所以諸侯儘有想好了說話，去請他做官，他總是不受，這个不受，就是表示不屑接受罷了。柳下惠這個人，奉事貪汙的君，他不以為羞恥；他並不看輕小的官職，做了官，他不肯隱藏自己的本領，一定要行他的道理。達

【章旨】言戰爭在得民心。天時、地利。均在其次。

到遺棄了他，他並不怨恨；處境窮困，他也不憂愁，所以他說：『你是你，我是我，那怕露着膀子和身體，站在我旁邊，你難道會骯髒我麼？』所以他自在雖和他們站在一起，並不以為失卻自己身分的。要去的時候，有人挽留他，他就不去；挽留他他就不去的人，就是去了，也不能算是乾淨的。」所以孟子曰：「伯夷的器量太狹窄，柳下惠的行為太不恭。狹窄和不恭，君子都不願做的啊。」

【短評】伯夷和柳下惠兩個人的性情。是處於極端相反的地位。伯夷太謹勅，謹勅的結果。流於狹窄。柳下惠太浪漫。浪漫的結果。流於不恭。講到這兩個人的行為，都是不錯。但是都有流弊。所以孟子特地指點出來。教人家留意修養品性。要從中正和平方面去努力。

公孫丑下

孟子曰。天時[一]不如地利。[二]地利不如人和。[三]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四]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五]域民不以封疆之界。

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注解 ㈠天時（時日的吉凶）㈡地利（地位的險要）㈢人和（民心的和順）㈣委（丟棄的意思）㈤域（作限止解）

演義 孟子說「天時不如地利的可靠，地利不如人和的可靠，譬如三里大的城，七里大的郭，領兵環攻，但是打不勝，這領兵環攻的人，一定得天時的好處，然而打不勝，可見天時不如地利的可靠。城牆並不是不高；濠溝並不是不深；兵器盔甲，並不是不堅固，不鋒利；米粟並不是不多，然而百姓丟棄城池走了，可見地利不如人和的可靠。所以說『要限止百姓，不靠封疆的界限；要國家堅固，不靠山谿的險阻；要威服天下，不靠兵革的鋒利。』總之；順着道理做事的人，多得到幫助，違背道理做事的人，少得到幫助，少得到幫助的人，到了極點，連親戚也要反叛他；多得到幫助的人，到了極點，連天下的人都順從他。把天下順從他的人去攻親戚要叛離他的人，所以君子不同人打仗就罷，同人打仗起來，沒有不勝的。」

短評 天時地利是天然的。人和是人為的。人人和衷共濟。把數千萬萬人的力量。集中一處。這個力量。當然是很大的。不獨打仗應當如此。就是一切事情。都要靠着人和。

從前專制暴君。都是憑着威權。任意生殺人民。結果民心盡去。叛變紛起。自己反被民衆殺戮。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這一類人真是不少。執國政的。當注意及此。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一]。明日出弔於東[二]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三]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四]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五]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不得已而之景[六]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

章旨 是言人君當以道義自重。人臣也當以道義事君

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七]曰。父召無諾[八]。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九]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十]尊三。爵[十一]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故湯[十二]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十三]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十四]德齊[十五]。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注解 (一)造 音慥。作至字解 (二)東郭氏 齊國大夫 (三)孟仲子 孟子堂弟 (四)采薪之憂 有病不能采薪。稱有病的謙虛之詞。(五)

要（擱阻的意思）⑯景丑氏（齊國大夫）⑰禮（指禮記）⑱無諾（無慢應）⑲慊（夫禮）⑳達尊三（言可尊者有三）㉑爵一齒一德一（爵位高的為一，年齒高的為一，德行高的又為一）㉒湯之於伊尹（伊尹初耕於莘野，湯三聘始往，相湯伐桀而王天下）㉓桓公之於管仲（管仲名夷吾，相桓公稱霸天下）㉔醜（相類）㉕齊（相等）

演義　孟子打算去見王，王差人來說「寡人本來要見你夫子的，恰好有怕冷的病，不可以吹風，明朝打算上朝辦事，不曉得你夫子可能來見寡人麼？」孟子回答說「不幸得很，我也害了病，不能上朝。」到了明天，孟子到東郭氏去弔喪。公孫丑道「昨天你對使者說有病，今日就出去弔喪，恐怕不可以麼？」孟子說「昨天病，今日已經全愈，怎樣不去弔喪的呢？」王差人來問孟子的毛病，醫生來了，孟仲子回答道「昨天有王的命令，恰巧害病，不能上朝，現在病稍微好些，已經去上朝了，不曉得他已經到了朝上沒有？」孟仲子說完，一面差幾個人在路上要住孟子說「請一定不要歸家，趕快先去上朝見王。」孟子沒有法子想，就到景丑氏家宿夜。景子說「在內有父子，在外有君臣，這是做人的大道理。父子着重在恩愛上，君臣着重在恭敬上，丑祇看見王恭敬你，沒有看見你恭敬王的。」孟子道「哼！這是什麼話！齊國人沒有把仁義之道講給王聽的，難道是仁義麼不好？他們的心裏，不過是說『王不配和他講仁義』這一點就是最不恭敬。我不是堯舜之道，不敢去講給王聽，所以齊國人沒有像我恭敬王的呢。」景子道「不是的，我說的不恭敬，不是指這件事。禮記上說『父親來

叫你你就要去，不必答應後才去。君王來召你，你就要去，不必等裝起車子才去。』你本來打算要去朝見王，忽然聽見王的命令，就此不去，和禮記上所說的，有些不相合罷！」孟子說：「你就是說這件事呀！從前曾子說過的：『晉楚的富，是及他不上的。他靠他的富，我靠我的仁，他靠他的爵，我靠我的義，我有什麼過不去呢？』這種話難道是不義麼？然而曾子肯說這種話，或者其中有些道理的。天下有可尊重的三種人：爵祿高的一種人，年紀高的一種人，德行高的一種人。在朝廷上講起來，爵祿最尊重；在鄉黨裏講起來，年齡最尊重；在輔助時世，保養百姓講起來，德行最尊重。怎樣可以有了一種爵祿，就看不起年高和有德行的兩種人呢？所以大有作為的君王，一定有召不動的臣子，君王打算謀畫事情，就到那臣子邊去商量。不是這樣的尊重有道德的人，就見得這君王不能大有作為的。所以湯先從伊尹學，然後叫他做臣子，不勞什麼，成功王業。桓公先從管仲學，然後叫他做臣子，不勞什麼，成功霸業。現在天下的君王，地土道德，都是一樣，彼此不能勝過，只是沒有別的緣故，因為君王喜歡用他教訓的人做臣子，不喜歡用他受教的人做臣子的緣故。湯對待伊尹，桓公對待管仲，都是不敢差人名來。管仲尚且君王不敢差人名來，況且不願做管仲的人麼？」

【短評】天下最尊貴的事情有三件，就是爵祿，年齡，和德性。人君有了爵祿，往往看不起年齡大的德性善的臣子，因此沒有賢能的人去幫助他，國家因此也不能強盛。一

【要旨】孟子自言辭受取與的道理。

定君王先要虛心。肯恭敬尊重德性善良的臣子。像桓公待管仲。商湯待伊尹的樣子。然後臣子肯出力替他治國。孟子因為當時的人君。總是犯着看不起有德有齒的人。所以借着景丑氏的一問。發揮出這一番大議論。真可為為人上的當頭棒喝。

陳臻[一]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二]一百而不受。於宋[三]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四]。辭曰餽贐。予何為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五]。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注解】(一)陳臻孟子弟子。(二)兼金美金。(三)宋國名，在今河南商邱縣。(四)贐音盡，送行禮物。(五)聞戒就是聞有戒備。

【演義】陳臻問孟子道：「從前在齊國，齊王送你好的銀子三百兩，你不受，現在在宋國時候，宋王送你銀子二百十兩，你受的，在薛國時候，薛王送你一百五十兩銀子，你受的，從前的不受，倘使是合理的，那末現在的受，一定是不合理的，現在的受，倘使是合理的，那末從前的不受，一定是不合理的。這兩者之中，夫子一定有一件不合理呢。

」孟子道：「都是合理的。當在宋國的時候，吾打算到遠地方去走一趟；到遠地方去照例要送行，宋君送銀子來道：『這是送行的禮物。』吾為什麼不受呢？當在薛國的時候，吾恐怕有人賊害我，薛君送銀子來道：『這是為你備兵用的。』吾為什麼不受呢？像在齊國的時候，便沒有這類事，沒有這類事，去受人君的禮物，那是貪貨財了。那裏君子可以貪銀子的麼？」

辭受取與　一介不苟

先賢陳子像



質疑辯難　斯理乃明

短評　受人禮物。應當有相當的理由。可以受的。儘管受。不能算貪。不可以受的。儘管不受。不能算矯情。孟子回答陳臻的問。就是這個道理。

章旨 國以民為重。是故為君為臣，都應保民。

孟子之平陸，(一)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二)則去(三)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四)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五)之所得為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六)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注解 (一)平陸 是齊故城，在今山東汶上縣北。(二)伍 就是隊伍。(三)去 字作殺解。(四)羸 音累，有病而孱弱的。(五)距心 姓孔，齊大夫名。(六)都 大邑。

演義 孟子有一天到平陸地方去，向著平陸地方的大夫道：「你的拿戟的兵士，一天亂了三次隊伍，要不要除掉他呢？」平陸大夫回答說：「不等他亂三次，我早要把他除掉的。」孟子道：「那末你幹錯的事，像兵士亂隊伍一樣的事也很多呢！兵災饑荒的年分，你的年老的，瘦弱的百姓，翻來覆去餓死在溝壑裏，壯年的百姓散到四方

章旨 言有官守的。不得其職便去。有言責的。不得其言便去。吾無官守。

去謀生的，不知要幾千人了。」平陸大夫回答孟子說「這不是距心的力量可以做得到的。」孟子道：「現在有人受了人家的牛羊，替他去牧養，那末一定要替人家求牧羊的地方和食料。倘使牧場和食料，都求不到，那就把牛羊還人家呢，還是立在那邊看牛羊餓死？」平陸大夫道：「這是距心的罪惡。」隔了幾天，孟子見王說道：「王的部下治理都邑的人吾曉得五箇人，不過曉得自己治理都邑不善，認為自己有罪的，祇有孔距心。」孟子就把和孔距心談話經過，復述一遍。王聽完了說道：「這是寡人的罪啊。」

短評 做人君的。應當愛護百姓。使大家安居樂業。倘使百姓為了你君王。受盡餓死的痛苦。那末這種人不配做君王的。孟子和平陸大夫的談話。目的就要齊王愛護百姓啊。

孟子謂蚳鼃[1]曰。子之辭靈丘[2]而請士師[3]。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4]為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為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公都子[5]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

無言責所以進退餘裕。

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六]然有餘裕[七]哉。



先賢公都子像

【注解】㈠蚳鼃 音遲蛙，齊國大夫。㈡靈丘 齊國縣名。㈢士師 司法官。㈣致 卸職。㈤公都子 孟子弟子。㈥綽綽然 寬舒貌。㈦餘裕 自如貌。

【演義】孟子對蚳鼃說：「你辭去靈丘大夫，情願做司法官，這件事似乎很近情理的。因為可以在君王面前說話的，現在已經就職幾個月了，還不可和君王說話麼？」蚳鼃聽了孟子的話，就去諫齊王，但是不中用，因此他辭職走了。齊人聽見這件事，說道：

【章旨】這是孟子言待小人的方法。

」孟子替蚳鼃打算，好極了。孟子替自己打算，不知究竟什麼樣？」公都子便把這些話去告訴孟子。孟子說：「吾聽見古人說的，有官職的人不能行他的職務，那末就辭去不幹。有說話責任的人，不能盡他說話的責任，那末也辭去不幹。我沒有官職，也沒有說話的責任，那末我的進退，豈不簡直寬裕有餘麼？」

【短評】不論做什麼事情，第一要盡職。不能盡職，那末就應當辭去不幹，讓能盡職的人來幹。方是合乎情理。孟子對蚳鼃的話，就是要他盡說話的責任，並不是攻擊蚳鼃。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一)大夫王驩(二)為輔行(三)。王驩朝暮見，反(四)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五)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注解】(一)蓋 齊國縣名。(二)王驩 字子敖，齊宣王的寵幸的臣。(三)輔行 就是副使。輔之而行的。(四)反 來往的意思。(五)夫 指行事言。

【演義】孟子在齊國做客卿，齊王差他到滕國去弔喪，還派蓋邑大夫王驩做副使。王驩朝晚和孟子見面，都是來回齊滕的。但是孟子從沒有和他講弔祭的事情。公孫丑對孟子說道：「齊卿的位置，不算小了。齊國到滕國的路，不算近了。一來一去，卻沒有

【章旨】是言喪禮當稱家的有無。無財不可以為悅。有財不可以天下儉其親。

和王驩談起弔喪的事，這是什麼緣故呢？」孟子說道：「弔喪的事，既然有人管了，吾何必和他談話呢？」

【短評】談話雖然平常的事。但是也要看看對方的人。可以談和不可以談。可以談的人。然後和他談。才始這種談話有着落。不可以談的人。貿然和他談。這就是不識人。王驩是一箇小人。孟子當然不願和他談話了。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一)充虞(二)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三)匠事。嚴(四)。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五)若以美然。曰。古者棺(六)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且比(七)化者(八)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九)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十)其親。

【注解】(一)嬴音盈齊國縣名 (二)充虞孟子弟子 (三)敦就是督工 (四)嚴事促叫嚴 (五)木指棺木 (六)棺椁內叫棺外叫椁 (七)比作方纔解 (八)化者指死人言 (九)恔音效暢快而無怨恨意 (十)儉省儉薄待叫儉

【演義】孟子從齊國動身，到魯國去安葬他的母親事情完了，回到齊國，躲擱在嬴的

先儒充子像

不怨不尤　獨聞其詳
佐師葬母　千古都崇



地方。充虞問孟子道：「前天你不知道虞的不肖，差虞管做棺材的事情，那時候事體很緊要，所以虞不敢請問。現在虞極願請問你夫子一聲，就是這棺木覺得太美觀些麼？」孟子道：「從前時候棺槨的厚薄，沒有一定的。中古時候，內棺外槨，都是七寸厚，從天子到庶人，都是一樣的，這並不是為美觀，不過盡人子的心罷了。如果得不到這種制度，不能暢快人子的心，沒有錢財去辦這種棺椁，也不能暢快人子的心，現在有

章旨 言私相授受的非討伐，全為救民，所以做了天吏，才可言伐。

了這種制度，還有錢財去辦這種棺槨，古時的人，都用這種棺槨的，吾為什麼獨獨不用呢？況且使死的人不就近土，難道吾們心裏不滿意麼？吾聽古人說的：『君子替天下愛惜財物，決不肯連父母的喪葬也節省的。』

短評 父母的愛子女，出自真心。子女的孝父母，也應當真心。不獨在父母活的時候，應當要孝順，就是父母死了，也應當孝順。父母死了，做子女的對於棺椁，自然應當惟力是視。孟子葬母親的棺椁，特別考究，就是要盡他孝順的心。

沈[一]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二]不得與人燕，子之[三]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四]燕伐燕，何為

勸之哉。

注解 ㈠沈同 齊國臣子。㈡子噲 燕易王子。信宰相子之。把國給他。國乃大亂。㈢子之 燕王噲相。專主國政。噲讓給他。國乃大亂。齊閔王伐之。噲死。醢子之。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燕王。㈣以燕伐燕 齊的無道猶燕。齊的伐燕。好比以燕伐燕。

演義 齊國大夫沈同，把私人資格去問孟子說：「燕國可以去攻打呢？」孟子道：「可以攻打的。燕王子噲不應該把燕國給人，燕國臣子子之不應該受子噲的燕國。譬如有一個想做官的人在這裏，因為你喜歡他，並不告訴王，私下把俸祿爵位給他，那個想做官的人，也沒有受到王命，私下受你給他的爵祿，這樣可以麼？現在子噲和子之兩人的事，和私下授受爵祿，有什麼分別呢？」後來齊人果然去伐燕。有人問孟子道：「聽說你夫子勸齊伐燕，有這件事麼？」孟子道：「沒有這件事。不過沈同來問燕國可以攻打麼？吾答應他說：『可以的。』他因此就去打燕國了。他如果問我：『誰可攻打燕？』我就打算回答他：『替天行道的人，才可以去伐燕。』譬如現在有箇殺人的，旁人拿他問道：『這個人可以殺麼？』那末我打算答應他說：『可以殺的。』他如果說：『誰可以殺他呢？』那末我打算答應他說：『做司法官的，才可以殺他。』現在齊國的無道，同燕國一樣，把齊國伐燕國，和把無道的燕國去伐無道的燕國一樣，我為什麼要勸齊國伐燕國呢？」

短評 鄰國有無道的君王。百姓都怨聲載道。要驅逐他。那末我為了拯救百姓起見，

【要旨】是言君子不患有過，患不能改。

不得已出兵。這種攻打。是出於救民的。百姓都要歡迎他。如今齊國的攻打燕國。完全趁着燕國危亂的時候。要去奪他們的土地財產。所以孟子絕不贊成。

燕人畔。[一]王曰。吾甚慚於孟子。陳賈[二]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三]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四]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五]。

【注解】(一)畔　和叛同　(二)陳賈　齊國的臣子。　(三)管叔　名鮮。文王第三子。武王勝商。封他在管。成王立。和蔡叔助武庚叛。周公東征。誅武庚。殺管叔。　(四)日月之食　就是日蝕月蝕　(五)辭　解說自護

演義 燕國人不服齊國，反叛起來，齊宣王道：「孟子曾經勸我不要去取燕國，現在倒很難為情見他了！」陳賈說：「王不必憂愁啊，王和周公比起來，自以為那個仁厚，那個聰明？」王道：「哼！這是什麼話？」陳賈道：「周公差管叔去監督殷朝的，管叔却同殷朝的武庚謀反起來，周公倘使知道他要反叛的，還差他去監督殷朝，這是存心不仁厚；不知道他要反叛的，這是料事不聰明。仁厚和聰明，周公還不能十分做得完全，況且你王呢。賈請去見孟子替王解說一下。」陳賈見孟子問道：「周公是那樣人？」孟子道：「古時候的聖人。」陳賈道：「周公差管叔監督殷朝，管叔却和殷朝的武庚謀叛起來，有這件事麼？」孟子道：「有這件事的。」陳賈道：「周公是不是曉得他要反叛，故意差他去監督嗎？」孟子道：「周公並不知道他要反叛的。」陳賈便問道：「那麼聖人也有過失的嗎？」孟子道：「周公是弟，管叔是周公的哥哥，周公的這種過失，也不能算他過失的。而且古時候的君子，有過失就改，現在的君子，有了過失，不勸人改，反要順從他，使過失更加大。古時候的君子，他的過失，如比日蝕月蝕一樣，百姓都看見的，等到他改過的時候，百姓也都看見他的。現在的君子，不但是順從他的過失，而且還要替他說幾句遮瞞的話呢。」

短評 聰明才力中庸的君主，是可上可下的。倘使他用了忠實賢良的臣子，他有過失，他的臣子就要去勸他，他的過失，自然一天少一天，政治就可以一天清明一天，這

章旨 是言君子在能行道。不在富貴。

種君王。是碰着好的臣子。所以一天向上一天。倘使他用了奸佞諂諛的臣子。他有過失。他的臣子順着他做君王的人格。一天向下墮落一天。像陳賈就是這一類人。宜乎孟子要申斥他。

孟子致為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一]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二]。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三]。子盍為我言之。時子因陳子[四]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季孫[五]曰。異哉子叔疑[六]使己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七]焉。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八]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注解】㈠時子（齊國大夫）㈡鍾（量器名，容六斛四斗）㈢矜式（欽重法式）㈣陳子（就是陳臻）㈤季孫（春秋時人）㈥子叔疑（春秋時，貪富貴的）㈦龍斷（壟斷，獨把的）㈧罔（羅取罔利）

【演義】孟子辭了齊國的客卿，打算回去了。齊宣王就親自到孟子那裏去見孟子道：「從前極願見你夫子，卻見不到。現在見到了，不特寡人很喜歡，同朝的人也很喜歡。現在你夫子丟了寡人預備回去了。不知道從這一次以後，可以再相見麼？」孟子回答說：「極願從今以後，再得相見，不過不敢說定罷了。」過了幾天，齊宣王對時子道：「我要想在全國之中，給孟子一所住宅，教他教養許多學生，給他萬鍾的俸祿，使許多大夫和齊國的百姓，都有個好榜樣。你何不把我的意思講給他聽呢？」時子走了陳子的門路，去轉告訴孟子。陳子把時子的話告訴孟子，以後孟子說道：「是這樣說的。時子怎樣曉得我一定不肯留在齊國呢？倘使我要想發財，那末何必辭去十萬鍾俸祿的客卿，現在教我受一萬鍾俸祿的職務，是要教我發財嗎？季孫有句話說：『奇怪了，子叔疑這個人！自己想做官，做不到，就罷了。卻又差他的子弟做卿。』大凡人那個不想富貴，但是在富貴之中，有的人喜歡私下壟斷一切的。古時候的商人，把這地所有的東西，去調別處所沒有的東西，市政官不過去管理他們的啦。偏有個賤大夫，登在高岡子上，左右探望，想一網收盡市場上的利益。因此人人都看不起他，所以從此抽他的稅，抽商人的稅，就從這賤大夫起頭的。」

【章旨】是言留賢要有誠心而後能安。

【短評】做官的本意。原來在救百姓。換句話說。就是要使社會安甯。就是要解決社會問題。後來的人。埋沒良心。把做官當作想發財的工具。簡直百姓受不到他的益處。還要受他害處呢。孟子說賤丈夫壟斷市面。所以人人看不起他。要抽他的稅。做官的人。倘使也抱發財主義。那麼不及一個賤丈夫了。

孟子去齊。宿於晝。[一]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二]而臥。客不悅曰。弟子齊宿[三]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四]無人乎子思[五]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六]申詳[七]。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八]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注解】㊀晝 齊國西南邊邑 ㊁隱几 伏几 ㊂齊宿 齊音齋。齊宿潔身心。屏邪惡而過一宿 ㊃魯繆公 名顯。任用公儀休為政。禮待子思 ㊄子思 孔子之孫。名伋。受學於曾子。作中庸一書 ㊅泄柳 魯的賢者。繆公往見。閉門不納 ㊆申詳 子張之子。也是魯國的賢者 ㊇絕 絕斷文姓

【演義】孟子離開齊國。在晝的地方宿夜。有一個人要替王留住孟子。坐在孟子旁邊。說挽留的話。孟子不去答應他。伏在几上假睡。挽留孟子的客人不快活的說道。「弟

章旨 言濡滯期王能改，用予以安天下之民，豈為干祿。

子清潔了一夜的心，然後敢到夫子面前說話，夫子卻臥而不聽，從此不敢再來見你了。」孟子道：「請坐，我來明白的告訴你，從前魯繆公不差人在子思旁邊服事子思，那就不能安子思的心；泄柳、申詳沒有人在繆公面前，說他們的賢，就不能安他們二人的身子。你現在替我長者打算，卻想不到繆公待子思一般事，你看輕我長者？還是我長者看輕你呢？」

短評 孟子抱蓋世的才具，卻遇不到一箇明君，所以一切懷抱，都不能見諸事實，真是可惜。這也可說是那時民眾的不幸啊。

孟子去齊。尹士[一]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二]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三]也？士則茲不悅。高子[四]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五]。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六]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

日望之。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先賢高子像



得侍孟門 乃為高弟
後車從遊 于焉不朽

注解 (一)尹士齊人。(二)干澤干求祿澤。(三)濡滯遲緩貌。(四)高子齊人孟子弟子。(五)反追回的意思。(六)浩然水流不止貌。(七)悻悻然怨恨貌。(八)窮日之力言窮一日的力。

演義 孟子離開齊國，尹士對人家說「孟子這個人，倘使看不出王不可以做湯武

章旨 孟子自言憂

那是他沒有知人之明，看得出王不可以做湯武，然而仍舊到齊國來，那是求些好處的。走了一千里的遠路來見王，和王意見不合，所以回去，在晝的地方住了三夜，然後動身，何以這樣的遲緩呢？士對於這幾點，倒有些不快活呢！」高子把尹士的話告訴孟子，孟子說：「尹士那曉得我的心思呢？走千里的路來見王，是我的本意啊。意見不合，所以要回去，這是我本意所不願的，我實在是不得已呀。我住在晝的地方三夜，然後動身，在我心裏，還以為太快，我還在望齊王改變心來，王如果改變心來，就要來追我回去。等到出了晝的地方，齊王不來追我回去，我然後決定離去齊國，準備回去了。我雖然這樣打算，我難道肯拋棄齊王啊？我看齊王還可以替他做點善事，王如果用我，豈特齊國百姓安逸，天下的百姓都安逸，齊王或者可以改變心來，我天天在那裏望他，我難道像器量狹的小人一樣嗎？勸了君王不聽，就生出氣來，拿不快活的樣子放在臉上；等到走了，盡一天的力量，然後再宿夜嗎？」尹士聽了孟子一番話，便道：「士真是小人了！」

短評 小人的度量小。君子的度量大。小人的見識近。君子的見識遠。看了孟子出晝的一番話。和尹士評論孟子的一番話。就可以曉得君子小人的區別之點。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

世的緣故。

君子不怨天。不尤[二]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閒必有名[三]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注解 ㈠豫色 快樂的顏色。 ㈡尤 歸罪的意思。 ㈢名世 有名當世

演義 孟子離開齊國，充虞在路上問道：「夫子的顏色，像有點不快活樣子。從前虞聽得你夫子說的：『君子人不怨恨天，不怪着人』」孟子道：「從前是一個時候，現在又是一個時候，照歷史上看來，每五百年，一定有一箇王者興起來，同時一定有箇世界上有名人物去幫助他。從周朝到現在，七百多年了。拿五百年的數目比起來，已經過了多年了。把時世推考起來，也是可以有有為的時候了。那個天不要天下太平，如果要天下太平，在這個世界上，除掉我有誰可以治平天下呢？吾為什麼不快活呢？」

短評 孟子一心救世。但是碰不到明君。有志無力。真是非常憂慮。他把歷史的眼光看來。當時也應該有個明君出來。救濟一般百姓。可是走來走去。遇到的都是貪利的君王。無怪他要不起勁。充虞不曉得孟子的心。貿然發問。無怪孟子要大發感慨哩。

【章旨】是言君子宜順事變。並表久齊本非我志。

孟子去齊。居休。(一)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二)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三)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四)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注解】(一)休 齊國地名 (二)崇 齊國地名 (三)不欲變 不欲改變去志 (四)師命 軍旅命令

【演義】孟子離開齊國，住在休的地方，公孫丑問道：「做了官，不受人家的俸祿，是不是古時候的道理嗎？」孟子道：「不是的，在崇的地方，吾見過齊王，不大合意，退下去就想走的，後來不肯改變這種宗旨，所以不受他的俸祿，不料就有出兵打仗的使命，不可以就走，長久等在齊國，本來不是我的志願啊。」

【短評】人類都是好利的。有道德的人看見了利。就要想到這個利應當受。還是不應當受。不應當受的。就下一個決心。一定不受。沒有道德的人。見了利。不管應當受不應當受便去受了。久而久之。就變成一個貪利的小人。孟子的不受祿。就是他超出常人的一個特證

章旨 是章言治國之道。在能擴充善性。

增批大字新體繪圖孟子白話註解 卷三

常熟朱 麟公振評註

滕文公上

滕文公為世子。(一)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二)覸謂齊(三)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我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四)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五)眩。厥疾不瘳(六)。

注解 (一)世子 諸侯的太子。(二)成覸 覸音澗 齊國武臣。(三)齊景公 莊公之子。名杵臼。在位五十八年。(四)公明儀 子張門人。魯之南武城人。(五)瞑眩 昏亂模糊貌。(六)瘳 音抽 病愈。

章旨　是言人君喪禮在能出於至誠，那麼百官有

演義　滕文公做世子的時候，將要到楚國去，經過宋國，去見孟子。孟子和他講性善的事情，處處把堯舜提出來做個榜樣。世子從楚國回來又去見孟子。孟子道：「世子你疑心吾的話太難做麼？那道理總是一樣的。從前成覸對齊景公說『那堯舜是個男子漢，我也是個男子漢，我為什麼怕他呢？』顏淵也說：『舜是什麼樣一等人呢？我是什麼樣一等人呢？只要有志氣肯做事情，也可同舜一樣。』公明儀也說：『文王是我的先生啊。周公這句話，難道是騙我嗎？』從這三人的話看起來，人人都可以做到聖賢的。現在滕國絕長補短，差不多有五十里的地方，還可以做成完善的國家。不過要努力做去，像書經上說：『這藥不能夠使人頭昏眼花，就是藥性不到，那個病一定不會好的。』」

短評　弱小國家，要興起來，很不容易。但是孟子還勸世子要努力行善，再提出成覸等三人的說話，來鼓勵他。這是聖賢們積極救世的一點苦心。不獨治國家應當如是，就是做一個人也應當如是。否則走了消極的路，更覺沒趣。

滕定公[一]薨[二]。世子謂然友[三]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四]。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

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注解　㈠**滕定公**文公的父　㈡**薨**音昏，諸侯的死叫薨。㈢**然友**文公之師。㈣**大故**父母死亡叫大故。㈤**齊疏**齊音資，衣下邊，疏為粗布。㈥**飦粥**飦居言切，稀粥；粥，稠粥。㈦**宗國**同宗的國。㈧**冢宰**後世宰相。㈨**歠**川月切，作飲字解。㈩**深墨**深黑色。㈩㈠**即位**至靈位前。㈩㈡**偃**作倒。㈩㈢**廬**中門外的偏屋。

演義　滕定公死了，世子對然友說：「從前孟子曾經和我在宋國談話過，我心裏終不敢忘掉。如今不幸，遭了大喪，吾要差你出去，問問孟子，然後再行。」然友特地到鄒國問孟子。孟子道：「你來問喪禮，那是好極了。父母的喪事，本來應當盡心去做的。從前曾子說過的：『父母生存在世界上的時候，子女應當拿禮節來奉事他；死了之後，子女應當拿禮節來安葬他，拿禮節來祭祀他。這才可算孝順父母了。』諸侯的喪禮，吾沒有學過，不過我也聽見過的。父母的喪要三年，穿的喪服是下面不緝邊的，吃的是稀粥，這種喪禮，從天子一直到平民，都是一樣。夏商周三代都是這樣。」然友回到滕國去覆命，定三年的喪禮，



草

世子的父兄百官都不贊成說道：「吾們同宗的魯先君沒有那個行過這種制度，吾們先君也沒有那個行過這種制度，到了你的身上，就違反先君的成例，那是不可以的。況且志書上說的：『喪禮祭禮，都要遵照先祖的規矩。』這就是說『我受祖宗遺下的規矩做的。』」世子因為羣臣不服，對然友說：「吾平日沒有好好底研究學問，喜歡騎馬試劍，現在父兄百官，都不滿意於我，恐怕我辦不了這件喪事，你替我再去問孟子。」然友再到鄒國，問孟子，孟子說：「是的，這種禮節不必向別處討教的。孔子說過的：『國君死了，一切事聽冢宰辦理，新君喝薄粥，臉上現出憔悴的黑色，到靈位前去哭，自然百官和有司，沒有一個敢不哀傷，這在自己先去領頭做，就是了，在上的人有喜歡事情，在下的人一定比在上的人更喜歡，君子的德行，好比是風，小人的德行，好比是草，草上加了風，自然要照風的方向倒仆轉來的，』這全在世子的決心。」然友回到滕國覆命，世子聽了孟子告訴然友的一番話，就說：「這是不錯的，的確在我身上。」在未葬前的五個月，世子就住在中門外的偏屋中，百官和族人，都說：「世子明白喪禮的。」等到安葬日子四方都來看，看見世子臉色的悲戚，哭泣的哀傷，於是來弔孝的人，都很悅服他了。

短評 古時的父母喪禮，定為三年。目的是要子女盡悲哀之道。所謂悲哀，是要出於至誠。若是徒尚形式，那就卑不足道。

【章旨】治國當務民事，分田制祿，是民事的根本。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一]茅。宵爾索[二]綯。亟其乘[三]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陽[四]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五]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六]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七]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八]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盻[九]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

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使畢[十]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十一]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十三]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十二]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十四]圭田。圭田五十畝。[十五]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十六]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注解 ㈠**于** 往取。㈡**索綯** 絞繩索。㈢**乘** 修理。㈣**陽虎** 字貨，季氏家臣，魯國人。季平子死，虎即專政，和叔孫州仇同伐孟氏。虎敗，進讙陽關反叛魯。兵敗，就逃往齊晉。㈤**貢助徹** 在五十畝中取五畝之入以為租稅的叫做貢法。八家各種私田七十畝，又合種公田七十畝以為租稅的叫做助法。八家各種私田百畝，又合種公田百畝以為租稅的叫做徹法。㈥**龍子** 名穫。古時賢者。㈦**狼戾** 狼籍的意思。㈧**糞** 培壅。㈨**盻盻** 音兮。怒視貌。㈩**畢戰** 滕文公之臣。⑪**經界** 治地分田，經畫界限。⑫**坐** 安坐。⑬**野人** 耕種的百姓。⑭**圭田** 供祭祀的田。⑮**餘夫** 未成家的小兄弟。⑯**潤澤** 因時制宜的意思。

演義 滕文公問治國的道理，孟子說「百姓的事情，不可以緩的，詩經上說『日裏去取茅草，夜裏去絞好繩子，快把房屋修好，等到明春，又要開始播穀了。』百姓的普通道理，就是有恒產的人，才始有恒久的好心，沒有恒產的，就沒有恒久的好心。一沒有恒久的好心，那種放肆狡猾奸邪，浪費等惡事，都要做了。等到犯了罪，然後捉來給他吃刑罰，這是設了刑網去捕百姓。難道仁愛的人居着高位，可以設了刑網，去捕百姓的麼？所以賢君一定是恭敬節儉，把禮節待下面的百姓，取百姓的稅，也有個相當限制。從前陽貨說過的：『專門求富的人，一定是不仁愛

井田圖

的專門講仁愛的人，一定不會富有的。』夏后氏每人給田五十畝，取他五畝的田租，名叫「貢」，殷朝每人給他田七十畝，八家合種公田七十畝，國家不另外取他們私田的稅，名叫「助」；周朝每人給田一百畝，八家也幫種公田一百畝，也不另外取他們私田的稅，名叫「徹」，這三種制度，名稱却不同，其實都是十分中取一分稅，講到「徹」，就是平均通算的意思；講到「助」，就是借助民力耕種公田的意思。不過龍子說的：『整頓地土的方法，沒有比「助」好的，沒有比「貢」不好的。』因為「貢」的方法，是比較幾年中的收成，定一個常額，好的年分，米粒很多，國家多收他的稅，也不能算暴虐；然而因為有常額的關係，不能多收他，却反少收他了。碰着荒年，田中收入，供壅田還不夠，然而為因有常額，一定要取滿常額的數目。做了百姓的父母，使他們怨恨着，一年到頭勤苦勞動，還不夠養父母的生活，不得已向人告貸。因此老年的幼年的，為了沒有飯吃，都轉死在深溝淺坑裏，這種人怎配做百姓的父母呢？講到世祿，滕國早已行過了。詩經上說：『願天先落雨到我公田裏，隨後落到我私田裏。』這樣看來，周朝也是行「助」法的。行了「助」法，人民衣食充足，然後設立庠，序，學，校，去教訓他們。庠的意思，就是教人明白敬老；校的意思，就是教人明白道理；序的意思，就是教人明白射箭。至于鄉學，夏朝叫「校」，殷朝叫「序」，周朝叫「庠」。國學名稱，三代都是一樣，統統是明白人倫的道理。人倫的道理，在上者能夠明白宣傳，在下的小百姓，自然會和睦了。就

是有王者起來，一定要來效法上面的法子，也可以說是王者的先生了。詩經上說：「周朝雖然是舊國家，但是順着天命做去，和新統一的國家一樣。」這是稱贊文王的話啊。你努力照我的話行去，也可以使你的國家維新起來。」後來滕文公差畢戰來問井田，孟子說：「你的國君，將要行仁政，特地選擇你，差你來問，你一定要勉力去行。講到仁政，一定從經畫疆界起頭。經畫疆界不端正，井田地方就不均勻，公田收入的穀祿也不公平。所以暴君污吏，一定不注意經畫疆界的事情，才可刮削百姓的錢財。經畫疆界的事情，如果端正，那末均分田畝，制定俸祿，可以坐着決定的。講到滕國地方很小，有的吃俸祿的君子，有的靠種田的百姓。沒有吃俸祿的君子，就沒有人管百姓；沒有種田的百姓，就沒有人養君子。請你把在野的地方，採用九分取一的「助」法，在國中採用什分取一的「貢」法，叫百姓自己納錢糧。卿以下，除去世祿外，還有祭祀用的圭田，每人給五十畝。還有未成家的男子，叫做「餘夫」，每人給田二十五畝。這樣一來，大家都有恒產，不論死葬遷徙，都不願出本鄉。在一鄉合種井田，自然出入很友好；守望盜賊，很能互相幫助；疾病很能互相扶持，百姓自然很親睦了。講到井田，就是正方一里的地方，畫成一個井字形，內中共九百畝田。九百畝田的當中一百畝，稱公田。其他八百畝，八家均分，每家得一百畝，稱私田。八家共同種着公田，公田種完了，然後再敢種私田，這就是分別先公後私，先官吏後百姓的意思。以上所講，都是井田的大略。

【章旨】是言百工分工互助的意義。

若要斟酌損益，在乎滕君和你身上了。

【短評】人心的好歹，至少有一半和恒產有關係。有恒產的百姓，有制祿的官吏，心思比較穩定，生活比較安全，國家自然鞏固。再加了相好當的教育，人人知道禮節，人心自然向好的一方面走了。要使百姓有恒產，非行井田制度不可。不過在孟子的時候，地廣人稀，還可以採用這個制度，到了現在人口衆多，井田制度便恐不能適用。這一點是應當特別注意的。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

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九]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十]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十一]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十二]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十三]治焉。舜使益[十四]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

禽獸逃匿。禹疏九河[十五]。瀹[十六]濟漯[十七]而注諸海。決[十八]汝漢[十九]。排淮泗[二十]。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廿一]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廿二]為司[廿三]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廿四]曰。勞[廿五]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廿六]陶為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廿七]之。蕩蕩[廿八]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廿九]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

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三十]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卅一]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卅二]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卅三]之。皜皜[卅四]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蠻鴃[卅五]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卅六]荊舒[卅七]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卅八]蓗。或相什

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

稻

麥

黍

稷

菽

注解

㊀**神農** 五帝之一教民稼穡為農業之始·在位一百四十年 ㊁**許行** 戰國楚人·主君民並耕是農家者流 ㊂**氓** 客民 ㊃**捆屨** 音困句結草鞋 ㊄**陳良** 楚國人·悅周公仲尼之道的 ㊅**陳相** 陳良弟子 ㊆**饔飧** 早餐叫饔晚餐叫飧 ㊇**厲** 作病字解 ㊈**釜甑** 釜·鐵鑊·甑·瓦罐 ㊉**陶冶** 燒窰的叫陶工·打鐵的叫冶工· ⑪**路** 奔走於路 ⑫**氾濫** 洪水四溢貌· ⑬**數** 施行 ⑭**益** 舜之臣 ⑮**九河** 即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尚潔鉤盤鬲津是· ⑯**瀹** 音藥·疏之使通· ⑰**濟漯** 水名·濟水源出河南濟源縣西王屋山東南流入黃河·故道本與黃河平行入海·下流今為黃河大清河小清河所佔·漯水為黃河支流·故道自河南武陟縣分支·行今黃河之北·過直隸山東·改行黃河之南·東注於海· ⑱**決** 排除淤泥 ⑲**汝漢** 水名·汝水源出河南

嵩縣西南天息山，注於淮水。漢水源出陝西甯羌縣北嶓冢山，流貫舊漢中興安鄖陽襄陽安陸漢陽六府，流入長江。⑳淮泗 水名。淮水源出河南桐柏山，東流入洪澤湖。全元後，下流為黃河所占，幹流合於運河。泗水源出山東泗水縣之陪尾山，至清河縣入淮，今被黃河所占。㉑后稷 虞舜時農官。㉒契 音薛，舜之臣。㉓司徒 以禮教導民的官。㉔放勳 堯的尊稱。㉕勞 獎勸。㉖皐陶 虞舜之臣，青陽氏後裔。㉗則 學而取法為則。㉘蕩蕩 廣大貌。㉙巍巍 高大貌。㉚倍 違背。㉛治任 治理行裝。㉜場 指墳旁的空地。㉝暴 晒。㉞皜皜乎 潔白貌。㉟鴃舌 鴃音決，即伯勞。鴃舌是言蠻夷的話。㊱膺 攻擊。㊲荊舒 荊，楚國本名，舒亦國名，後為楚滅。㊳倍蓰 一倍叫倍，五倍叫蓰。

演義 有一個說神農氏一派話的叫許行，特地從楚國到滕國，到滕文公門上，對文公說：「我們遠方的人，聽得你君要行仁政了，特地來到滕國，情願受一間市房，做你的百姓。」文公就給他一間安處的房子。許行的徒弟有幾十個人，都是穿粗布衣，打草鞋，織席，過生活的。後來有個陳良的學生叫陳相的，和他的弟弟陳辛，背了耒耜從宋國到滕國，對文公說：「聽得君行聖人的政治，那末滕君也是聖人，我情願來做聖人的百姓。」陳相見了許行，談話一會，大贊成許行的學說，把從前學到的學說完全拋棄，專學許行的學說。有一天，陳相去見孟子，講許行的學說道：「滕君真是一個賢君，但是沒有聽得過神農氏的道理。古時候的賢人，和百姓一同耕田吃飯，並不吃百姓的；自己煮朝晚飯吃，然後再去治百姓。現在滕君倉廩裏的米穀，府庫裏的錢財，都是向百姓取來的，那是剝削百姓，去供養自己，怎樣可算賢呢？」孟子說：「許子一定要自己種出米穀，纔得吃嗎？」陳相說：「是的。」孟子說：「許子一定要自己織布，纔得着嗎？」

陳相說:「不是的,許子穿毛布的。」孟子說:「許子戴帽子嗎?」陳相道:「戴的。」孟子說:「戴什麼帽子呢?」陳相說:「戴白布帽子。」孟子說:「許子自己織的麼?」陳相說:「不是的,是把米粟換來的。」孟子說:「許子為什麼自己不去織麼?」陳相說:「恐怕妨礙耕田。」孟子說:「許子用鐵鍋泥罐煮飯,用鐵器耕田嗎?」陳相說:「是的。」孟子說:「鐵鍋等是不是許子自己做的?」陳相說:「不是的,把米粟換來的。」孟子說:「把米粟換械器,就不算傷害燒窰打鐵的人,燒窰打鐵的人,把械器去調換米粟,難道就算傷害農夫嗎?況且許子為什麼自己不去做燒窰打鐵的人,在家裏件件都有,要用就用,為什麼忙忙碌碌去和百工交換?許子為什麼這樣的不怕煩呢?」陳相道:「百工的事情很煩,不能一面耕田一面做工的。」孟子問到這裏,就大大的駁他說:「那末治天下的人,格外忙碌,難道可以一面治天下,一面耕田做工嗎?要知道有的事情,要上等人做的,有的事情,要下等人做的,不能互相勉強。況且一個人的身體,萬不能做完全百工的事情,如果一定要自己做後纔可吃着用,那末天下的人,要忙得不了,個個人在路上奔走了。所以古人說的:『有勞心的人,有勞力的人,勞心的人,是管理百姓的;勞力的人,被人家管理的。受人家管理的人,應該供養人家,管理人家的人,應該受人家的供養,這是天下通行的道理。』你看堯的時候,天下還沒有太平,大水橫流,徧滿天下。那時候草木茂盛得很,飛禽走獸繁盛得很,五穀不能成熟,禽獸反來偪人,獸蹄鳥跡的路,交錯徧

滿中國。堯眼見這種現象，心裏獨自憂愁，舉舜起來治理。舜差益管理火的事情，益在山澤中放大火，草木燒起來，禽獸逃的逃，躲的躲。禹疏通九條大河，再把濟水漯水開通，流到海中去。把汝水漢水淮水泗水開通排洩，使他們都流到長江裏去。然後中國可以耕種，得着食物。那時大禹在外八年，三次經過家門，沒有空閒時候進去，就是要想耕田，能不能呢？舜再派后稷教百姓耕種收穫，佈種五穀起來。五穀成熟了，百姓才有養生的食料。但是做人也有相當的道理，倘使吃飽了飯，穿煖了衣，安逸的住着，一點不受教訓，那麼近乎禽獸了。聖人又憂愁着，差契做司徒，教百姓明白做人倫常的道理。就是父子要親愛，君臣要義氣，夫婦要有分別，長幼要有次序，朋友要有信實。放勳對契說的：『百姓努力在人倫上的，應該獎勵他；應該引誘他，百姓不肯努力在人倫上的，應該匡助他；應該弄直他。百姓柔弱的怠惰的，應該扶持他；鼓舞他。總要使他們得着行人倫的道理，還要振作去做。』聖人顧全百姓到這般地步，難道還有餘暇可以耕田麼？堯只拿得不到舜，當一件愁憂事情，舜只拿得不到禹皐陶，當一件憂愁事情，像拿種不熟一百畝田，當一件憂愁事情的，只有種田漢啊！把錢財分給衆人，就叫恩惠；把善的道理教人，就叫忠心；替天下找好人辦事的，才始算人。所以把天下給人，是容易的；替天下找到好人辦事，確是很難的。孔子說：『好大呀！堯的做君，只有天最大，只有堯能夠學也，好寬大呀！百姓尋不出相當名稱去稱贊他了。好君啊，舜這個

人，德行高大極了，有了天下，好像不相干的樣子。』堯舜的治天下，難道不用心思嗎？也不能再用心思在耕田上的了。吾只聽得用中國的道理去改變蠻夷的風俗沒有聽見過用蠻夷的道理，來改變中國風俗的。你的先生陳良生在楚國，喜歡周公，仲尼的道理，到北方中國來求學。北方的學者，沒有人能夠比他好的，真是一個豪傑之士。你們兄弟二人，從他幾十年，先生死了，就違背他的道理，好不應該啊！從前孔子死，他的學生守滿三年喪之外，都收拾行李，打算回去，進去對子貢作揖告別，大家面對面哭，哭啞了喉嚨，然後回去。子貢獨獨不是這樣，在孔子墳旁空場上造了房子，再住三年，然後回去。後來子夏，子張，子游，因為有若的容貌氣象像孔子，要想把事奉孔子的禮節，去事奉有若，表示不忘孔子。要求曾子贊同，曾子不贊成，說：『不可以的。孔子的道德，好像江水漢水洗過的，秋天太陽曬過的，清靜潔白，任何人比不過他。』現在南蠻人，說話像鳥一般的樣子，說的不是先王的道理，你違背你先生的教訓，去學南蠻人，這是和曾子太不同了。吾只聽得跳出深坑，搬到高樹上去，沒有聽得從高樹上跳下，走到深坑裏去的。現在你違背先生教訓，去學南蠻人，簡直是進深坑裏去了。魯頌上閟宮篇說過的：『戎狄，是應該受人攻打的，楚國舒國，是應該受人懲戒的。』這樣看來，周公尚且要攻打他們，你反而去學他們，真是變得不得其當了。」陳相受了孟子一番教訓，心裏還不甘心，便道：「照了許子的道理行去，那末市價不會有差次了。國

裏的人也無從作僞，就是差五尺之童到市上買東西，也沒有人欺侮他布帛長短相同，價錢也相同；粗麻細麻絲和棉分量的輕重相等，那末價錢也是相等；五穀多少相同，那末價錢也是相同；鞋子的大小相同，那末價錢也是相同。」孟子便駁他說「講到貨物的好壞粗精，不能一樣，那是貨物本來的道理，所以貨物有的加倍的，有的加五倍的，有的加十倍百倍的，有的加千倍萬倍的，你現在不管貨物的好壞精粗，祇要輕重多寡相同，價錢更是一樣，這是擾亂天下的法子。大鞋子和小鞋子同價，那裏還有人肯做大鞋子呢？所以照許行的道理行出去，髣髴引導天下人作僞，這種道理，怎樣可以治國家呢？」

短評　世界愈文明，分工愈細。因爲各人的精力有限，光陰有限，那裏可以件件自己去做呢？許子但知道上古時候的情形，不知道春秋戰國的情形，非上古可比，所以有這落伍的言論發出來。陳相也是見不到此，所以盲從許子的說話。經孟子一番的辯駁，便致頓口無言。

章旨　是闢墨者的尚儉兼愛。

墨者夷之[一]因徐辟[二]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三]爲其

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四]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六]姑[七]嘬[八]之。其顙[九]有泚[十]睨[十一]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十二]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十三]為閒[十四]曰。命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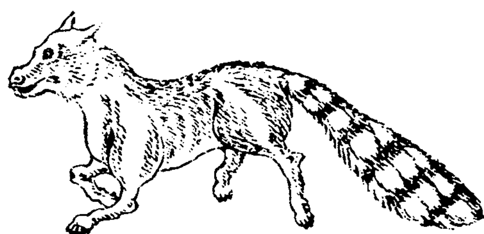
注解　(一)墨者夷之 姓夷名之。是究墨翟之道的。(二)徐辟 孟子弟子。(三)溥 溥葉。(四)匍匐 音蒲伏。伏行貌。(五)委 丟棄。叫委。(六)蚋 音汭。蚊虫。(七)姑 作蛄。螻蛄。(八)嘬 音債。聚食一處。(九)顙 音桑。就是額。(十)泚 音此。出汗貌。(十一)睨 音詣。斜視。(十二)虆梩 音纍厘。盛土畚箕叫虆。盛泥的車叫梩。(十三)憮然 心中不安貌。(十四)為閒 少停片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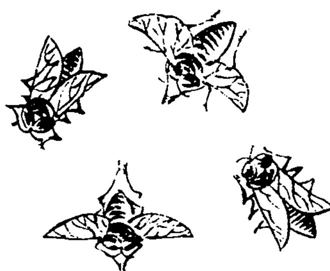
先儒徐子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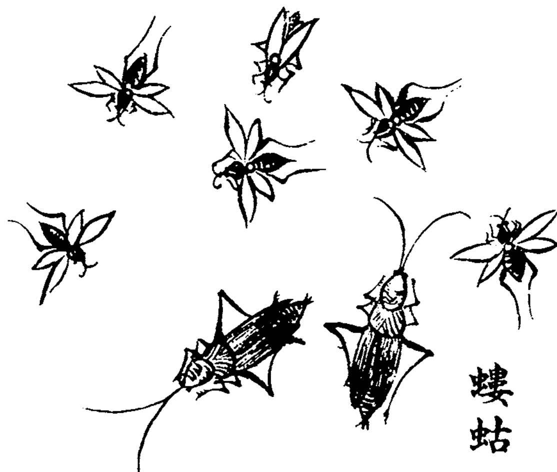


演義　有個研究墨學的人，名叫夷之，經徐辟的介紹，求見孟子。孟子說「吾本來願見他的，不過現在我有病，等病好了，我要親自去見他，夷子不必來了。」隔了幾天，夷之又去求見孟子。孟子說「吾現在可以見了。不老實講，吾的儒道不會顯明。我姑且老實講他聽。吾聽得夷子研究墨學的人，墨學的人治喪，越薄越好。夷子想拿薄葬的道理，改變天下的風俗，難道還不贊成薄葬嗎？然而夷子葬他的父母很厚，是拿墨派

看輕的道理，奉事父母了。」徐子把孟子一番話，告訴夷子，夷子說「儒家的道理，像書經上說『古時人愛護百姓，像愛自己兒子一樣』這話怎樣講呢？我以為愛沒有等級的，不過實行起來，要從父母做起。」徐子把夷子一番話，告訴孟子，孟子說「夷子真相信別人親愛他哥哥的兒子，和親愛他鄉鄰兒子一樣嗎？那書經上的說，另外有意思的。百姓沒有智識，和赤子一樣。不能坐着看赤子爬到井裡去，如果爬到井裡去，並不是赤子的過失，是管百姓人的過失，況且天生的東西，祇有一個根本，然而夷子看待







章旨 是言君子必先正己而後始能直人。

別人的父母，像自己父母一樣，變了二個根本了。上古時候，父母死了，往往不去安葬，把屍身丟到深溝裏，過了幾天，經過那個深溝，看見狐狸吃他父母的屍身，蒼蠅蚊子，叮着他父母的屍身，因此額角上急得發汗，出來眼睛斜着看，不忍正視他父母的屍身，那出汗的事情，並不是為了別人看見，纔這麼的，實在從心中現到面孔上來的。於是回去取了畚箕和車子，把泥安葬他父母的屍身，講到安葬父母的屍身，確是不錯，那末孝子仁人的安葬父母，一定有大道理在其中呵！」徐子把孟子一番話再去告訴夷子，夷子聽了心裏很覺不安，停了片刻，說道：「領教了。」

短評 父母生子女出來，子女靠了父母，成家立業，受父母的恩惠，非常深厚，父母死了，應當酌量自己的能力，安葬父母，斷不可草草了事，這一點是做子女所應知道的。墨家的薄葬父母，是受厚葬的反響，並不是絕對的薄葬，這一點也應該特別注意。

滕文公下

陳代[一]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二]。宜若可為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三]。招虞人[四]以旌[五]。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

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昔者趙簡子[六]使王良[七]與嬖奚[八]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九]如破。我不貫[十]與小人乘。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十一]。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注解 ㊀陳代 孟子弟子。㊁尋 八尺叫尋。㊂田 打獵。㊃虞人 古時看管園囿的人。㊄旌 旗桿上用羽纓。㊅趙簡子 名鞅，趙武之孫，定公時曾為卿。㊆王良 一名郵無恤，春秋時善御的人。㊇嬖奚 寵愛的人。㊈舍矢 發箭。㊉貫 與慣同。⑪比 聯黨。

演義 陳代對孟子說「夫子不肯去見諸侯，似乎氣量太狹小，現在去見一見，倘使可以行你夫子的大道，大的可以王天下，小的可以霸一國，而且志書上說『屈了一尺倒可以伸直八尺』以吾看來，似乎可以做得。」孟子聽了就說道：「從前齊景公打

獵，把招大夫用的旌去招看園的人，看園的人以為招他應該用皮冠，所以不去。景公要殺他，孔子稱贊他說『志士不肯忘掉自己本分，情願死在溝壑裏；勇士不肯忘掉自己職務，情願喪失他的腦袋。』孔子的意思，就是贊成看園的人不去，用皮冠招他，他一定不來的。現在吾不等到他們來招，自己去見他們，有什麼意思呢？況且屈一尺

提倡仁義　鄙薄功利

陳子像



守正不阿　用舍咸宜

直八尺，這是就「利」一方面講的；如果就「利」一方面講，就是屈八尺直一尺，也未嘗不可做呢？從前趙簡子差王良伴他的愛僕名叫奚的趕車子出去打獵，鎮日工夫得不到一隻鳥，奚回去告訴趙簡子說『王良是天下頂不會趕車子的人。』有人把這話

章旨　能行其道，而不為富貴貧賤威武所移，才得

告訴王良，良說：『請再去打獵一回。』奚起初不答應，後來勉強去了，一個早晨得到十隻鳥。奚回去告訴趙簡子說：『王良真是天下最會趕車子的人。』簡子說：『你說王良好，我差他專管替你趕車子。』簡子對王良說，良不答應，說：『吾前天替奚趕車子，是依着趕車老法子做的，所以整天工夫得不到一隻鳥。後來胡亂趕去，一個朝晨得着十隻鳥。詩經上說：「依着老法子趕去，放出去的箭自然可以中的。」我不願和小人坐車子，請辭這個差使。』趕車子的人，尚且不屑和射箭的人合黨，合了黨得到的禽獸，就是堆積起來像邱陵一樣，也不願做。如果屈了自己的正道，去見諸侯，算什麼一回事呢？而且你也弄錯了，大凡枉屈自己的人，決不能使人正直的啊。』

短評　要管理人家，必先整頓自己，自己的道理學問，修養已有把握，然後可以出去管理百姓。倘使進身的時候，並不正當，就要被百姓看輕，所以孟子不肯去見諸侯。聖賢常抱救世宗旨，但是一方面，又要看重自己身分，就因為不看重自己身分，怎樣可以管理百姓呢？

景春[一]曰：「公孫衍[二]、張儀[三]，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四]，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五]，必敬必戒，無

做叫大丈夫。

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六)立天下之正位。(七)行天下之大道。(八)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九)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注解 (一)**春景** 戰國時人。(二)**公孫衍** 號犀首，魏人，為秦說齊魏攻趙，破蘇秦從約。(三)**張儀** 魏人，和蘇秦同師鬼谷子，相秦惠王，主連橫之策，使六國解從約，而事秦國，號武信君。(四)**冠** 古時男子二十而行冠禮。(五)**女** 音汝，女家，指夫家。(六)**廣居** 指仁而言。(七)**正位** 指禮而言。(八)**大道** 指義而言。(九)**淫** 動蕩。

演義 景春說「公孫衍，張儀，難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麼？他們一生氣，諸侯都怕起來了。他們安逸的住在家裏，天下就安逸了。」孟子聽了，對景春說「他們怎可算真正的大丈夫呢！你沒有學過禮記麼？男子行冠禮的時候，父親吩咐他的。女子的出嫁時候，母親吩咐他的。送他到中門口，警戒他說『到你丈夫家去，一定要恭敬公婆，小心做事，不要違背你丈夫的話。』把順從人們，算正道的，是做妾做婦的道理啊。那公孫衍這輩人，就順從諸侯，算正道的，怎樣可算大丈夫呢？那真正的大丈夫，住天下最闊的住宅，就是仁；立天下最正的位置，就是禮；走天下最大的道路，就是義。得志時候，和百姓一同做去，不得志的時候，獨自行自己的正道。富貴不能淫動他的心念，貧賤不能變更他的氣節，威武不能屈折他的志氣，這樣子才可算真正的大丈夫。」

章旨 是言求仕在能行道.不可苟且遷就.

短評 聖賢常抱移風易俗的心思。所以一般不走正道的諸侯。孟子都要矯正他。因此不能得志。公孫衍、張儀。是專以順從諸侯騙取富貴為目的。所以孟子看不起他。說他們好像妾婦一樣。不是真正救世的大丈夫。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

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夫人蠶繅

注解 ㈠周霄 魏人。㈡無君 無君可事奉。即不得仕。㈢皇皇 失主意貌。㈣質 同贄。見面禮物。㈤弔 安慰。㈥耕助 諸侯有籍田百畝。每年必行親耕典禮。而後民助其成。藏之御廩。以供宗廟粢盛之用。㈦粢盛 粢。黍稷。把黍稷置於簠簋之中叫做粢盛。㈧牲殺 宰殺牲畜。㈨媒妁 即今証婚的介紹人。

演義 周霄問道：「古時的君子，要想出來做官嗎？」孟子說：自然想出來做官的，古書上說：『孔子三個月事不着君，心裏就很急了，如果走出疆界，一定要載了見君的禮物才走。』公明儀也說過的：『古時候的人，三個月事不着君，別人就要用言語去安慰他了。』周霄問道：「三個月事不着君，就要別人去安慰他，這豈不是太着急嗎？」孟子說：「讀書人失掉做官的位置，好像諸侯失掉國家一樣。禮記上說：『諸侯親自耕種籍

田，百姓幫助他種熟，把種出來的做祭祀用的飯食；夫人親自育蠶繅絲，把繅出來絲做祭祀穿的衣服。』如果失了國家，那祭祀用的三牲不能完全，親自耕的飯食不能潔淨，祭祀穿的衣服不能完備，那就不敢舉行祭祀了。讀書人也是這樣，讀書人失了做官的位置，就沒有祭田，那牲殺、器皿、祭服，都不完備，也就不能舉行祭祀，心裏便不快活，難道不應該別人去安慰他嗎？」周霄又問道：「出國家一定要帶見君的禮物，什麼緣故呢？」孟子說：「讀書人的做官，好像農夫耕田一樣。農夫難道為了走出國界，就拋棄他的耒耜呢？」周霄說：「晉國也是可以做官的國家，沒有聽見過做官這樣的着急。做官果真這樣的着急，何以君子人又不肯輕易去做官呢？」孟子說：「男子生下來，就情願替他覓妻室，女子生下來就情願替他覓夫家，這是做父母的，大家有這種心思。如果沒有奉到父母的命令，媒人的說話，鑽了牆洞，男女互相偷看，甚至于跳過牆去，男女私奔，那末他的父母和通國的人，都要看輕他了。做官也是這樣，古人未嘗不想做官，所恨的就是不走正路，不走正路去見諸侯，和鑽牆洞互相偷看的男女一樣，總是被人看輕的。」

短評 讀書人的做官。和農夫的耕田。是一樣的工作。沒有做了讀書人。不想做官的。也沒有做了農夫。不想耕田的。不過讀書人做官。總要合乎正道。好像男女婚嫁。應當出之于正當手續。那才對呢。

章旨 是言求食當以其道。不可無事而食。

彭[一]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二]於諸侯。不以泰[三]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四]。以羨[五]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六]。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七]。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注解 ㊀彭更 孟子弟子。㊁傳食 傳遞求食。㊂泰 過分。㊃通功易事 通力合作。各個人以其所有。易其所無。㊄羨 有餘。㊅梓匠輪輿 造木器的叫梓。造房屋的叫匠。造車輪的叫輪。造車子的叫輿。㊆畫墁 墁音縵。畫墁。是塗抹牆壁的粉飾。

演義 彭更問孟子道：「現在有一個人出門，後面跟的車子幾十輛，跟着走的幾百

先儒彭子像

後車數十　從者數百

佐孟周流　功莫大焉



人去換了次序吃諸侯的飯，恐怕太過分嗎？」孟子說：「不合正道，那末一籃子飯，也不應該吃別人的。合了正道，就像舜受堯的天下，也不算過分，你以為算過分嗎？」彭更說：「不是這樣意思，為的是讀書人並沒有什麼事情，倒去吃諸侯的飯，似乎是不可以的。」孟子說：「你如果不通融各人的工作，交換各人的貨物，把有餘的去補不足，那末種田的農夫，有餘多的米粟，織布的女工，有餘多布匹。如果通融起來，就是木匠和造車輪，造車底板的人，都可以吃你的飯。現在有一個人，在家裏很孝順父母，在外面很恭敬長輩，守着先王的大道理，給後來的人做個榜樣，然而不准吃你的飯，你為什

麼獨尊木匠那樣人，反而看輕做仁義的人呢？」彭更說「木匠那輩人本來借此謀食的．君子人講仁義道德難道他的志願也不過借此謀食嗎？」孟子說「你怎樣拿志氣來講呢？只要他有功勞在你身上，可以供養他；你就供養他了．況且你的供養他，為講志氣呢？還是講功勞？」彭更說「講志氣．」孟子說「你錯了，譬如現在有一個人，打毀你的瓦，塗污你的牆，他的志願本來要是謀食的，那末你肯供養他嗎？」彭更說「那我決不肯供養他的．」孟子說「這樣看來，那末你的供養他，並不是為志氣，仍舊是為着功勞啦．」

短評 社會是各種事業不相同的人集合而成的。讀書人也是社會中的一分子，如



【章旨】是言行王政，在能愛民，苟行王政，那末四海之內，舉首而望齊楚，何足畏懼。

果這一個讀書人，是出類拔萃的，那末通國的人，應該供養他敬重他。孟子在那時候，的確是出類拔萃不可多得的人，宜乎他有這一番的議論。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讐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有攸不為

臣東征綏[十一]厥士女[十二]匪厥玄黃[十三]紹[十四]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十五]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先賢萬子像

七篇問答　惟章居多
樂正娩美　公孫同科



注解 (一)**萬章** 孟子弟子 (二)**亳** 音薄湯都城在今河南商邱縣 (三)**放** 荒縱無道 (四)**要** 路中劫奪叫要 (五)**黍稻** 熟飯叫黍生米叫稻 (六)**餉** 送飯的 (七)**富** 貪圖的意思 (八)**載** 起始 (九)**芸** 耕耘的人 (十)**后** 就是君主 (十一)**綏** 安撫 (十二)**匪** 同篚竹籃 (十三)**玄黃** 玄色黃色的綢緞 (十四)**紹** 接續事奉叫紹 (十五)**殘** 指殘害人民的國君

演義 萬章問孟子說「宋是一個小國，現在要行仁政，齊國楚國妒忌他，領了兵伐他，應該怎樣對付呢？」孟子說「從前湯住在亳的地方，同葛國做鄰，葛國的君放肆，不舉行祭祀，他差人問他說『為什麼不祭祀？』葛君說『沒有牛羊供給犧牲啦』湯就差人送給他牛羊，葛君殺掉吃了，仍舊不祭祀，湯又差人問他說『為什麼不舉行祭祀？』葛君道『為了沒有東西可以供給祭飯』湯於是差亳地方的民眾替葛君種田，老弱的百姓，送飯給種田人吃，葛君領了他的百姓，在半路攔劫送酒飯的，還攔劫黍稻，如果不肯給他攔劫去，那末就被他們殺死，有一天有個童子送飯肉給種田人吃，葛伯殺了童子，奪取飯肉，書經上說『葛伯同送飯肉的人做仇敵』這就是指殺童子奪飯肉的一回事，湯為了葛伯殺死童子，帶了兵去征伐他，四海以內的百姓都說『湯並不是貪圖天下，是替匹夫匹婦報仇啦』湯攻打從葛國起首，攻打了十一次，天下人沒有敵得過他，攻打東面，西面的人就怨恨，攻打南面，北面的人就怨恨，都說『湯為什麼到我那邊遲呢』百姓的望他來，好像大旱年的望雨水，等到湯兵到了，做生意的依然做生意，耕田的依然耕田，百姓都知道湯帶兵來是殺掉他們的不好的

章旨 言欲王善必

君，一面是來安撫他們百姓的。所以這種情形，好像時雨降下來，百姓自然大大的快樂。書經上仲虺之誥中說的：『等我君來，我君來了，我們可以不受責罰了。』書經武成篇中也說：『有不願做周朝臣子的，武王領了兵東面去征伐，安慰那男女百姓，那些士女都提了玄色黃色的綢緞，來迎接我周王，見了周王很好，都情願做大邑的周朝臣子。』那時候君子人，籃裏裝了玄色黃色的綢緞，去迎接周朝的君子，做百姓的都提了一籮飯一壺酒，去迎接周朝的百姓。因為武王救那些百姓在水火之中，把殘害百姓的君殺掉罷了。書經上太誓篇說：『我王的威武奮揚起來，就佔據了紂的領土，殺伐的不過是殘害百姓的暴君，所以和湯比起來，更加有光彩。』不行王政，那就罷了。如果能行王政，四海以內，都要舉起頭來望他來做君，到那時候，齊國楚國，儘管強大，有什麼怕呢？」

短評 君是百姓中的一分子。不過在地位上講。可算是百姓的領袖。也可算是百姓的父母。做了父母。當然要愛護子女。子女自然心悅誠服，同心協力的幫他。就是有人打算攻打他的子女，一定竭力助的父母。做君的情形。也是這樣，所以孟子毅然決然的說，能行王政，齊國楚國雖是強大，怕他什麼呢。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

使王所的前後左右都是善士

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二]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三]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四]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五]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注解 ㈠戴不勝 宋大夫。㈡傅 教導的意思，所以教師也稱傅。㈢咻 音休，胡鬧聒噪。㈣莊嶽 齊國街市名。㈤薛居州 宋大夫。

演義 孟子對戴不勝說「你要你的王做善事麼？我來明白告訴你，有個楚大夫在這裏，要他說齊國話，差齊人教他呢？還差楚人教他？」戴不勝說「當然差齊國人教他。」孟子說「一個齊國人教他，許多楚國人在旁胡鬧他，就是天天打他教他說齊國話，也做不到的。如果把這個人放到齊國熱鬧地方，像莊嶽等了數年，就是天天打他教他說楚國話，事實上也做不到的。你說薛居州是一個好人，打算薦到宋王旁邊，可以教宋王做善事，不過我說在宋王旁邊的人，不論長幼卑尊，都像薛居州，那末宋王同

【章旨】是言君子見與不見的道理。

什麼人做不好的事情呢？倘使在宋王旁邊的人，不論長幼卑尊，都不像薛居州一樣，那末宋王還有什麼人同他做好的事情呢？單靠一個薛居州，怎樣可使宋王好呢？

【短評】人們處的環境，倘使惡劣，心地行為不知不覺也要惡劣了。人們處的環境，倘使善良，心地行為不知不覺也會善良的。孟子對戴不勝說的話，就是這個意思。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段干木(一)踰垣而辟(二)之。泄柳(三)閉門而不內(四)。是皆已甚。迫(五)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瞰(六)孔子之亡(七)也。而饋孔子蒸豚(八)。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曾子曰。脅肩諂笑(九)。病(十)于夏畦(十一)。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十二)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注解】(一)段干木 魏人，守道不仕。魏文侯登門請見，干木越牆而避。(二)辟 同避。(三)泄柳 不為晉繆公臣。繆公來見，閉門不納。(四)內 同納。(五)迫 誠心請見。(六)瞰 音勘，探準的意思。(七)亡 不在家。(八)蒸豚 熟肉。(九)脅肩諂笑 聳肩而勉強現出笑顏。(十)病 苦極。(十一)夏

章旨 是言凡事知

畦 畦音移，夏畦夏日的耕作。(十一) 赧赧然 臉紅自慚貌

演義 公孫丑對孟子說「讀書的人不肯去見諸侯，是什麼道理呢？」孟子說「古時的讀書人，沒有做過他的臣子，就不去見他君的。像魏文侯去見段干木，段干木不肯做他的臣子，就跳過牆去躲避他。還有魯繆公要見泄柳，泄柳不肯做他的臣子，就關了門不讓他進來。這二個人未免太過分了。吾的意思，只要他來見的意思誠懇，不妨去見一見。陽貨要去見孔子，卻怕沒有禮節，於是他想到禮經上的話，大夫送禮物給讀書人，倘使這個讀書人，不在家中，那麼應該親自到大夫門上拜謝，所以陽貨探聽孔子不在家中的時候，送他一塊蒸熟的豬肉。孔子受了，也探明陽貨不在家中的時候，前去拜謝。那時候，陽貨先用禮待孔子，孔子怎樣可以不見呢？曾子說『聳起肩膀，勉強做諂笑的樣子，這種人的勞苦，比那夏天在田裏做工的人更甚。』子路說『沒有得到他人的同意，小人就開口說話，那時候觀察小人的面色，總有點不好意思，這種人我實不懂了。』這樣看來，君子人修養的重要，也可以知道了。吾們怎樣可以不等人來請見，貿貿然去見別人呢？」

短評 讀書人平日重在修養，見君做官，也要合乎禮節。切不可魯莽，招人輕視。像段干木這輩人的舉動，未免太過分。但是急於做官，貿貿然去見諸侯，也是不可以的。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

其非義則當速已何待來年。

【章旨】孟子的所以好辯是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

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注解】㈠戴盈之 即戴不勝宋大夫 ㈡什一 取什分之一以為稅是稅法之一 ㈢攘 攫取 ㈣損 減少

【演義】戴盈之說「吾想行收什分之一的稅，把關口市上的稅一齊取消，不過現在還不能實行，只得先減輕一些，等到開年，然後才不收，你看好不好？」孟子說『現在有一個人天天偷鄰一隻雞，有個人告訴他說『這不是好人的道理啊？』偷雞人說『請減輕一點罷，讓我每月偷一隻雞，等到開年，才不偷雞。』你看對麼？如果曉得不應該收稅的，趕快不收，何必等到開年呢？

【短評】作事要有決心。不應該做的就不做。應該做的就做。這就是澈底的辦法。也就是不妥協辦法。孟子對戴盈之的說話。也就是在實行澈底的辦法。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

行放淫辭

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五]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六]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七]三年。討其君。驅飛廉[八]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九]哉。文王謨[十]。丕承[十一]哉。武王烈。佑[十二]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十三]。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十四]朱墨翟[十五]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

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十六)先聖之道。距(十七)楊墨。放(十八)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十九)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二十)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注解 (一)**公都子** 孟子弟子。(二)**下者** 在低下地方。(三)**營窟** 掘地洞。(四)**洚** 音絳。是言其大。(五)**菹** 水草盛處。(六)**沛澤** 水草叢雜的地方。(七)**奄** 東方國名。助紂為虐的。(八)**飛廉** 紂的幸臣。(九)**丕顯** 顯而且大。(十)**謨** 計畫。(十一)**丕承** 言任此大責任。(十二)**烈** 功烈。(十三)**春秋** 魯的史記。(十四)**楊朱** 戰國時人。字子居。主利己。拔一毛而利天下。亦不願為。(十五)**墨翟** 魯人。曾為宋大夫。主兼愛。(十六)**閑** 保護。(十七)**距** 與拒同。(十八)**放** 驅逐。(十九)**兼** 兼并。(二十)**三聖** 指禹周公孔子而言。

演義 公都子說「外面人都說你夫子喜歡辯論，請問為什麼緣故？」孟子說『吾難

道喜歡辯論嗎？吾實在是不得已啊。天下有生了民已經長久了。有一時太平，就有一時混亂。堯的時候，洪水橫流，全中國都是水，蛇龍各處都是，百姓沒有安頓地方住。地皮低的，百姓搭起巢來居住；地皮高的，百姓就掘一個洞居住。書經上說『洚水來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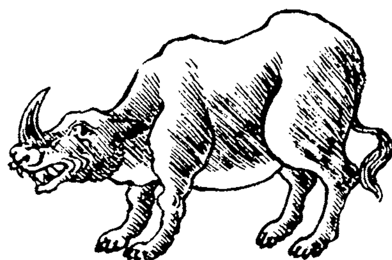
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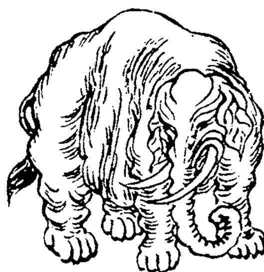
豹



犀



象



戒吾，使吾勉力修養。』什麼叫洚水呢？就是洪水。舜差禹治理他，禹掘通地皮，把水放到海裏去，把蛇龍驅到多水草地方去。於是水從地中行動，像江、淮、河、漢，就是。水的危險阻害遠了，鳥獸害人的事情也消滅了，然後百姓可以等在平地上住了。堯舜既然

死了，聖人的道理也從此衰歇，暴君接連着起來，毀壞百姓的房屋，來做他的積水池，使百姓沒有安頓休息的地方。廢棄百姓的田地，來做他的花園，使百姓得不到衣食。再加有一輩小人，把邪說暴行又做起來。因為花園和積水池多了，水草也多，禽獸也來了。等到紂時候，天下又大亂，幸虧周公幫助武王，殺紂伐奄，費了三年工夫，才把奄君殺掉；又把紂的寵臣，名叫飛廉的，驅到海邊上殺掉。又把助紂為虐的國家五十個滅掉，把虎豹犀象驅逐到遠地方去，天下的人大家很快樂。書經上說『文王的計謀，何等樣顯明啊！武王的事業，何等樣能夠擔當啊！幫助開導我們後來的人，都是依着正道，沒有什麼缺憾』。到了春秋世運又衰了，聖道又不盛了，邪說暴行又起來了。臣子殺掉君的也有，兒子殺掉父的也有，孔子怕起來，就做一部春秋，講到春秋是天子做的事情，所以孔子說『曉得我心思的人，要末在這部春秋上嗎？不贊成我的人，也只在這部春秋上嗎？』孔子死後，聖王仍舊不起來，諸侯放肆，不講禮法，處士亂發議論，楊朱墨翟派的說話，布滿天下。天下百姓的議論，不是屬於楊派，定是屬於墨派。楊派的「為我」，充其量沒有君的。墨派的「兼愛」，充其量沒有父的。沒有父沒有君，簡直是禽獸呢！公明儀說『暴君的廚房裏有肥肉，馬棚裏有肥馬，至於百姓，面孔上却有饑餓樣式，荒野裏有餓死的百姓，這是領了禽獸吃百姓一樣了。』如果楊，墨派的道理不息滅，孔子的道理就不能顯明，於是邪說要搖惑百姓，把仁義的正路堵塞住

【章旨】言是清廉和怪僻的分別。

了。仁義的正路堵塞住後，那末沒有是非公道，結果暴君不但是領了野獸吃人，連帶人和人也要吃了。吾因為這個緣故，就怕起來，吾就保護先聖的正道，距絕楊墨派，闢除淫蕩說話，使創邪說的人不能興起來。因為心裏有邪念，就要害到事情上，做了事情，就要害到政治上。就是聖人再起來，也不能改變我的話的。統觀古時的事情，像禹遏住洪水，天下才太平；周公兼併了夷狄，驅逐凶猛的野獸，百姓才安寧；孔子著了春秋，亂臣賊子才有怕懼。詩經上說『戎狄那樣人，我們是可以攻打他的。荊舒那個國家，我們是可以懲戒他的，這樣做去，就沒有人敢抵當我了。』像楊，墨的無父無君，周公都要攻打他的。我也要矯正人心，息滅邪說，距絕偏頗的行為，驅逐淫蕩的言論，接續禹，周公，孔子三個聖人的功德。難道我喜歡爭辯嗎？我是不得已啊！能夠用言論距絕楊墨派的，就是聖人的徒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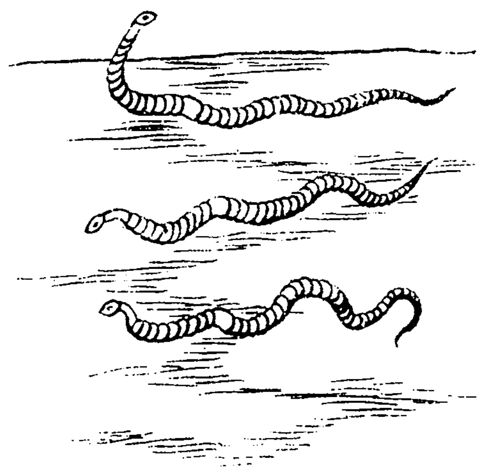
【短評】大凡是非不辯不明。正道邪說，關係世界的治亂。聖賢所以要距絕邪說，使正道興盛，然後世界自然太平。孟子喜歡闢邪說，用意也在這一點。不過楊墨是否一定是邪說，還是疑問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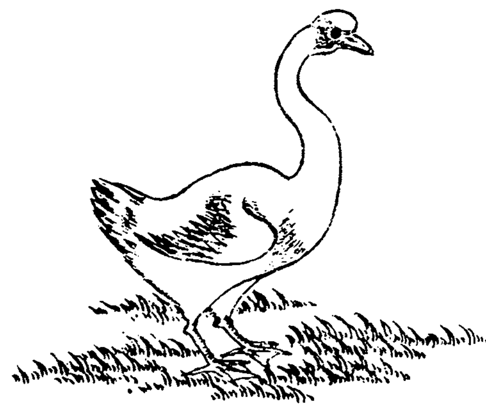
[一]匡章曰。陳仲子[二]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四]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

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五]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六]則蚓[七]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八]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九]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十]纑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十一]蓋[十二]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十三]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己頻顣曰。惡用是鶃[十四]鶃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十五]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注解 ㈠匡章 齊人。㈡陳仲子 齊人，字子終。㈢於陵 於音烏。齊邑名，在今山東長山縣內。㈣螬 音曹。蠐螬。是最喜食果實的虫

㈤巨擘 大拇指。言其為人中的傑出者。㈥操 清廉節操。㈦蚓 音引，曲蟺。㈧槁壤 乾土。㈨盜跖 柳下惠的弟。㈩辟纑 搓麻線。⑪戴 陳戴，仲子兄。⑫蓋 音葛，陳戴食邑。⑬頻顣 同顰蹙。連連縐眉貌。⑭鶃 音倪，鶃鳴聲。⑮哇 音蛙，作嘔聲。





演義 匡章說「陳仲子那樣人，難道不是真正廉潔之士嗎？住在於陵地方，三天沒有吃，餓到耳朵聽不出，眼睛看不見。恰巧井邊有棵李樹，果子已經被蠐螬吃去大半了，陳仲子就爬過去吃，咽了三回，然後耳朵聽得出，眼睛看得見。」孟子說「齊國讀書人中間，吾一定要算仲子第一了。不過仲子不能算廉潔之士，因為照仲子的操守，推廣出去，變成蚯蚓，才始好呢！講到蚯蚓，向上吃點肥的土壤，向下吃點黃的泉水，完全

無求於人。現在仲子住的屋，伯夷一類人築的呢？還是盜跖一類人築的？仲子吃的米粟，伯夷一類人種的呢？還是盜跖一類人種的？這都是無從知道。那末不能算清廉之士了。」匡章說「這有什麼關礙呢？仲子親身織了草鞋，妻子搓了麻線，去調換那住的吃的啊。」孟子說仲子，是齊國的世家。他哥哥陳戴，吃了蓋地方俸祿，有萬鍾的粮食。仲子當哥哥的俸祿不義的，所以不吃他的米粟。當他哥哥住的房屋不義的，所以不肯住他的房子。避了哥哥母親，住在於陵地方。有一天回到家裏，有人送他哥哥一隻活鵝，仲子就皺眉的說『要這鶃鶃叫的鵝做什麼呢？』隔了幾天，他的母親殺了鵝給他吃。他哥哥恰從外面進來，對仲子道：『這就是鶃鶃叫的鵝肉啊。』仲子聽了，把鵝肉嘔出。這樣看來，母親給他的就不吃，妻子給他的就吃，他哥哥的房子不肯住，於陵地方就肯住了，這還能算盡量做廉潔清高的本領嗎？照仲子的心思做去，變了蚯蚓才始好哩！

〔短評〕仲子要力做廉潔清高。用意確是不錯。但是他的方式，卻太笨拙。所以孟子譏笑他變了蚯蚓才始好哩。講到廉潔清高。應當從本身做起。別人的廉潔清高。當然可以不管。還講到廉潔清高。應當從德性和行為上做去。不能疑到飲食起居上。如果疑到飲食起居上。未免太拘泥了。

章旨　言平治天下，不可不行先王的道理。

增批大字新體繪圖孟子白話註解　卷四

常熟朱　麟公振評註

離婁上

孟子曰。離婁[一]之明。公輸[二]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三]之聰。不以六律[四]。不能正五音[五]。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六]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七]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上無道揆[八]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九]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十]興。喪無日矣。詩曰。天之方蹶[十一]。無然泄泄[十二]。泄泄猶沓沓[十三]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十四]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注解 ㈠**離婁** 名朱。黃帝時人。雖秋毫之末。能於百步外看見。㈡**公輸子** 名班。魯國巧技的。㈢**師曠** 字子野。晉的樂師。最明音律。㈣**六律** 分陰陽二種。陰的六律。為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陽的六律。為黃鐘。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㈤**五音** 就是宮。商。角。徵。羽。㈥**愆** 音衍。過失。㈦**規矩準繩** 規為正圓之器。矩為正方之器。準為正平之器。繩為正直之器。㈧**揆** 審度事理。㈨**工** 指百官。㈩**賊民** 作亂之民。⑪**蹶** 音厥。傾覆的意思。⑫**泄泄** 弋制切。懶惰貌。⑬**沓沓** 徒合切。與泄泄同意。⑭**閉邪** 止君邪心。

演義 孟子說：「有離婁這樣的目力，公輸子這樣的靈巧，但是沒有圓的規，方的矩，就不能成方圓的器具。有師曠這樣的會聽，但是不用六律，就辨不正宮，商，角，徵，羽，五個聲音。有那堯舜的正道理，但是不把愛百姓的政治行去，就不能使天下太平。現在

的國君，也有愛百姓的心思，愛百姓的名聲，但是百姓得不到他的恩澤，也不能給後世做的樣榜，這是不行先王愛百姓政治的緣故啊！所以古人說『空有行善的好心，就不能算仁政；空有治人的法度，這法度也不會自己行出去』詩經上說『國君行事，總要沒有錯誤，也不要遺忘，依了先王老程章做去才好』依先王的老法子做去，還有做錯，那是沒有的。聖人既然用盡了目力，恐怕做器具沒有標準，繼續下去想出圓的規，方的矩，平的準，直的繩，方圓平直都有器具做標準，造出器具來，自然用不盡了。聖人既然用盡了耳力，繼續下去想出六律來，因此可以辨正五種聲音，從此音樂器械也用不盡了。聖人既然用盡了心思，繼續下去想出不忍害人的仁政來，因此他的恩德可以普遍天下了。所以說『講高的說法，一定從邱陵上做起；講低下的說法，一定從川澤做起』行仁政不依先王的大道理做起，怎樣可算聰明人呢？所以只有仁愛百姓的人可以居高位；不是仁愛百姓的人，倘使佔居高位，簡直是傳播他的禍害到衆人身上了。到那時在上的人不肯守道義，在下的人不肯守國法，在朝的人，不肯依照信義，百官不肯依照法度，弄到君子人事事違背義理，小人事事違背法律，這樣國家能夠存在的，還是好運氣咧！古人說『內城外郭，並不完整；兵器盔甲，並不衆多，這不是國家的災禍。田野不開闢，貨物錢財不蓄積，這也不是國家的災害。祇有在上的人不講禮節，在下的人不講學問，亂民趁此起來作亂，國家不多幾時就被滅亡，這

章旨 是言治民之道。在行仁除暴。

才是國家的真正災害』！詩經上說『天方才要推倒你的國家，凡是君臣不要再照從前的鬆懈懶惰。』鬆懈懶惰，就是隨隨便便的意思。做臣子的事奉君沒有義理，進退沒有禮節，說話都不合先王的法度，這就叫隨便隨便。所以說『把難的事情，責備君去做，那就叫恭；陳說善的事情，防止君的邪念，那就叫敬；如果吾的君不能做善事，隨隨便便，那就叫害國的賊』。

短評 治天下總是要實行仁政。仁政先王已經行過。後來的君王。祇要參酌先王的老法子做去。自然一定可以見效。倘使小人在位。當然不會行仁政。結果一定變成君子人犯道義。小人犯法律。不到國家滅亡不止的。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一]。名之曰幽[二]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三]鑒不遠。在夏[四]后之世。此之謂也。

【章旨】是言不仁的害處。

【注解】㊀削 國土削滅 ㊁幽厲 幽是不明厲是凶惡 ㊂殷 即指商紂言 ㊃夏后 夏朝桀時

【演義】孟子說「規和矩，是做方員用的頂好器具；聖人，是實行人倫頂好的模範，所以要做君，就要盡君道；要做臣子，就要盡臣道；君道和臣道，祇要效法堯舜就是了。不把舜事奉堯的道理去事奉君，那就是不敬重君；不把堯治百姓的道理去治百姓，那就是害百姓。孔子說『道祇有二種，仁和不仁罷了。』君王暴虐百姓過分，那就有殺身亡國的災殃；暴虐並不過分，也就有身子危險國土減削的災殃；等到死了，給他一個『幽』的或『厲』的惡名稱，就是孝子慈孫，經過百世，也改不過來的。詩經上說『商朝的鏡子並不遠，就在夏朝。』我說的話，就是鏡子不遠的意思。」

【短評】國君暴虐百姓，和父母暴虐子女一樣。父母暴虐子女，家庭結果一定不佳。國君暴虐百姓，國家結果一定不佳。治國的人，祇要作如是觀，便可明白行政之方咧。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注解】㊀社稷 社為土神，稷為穀神。 ㊁士庶人 指庶眾而言。

【章旨】是言行有不得，當反求諸己。

【演義】孟子說「夏、商、周三代的得天下，是因為仁愛百姓；後來的失天下，是因為桀、紂、幽王、厲王，不仁愛百姓。凡是國家的廢興存亡，也都是仁和不仁的關係。所以天子沒有仁愛，就保不住天下；諸侯沒有仁愛，就保不住社稷；卿、大夫沒有仁愛，就保不住宗廟；讀書人和老百姓，沒有仁愛，保不住他們的性命。現在的天子諸侯等都怕身死國亡，但是都歡喜做不仁愛的事情，這就像怕醉的人，卻還要喝酒一樣」

【短評】仁愛足以收服人心。不仁愛便足以使衆叛親離。仁愛是合乎情理的。不仁愛是不合情理的。所以仁愛和不仁愛的結果，確是大不相同。

孟子曰。愛人不親[一]。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二]。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三]。自求多福。

【注解】㊀不親：不親我。㊁答：答謝。㊂永言配命：心中時念配合天理。

【演義】孟子說「我愛別人，別人確不來親近我，那末應該反過來想，我愛別人的事情，究竟做到沒有？我管別人，別人確不受我的管，那末應該反過來想，我管人的見解，究竟妥當不妥當？我拿禮節待人，別人確不拿禮節待我，那末應該反過來想，我拿禮節待別人，究竟恭敬不恭敬？凡事行出去的事情，不見功效的，都應該反過來想，向自

【章旨】這就是修身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的道理。

【章旨】言治國當不得罪世家

己去求。祇要本身正直，天下的百姓，自然歸附他了。詩經上說『做的事情，心裏常常想要配合天理，這就是求多福的道理。』」

【短評】天下的人最壞不過的，就是只曉得責備別人。不曉得責備自己。只曉得責備別人。結果就是不滿意別人。得罪別人。不曉得責備自己。結果自己品性上學業上始終沒有進步。這一章的用意。就是要人責備自己。方始有進步。不論老年人。壯年人。青年人。都應該牢牢記着的。

孟子曰。人有恆[1]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注解】㈠恆言：常言。

【演義】孟子說「人們有句老話，都說『天下國家』。細細想起來，就曉得天下的根本在一國，一國的根本在一家，一家的根本在一身。」

【短評】一身擴大起來。就變一家。一家擴大起來。就變一國。國再擴大起來。就變天下。可見得要天下太平。祇要個個人從本身做起。沒有不成功的。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1]。巨室之所慕[2]。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3]然德教溢乎四海。

大族。

【章旨】己不能強，惟有順天；若欲無敵於天下，便當行仁。

【注解】㈠巨室 世家大族 ㈡慕 仰慕的意思 ㈢沛然 大水狂流貌

【演義】孟子說「行政並不是難事情，第一要不可得罪世代做官的人家，世代做官的人家，百姓都敬仰他的。百姓都敬仰他，那末一國的人都敬仰他了。一國的人既然都敬仰他，自然天下的人都敬仰他了。所以得到世代做官人家的歡心，那末發號施令，像大水樣子的淌出去，把德行政教，充滿到四海去了。」

【短評】世代做官人家，是國中的優秀分子。那末為政的人，自然不可得罪他。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一]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二]。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三]。涕出而女於吳[四]。今也小國師大國[五]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詩云。商之孫子。其麗[六]不億[七]。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八]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九]敏。祼[十]將[十一]于京[十二]。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

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㊀㊂

注解 ㊀役 使用 ㊁天 自然天理。㊂絕物 斷絕彼此交往。㊃女於吳 以女嫁於吳。㊄師 做學 ㊅麗 數多而麗 ㊆億 十萬為億。不億，不止十萬。㊇侯于周服 惟有屈服周室的意思。㊈膚敏 膚，強大。敏，明達。㊉祼 音灌。祭時以酒灌地叫祼 ⑪將 助祭。⑫京 指周京言 ⑬執熱而不以濯 是言執熱物而不以冷水浸手

演義 孟子說「天下太平的時候，是講德行材能，所以德行小的人，情願受德行大的人使喚；材能小的人，情願受材能大的人使喚。天下不太平的時候，是講權勢威力，所以權勢威力小的人情願受權勢威力大的人支配，軟弱的人情願受強有力的人支配，這二件事是天然的情勢。順着天然的情勢做去，就可以存在世界上；逆着天然的情勢做去，就要滅亡，所以齊景公說的：『既然不能發號令出去教別人聽我，自己又不願受人的命令，那是和人斷絕往來，怎樣可以呢？』眼淚流了出來，就把女嫁給吳國。現在小國家學了大國家的殘暴，却又怕難為情受大國的命令，這好像做了學生，怕為難情受先生的教訓。如果怕難為情受大國的命令，最好不過的就是效法文王。效法文王，大國祇要五年，小國祇要七年，一定可以趕天下的政治了。詩經上說：『商朝的子孫，何止十萬，但是上帝的命令，降在周朝身上，所以祇得向周朝屈服了。因為天命沒有一定，所以商朝的強大明達之士，大家灌酒降神，到周朝京城裏幫助祭

【章旨】是言禍福都由自取。

祀。』孔子也說『好仁的人，不怕人多的。國君果真好仁，天下的人敵不過他的。』現在國君都想天下人敵不過他，但是不行仁政，這好像握了熱的東西，不把手浸到冷水裏去。所以詩經上說『那個人能夠握了熱的東西，不把手浸在冷水裏去？』」

【短評】小國力弱，應當暫時的去服事大國。一面用決心去行仁政。人心自然歸附。積日累月，勢力自然濃厚。所謂天命，也不過人心歸附的代表名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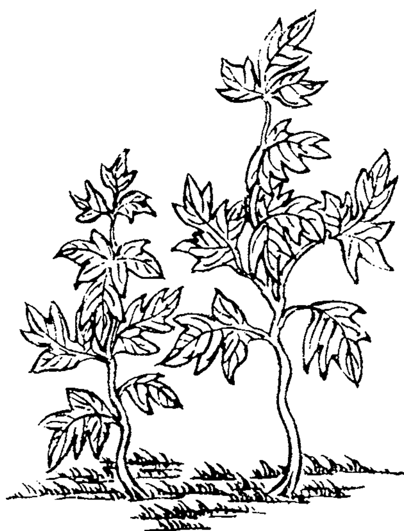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一)。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滄浪(二)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三)。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四)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注解】(一)菑　同災。(二)滄浪　漢水下流。(三)纓　音嬰，帽帶。(四)太甲　見書經太甲篇。

【演義】孟子說「不講仁愛的人，怎樣可以和他講話呢？危險事情，他很安心做去；菑害事情，他以為有利益的；而且滅亡失敗的事情，他很快樂做的。不講仁愛的人，可以

【章旨】是言民之歸仁，猶水就

和他講話，怎樣還有亡國敗家事情呢？從前有個小孩子，在滄浪水邊唱歌道：「滄浪的水清，我來洗我的帽襻帶；滄浪的水渾，我來洗我的脚。」孔子聽了，就說：「你們後生聽聽：滄浪的水清，就去洗帽襻帶，滄浪的水渾，就去洗脚，這要見機行事，自己決定就是了。」講到一個人一定先欺侮自己，然後人家才去輕侮他；一個家庭一定先自己毀壞，然後別人才去毀壞他；一個國家，一定先自己攻打，然後別國再攻打他。太甲篇上說：「天造的災難，還可以避免；



艾

祇有自己作的災難，那是不可避免的。」這就是說禍福總由自己招得來的。

【短評】俗語說：「行什麼良心，過什麼日子。」這就是說行仁的良心，過仁的日子，結果可以得福；行不仁的良心，過不仁的日子，結果就得到禍。禍和福，都是自己求得來的啊。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

下。行仁是欲無王而不可得。不仁必陷於死亡。

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為淵敺魚者獺也。為叢敺爵者鸇也。為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注解 ㊀與之聚之 與之而又聚之 ㊁壙 空野的地方 ㊂敺 與驅同 ㊃獺 音塔水獺常居水中飲魚血生活 ㊄爵 同雀 ㊅鸇 音氈捕鳥的鷹 ㊆載胥及溺 就彼此將淹入水的意思

演義 孟子說「桀紂的失掉天下，是失掉百姓的緣故。失掉百姓，就是失掉百姓向他們的心。得天下自有一個道理，祇要得百姓，便可以得天下了。得百姓也有一個道理，只要得到百姓向你的心，便就是真得百姓了。得百姓向你的心，也有一個道理。百姓所要的，就分給他們，還替他們聚攏起來；百姓所恨的，不必去加到他們身上。民心歸向仁愛的人，好像水的向下流去，野獸向曠的野裏走。所以替深淵裏趕魚的，就是吃魚的水獺；為叢林裏趕鳥雀的，就是吃鳥雀的老鷹；替湯武趕百姓的，就是暴虐百

【章旨】是言自暴自棄者的可哀。

姓的桀紂。現在天下的君，只要有個喜歡行仁政的，那末諸侯都替他趕來，到他國裏來了。就是不要想王天下，也做不到的。現在要王天下的人，好像犯了七年的深病，一定要求三年的陳艾，如果不趁早積蓄起來，那就終身得不到了。如果不專心在仁政上，那就終身憂愁恥辱，一直到身死國亡。詩經上說：『他怎樣能夠做善事呢？恐怕要淹到水裏去了。』這就是說人要趁早行善事啊」

【短評】孟子那時候，諸侯都是暴虐百姓的，沒有一個諸侯肯行仁政，孟子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反覆遊說。可惜那時候的諸侯，都是執迷不悟，否則一行仁政，王天下是很容易的。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注解】㊀暴：賊害。㊁曠：空棄。

【演義】孟子說：「自己賊害自己的人，不可以和他說好話的；自己棄掉自己的人，不可以和他做好事的。因為這種人說的話，不合禮義的，所以說他自己害自己。做的事總說那自己不能依着仁義，所以說他自負自己棄掉自己。那知道仁是人最安的住宅，義

是人最正的道路。這輩人空閒了安宅不住，棄掉了正路不走，真是可憐呀！」

短評 仁是住宅，義是正路。這可算是天經地義，任何人不能否認的。可惜當時候的人，都是自暴自棄。所以孟子說他可憐。

章旨 是言治道在能自治。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注解 (一)爾 與邇同，是近的意思。

演義 孟子說「道理是在很近地方，偏向遠處去求；事體是很容易做，偏向難的地方去求。只要人人親愛他們的父母，人人恭敬他們的長輩，天下自然太平了。」

短評 愛親敬長，是要天下太平的大道。不論中外古今，都逃不出這個原則。

章旨 至誠未有不動，不誠未有能動。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章旨 是言為政當先使天下之父歸之，有行王文之政便可

注解 ㈠獲：信任。㈡動：感動他人。

演義 孟子說「居下級官位，不能使上級官長信任，那就不能治理百姓了。要使上級官長信任，自有個道理，不能使朋友信任，那就不能使上級官長信任了。要使朋友信任，也有個道理，事奉父母不能得父母的歡心，那就不能使朋友相信你了。要得父母的歡心，也有個道理，只要回轉來想本身不能誠實，那就不能得父母的歡心了。要使本身真實，也有個道理，倘使不明白做善事，那就不能使本身誠實了。所以誠實這件事，是天然的道理；時時想做誠實的事情，就是做人的道理。大凡做到極其誠實，還不能感動別人的，那簡直沒有的。不能誠實，斷不會感動別人的。」

短評 誠意真實的做善事。自然足以感動別人。在家足以得父母的歡心。在外足以得朋友的信仰。將來出去做官。足以得到官長的信任。不過第一步總要從本身做起的。

孟子曰。伯夷辟㈠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㈡曰。盍歸乎來。吾聞西㈢伯善養老者。太公㈣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

為政於天下。

【章旨】是言不行仁政而富之非。

必為政於天下矣。

【注解】㈠辟 同避 ㈡興 興起 ㈢西伯 文王的尊稱，文王時為西方諸侯之長。㈣太公 姓姜名尚，東海人，先祖封於呂，又名呂尚，因在渭水邊久望西伯，故又名太公望，俗又稱姜太公。

【演義】孟子說「伯夷避紂的暴虐，遷居到北海邊上去，聽得文王興起來了，他就高興底說道：『為什麼不回去呢？吾聽得西伯是頂會敬養老人的。』太公避紂的暴虐，遷居到東海邊上去，聽得文王興起來了，就高興底說道：『為什麼不回去呢？吾聽得西伯是頂會敬養老人的。』這伯夷太公二個老年人，是天下有大德行的老年人，現在都來歸附他，彷彿天下的父老都來歸附他，天下的父老都來歸附他，他們的兒子自然不會歸附別人了。現在諸侯能夠行文王的仁政，七年之內，一定可以行政治到滿天下了。」

【短評】道德學問全備的年老人，是百姓敬仰的人物。百姓敬仰的人物，都來歸附文王，百姓自然都來歸附文王了。可見得行政的人，可以不恭敬大老。

孟子曰：「求㈠也為季氏宰㈡。無能改於其德，而賦㈢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㈣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

章旨 是言觀人邪正的方法

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闢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注解 ㊀求 冉求字子有，孔子弟子。㊁季氏 魯大夫季孫氏，從文公後世理國政。㊂賦粟 賦稅征取的粟。㊃強戰 力戰。㊄草萊 荒地。

演義 孟子說「冉求做了季氏的家臣，並不能改去季氏的惡德行，而且征收百姓稅比從前加多一倍。孔子知道了，就說『冉求，我不認他是我的學生了。你們衆學生打鼓攻他，也應該了。』這樣看來，君不能行仁政，做臣子的幫助括削百姓去富足他，都要被孔子唾棄的。況且有種人幫助君王去戰爭，為了爭土地，以致荒野裏殺滿了人；為了爭城池，以致城池裏殺滿了人，這彷彿是奪土地吃人肉了。他的罪孽不能一死就算了事。所以善於打仗的人，應該受第一等刑罰，連絡諸侯打仗的，應該受第二等刑罰；開闢草萊，叫百姓分任田地耕種的，應該受第三等刑罰。」

短評 要富強國家，應該從行仁政着手。倘使靠了兵力，政客連年戰爭，奪取人家的土地，就是一時富強，也不長久的。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注解】㈠眸子 眸音牟，眸子眼中瞳人。㈡瞭 音了，明亮。㈢眊 音耄，不明。㈣廋 音搜，藏匿。

【演義】孟子說「人的身體上存在的東西，最好不過的就是瞳人。瞳人遮不住心裏的惡念，所以胸中正大光明，瞳人自然明亮清楚；胸中不能正大光明，瞳人自然不清爽。這個人的邪正善惡，祇要一面聽他的說話，一面觀察他的瞳人，那能遮蔽絲毫麼？」

【短評】這是孟子教人相人的方法。簡便易行。吾們不妨先從自己試起。然後再去試驗別人。

【章旨】是言恭儉不能作偽。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注解】㈠恭儉 恭敬，儉約。㈡聲音 指語言。

【演義】孟子說「恭敬的人，不肯欺侮別人。儉省的人，不肯攘奪別人。現在的臣子欺侮攘他奪們的國君，只恐怕有人不順從他，這種臣子，怎樣可算恭儉呢？恭儉，怎樣可以把聲音笑貌做標準呢？」

【短評】這是孟子講恭儉的實際。和世俗的以聲音笑貌做恭儉的見解完全不同。吾們應當猛省的。

【章旨】言援天下以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

道不可從權而援以手。

【章旨】是言古者易子而教的緣故。

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二]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注解】㊀淳于髡 齊國人。善口辯。㊁權 暫時變通的權宜之計。

【演義】淳于髡說「男女授受東西不應該親手直接的，那是禮嗎？」孟子說「是的。」淳于髡說「嫂子淹在水裏，要把手去救他嗎？」孟子說「嫂子淹在水裏，不去用手救他，那是豺狼了。男女授受東西，不應該親手直接，那是平日的規矩；嫂子淹在水裏，把手去救他，那是一時從權的道理。」淳于髡說「現在天下的百姓，都要淹在水裏去了，夫子不肯伸手去救他，什麼道理呢？」孟子說「天下的百姓，淹在水裏去，應該用正道去救他；不比嫂子淹在水裏去，祇要用手，你要用手去救天下嗎？」

【短評】聖賢都抱救世宗旨。所以周游各國。不料當時君主。眼光短淺。都向功利方面進行。孟子獨不謂然。所以對淳于髡說。欲救天下。要用正道。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一]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二]。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三]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

章旨 是言守身為事親的根本。事親當若曾子的

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四)離則不祥莫大焉。

注解 (一)勢 事實上的趨勢。(二)正 指正道。(三)夷 傷情。(四)離 不合。

演義 公孫丑問孟子說「君子人不肯親自教誨兒子。什麼緣故呢?」孟子說「情勢上做不到的。教兒子要用正道。兒子不能照正道做。父母繼續生氣。生了氣。那末反傷父子的情意了。假使兒子說父親教吾照正道做。但是你父親自己先不照正道做。那末變了父子傷情了。父子傷了情。事體就壞了。所以古時的人把兒子調換教誨。要避免傷情。總之。父子之間。不可互相責備做善事。互相責備做善事。父子的情意。就要分離。一分離那就是最不吉祥的事情了。」

短評 父子注重情意。易子而教。便是注重情意的妙法。孟子見解高超。說話句句入情入理。真又是一位教育大家哩。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養曾晳。必有酒

肉。將徹[二]。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三]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注解 ㊀曾晳（名點，南武城人，曾子的父）㊁徹（收拾）㊂曾元（曾子的兒子）

演義 孟子說「事奉，那件事最重大？保守，那件事最重大？事奉父母是最重大；保守身體是最重大。不肯羞辱自己身體，確能事奉他父母的，吾聽得有這種人的。羞辱自己身體，說他還能事奉父母的，吾沒有聽見過這種人。那一個人不事奉別人？不過事奉父母，是事奉的根本哪；一個人不有保守？不過保守本身，是保守的根本。曾子奉養他的父親曾晳，每飯必有酒肉，等到吃完了，一定要問父親將賸餘的東西給什麼人。曾晳倘使問酒肉有沒有餘多？曾子一定回答說『有的』。曾晳死了，曾元奉養他的父親曾子，每飯也有酒肉，等到吃完了，打算收拾小菜的時候，有餘的小菜，曾元並不請問給什麼人。曾子倘使問小菜有沒有餘多？曾元一定回答說『沒有了』。只是曾元打算把有餘的東西留下，等第二次吃的。這就叫奉養父母的口體。像曾子便可算奉養父母的心志。奉事父母能夠像曾子，那是很好的」

短評 事親守身。分開觀察。確是兩件事。但是有連帶關係。能夠事奉父母的。一定能

【章旨】是言國定在一正君，正君在能格君心之非。

【章旨】是言世人的毀譽，不可輕信。

够守身。能够守身的，一定能够事奉父母。不過奉養父母，應當口體心志雙方兼顧的。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注解】㊀適 音謫，怨怪。 ㊁間 不是。錯誤。 ㊂格 改正。

【演義】孟子說「國君用人不當，吾們不必去怪怨他；行政不良，吾們也不必說他不是。祇要有大德行的人，能够革除國君心裏的邪念，那是最緊要的。國君心裏沒有邪念了，處處向愛百姓方面做去，那末臣子沒有一個不向愛百姓方面做了。國君處處向情義方面做去，臣子沒有一個不向情義方面做了。國君處處向正道方面走，臣子沒有一個不向正道方面走。祇要把國君心裏改正，國家就可以安定的。」

【短評】孟子的言論，處處從根本上着想。眼光之遠，為古今所罕見。國君是全國首領。他的心裏正大光明。用人行政，自然也就清明了。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注解】㊀不虞 意想不及。 ㊁求全 力求自全。

【演義】孟子說「世上有種人，他並不要人說好，事事隨隨便便做去，不料竟有人說他好的。還有一種人，他竭力用盡心思，要保全名譽，不料竟有人說壞他的。」

章旨 是言發言不當輕易。

章旨 是言求學不可自滿。

章旨 這是孟子責樂正子遲見的罪。

短評 毀譽都從利害上生出。事業愈多。毀譽也愈多。不管那個毀我。那個譽我。總要憑良心做去才好。

孟子曰。人之易㈠其言也。無責耳矣。

注解 ㈠易其言 輕易發言

演義 孟子說「有種人輕易發言論，是因為沒有受人責備的緣故」

短評 亂發議論。就是沒有責任心。不但要受人責備。而且要誤事。切記切記。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㈠為人師。

注解 ㈠好 猶言喜歡

演義 孟子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歡做別人的先生」

短評 做人先生。倘使沒有切實的學問道德。一方面害人。一方面害自己。謬種流傳。就是害人。自己沒有長進。便是害自己。

樂正子從於子㈠敖之齊㈡。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㈢。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㈣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章旨 這是孟子責樂正子不知行道，徒求餔啜。

曰。克有罪。

注解 ㈠子敖 王驩的字。㈡之 同到 ㈢昔者 是指前日。㈣舍館 客寓

演義 樂正子跟子敖到齊國去，樂正子去見孟子，孟子說「你也要來見我的麼？」樂正子說「你先生為什麼說出這種話呢？」孟子說「你來了幾天了？」樂正子說「前天來的。」孟子說「你前天來的，那末我說這句話，難道不應該嗎？」樂正子說「這因為住的地方沒有看定，所以遲一天了。」孟子說「你聽見過人家說的，一定要住的地方看定後才始去見長輩嗎？」樂正子說「克來得遲，確是錯的。」

短評 這是孟子因為樂正子跟着子敖。圖謀富貴。特地把「遲來見我」做一個藉口去責備他。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

注解 ㈠餔 音捕，義同食 ㈡啜 昌月切，義同飲

演義 孟子對樂正子說「你跟子敖來，並不是救百姓，是專為飲食起見，我想不到你學了古人的道理，倒是為飲食的。」

短評 孟子責備樂正子的話。極其冷峭。樂正子聽了。要不自愧呢。

章旨 是言舜不告而娶的緣故。

章旨 是言一切快樂都由孝弟而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注解 ㈠不孝有三 委曲從命，陷父母於不義，是不孝一；家貧親老，不服官求祿以養父母，是不孝二；不娶無子，絕祖斷祭，是不孝三。

演義 孟子說「不孝有三件事情，沒有子孫，是不孝的最大事情，舜不告訴父母，就去娶妻，只因為沒有子孫的緣故，所以君子評論舜起來，雖然是不告而娶，確和告訴一樣的。」

短評 出世入世。是截然兩件背道而馳的見解。但是我以為人們一定要有入世觀。也一定要有出世觀。人們既然生在世上。當然要把血肉精神。遺傳下去。沒有子孫。便不能達到遺傳目的。所以稱不孝。等到人們年齡大了。血氣衰了。便應該順着自然之道。向出世方面着想。能夠如此。貪官污吏。自然可以減少許多呢。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注解 ㈠節文斯二者 從此二者定出秩序儀式

演義 孟子說「仁愛的實在，就是事奉父母，義氣的實在，就是聽從哥哥，聰明的實在，就是把事奉父母，聽從哥哥二件事，天天實做，不肯拋掉，禮貌的實在，就是把上二件事分個秩序罷了，音樂的實在，也就把上二件事，喜歡做去，喜歡做去，便可生出愛敬心來了，愛敬心生出來，自然不會停止的，不會停止到了極端，不知不覺腳的跳手的舞，都有愛敬心表現出來了。」

短評 愛敬是道德的根本，天天從愛敬上着想，道德自然一天高尚一天，愛敬的入手方法，就是事奉父母，順從兄長，吾們都可以實驗的。

章旨 是言孝能感化天下。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一)也。惟舜為然。不得(二)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三)厎豫(四)。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注解 (一)草芥 賤小植物，喻物之賤而小的 (二)得 委曲承順 (三)瞽瞍 舜的父，以其有目而不能別良惡，所以叫他瞽瞍 (四)厎豫 言至快樂。

演義 孟子說「天下百姓都大大的快樂，來歸附自己，這是很難得的事情，看得天

【章旨】是言聖人心理相同。

下百姓，很快樂的來歸附我，像草芥一樣，祇有舜能夠這樣推測舜的心裏，倘使得不到父母的歡心，就不可以算人，不能順着父母的意志做去，便不能算兒子。舜盡了事親之道，把他的父瞽瞍感化到快樂地步，瞽瞍還可以感化到快樂地步，因此天下的兒子，都被他感化了，瞽瞍還可以感化到快樂地步，因此天下做父子的人，各人知道有一定應盡的本分，像舜這種人，可稱大孝了」

【短評】大舜善事父母。不獨感化一家的人。並且感化到天下。所以孔孟都極推重他。

離婁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一]。遷於負夏[二]。卒於鳴條[三]。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四]。卒於畢郢[五]。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六]。先聖後聖。其揆[七]一也。

【注解】(一)**諸馮** 古九州之一。在今直隸山西及河南黃河以北。奉天遼河以西等地。(二)**負夏** 古衛國地。在今直隸開州以西至河南衛輝衛慶等地。(三)**鳴條** 今山西安邑縣有鳴條岡。(四)**岐周** 以周立國岐山之下。故名岐周。(五)**畢郢** 在豐鎬二京之間。(六)**符節** 以金玉或竹。為上刻文字。分之為二。各藏一半。取以為信的。(七)**揆** 審度事理。歸之中道。

【演義】孟子說「舜生在諸馮，搬到負夏，死在鳴條，以三上個地方，都在中國的東邊，

章旨　是言行政不可惠而不知為政。

所以叫他是東夷之人。文王生在岐周，死在畢郢，這二塊地，都在中國的西邊，所以叫他是西夷之人。這兩人所處的地方，離開有一千多里；時代的隔開，也有一千多年。但是兩人得志後，在中國行道，竟像合着符節一樣。可見得在前的聖人，和在後的聖人，行的法度，都是一樣的。」

短評　先聖後聖。都抱救世宗旨。所以行的政策。自然不謀而合。俗語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便是若合符節的原理。

子產(一)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二)濟(三)人於溱洧(四)。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徒杠(五)成。十二月。輿梁(六)成。民未病涉(七)也。君子平其政。行辟(八)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注解　(一)子產　姓公孫名僑，春秋時鄭國大夫。(二)乘輿　乘人的車。(三)濟　度水叫濟。(四)溱洧　溱音臻，洧音位，二水名，子產渡人在氾水關，是二流會合之處。(五)徒杠　杠音江，徒杠，人行的方板小橋。(六)輿梁　行車太橋。(七)涉　赤足渡水叫涉。(八)辟　音闢，令人迴避。

演義　子產管理鄭國的政治，把自己的車馬，在溱、洧，兩條小河上渡人。孟子說：「這是小恩惠，卻不知道行政的大規模呢！每年十一月間，把方板橋造成；十二月間，把行車馬的橋造成；百姓自然沒有愁赤腳渡水的了。況且君子能夠使政治安平，出來的時候，叫人迴避，也無不可。怎樣可以照子產個個人渡水的事情做呢？所以行政治的

【導旨】是言君臣間相合的道理。

人，要每一個討好，就是每天去做，也不够事的。」

【短評】行政貴乎大處落墨。不必枝枝節節。這是孟子的用意。子產把自己車馬渡人。雖是小惠。但偶然行之。亦無不可。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一)。則臣視君如寇讎。王曰。禮(二)為舊君有服(三)。何如。斯可為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四)。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五)之。又極(六)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注解】(一)土芥 泥土草芥。(二)禮 指儀禮。(三)服 服孝。儀禮云「人臣為舊君服齊衰三月」。(四)田里 田地里居。(五)搏執 押送。(六)極 阻塞。

【演義】孟子告訴齊宣王說「君看待臣子，親熱像手足一樣，那末臣子看待君，好像

章旨　是言君子處

腹心一樣，君看待臣子，很賤視的像犬馬一樣，那末臣子看待君，好像走路不相識的人；君看待臣子，好像泥土草芥，那末臣子看待君，好像流寇怨仇。」齊宣王聽了便問道：「儀禮上說：『臣子應該替舊君服三月齊衰喪。』要怎麼樣的君，才可以替他穿喪服呢？」孟子說：「君有壞處，臣子去勸他，他就改良；臣子有好事勸君做，君就依他做，因此君的恩惠加到百姓身上。倘使臣子因別有事故，不得不去，君派人引導他出本國疆界，還派人先到臣子要到的地方去，說他的好處，等到臣子走了三年，並不回來，然後收回他的田地里居。這就叫三件事情都照規矩做的。國君能夠這樣待臣子，等到死了，臣子就應該替他服喪的。現在的臣子，勸君不要做壞事，君偏偏要做壞事，勸君做善事，君偏偏不聽，因此君國的恩惠，加不到百姓身上，倘使臣子因了事故走了，君就派人押他出本國境界，還差人到他要到的地方去，說他的壞處，等到臣子一走，馬上收回田地里居。這種國君看待臣子，簡直像寇讎，既然像寇讎，臣子替他服什麼喪呢？」

短評　君臣就地位講。救國愛民，不必從地位上着想。君能夠把救國愛民做前提，自然要用賢能之士。來帮助治國家。那肯傲慢賢能之士呢。國君傲慢的病根，就從君位最高，君位最尊一個念頭上生出來的。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世當見機而作。

【章旨】是言人君先應正己，乃可正人。

【章旨】是言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的不應為。

【章旨】是言父兄養子弟的道

注解 ㈠從：遭殺。

演義 孟子說「國君無端把士子殺掉，那末大夫就應該辭職走了；國君無端殺戮百姓，那末士子也應該搬到別處去住了。」

短評 這是孟子講人們處世之道。應該見機而作。不要糊塗。免橫遭禍。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演義 孟子說「國君能夠向仁愛方面走，臣子和百姓，也向仁愛方面走了。國君能夠向情義方面走，臣子和百姓，也向情義方面走了。」

短評 這就是正人先要正己的意思。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演義 孟子說「不合禮的禮，不合義的義，大人都不願做的。」

短評 禮義見解。各有不同。孟子把孔子的禮義做標準。楊墨派的學說，都是他所排斥的。

孟子曰。中㈠也養㈡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理。

【章旨】言人自重而後可以有為。

【章旨】是戒人勿言

【注解】㊀中 是非過與不及的。㊁養 愛護感化的意思。

【演義】孟子說「拿我中正和平的父兄，去教養那不中正和平的子弟，拿我有才幹的父兄，去教養那沒有才幹的子弟，所以做子弟的喜歡有賢父兄教養他。如果中正和平的父兄，拋棄不中正和平的子弟，有才幹的父兄，拋棄那沒有才幹的子弟，那末這好父兄，那和不肖子弟比較起來，相差不到一寸。」

【短評】父兄應該教養子弟。使他們一天一天的向上長進。如果父兄本身很有才幹。很能中正和平。卻對於子弟完全不去教養。那末也是錯的。所以孟子說相差不到一寸。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注解】㊀不為 不為的壞事。

【演義】孟子說「大凡人一定要有不肯做的事情，然後這種人有志向，可以有大作為了。」

【短評】做人先要立志。不合我志向的事情。當然不做。合我志向的。當然勇往直前。做個不休。大事業便可成就。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人的不善。

注解 ㊀不善 就是過失。

演義 孟子說「有的人喜歡說人家的壞話，不曉得將來人家就要報復他的。」

短評 這是教人不要說人壞話。

章旨 是言處世得時適中的方法。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注解 ㊀已甚 太過分。

演義 孟子說「仲尼不肯做太過分的事情。」

短評 這是教人作事到適可而止。如果過火。難免有反動。也是不相宜的。

章旨 是言言行在能合義不可拘執。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注解 ㊀信 實行 ㊁果 去做到的意思

演義 孟子說「有大德行大學問的人，說話並不是一定要實行，也並不一定要做到，只看情理合不合去定做不做的標準。」

短評 見機而作。這是做人最要緊的辦法。處在二十世紀日新月異時代。尤宜採取見機而作的辦法。切不可固執。自招失敗。

章旨 是言大人當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有真實良心。

【章旨】是言送死為對親大事，尤當慎重。

【章旨】是言君子求道，在能自得。

【注解】㊀赤子 小孩赤子之心，是喻小孩真實的心。

【演義】孟子說「有大德行大學問的人，能夠保守好小孩子時代的一片良心，絲毫不失掉。」

【短評】天下一切事，都由心造成，能夠把良心保守勿失，自然可以成功一個完人。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注解】㊀養生 奉養生存父母。

【演義】孟子說「奉養父母，不能算最大的事情，祇有父母死了，盡心竭力底送死安葬，才可算大事。」

【短評】奉養父母，果然是子弟的應盡義務，送死安葬，是子弟對於父母，最末的一件事情，所以尤其要盡力做去。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注解】㊀深造 研究精湛。㊁資 借助。㊂原 道的根原。

【演義】孟子說「君子人研究學問，一定要深深的研究下去，這是希望他得着學問

章旨 是言求學在能得其要點。

章旨 是言服天下在能以善養人。

的精微奧妙，得着學問的精微奧妙，心裏自然有把握，心裏有了把握，那末使用起來，自然沒有窮盡，不論左右什麽事情，拿來研究起來，都可以碰到精微奧妙的源頭，所以君子人研究學問，總要希望他自己得到學問中奧妙。」

短評 研究學問，本來應該靠着自己，才後可以有心得。應用起來，自然無窮。否則像無源的水，無本的木，總是要有盡止的。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注解 ㊀約 要點。

演義 孟子說「研究學問的人，務求廣博，一面還要細細底解說他所研究的學問，這是要把廣博的學問中間，抽出最精湛最簡約的道理。」

短評 這是孟子教人研究學問的方法。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注解 ㊀服 降服。

演義 孟子說「拿自己的本領去誇口，教人心裏佩服你，這永遠不能教人佩服你

【章旨】是言蔽賢為不祥之實。

【章旨】是言學有本原，才可應用無盡。

的，把自己本領去養護別人，使別人的本領，也可隨之增高，然後可以收服天下百姓的心。天下百姓的心，並不服你，倒可以王天下的，簡直沒有這件事。」

【短評】要收服人心，總是應當用王道。把自己本領去養護別人，就是行王道的一法。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一]賢者當之。

【注解】㊀蔽 遏阻

【演義】孟子說「說話沒有實實在在不吉祥的，實實在在不吉祥的話，要末是誹毀賢人，使國亡家破哩！」

【短評】一言喪邦。就是不吉祥話的證據。

徐子曰。仲尼亟[一]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二]。不舍晝夜。盈科[三]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四]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五]。君子恥之。

【注解】㊀亟 音器，屢次的意思。㊁混混 原泉湧出貌。㊂科 坑坎。㊃溝澮 田中水道叫溝，田邊水道叫澮。㊄情 實在行為

【演義】徐子說「仲尼屢次稱贊水說『水呀水呀！』取水的什麼好處呢？」孟子說「有

【章旨】是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的地方。

【章旨】是言五子之

源頭的泉水，混混地流出來，不論日夜，總是不停止的，滿了一坎，然後水再前進，一直流到四面的海裏去，有源頭的泉水是這樣的，孔子就取他這一點，如果水沒有源頭，七八月內，大雨降下來了，田溝田澮，水都滿起來了，但是水乾起來，可以立着等他乾的，所以君子的名聲，比他所有的實學，超過起來，那末很引為羞恥的。」

【短評】人們求學問。應當從根本上學起。而且要下深切的工夫，才不致被人看輕哩。水有源頭。學問也有源頭。水有源頭。便可川流不息。學問有源頭。便可應用無窮。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㈠。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注解】㈠幾希 微細。

【演義】孟子說「人和禽獸不同的地方，很是細微，不過在一點良心上罷了。百姓都把良心拋掉，君子人把良心保存好。像舜很明白萬物的心裏，人倫的道理，照了仁義做去，並不是勉强做的。」

【短評】良心保存好。自然心氣和平。一點沒有邪惡念頭。所謂仁義。也不過良心表現的結果罷了。

孟子曰。禹惡旨酒㈠。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㈡。文王視民如傷。望

心

【章旨】是言孔子作春秋的用意。

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三]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注解】㈠旨酒（味甘的酒）㈡無方（無門第資格的階級）㈢泄（輕慢）

【演義】孟子說「夏禹厭惡美味的酒，卻喜歡聽人說有道理的話。商湯做事，依着中正的道理，不偏不倚；任用賢人，也不拘門第的。周文王很愛百姓，常常憂愁着恐怕傷害百姓；聖道已經望見了，卻還說沒有看見。周武王對於接近的人，接近的事，不肯輕視；對於疏遠的人，疏遠的事，也不肯忘掉。周公想把三王的長處兼而有之，可以實行上項的四件事情。如果行不通，一定要抬頭起來想想，日裏想不出，夜裏接連想下去。如果想得了，就坐着等天亮」

【短評】禹、湯等五個聖人的長處，雖然各各不同，但是能夠保存良心，始終不渝，這是不可及的。

孟子曰。王者之迹[一]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二]作。晉之乘[三]。楚之檮杌[四]。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章旨 這是孟子自述守先待後的意思。

注解 ㈠迹指政教號令言 ㈡春秋魯國史記名 ㈢乘晉國史書名 ㈣檮杌楚國史書名。

演義 孟子說「王者的蹤跡像火熄滅一樣，所以像大雅小雅的詩，也沒有了。詩既然沒有了，春秋就發生出來。晉國的史記就叫乘，楚國的史記就叫檮杌，魯國的史記就叫春秋，名稱雖不同，勸人為善總是一樣的。書中的事體，不外齊桓公晉文公，文章的體例，不外史記。所以孔子說『春秋上褒貶的大義，我是僭竊天子的大權去判定的。』」

短評 孔子作春秋。拿來警戒亂臣賊子的。亂臣賊子的良心。完全被私欲汩沒。所以孔子不得不竊取天子褒貶的大權。去挽回人心。

孟子曰。君子[一]之澤。五世而斬[二]。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三]諸人也。

注解 ㈠君子小人是指官吏常人而言 ㈡斬斷絕 ㈢私淑私取以自善。

演義 孟子說「做官人的流風餘韻，要到五世纔會斷絕，百姓的流風餘韻，也要到五世纔會斷絕。我雖然不是孔子的學生，卻離開孔子還不到五代，還可以向親受孔子教訓的先生邊，學得些道理，彷彿是間接的孔子學生了。」

短評 這是孟子自言間接的受着孔子教訓。言外就有守先待後的意思。

章旨 是言取舍之道。

章旨 是言取友必端。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演義 孟子說「可以拿的財物，也可以不拿的財物，究竟應該拿不拿呢？那是拿了，便傷廉潔。可以給人的東西，也可以不給人的東西，究竟應該給不給呢？那是給了，便傷恩惠。可以死得着的，也可以不死得着的，究竟應該死不死呢？那是死了，便傷勇敢」

短評 這是孟子教人辨別事理。絲毫不可苟且，況且拿人財物，給人東西，和生死問題，都是處世極重要的事情，怎樣可以不留心呢？

逢[一]蒙學射於羿。[二]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三]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四]侵衛。衛使庾公[五]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六]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

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注解 ㈠逢蒙（逢音龐，夏時的善射者。）㈡羿（有窮國君，善射。）㈢薄（輕微。）㈣子濯孺子（鄭國將士。）㈤庾公之斯（衛大夫。）㈥尹公之他（衛人。）㈦端人（正派人。）㈧扣（意同擊。）㈨金（箭端。）㈩乘矢（四枝矢數。）

演義 逢蒙在羿處學射箭，把羿射箭的道理都學會，於是他想天下的人，祇有羿比他勝，因而就把羿殺掉。孟子說「羿也有錯處的。」公明儀說「以我看來，似乎羿沒有錯處的。」孟子說「羿的錯處比逢蒙輕一些，怎樣可說他沒有錯處呢？從前鄭國人差子濯孺子侵伐衛國，衛國差庾公之斯追他，子濯孺子說『今天我有毛病發作，不能執弓，吾可死了罷？』因而問車夫說『追我的是什麼人？』車夫說『是庾公之斯。』子濯孺子說『我可以活着了！』車夫說『庾公之斯是衛國頂會射箭的人，你卻說我可以活着了，這是什麼緣故呢？』子濯孺子說『庾公之斯在尹公之他那邊學射箭的，尹公之他從我學射箭的，講到尹公之他是一個正派人，他所交的朋友一定是正派的。』

章旨 這是戒人改過自新之方。

庚公之斯追到了，便說『夫子為什麼不執弓？』子濯孺子說『今天我有毛病發作，不能執弓。』庚公之斯說『我小人在尹公之他門下學射箭的；尹公之他在你夫子門下學射箭的。我不忍把夫子的道理，反而害你夫子。不過今天的事情，却是國君差遣的，我不敢以私交廢公事的。』說罷，就抽出箭來，向輪車上敲幾下，除去箭頭上的金，發出四枝箭，然後回去。羿如果所交也是正派人，怎樣會被殺呢？」

短評 物以類聚。可見端正的人，才有端正的朋友。羿不識逢蒙的為人，所以有被殺的結果。如此看來，交友怎可不謹慎呢？

孟子曰。西子[一]蒙[二]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三]齊[四]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注解 (一)西子 西施，越國諸暨苧羅村女子，為古代美女子。 (二)蒙 沾染。 (三)惡人 指相貌醜惡的人。 (四)齊戒沐浴 齊音齋，清心叫齋，絕欲叫戒，洗首叫沐，洗身叫浴。

演義 孟子說「西子是頂麗美的婦人，倘使面孔上塗了污穢，那末家人也要掩了鼻子走過去了。就是面貌極難看的人，只要齊戒沐浴，依着良心做，也可以去祭上帝的。」

短評 面貌的美麗和醜陋。不過是外表。頂要緊的倒是在看不見的良心。良心好。面

【章旨】是言用智當順自然。

貌醜陋也不妨。良心壞。面貌美麗也無用。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一]而已矣。故者以利[二]為本。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三]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四]之遠也。苟求其故[五]。千歲之日[六]至。可坐而致也。

【注解】㈠故 指事物已往陳迹言。㈡利 利導。㈢鑿 執諸偏見。㈣星辰 星宿叫星，無星之處叫辰。㈤故 指天的運行星辰度數言。㈥日至 就是冬至。

【演義】孟子說「天下談論性的人，只要在事物已往的陳迹上推算就是了。在已往的陳迹上推算，順着自然之性，便可作為根據推論其他。我們最恨小聰明的人，就是因為他不肯順着自然，喜歡硬做主張。真正聰明的人，像禹的治水，順着水性流下去，那末人家佩服他是真正聰明。大禹使水流下去，好像沒有這件事一樣。倘使一個人做起事來也能夠好像沒有這件事一樣，那末也是大聰明的人。任憑天的高，星辰的遠，如果把已往的陳迹推算，那怕一千年的冬至節氣，也可坐着推算得到的。」

【短評】孔子說「溫故而知新。」和近代說的「把已知推未知。」意義相合。孟子說「則

【章旨】是言孟子不與驩言。是欲行禮。

故而已矣。」也與上兩項意義相同。可見得翻陳出新。不可不根據已往的陳迹。

公行子[一]有子之喪。右師[二]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三]驩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四]而相與言。不踰階[五]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注解】㈠公行子 行普杭。齊國大夫。 ㈡右師 王驩官名。 ㈢簡 簡慢。 ㈣歷位 從己之位而至人之位。 ㈤踰階 踰朝廷上班次階級。

【演義】齊大夫公行子有了兒子的喪，右師王驩去弔喪，一進了門，有的人就走前一步和他講話的；有的人走到右師坐位邊和他講話的。只有孟子獨自坐着，不同右師講話。右師不快活，說道：「諸君子都同驩談話，孟子獨不同驩談話，只是看輕驩了。」孟子聽了，便道：「禮經上說『朝廷官吏，不可以走到別人官位中談話，也不可以越過官階，互相作揖的。』我要行禮經上的話，子敖以為我看輕他，這不是很希奇呢？」

【短評】聖賢對待小人。總是很嚴厲的。王驩是一個很有勢力的小人。趨勢附炎的人。當然要結交他。孟子就對他很冷淡的。在趨炎附勢很殷勤招待的中間忽有一個很

章旨 是言君子所以異人，以其存心。

冷淡待他的人。尤加使王驩難過。聖賢待小人。往往用這種方法。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一)。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二)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三)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注解 (一)橫逆 強暴而無理。(二)妄人 不明事理的人。(三)難 計較

演義　孟子說「君子人和衆人不同的地方，就只在存心一點上不同。君子人把仁存心，把禮存心。存心仁愛的，就親愛別人；存心規矩的，就恭敬別人。親愛別人，別人也常常去親愛他。恭敬別人，別人也常常去恭敬他。譬如這裏有一個人，待我很凶橫無理，那末君子一定要回轉來想，我一定是不能親愛別人，一定是待人不合規矩。否則他怎樣會凶橫無理呢？假使回轉來想，自己的確很親愛的，確很有規矩，別人待我仍舊凶橫無理，那末君子一定回轉來再想，我一定是待人不忠實。回轉來想，的確很忠實了，別人待我仍舊凶橫無理，到了那時，君子一定要說『這是不明事理的人，和禽獸有什麼分別呢？和禽獸有什麼計較呢？』所以君子人有終身憂愁的事情，但是沒有一時的禍害。所謂憂愁，就是說舜是個人，我也是個人，舜可以做天下後世的模範，我還不過做一個平常的人，那末就是君子的憂愁事情。憂愁到怎樣地步？要學到舜才罷。講到君子人的禍害，却是沒有的。不是仁愛的事情，不肯做的；不是規矩的事情，不肯行的，就是一時候有災難來，君子也腳踏實地，並不畏怕的。」

短評　這是孟子教人修養的方法。人們最忌的，就是不肯回轉來想。不肯回轉來想，那德性上學業上都沒有進步。吾們要求德性上學業上都有進步，非從回轉來想不可。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

章旨　是言聖賢熱

心救世之道。

一簞食㊁，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雖被髮纓㊂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注解 ㊀陋巷：鄙陋小巷。㊁食：音嗣，就是飯。㊂纓冠：結帽帶。

演義 大禹和后稷在堯舜太平時候，三次經過自己的門口，忙得沒有工夫進去，孔子稱贊他們好的。顏子生在春秋亂世，住在一條小巷裏，天天吃一簞飯，喝一瓢水，別人都受不住這種困苦，顏子卻仍舊快樂，毫不改變，孔子也稱贊他好的。孟子說：「大禹、后稷、顏回，三個人是同道的。大禹想天下百姓有一個淹在水裏，好像自己淹着的一樣；后稷想天下百姓有一個飢餓的人，好像自己飢餓他的一樣，所以禹治水，后稷教百姓種田，這樣着急的。大禹、后稷、顏回，換了一個地位，都是很能負責的。譬如現在同居一室的人，打架起來，那怕被了頭髮，結了帽襻帶，就去救他，也是不錯的。如果鄉鄰打架起來，也被了頭髮，結了帽襻帶去救，那是不對的，儘管關了大門，不管好了。」

章旨 是言論人當察其存心不可苛責。

短評 聖賢都抱救世愛民宗旨。所以做起事來極端負責的。這極端負責的動機並不是為了名。為了功。是為了救世愛民的一點良心罷了。

公都子曰。匡章[一]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二]。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三]。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四]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五]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六]。四不孝也。好勇鬬很[七]。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八]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九]之大者。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十]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十一]妻屏[十二]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注解 ㈠匡章 齊國人。㈡遊 往來。㈢四支 和四肢同。即指兩手兩足言。㈣私 偏愛。㈤從 音縱。放縱。㈥戮 羞辱。㈦很 兇惡。㈧遇 合。㈨賊恩 傷害情意。㈩屬 聚合。⑪出 意同退。⑫屏 除棄。

演義 公都子說「匡章，全國的人都說他不孝的。你夫子和他往來，還把禮貌去待

【章旨】是言曾子子思都各行其是。

他，敢問是什麽道理呢？」孟子說：「世俗所說的不孝有五件事，手腳不肯勤勉，不顧父母的供養，這是第一件不孝。喜歡賭博喝酒，着棋，不顧父母的供養，這是第二件不孝。喜歡貨物錢財，私下給妻子，不顧父母的供養，這是第三件不孝。放縱耳目的私欲，叫父母受糟塌，這是第四件不孝。喜歡力氣大，和人打架，使父母也受驚嚇，這是第五件不孝。章子有一件犯着麽？講到章子和父親兩下責備好起來，因此意見不合，鬧出事來，兩下責備好起來，是待朋友之道。父子責備好起來，那頂傷父子情恩的。講到章子，難道不要有夫妻子母呢？因為得罪了父親，不能和父母親近，屏出妻子，不受妻子的供養，他的心裏，以為不是這樣，罪孽更加大了。這是天下都稱匡章不孝的事實啊！」

【短評】匡章誤用待朋友之道，去待他的父親，致傷父子的情恩，未免可惜。照孟子論匡章人格看起來，和孟子把禮貌來待他，匡章也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物。

曾子居武城[一]，有越寇[二]。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三]，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四]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五]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

與馬。子思居於衞。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六]去。君誰與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注解 （一）武城魯邑名，即今山東武城縣。（二）越寇越國名，在今江浙等地。魯哀公恨三桓專權，欲假諸侯兵力除他，以是越兵來寇。（三）望榜樣 （四）沈猶行曾子門人。（五）負芻挑柴的。（六）伋子思名。

演義 曾子住在武城，越國盜賊來攻，有人說「盜賊要到了，為什麽不走呢？」曾子就走，吩咐人說「不要住人到我房子來，不要毀傷我的柴大木頭。」等到盜賊退了，曾子又吩咐人說「修好我的牆屋，我就要回來了。」後來盜賊退盡，曾子回到武城，他的學生說「武城的大夫待先生這樣底忠心和恭敬，那曉得盜賊一來，你先生就走，好像教百姓一同走的樣子，盜賊一退，你先生就回來，恐怕不合情理呢？」沈猶行聽見了，便說「這種事你們不懂的。從前沈猶家裏賣柴人打架，闖出禍來，那時候跟曾先生住在我家裏的有七十人，我們都不與聞的。」從前子思住在衞國，齊國有賊匪來攻打，有人對子思說「賊匪來了，何不走呢？」子思說「如果伋去，君和什麽守人呢？」因此不走。孟子說「曾子，子思，是同道的。因為曾子處先生的地位，是全地的父兄，可以走的。子思處臣子的地位，比較君低微，不可以走的。所以曾子，子思，調換一個地位，也是都

【章旨】是言聖賢無異於人。

【章旨】是言喪心昧良以求富貴利達的可恥。

這樣的。」

【短評】子思是一個臣子，有守土之責，賊匪來了，應當竭力防守，談不到走的問題。曾子是一個先生，沒有守土之職，賊匪來了，應當遠避。倘然不走，便是一個呆子了。

儲子（一）曰：王使人瞯（二）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注解】(一)儲子：齊國人。(二)瞯：音間，竊視，叶瞯。

【演義】儲子說：「齊王差人來偷看你夫子，果真有和人不同的地方嗎？」孟子說：「有什麼和人不同呢？就是堯舜，也是和人相同的啦。」

【短評】聖賢和衆人不同的地方，並不完全在面貌上，頂要緊的，還在良心上。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一）出，則必饜（二）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三）者來，吾將瞯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四）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

五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六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七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注解 ㈠**良人** 就是大夫 ㈡**饜** 飽食叫饜 ㈢**顯者** 指富貴顯官說的 ㈣**施** 音迤，斜行貌 ㈤**墦** 墳墓 ㈥**訕** 音山，怨罵的意思 ㈦**施施** 得意的樣子

演義 有一個齊國人，帶了一妻一妾住的。他們的丈夫出去，一定吃飽了酒肉然後回來。他的妻問和什麼人吃喝的。丈夫便說都是同富貴人吃喝的。他的妻告訴妾說「丈夫出去，天天一定吃飽酒肉回來，我問他和什麼人吃喝的，他說都是富貴人。但是沒有一個顯貴的人，到我們上來。吾要看看丈夫到什麼地方去的。」一早起來，斜着遠遠地跟丈夫走，看見走徧了城中，沒有一個人和他丈夫談話的。後來到東門城外墳邊，討些上墳賸下的祭菜吃，還不夠，再四面一望，到別處去討。這就是吃飽酒肉的法子。他的妻子回去，把一切情形告訴妾說「丈夫，是我們終身靠着過日子的，現在的情形這樣這樣。」說罷，和妾怨罵他的丈夫，並且在院裏對面哭泣。但是他的丈夫卻還不知道呢！得意洋洋的從外面走進來，驕傲他的妻妾。照君子人看起來，世界上的人求富貴利祿的時候，他的妻妾倘使看見了，還不怕羞不對泣的，恐怕是很少的。

短評 這是孟子借着這件事情，譏笑世上一輩熱心利祿的人。埋沒良心，營求富貴。回到家中，還要胡言亂語，驕傲妻妾。真是令人笑煞。

章旨 是言舜之大孝，五十而慕父母。

增批大字 新體繪圖 孟子白話註解 卷五

常熟朱 麟公振評註

萬章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一]。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二]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三]問於公明高[四]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五]。我竭力耕田。共[六]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七]天下而遷[八]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

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注解 ㈠旻天 愛憐萬物的天 ㈡怨慕 怨恨思慕 ㈢長息 公明高弟子 ㈣公明高 南武城人，曾子弟子 ㈤恝 音言，無憂貌 ㈥共 音供，盡力的意思 ㈦胥 作偕字解 ㈧遷 遷讓 ㈨艾 美好 ㈩熱中 心中焦煩貌

演義 萬章問道：「舜在歷山種田，放聲大哭，朝着憐愛的天，不知他為什麼這般大哭？」孟子道：「他心中在那裏怨慕呢！」萬章道：「父母愛惜兒子，做兒子的，當然快活不忘；就是父母惡了這個兒子，做兒子的，也只得任勞，不能抱怨；那舜在田裏這樣大哭，是不是抱怨父母麼？」孟子道：「從前長息也向你先生公明高問道：『舜在歷山種田，我已聽見過了；但是他朝着憐愛的天大哭，又叫喚他父母，這是為什麼，我又不明白了。』公明高答道：『這却不是你能懂的了。』今推公明高的意思，以為孝子存心決沒有這般愁惱，只要盡我的心力，把田種得好，就算盡兒子的職分，父母自然疼愛的；倘

父母再不疼愛我，那沒在我究有什麼不是呢？後來舜的孝行，漸漸被帝堯知道，就叫他九個男兒，到歷山去幫舜，又把兩個女兒也嫁了舜，以及百官牛羊倉廩，都在歷山田畔，設備佈置，來服事舜。那些天下的讀書人，也都敬服了來歸順。到後帝堯竟把自己的帝位，也要他做了。那知舜的心裏，因為在家不能得父母的疼愛，仍舊像一個沒有歸宿的窮人那般苦。天下的讀書人都敬服他，這是人都歡迎的，但不可以破他的憂愁；美女也是人都要的，嫁了他兩個帝女，仍不能破他的憂愁；富足也是人都希望的，富到有了天下，仍不能破他的憂愁；尊貴也是人都羨慕的，貴到做了帝王，仍不可破他的憂愁。天下的人，都敬服他，帝皇的女兒嫁了他，富到得了天下，貴到做了帝王，都不能夠破他的憂愁；可知只有孝順父母，得到父母的歡喜疼愛，纔能夠破他的憂愁。人在小的時候，都知戀愛父母；懂得女色，就去戀愛少女；到娶了妻有了子，就去戀愛妻子；做了官就去戀愛帝王，帝王不寵用他，就要滿心大熱的着急。獨有大孝的人，纔從小到老，專心戀愛父母；到了五十歲的人，還仍戀愛父母，我只看見了一個大舜呢！」

短評 「人少則慕父母。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這是人情之常。舜卻五十而慕父母。雖有好色富貴，都不足解他的憂。可謂大孝。後世不孝父母和主張非孝的，見之能毋愧死。為人子的當引為法。

章旨 言舜雖遭人倫之變，而仍孝弟。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1]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2]。捐階[3]。瞽瞍焚廩。使浚井[4]。出。從而揜[5]之。象曰。謨[6]蓋都君[7]咸我績[8]。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9]。琴朕。弤[10]朕。二嫂使治朕棲[11]。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12]思君爾。忸怩[13]。舜曰。惟茲[14]臣庶。汝其于[15]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16]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17]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18]焉。少則洋洋焉。攸[19]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

以其方[二十]。難罔[廿一]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注解 (一)憝 音隊，怨恨。(二)完廩 修理倉屋。(三)捐階 除去梯檣。(四)浚井 挖井。(五)揜 填塞。(六)謨 想法。(七)都君 舜之別稱，以舜時歸附舜者，已成都邑，故稱都君。(八)績 功績。(九)朕 與「我」同。(十)弤 音邸，雕花之弓。(十一)棲 就是床。(十二)鬱陶 氣悶。(十三)忸怩 扭女六切，怩音尼，慚愧。(十四)茲 與「此」同。(十五)于予治 代予治。(十六)饋 贈送。(十七)校人 管理池沼的。(十八)圉圉 音魚，不甚活動貌。(十九)攸然 忽一兒游去的意思。(二十)方 合情理的事。(廿一)難罔 難欺。

演義 萬章問道：「詩經上南山篇說『娶妻是怎樣？必定要先告訴父母。』當真照這話講來，應該沒有像舜會實行的了。舜的不告訴父母，自己就娶了妻，是怎麼意思呢？」孟子道：「告訴了他的父母，就不許他娶；但是男女成家，乃人類的大道理呢！若待告訴，娶不成妻，將來沒有兒孫，豈不是傷了人類的大道，反成了父母的怨恨，所以不告訴呢！」萬章道：「舜的不告訴父母，竟自娶妻，我已聽見了。但是帝堯為什麼也不告訴舜的父母，竟自把女兒嫁了他呢？」孟子道：「帝堯也知告訴了舜的父母，就不能把女兒嫁他呢！」萬章問道：「父母叫舜去修補倉廩，待舜到了廩的頂上，就撤去梯子，瞽瞍又在底下放火燒廩；又叫舜去鈎井底的泥，見舜跑了下去，他們又在上面把泥往井底丟去，想要掩死他。他的異母弟名叫象的，在那裏得意說『謀算掩死都君，都是我

的功勞。現在牛羊歸父母，倉廩也歸父母，那些軍器歸我，琴也歸我，雕花的弓也歸我，兩個嫂子叫他替我整理臥牀。」說完了，就走進舜住的宮去。那知舜坐在琴牀上彈琴，象見舜沒有死，遂順口說道：『這幾天心裏悶氣得很，正想你呢。』他口裏是怎樣說，那態度甚覺得跼蹐不安。舜說道：『我對于這些百官庶人，也忙不過來，你可以帮我管理。』不知舜當時也曉得象要殺他麼？」孟子道：「為什麽不曉得呢？不過象在那裏憂愁，舜也憂愁，後來看見象快活，舜也就快活。」萬章道：「那麽舜的快活，莫不是假的麽？」孟子道：「不是。從前鄭國有人送活魚把子產，子產就叫管池的人把魚放之池中，管池的人，却把魚燒熟了吃去，再來還覆子產道：『那魚纔放下池子，他遊也不遊，不過稍動罷了，等了一歇，覺得快活起來，竟搖頭擺尾的去了。』子產聽了喜道：『這魚得了適意地方了！這魚得了適意地方了！』管池的出來，向人道：『那個說子產聰明的，他叫我把魚放在池裏，我已燒熟吃去，他反說這魚得了適意地方了，得了適意地方了！』」照這看來，君子人只要情理上講得過去，情理上講不過去，那就不能蒙蔽他。象既拿了愛兄的道理來，舜當然也把真心來歡喜他，有什麽假呢！」

【短評】孟子是言性善。認為人人的性都有善。如象之性誠惡，可是他一見了舜，便現忸怩，足見象的性仍是有善。可以為善。聖人之性純乎善，常人之性都有善，惡人之性仍有善。象的愛兄，未始非舜愛弟的反應。孟子所謂「人無有不善」，從此可以證實。

【章旨】是言舜雖愛弟，而不以私害公。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一]，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二]共工[三]于幽州[四]，放驩兜[五]于崇山[六]，殺三苗[七]于三危[八]，殛[九]鯀[十]于羽山[十一]，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十二]。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十三]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

【注解】㈠放：安放。㈡流：俗言充軍。㈢共工：堯時亂臣，舜為天子，流之幽州。㈣幽州：古十二州之一，在今直隸奉天省地。㈤驩兜：堯時人，與共工朋比為惡，故舜放於崇山。㈥崇山：在今湖南澧縣。㈦三苗：古國名，種族不一。㈧三危：山名，在今甘肅敦煌縣南。㈨殛：音亟，囚死。㈩鯀：音袞，禹之父。⑪羽山：在今山東郯城縣東北。⑫有庳：庳音鼻，今湖南道縣有鼻亭，即古有庳地。⑬宿：留的意思。

【演義】萬章問孟子道：「象天天把殺舜當作正經事，等到舜做了皇帝，不但不殺他，

并且安放他一個地方，是什麼緣故呢？」孟子道：「是封他啊！只旁人說他是安放罷了。」萬章道：「舜當日流徙共工在幽州，放逐驩兜在崇山，殺三苗的君長在三危，殺鯀在羽山，辦了這四人的罪，天下人都佩服他，只因他能殺暴虐的人啦！象是頂沒心肝的人，却還封他到有庳；這有庳地方的百姓，究竟有什麼罪呢？有心肝的人原來是這樣的麼？在旁人沒心肝就殺他，在兄弟沒心肝反而封他，這怕不很公道吧！」孟子道：「有心肝的人待兄弟們，沒有藏着怒氣，沒有留着怨恨，只曉得親暱他愛憐他罷了！親暱他想他做官，愛憐他想他有錢，舜封象有庳，就是使他富貴呢！如果自己做了皇帝，兄弟做個平民，可以算得親愛他麼？」萬章道：「敢問旁人說他是放，為什麼呢？」孟子道：「舜因象不能有什麼作為在他國中，所以舜派別的官吏替他辦理國事，只有貢物和租稅歸他，因此說他是放，怎樣象又怎能虐待有庳的百姓呢？不過舜却要時常見他的，所以象就好比流水不斷似的，時常到舜的裏來，古書上說『舜不等到朝貢的時候，就借政務接見有庳的國君。』這就是舜愛兄弟的說法啊！」

短評 舜為天子。封象有庳。這是仁人於弟的親愛。使吏治國。這是不肯以私而害公。萬章好論古。博觀一切稗官野史。却很多疑。所以孟子暢達詳言來曉喻他。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

章旨 是言君不得

而臣父不得而子之理

立。堯帥[二]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四]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五]。百姓如喪考妣[六]。三年。四海遏[七]密八音[八]。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九]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十]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

詩曰。永言孝思[十一]。孝思維則[十二]。此之謂也。書曰。祗載[十三]見瞽瞍。夔夔齊栗[十四]。瞽瞍亦允若[十五]。是為父不得而子也。

咸丘蒙像

質疑辯難 萬章媲美
共從車後 提倡儒風



注解

(一)咸丘蒙 孟子門人。(二)帥 音率。義同「率」。(三)蹙 愁眉貌。(四)攝 代理。(五)徂落 上升為徂。下降為落。人死魂升魄降。故曰徂落。(六)考妣 父死後曰考。母死後曰妣。(七)遏密 義同止。(八)八音 即指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而言。(九)雲漢 大雅篇名。(十)子 一個日子。(十一)永言 猶言永念。(十二)則 榜樣。(十三)祗載 恭敬事奉。(十四)夔夔齊栗 恐懼謹慎貌。(十五)允若 信從。

【演義】咸丘蒙問道：「古語說『有大德行的人，國君不能拿他做臣子，父親不能拿他當兒子。』所以相傳舜做了皇帝，臉向南方站着，堯便率了領諸侯，臉向北方朝見他，瞽瞍也是向北朝見他；舜見了瞽瞍，面容上縐着有過不去的樣子。孔子說道：『在這時候，天下好危險呀！真有岌岌搖動的樣子。』不知道這幾句話真是這般的麼？」孟子道：「不是這不是君子的話，是齊國東邊鄉下人的話呢！起初堯因年紀已老，叫舜替他代理天下的事，所以書經堯典上說『舜代理天下二十八年，有大功的堯纔死，百姓如同死了父母，三年以內，四方都停止了八音樂器。』孔子說『天上沒有兩個太陽，百姓沒有兩個皇帝。』若是舜已經做皇帝，又領着天下的諸侯，替堯行三年的喪禮，這就是有着兩個皇帝呢！」咸丘蒙道：「舜的不屈堯做臣子，我已經聽得你夫子的教訓了；但是詩經北山篇上說『滿天的底下，沒一處不是王的土地，沿着土地邊緣住的，沒一個不是王的臣子。』舜已經做着皇帝了，請教瞽瞍獨不算是臣是怎樣講法呢？」孟子道：「這章詩不是怎樣講法，他因為勞碌着王家的事，不能奉養他的父母呢！所以他怨恨着說『這些辛苦的，沒有一件不是國家的事，怎麼單找一個人這般勞苦呢！』所以講詩的人，不能把一個字來害一句的口氣，不能拿一句的意思害全詩的意思，要拿我的意思，迎合做詩人的意思。如果單把字句講着就算了，那末大雅雲漢篇說『周朝留下的來百姓，沒有一個賸了。』若真照這句詩講，竟是周朝沒有剩着的

百姓了，並且孝子最緊要的，是沒有過於尊敬他父母，尊敬他父母最緊要處，沒有過於拿天下來供養他父母。瞽瞍做了皇帝的父親，是尊敬他到極處，拿着天下供養他是供養他到極處。詩經下武篇說：『常常記着孝的心念，有了孝的心念，纔能做得天下人榜樣。』這就是舜這種說法啊！書經大禹謨篇說：『舜恭敬事奉父母，見了瞽瞍，就有怕懼不敢大意，現出戰戰兢兢的樣子，瞽瞍因此也信服他，順從他。』做了父親，反給兒子感化，這是父親不能拿他當兒子看待呢！」

短評 瞽瞍既為天子的父。那麼當享天下之養。豈有瞽瞍北面朝舜的道理。那舜所以為尊親養親之至。舜既敬事瞽瞍。瞽瞍也信從舜。瞽瞍不但不能把不善遺及兒子。反被兒子所感化。孟子說。父不得而子。這便是一個很好的實例。

章旨 是言得天下在得民心。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

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2]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3]之南，天下諸侯朝覲[4]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5]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注解 ㈠諄 音登，諄諄叮嚀的意思。㈡暴 音僕，猶言表明。㈢南河 古豫州地。㈣覲 音僅，朝見。㈤謳歌 短歌曰謳，長歌曰歌。

演義 萬章道：「堯拿天下給舜，這件事是有的嗎？」孟子說：「不是，天子不能拿天下給人。」萬章道：「既然怎樣當初舜有天下，究竟是那個給他的呢？」孟子說：「是天給他的。」萬章道：「天給他的，果是仔細的說了又說，把這天下交託他嗎？」孟子說：「不是，天

下說話，不過拿舜一身的行為，同所做百姓的事，暗暗的告訴他就是了。」萬章道：「拿舜一身的行為，同所做百姓的事，暗暗告訴他，是怎麽樣呢？」孟子說：「天子能薦人在天，卻不能叫天就給他天下，也如同諸侯能薦人在天子面前，卻不能叫天子就給他諸侯；大夫能薦人在諸侯面前，卻不能叫諸侯就給他大夫。當初堯薦舜在天，天就受了，表明舜的行事在百姓身上，百姓就受了，所以說天不說話，不過拿舜一身的行為，同所做百姓的事，暗暗的告訴他就罷了！」萬章道：「敢問薦他在天，天就受了，表明他在百姓身上，百姓就受，究竟是怎麽樣子？」孟子說：「叫他替堯主行祭祀，那百神就來享他的祭，這就是天受他，叫他替堯主管天下的事，就事事辦得妥當，百姓都順從他，這就是百姓受他。既然這樣，天給他人又給他，所以說天子不能拿天下給人。舜輔相堯，二十八年，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是天啊！到了堯死後，三年的喪禮完畢，舜避躲堯的兒子，到河南的南，天下諸侯來朝見的，不到堯的兒子那裏去，卻到舜這裏來；爭訟的不到堯的兒子那裏去，卻到舜這裏來；短謳長歌稱贊功德的，不稱贊堯的兒子，卻稱贊舜；我所以說『是天意啊！』舜纔回到中國，坐了天子的位。若是堯纔死就居住堯的宮殿，逼走堯的兒子，那是奪堯的位，不是天給他的了。書經泰誓篇說：『天不能看，照着百姓所看的看；天不能聽，照着百姓所聽的聽。』這就是我的說法了。

【短評】君王的職分。除了保民。可以說再沒有什麽。孟子認為天子得有君位。是由天

【章旨】是言禹之傳子，與堯舜之傳賢，都本諸天。

給。天不能言，以行與事示之。和後世視君位是一家的私有物，見解不同。行和事怎樣能示？惟有「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歸根結底是在百姓身上。所以君主作事，便當以保民為唯一目的。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一]，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二]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三]，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四]之不肖，舜[五]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

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六]未立。外丙[六]二年。仲壬[六]四年。太甲[七]顛覆湯之典刑[八]。伊尹放之於桐[九]。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十]。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十一]。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注解 ㊀陽城 山名，在今河南登封縣東北。㊁箕山 在今河南登封縣東南。㊂啓 禹子名。㊃丹朱 堯子名。㊄舜之子 名商均。㊅太丁外丙仲壬 皆湯之子。㊆太甲 太丁之子。㊇典刑 制度法律。㊈桐 湯墳墓所在地。㊉艾 音乂，治的意思。⑪禪 禪讓皇位。

淺釋 萬章問道：「人有句常說的話：『從堯舜到了禹，德行就衰敗，因為他不傳位把賢人，却傳位把兒子，』這話是有的嗎？」孟子說「不是，聖人不是這樣的，天要把賢人就把賢人，要把他兒子就把他的兒子。當初舜薦禹把天，過了十有七年，舜死，三年的喪禮完畢，禹躲避舜的兒子，去到陽城地方，那曉得天下的百姓歸從他，也同堯死之後一樣，不歸從堯的兒子，却歸從舜。後來禹薦益把天，過了七年，禹死，三年的喪事完

畢，益也是躲避禹的兒子去到箕山之後；這時候諸侯朝見同那爭訟的，都不到益那裏去，卻到禹的兒子啟這裏來，都說道：『這是我先君的兒子。』短謳長歌稱贊功德的，也不稱贊益，卻稱贊啟，說道：『這是我先君的兒子。』堯的兒子丹朱不能像堯，舜的兒子商均，也不能像舜；而且舜輔相堯，禹輔相舜，過的年數多，施恩在百姓的日子很久。禹的兒子啟，生質本賢，又能恭敬接續禹的道理，並且益輔相禹，過的年數又少，施恩在百姓的日子又不久。舜禹益三個人，彼此相去不同，有的久遠，有的不久遠；三人的兒子，有的賢，有的不肖；這都是天，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啊！所以天下事，沒有做會自然成功的，就這是天理啊！沒有使他到，自然就得到的，這是有命數啊！一個卑賤的人，竟能有天下的，他的德必定像舜禹，而且又要有天子保薦他，纔能得有天下，所以仲尼不能有天下。接着先世有天下的，天或有時要廢他，必定像桀紂的罪大惡極哩！所以益伊尹周公，都不能有天下。伊尹輔相湯，成了王天下的功，後來湯死，湯的兒子太丁，沒有立就死；這時候太丁的兄弟外丙纔兩歲，仲壬纔四歲，湯就立了太丁的兒子太甲；那曉得太甲顛倒，敗壞當初湯的規矩制度，伊尹就把太甲安置在桐，三年之內，太甲竟能悔悟，而且自己怨自己的過，自己治自己的過，住在桐的時候，事事歸仁遷義，三年當中，都聽從伊尹的教訓自己，於是伊尹仍舊迎他回到亳，周公的不能有天下，如同益在夏朝伊尹在殷朝啊！孔子說：『唐堯虞舜，把天下讓賢人，夏朝殷朝周朝，

【尋旨】是言伊尹用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要湯。

把天下傳兒子，雖是不同，但他順着天理，都是一樣的啊！」

【短評】堯舜之子不肖。舜禹為相已久。所以堯舜之子不得有天下。舜禹可以有天下。禹子啟賢。益為相不久。所以啟有天下。益不得有天下。聖王無一毫私意，天與賢便與賢。天與子便與子。知前聖之心的。除了孔子。可說只有孟子呢。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一]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二]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三]。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四]。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五]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

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六)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七)之，以伐夏救民。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況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八)，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九)，朕載(十)自亳。

注解 (一)割烹要湯 借割宰牲畜烹調食物，要見商湯。(二)有莘 在今山西郃陽縣東南。(三)駟 音四，四馬曰駟。(四)囂 音枵，囂囂輕視貌。(五)幡然 忽然變動貌。(六)內 音納，是言納進。(七)說 音稅，勸說。(八)或遠或近 遠則隱居，近則事君。(九)牧宮 地方名，是夏桀居處。(十)載 協助。

演義 萬章問道：「世人有句話：『伊尹相湯，有宰治天下的能力，被他要求得到。』不知有這事麼？」孟子答道：「不是，沒有這事，伊尹當初在有莘的野裏耕田，他愛慕的，是堯舜的道理，假使不合着他的道，不合着他的義，就把天下去供養他，也不管的，就是牽了上千駟馬去，也不屑看的；假使不合着他的道，不合着他的義，雖一枝草芥，也不肯給人，就是一枝草芥，也不肯向人要。湯曉得伊尹是賢人，就備了綢帛派人去聘請他，伊尹卻並不介意的說道：『我為什麼要用湯的綢帛呢？我寧可像現在住在畎畝

裏邊，照這樣愛慕堯舜的道理，來得快活呀！』湯派人去聘請了三次，他纔改變自忖道：『與其我居在畎畝裏邊，空自愛慕堯舜的道理，吾如何能使人君做堯舜那樣的君呢？如何能使那些百姓做堯舜時代那樣的百姓呢？就是吾自己，如何能得親見堯舜的道實行呢？天的生下這些百姓啊，是叫先知道理的人，去醒悟後知道理的人，叫先醒悟的人，去醒悟後來醒悟的人。我是天生百姓當中先醒悟的呢！我要把這道理去醒悟這些百姓了，不是我去醒悟他們，是那個去醒悟他們？』又想天下的百姓，無論一個男人一個女人，如有不得到堯舜的恩澤，好像是自己推他到水溝裏去。伊尹把天下的事負在身上，有這樣的重大，故他纔到湯那裏去，勸告興兵伐夏桀來救天下的百姓。吾沒有聽見過枉道求人，不先正己，可以正他人的；況且污辱了自己，反能去正天下的麼？聖人的行為，都有不相同的，有的遠遁深山，有的近居帝都，有的去，有的不去，總不外要清潔他的身名罷了！吾祇聽見伊尹把堯舜的道理勸告湯，卻沒聽見把宰割烹調的權去向湯要求呢！伊訓上說道：『天命誅伐夏桀，起初戰在牧宮，是吾輔助了湯在亳邑起義的。』這就是伊尹伐夏救民的實證。」

短評 陳澧東塾讀書記上說「孟子述伊尹之言。樂堯舜之道者如此。夫取與即人心也，道義即道心也。辨其非義非道。即精也。弗顧弗視不與不取。即一也」孟子對於伊尹。很是推崇。所以困學紀聞有「孟子學伊尹者也」的一句話。

章旨 是言孔子的進以禮退以義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㈠。於齊。主侍人瘠環㈡。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於衛。主顏讎由㈢。彌子㈣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㈤。將要而殺之。微服㈥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㈦。為陳侯周㈧臣。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注解 ㈠主癰疽 癰音雍，疽音雎，主癰疽，是外科醫生。㈡侍人瘠環 侍人，太監，瘠環，太監名。㈢顏讎由 衛國賢大夫。㈣彌子 名瑕，衛靈公寵臣。㈤桓司馬 即桓魋，宋之司馬官。㈥微服 易常服。㈦司城貞子 司城之官名，子貞，陳國賢大夫。㈧陳侯周 即陳湣公。

演義 萬章問道：「有人說『從前孔子到衛國的時候，住所的主人，是醫癰疽的，到齊國時候，住所的主人是太監瘠環』有這事麼？」孟子答道：「不是，沒有這話，是歡喜多

【要旨】辨明或謂百里奚辱身

事的謠言呢！我曉得孔子到衛國，寄住的主人，是一個有賢德的大夫叫顏讎由。同時衛國有個倖臣彌子，彌子的妻同子路的妻是女兄弟，因此彌子對子路說道：『倘孔子搬到我這裏，讓我做了主人，就是衛國的卿相，也可以得到呢！』子路把來告訴孔子。孔子說道：『這有命的。』這樣看來，孔子的進，合着禮法，退則合着義理，至於得官不得官，說是有命，那末去住在醫癰疽同那太監瘠環的家裏，是沒有義理沒有天命的了。孔子不得志在魯衛的時候，去到宋國。不料半路上遇着了宋國桓司馬，想殺孔子，迫得孔子只好換了微賤的衣服，急走過宋，到陳國去。這時孔子不是正在阨難的時候，到了陳國，仍舊不肯隨便居住，他寄住的人，是那宋國的賢大夫官司城謚號貞子的。這時方做陳侯周臣。我聽說：『察看近臣賢不賢，只要看他平日做什麼一等人的主人；察看遠臣，只要看他去就什麼一等人做他的主人。』倘使孔子去就醫癰疽太監瘠環做他主人的，怎樣還成孔子呢！』

【短評】君子小人，各從與類。所以看他所為主和他所主的，即可知他為人的怎樣。孔子的為人，進以禮，退以義。那麼怎有主癰疽和侍人瘠環的道理。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一]自鬻於秦養牲者[二]五羊之皮[三]，食牛，以要秦[四]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

倖進之非。

垂棘[五]之璧，與屈[六]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七]，宮之奇[八]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注解 ㈠百里奚 字井伯，本為虞國大夫，後為秦相。㈡鬻 音育，就是賣。㈢五羊之皮 五羊皮的工價。㈣秦穆公 秦德公第三子，名任好。㈤垂棘 晉國地名。㈥屈 晉國地名。㈦虢 國名，在今山西平陸縣。㈧宮之奇 虞國大夫。

演義 萬章問道：「有人說『百里奚是自己賣身到秦國一家養牲口的家裏，得了五只羊皮工價，替他喂喂牛，後來因而求見秦穆公的』這事真的麼？」孟子道：「不的，不是這樣的，這是喜歡多事的人造出來的。百里奚本是虞國人，當初晉國拿了垂棘地方出的玉，同屈的地方產的馬，作為禮物，向虞國借路去伐虢國。虞國賢大夫宮之奇勸虞君不要借，虞公不聽，百里奚卻不勸就走，這是什麼緣故呢？只因他知道虞公是勸不信的，所以丟開到秦國去，那時年紀已經七十歲了。若說還不懂得靠喂牛去秦

穆公是腌臢事，這可說是聰明的麼？他能知虞公的勸不信就不勸，可以稱他是不聰明麼？他知虞公的快要滅亡，就預先去了，這不能說他是不聰明啊！後來趁了時機，舉用在秦國，知道秦穆公是可以同他有些作為的，就做宰相助他，這可說他是不聰明麼？後來幫助了秦國，就顯他國君的名聲在天下，直可留傳到後世，要非賢人，能夠這樣麼？自己賣了身，却只成就他國君的事業，就是鄉里間略知自愛的人，還都不肯做，倒說賢人肯做的麼？」

短評 莊周道：「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在這時候，好事的往往把不正之心，來度聖賢，如伊尹百里奚等事。都是聖賢出處的大節，所以孟子不得不辯。

章旨 是言古之聖哲，各有其偏，惟孔子能集大成。

萬章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一]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二]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三]夫廉，懦[四]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

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五]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六]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七]夫寬薄[八]夫敦孔子之去齊接淅[九]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十]者也伊尹聖之任[十一]者也柳下惠聖之和[十二]者也孔子聖之時[十三]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十四]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

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注解 ㈠橫 橫暴。㈡塗炭 污泥灰炭。㈢頑夫 頑固之夫。㈣懦夫 懦弱無能之夫。㈤由由然 得意貌。㈥浼 音妹，污濁的意思。㈦鄙夫 器量狹小之夫。㈧薄夫 刻薄之夫。㈨淅 音錫，淘米。㈩清 清廉。⑪任 足以當大事的。⑫和 和氣。⑬時 隨時行事的。⑭金聲玉振 金是鐘，玉是磬，金聲宣發，玉聲收束。

演義 孟子道：「伯夷平日眼睛不看不正當的顏色，耳朵不聽不正當的聲音，不是他可服事的君不服事，不是他可使用的百姓不使用，天下太平就進朝廷，天下擾亂就退居家裏，暴政發出和暴民居住的地方，他都不忍住着，並且想着同鄉人站在一處，就好像穿戴了朝衣朝帽，坐在那污泥灰炭中一樣。當商紂時候，住在北海旁邊，是等着天下清平啊！所以聽見伯夷這樣風格的，頑固的人，知道分別是非；軟弱的人，知道立定志向。伊尹說道：『我事奉的那個不是好國君，我使用的那個不是好百姓，天下太平，要出去做官，天下不太平，也要出去做官。』還說『天生這些百姓啊！原要叫先曉得道理的人，去醒悟那後曉得道理的人，叫先明白道理的人，去醒悟那後明白道理的人。我是天生百姓中先明白道理的人，我要拿這道理，去醒悟那些百姓呢！』他心裏轉念，天下的百姓，不論那一個男人，那一個女人，如果有一個沾不到堯舜的好處，就像他自己推他到溝中去一樣。他自己擔負天下的重任，竟至這樣。至於柳下惠，

他事奉污賤的君，並不害羞，也不肯推辭小官；却在做官的時候，也不肯埋沒自己好處，一定要行他的直道，有時遺棄他，並不怨恨，處境艱難困苦，並不傷心，就同鄉人在一起，還是很得意的樣子，以為你是你，我是我，那怕你着露臂膊，露着身體在我的旁邊，難道能夠弄腌臢我嗎？所以聽見柳下惠這樣風格的，那怕器量很小的人，也能變成大度，尖利刻薄的，也能變成厚道。再看孔子，從前離開齊國時候，等不及煮飯吃，竟自撈起淘米水裏的米，馬上就走。後來離開魯國，有人叫孔子快走，孔子說：『我可以慢慢地走的，這原是離開父母國的道理呢！』就這兩事看來，可見孔子是可以快就快，可以久住就久住，可以退處就退處，可以做官就做官，這就是孔子的所以成為孔子呢！」孟子就說：「伯夷是聖人當中頂清潔的，伊尹是聖人當中能任大事的，柳下惠是聖人當中頂和氣的，孔子却是聖人當中能隨時行事的。孔子的聖，正是所說的集了衆小以成大成。這集大成的意思，好比奏樂，先拿金鐘來提起，末拿玉磬來收束；就是用鐘起頭，叫衆音按次奏出，末了拿磬煞尾，叫衆音按次收束。他這起頭按序奏出，是聰明人做的事情；煞尾按次收束，是聖人做的事情。聰明譬如射箭的機巧，神聖譬如射箭的力量；像射箭到百步以外去，能夠射得到，全要靠你的力量呢；能夠射中靶子，那就要靠機巧，不是你的力量了。」

短評 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德，雖不及孔子。孟子却反覆稱道。原來天下風俗的敗壞。

總是不出頑懦鄙薄四種。只有廉立寬敦。才可救這敗壞的風俗。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柳下惠呢。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那麼夷惠實為百世之師。所以孟子把「聖之清」「聖之任」「聖之和」來稱道伯夷伊尹柳下惠呢

北宮錡[1]問曰。周室班[2]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3]。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4]。天子之卿。受地視[5]侯。大夫受地視伯。元[6]士受地視子男。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

【章旨】是敘周室爵祿制度。

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七)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

注解 (一)北宮錡 衛人，姓北宮，名錡。(二)班 制定。(三)籍 記載書冊。(四)附庸 附屬大國的。(五)視 比照。(六)元士 就是上士。(七)糞 壅田肥料。

演義 北宮錡問道：「周朝排定爵位田祿的法子，是怎麼樣的？」孟子說：「爵位田祿法子的詳細，是不可聽見了。因為諸侯恨這法子，不便利自己的行為，就一齊毀掉那爵祿的冊籍，但是我卻曾聽見過他的大畧呢！通行天下的，天子是一個位分，公是一個位分，侯是一個位分，伯是一個位分，子爵男爵是同一個位分，總有五等哩！行在一國的，國君是一個位分，卿是一個位分，大夫是一個位分，上等士一個位分，中等士是一個位分，下等士是一個位分，總有六等。天子的制度，京畿以內的地，周圍一千里，公侯都是周圍一百里，伯是七十里，子男是五十里，總有四等；其餘不夠五十里的，他的貢獻朝覲，不能自己到天子那裏，就附在靠近的諸侯，叫做附庸。天子畿內的六卿，所

受的地，比侯爵的一百里，大夫所受的地，比伯爵的七十里，上等士所受的地，比子男爵的五十里。大國的地周圍一百里，君的祿十倍卿的祿，卿的祿四倍大夫的祿，大夫一倍上士，上士一倍中士，中士一倍下士，下士同百姓在官的一樣俸祿；這俸祿僅够拿他替代所耕的收穫。次等國的地周圍七十里，君的祿十倍卿的祿，卿的祿三倍大夫的祿，大夫一倍上士，上士一倍中士，中士一倍下士，下士同百姓在官的同一俸祿；這俸祿僅够拿他替代所耕的收穫。小國地方周圍五十里，君也是十倍卿的祿，卿的祿兩倍大夫的祿，大夫一倍上士，上士一倍中士，中士一倍下士，下士同百姓在官的同一俸祿；這俸祿也僅够拿他替代所耕的收穫。代耕的俸祿，也是不同，耕田人的所得，一夫百畝，這一百畝田的肥料足，耕種的人力勤，這是上等農夫所收的，可以養活九個人；比上農夫次一等的，只能養活八個人，中等的只能養活七個人；比中等次一等的，只能養活六個人，到了下等的，只能養活五個人。百姓在官的俸祿，就照這分出等第的。」

【短評】在戰國時代。强梁兼并。橫征暴斂。什一稅制。也就打破。那麽從前班定爵祿的法子。當然也早破壞。田地兼并。祿制不存。一般諸侯。不問年歲豐欠。取之於民總得要足。百姓終歲勤勞。不得一飽。其弊全在經界不正。祿未有定。孟子因此有了分田制祿的主張。

章旨　是言交友之道。貴貴尊賢。其義是一。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一]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孟獻子[二]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三]裘。牧仲[四]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五]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六]則友之矣。王順[七]長息。則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八]平公之於亥唐[九]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舜尚[十]見帝。帝館甥[十一]于貳室[十二]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注解 ㊀挾 倚杖。㊁孟獻子 魯國大夫，名蔑。㊂樂正裘 魯之賢者。㊃牧仲 魯國賢人。㊄費惠公 費音秘，是魯國之附庸，惠公是他的國君。㊅顏般 顏回之子。㊆王順長息 人名，事費惠公的。㊇晉平公 名彪，悼公之子。㊈亥唐 晉之賢士。㊉尚 與「上」同。(十一)甥 女壻。(十二)貳室 正宮旁的副宮。

演義 萬章問道：「敢問交友的道理。」孟子說「不倚仗年紀長，不倚仗位分尊，不倚仗兄弟的勢，同人交給，所交給的，是交給他的德行，不是可以有甚麼倚仗的。孟獻子是有四百匹馬的大夫之家呀！他有朋友五個人，是樂正裘、牧仲兩人，那三個人，我忘記他的姓名了。獻子同這五個人交給的緣故，因為這五個人都沒有獻子家的富貴在心裏，假使這五個人也有羨慕獻子家的富貴意思，獻子那就不同他交給了。不但像獻子的貴家是有這樣的，就是小國的君也有這樣。費惠公說：『我接待子思，就要拿先生的禮尊敬他，我接待顏般，就是拿朋友的禮尊敬他，至於王順、長息，那就都是事奉我的啊！』不但小國的君是能這樣，就是大國的君也有這樣的。晉平公常去見亥唐，亥唐叫他進去，他就進去，叫他坐就坐，叫他吃就吃，雖然是粗飯菜湯，沒有不吃飽的，為是賢人所賜，所以不敢不吃飽啊！然而平公不過知道這樣就是了。他不能同亥唐共居那天待賢人的位，不同亥唐治理那天付賢人的職，又不把亥唐吃那天養人的祿，這是士人的尊敬賢人，不是王公的尊敬賢人啊！獨有舜從下上來去見帝堯，堯住舜在副宮，有時候去見舜，若是有酒肉，也就吃舜的，彼此輪流做客做主，這是天

【章旨】是言交際之法。

子交給平常匹夫的情形啊!拿在下的人,恭敬在上的人,叫做貴重貴人,拿在上的人,恭敬在下的人叫做尊重賢人貴重貴人尊重賢人,這道理是一樣的啊!」

【短評】朋友是人倫之一。所以輔仁。可是世俗的交友。往往只知貴貴。不知尊賢。所以孟子提出「貴貴尊賢。其義一也」的主張。天子而友匹夫。不以為詘。匹夫而友天子。不以為僭。完全把尚德來做標準。絲毫不挾長貴。這才可說是交友的正道。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曰。今有禦[一]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二]曰。殺越[三]人于貨。閔[四]不畏死。凡民罔不譈[五]。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

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六]。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七]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八]也。孔子有見行可[九]之仕。有際可[十]之仕。有公養[十一]之仕。於季桓子[十二]。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十三]。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十四]公。公養之仕也。

注解 ㈠禦：攔住行人而奪貨物。㈡康誥：書經康誥篇。㈢殺越人于貨：殺而顛簸其尸身。又奪其貨。㈣閔：強橫。㈤譈：音隊。怨恨。㈥獵較：獵後相較所獲的多寡。㈦簿正：供祭簿冊。㈧淹：停留。㈨見行可之仕：見可行道而仕。㈩際可之仕：以迎待盡禮而仕。⑪公養之仕：以能盡公家養賢禮法而仕。⑫季桓子：名斯。魯大夫。⑬衛靈公：名元。獻公孫。⑭衛孝公：名輒。靈公孫。

演義 萬章問道：「敢問交際是什麼意思？」孟子道：「這是代表恭敬的心呢！」萬章道：

「人送禮物來，我推却他，推却他反不恭敬，這是什麼意思？」孟子道：「倘尊長賜的東西，你道這東西合義呢？還是不合義呢？躊躇不決的受了，這是把送你東西的人誠意看輕，以為不恭敬，所以他人把禮物送你，不該推却呢！」萬章道：「請不要直把這意思說了出來推却他，却把我的心來推却他，只自己想道，他的東西，是取自百姓不合義的，就把旁的說話來推托不受，不可以麼？」孟子道：「只要給交的時候合道理，到相接的時候，自然也合理法。這樣雖像孔子，也要受的了。」萬章道：「有攔住了人，搶劫財物，在城門外的，他也依了道理來交給，並且就把劫來的東西，遵了禮法來餽送，那末也可以受他劫來的東西麼？」孟子道：「不可。康誥上說的：『扑翻了人殺了，又取他所有貨物，昏憧憧的不怕死，凡是百姓，沒有一個不怨恨的。』這就不必等教導，簡直可以拿來殺了。自從殷受夏的天下，周受殷的天下，沒有一代不是這樣辦法，怎樣可以受他呢？」萬章道：「現在的諸侯，取百姓的貨財，也和搶劫差不多，假使他好好的合了禮法來結交，餽送些東西，那修德的君子，也就受他的，敢問這是怎樣講呢？」孟子道：「你以為照這樣的諸侯，譬如有聖王興起，將要連比他們總殺呢？還是先行教導，等他們不肯改變再殺呢？況且說不是他所有的東西，拿了是強盜啊！這是擴充他類似的行為，到那義理極盡處的說法。孔子做魯國的官，魯國人打獵，爭相交勝，孔子也去打獵，爭相較勝，打了禽獸，再較多寡，還同着他們去做，何況受那送來的東西麼？」萬章道：「

導旨 是言為仕之方。

那末孔子的出去做官，不是借事行道麼？」孟子道：「是借事行道啊！」萬章道：「既為借事行道，何以要去打獵比較多寡呢？」孟子道：「孔子當未打獵前，先已將祭器內應用的禽獸，錄正了簿子，記載不用四方新奇的禽獸，這就是默示他們無用獵較的意思，只是習慣相沿一時難革。」萬章道：「何以不就去了呢？」孟子道：「行道也要試個預兆，倘使預兆可行，他們君相卻都不贊成，那就再去，所以孔子在各國，沒有淹留三年的。孔子生平有看見可以行道的，就出去做官，有國君的交接禮法極恭敬的，也就出去做官，有國君愛慕賢人而願供養的，也就出去做官。在魯國季桓子時候，就是為了看道可行，所以出去做官；在衛靈公時候，是為了用禮來交接很是恭敬，所以出去做官；在衛孝公時候，是為他愛慕賢人，情願供養，所以就出去做官哩！」

短評 「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這三句話。是當時諸侯橫行暴斂取民不義的寫真語。禦是什麼？禦人於國門之外。而取其財貨。設關原來為的是禦暴。現在設關卻是不重稽查。完全着眼征稅全藉關以為暴。所以孟子論到交際之道。受與之法。取之於義的可受。取之不義的。便不可受。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

【章旨】是言敬賢之道。

關擊柝。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注解】㊀養 奉養父母 ㊁抱關 守城小官 ㊂擊柝 守更小官 ㊃委吏 司米穀出入小官 ㊄乘田 司牛羊田園小官 ㊅茁壯 肥而且強

【演義】孟子道：「做官不是為了窮呢！但有時也有為了窮的。娶妻不是為了要他奉養呢！但有時也有為了要他奉養的。為了救窮去做官的，應該避去尊高的爵位，自居卑小，避去俸厚的俸祿，自就廉薄；讓去尊高的爵位，自居卑小，讓去豐厚的俸祿，自就廉薄；究要怎樣相宜呢？？那就像守城門的，和夜裏敲梆點更的小官。孔子也曾經做過管理倉庫的官哩！常道：『只要會合計算都是當就是了！』又做過管理田園畜牧的官哩！常道：『只要牛羊肥壯長大就是了！』卑小的官去講那分位高的說話，便犯越職的罪了。站在一國朝廷上，我道不能通行，是羞恥的啊！

【短評】處身朝廷。要在行道。吃國家一份祿糧。總須給國家謀治。為百姓造福。決不可尸位素餐。或是把仕途當作利源。孟子因此以為立乎朝而道不行。認做可恥。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

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二]也。固周之。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三]公之於子思也。亟[四]問。亟餽鼎肉[五]。子思不悅。於卒[六]也。摽[七]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八]。蓋自是臺[九]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十]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十一]人繼[十二]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己僕僕[十三]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注解 ㈠託 寄食 ㈡氓 客民 ㈢繆公 指魯繆公 ㈣亟 音器，猶言屢次 ㈤鼎肉 肉盛於鼎中的 ㈥卒 指末一次言 ㈦摽 音杓

推出的意思。⑧伋子思名。⑨臺是國君差官。⑩將義同送。⑪廩人管米穀的人。⑫繼粟繼續送粟。⑬僕僕麻煩貌。

【演義】萬章問道：「士子不肯寄食在諸侯的國裏，是什麼緣故？」孟子道：「是因為不敢呢！諸侯失了國家，纔寄食在旁的諸侯國裏，這是合禮法的；士子若是寄食在諸侯國裏，就不合禮法。」萬章又道：「如果國君送了他米，當收受麼？」孟子道：「當收受的。」萬章道：「收受他的米是什麼道理？」孟子道：「國君對於外來的客民本是要周濟的。」萬章道：「周濟他的就受，給他的卻不受，是什麼緣故呢？」孟子道：「也是因為不敢呢！」萬章道：「敢問他的不敢，是什麼意思呢？」孟子道：「凡是守城門和敲梆的小官，都有一定的職分，纔可吃君上的俸祿；若並沒有一定的職分，卻受君上的俸祿，覺得是很過不去，所以不敢呢！」萬章道：「君送了他，他就收受，不知道也能常常接着做下去麼？」孟子道：「當初魯繆公的待子思啊，屢次來問候，屢次來送他鼎盛着的肉，子思心裏不樂，等到末一回送肉來，子思就用手推出那差來的人，直推到大門外，然後再向北方磕個頭，拜了兩拜，不受他送來的東西，並且說道：『從今以後，纔知道君是拿養犬馬的方法養我呢！』從這回以後，繆公的台官，纔不再送東西來。像繆公這樣喜歡賢人，既不能舉用他，又不能恭敬的養他，這可算得是喜歡賢人麼？」萬章道：「敢問國君奉養君子，怎樣纔可稱奉養呢？」孟子道：「先用國君的命令送去，君子便再拜磕頭受了，以後就叫管米的接續送米，管肉的接續送肉，不必再用君命送去。子思因為一鼎

章旨 言士出入當守身從義。

的肉，繆公屢次用君命送來，屢次要拜，這就不是供養君子的道理啊！像堯的待舜，堯差了九個兒子來事奉他，兩個女兒嫁給他，又有百官有司和供膳的牛羊，積米的倉廩，奉養舜在田野中間，後來又舉用他，給他高位，所以纔說王公是尊敬賢人呢！

短評 士君子得一份俸祿，要盡一份責職。所以不肯托於諸侯，尸位素餐，為國君的。應當以君子之道，去舉養君子，來治理國家，造福人民。像堯的舉舜，舜的舉禹，可說悅賢之至，足法後世。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1]之臣，在野曰草莽[2]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3]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

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齊景公田，四招虞人以旌，五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六庶人以旃，七士以旂，八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九如底，十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十一』」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注解　(一)市井　街市井里。(二)草莽　荒草之處。(三)傳質　質音贄，通傳見面。(四)田　與「畋」同。(五)旌　五采羽旗。(六)皮冠　田獵時用。色黃白。用鹿皮做的。(七)旃　以帛製成的旗。(八)旂　旗的一種，繪兩龍交互狀。(九)周道　大道。(十)底　音砥，磨刀石。言其光滑。(十一)視　義同學。

語譯　萬章問道：「敢問士子不肯去見諸侯，是什麼道理呢？」孟子道：「在國都中，叫

做市井之臣，在鄉野中，叫做草莽之臣，這都是平民；凡是平民，素來不通贄見禮，做臣子的，就不敢去見諸侯，這是禮啊！」萬章道：「平常的人，國君叫他去做事，就去做事，怎的君想見他，叫人來召他，他反不肯去見，那是為什麼呢？」孟子道：「做事，是他應盡的義務，若是叫他去見，就不是應盡的義務；而且國君的要見他，你說的是為着什麼呢？」萬章道：「大概是為他多見識，或是為他有賢德。」孟子道：「如果因為他多見識，想必要他當先生了，那麼雖然帝王也不能召見先生，何況是諸侯呢？如果因為他有賢德，我却沒有聽見過要見賢人可以隨便喊着他的。從前魯繆公屢次來見子思，有一次問道：『古時候有千乘兵車的國君，却去結交個士子，這樣的君好不好？』子思不快樂說道：『古時候的人有句話，說國君待賢人應該尊敬事奉，那裏只說結交就算呢？』子思的所以不快樂，他心裏難道不是說：『拿位分講，自然你是君，我是臣，怎敢同君結交？講到德行，你應當是事奉我，怎可同我做朋友？』有千乘兵車的國君，想同他交結做朋友還不能，況且是去喊他嗎？從前齊景公出去打獵，招那管園囿的虞人，是拿着一面五綵毛的旗子，虞人便不來。景公因他不奉君命，打算要殺他。當時孔子反稱贊虞人道：『有志氣的士人，常常想死在小溝深坑裏，有胆量的人，常常想去掉自己的腦袋。』孔子把志士勇士來贊虞人，是什麼取義呢？就取他不是那正當的招他，不肯去呢！」萬章道：「敢問招虞人是該拿什麼東西？」孟子道：「應該拿打獵的皮帽子去招

他。招平常人拿整足綢製的旃，招士人拿畫兩條交龍的旂，招大夫拿頭上插毛的旌，如果拿大夫的旌去招虞人，虞人不敢去的，拿招士人的旂去招眾人，眾人難道敢去麽？虞人眾人還是這樣，況且拿並不是招賢人的禮節去招賢人嗎？所以國君要想見賢人卻不能用尊敬賢人的道理，就像要他進來卻關着了門一樣。義理是一條大路，禮法是一扇正門，只有君子往來這條路，出入這扇門，詩經小雅大東篇說：『濶大的道路，平得像磨刀石，直得像一枝箭，在上的君子沒有不依着他走，在下的小人也看他做榜樣。』萬章道：「從前孔子聽見國君有命令來叫他，他等不到裝起車馬就走，若照你夫子的說法，難道孔子不是嗎？」孟子道：「孔子那時正當有官職在身，國君是拿他的官職去招他的啊！」

短評 義路禮門。是君子所由。為國君的。欲見賢人。當然要從這義路禮門。用招賢人之道。去招賢人。那才可見。欲見而不以其道。好比欲入閉門。怎能可見。孟子把不見諸侯的意義。反復陳說。極為詳盡。更和陳代公孫丑所問的相合並觀。愈可見得孟子不厭不倦。滔滔善辯的精神。

章旨 是言取友之法。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

章旨 是言貴戚之卿。和異姓之卿的不同。

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注解 ㈠善士 品學兼優之士。㈡尚 和「上」通。

演義 孟子和萬章說道：「一鄉的善士，纔能交盡這一鄉的善士；一國的善士，纔能交盡這一國的善士；天下的善士，纔能交盡這天下的善士；若是交盡天下的善士，還以為不够，又推上去評論古時候的人，誦古人的詩，讀古人的書，又要考論古人處的是甚麽時世，這纔不愧尚友古人咧！」

短評 從一鄉推到一國。從一國推到天下。從天下推到尚論古人。範圍由小而大。由近而遠。如此做去。可謂極盡交給善友的方法。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注解 ㈠易位 廢其君而易其宗族中賢能的為君。㈡勃然 怒然貌。㈢異 奇異。

演義 齊宣王問做國卿的道理。孟子說「王問是那一樣卿呢？」王道：「做國卿的道理不同嗎？」孟子說：「不同，有同姓貴近的國卿，有異姓疏遠的國卿。」王說道：「請問做同姓貴近的國卿，應當怎樣？」孟子說「君有了大過，就竭力勸諫；若是反來覆去的諫了幾回，還是不聽，就可以去了這個君，另立宗族中的賢人來做君」王聽了臉上都變了色。孟子說「王不要詫異呢！王既然問臣，臣不敢不拿正理從直的對。」王聽了這句話，臉上顏色纔定，然後又請問：「做異姓疏遠的國卿，應當怎樣？」孟子說「君有過，要勸諫，反來覆去諫了幾回，還是不聽，那就去了。」

短評 貴戚的卿。必大過進諫不聽。乃可易位。異姓的卿。小過諫而不聽。則已可去。這因為大臣之義。親疏不同。守經行權。自然也各有其分哩。

【擧旨】告子言以人為仁義，孟子仁義即為人性。

增批大字 新體繪圖 孟子白話註解 卷六

常熟朱 麟公振評註

告子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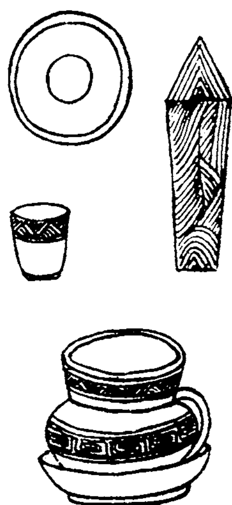
告子[一]曰：性，猶杞柳[二]也；義，猶桮棬[三]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桮棬乎？將戕賊[四]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注解】㈠告子 戰國時人，與孟子同時，以性理與孟子辨難，而亦自成一家的。㈡杞柳 灌木名。㈢桮棬 桮音杯，杯盤一類物品。㈣戕賊 斫斷，拳折。

【淺釋】告子道：「人們的本性，就像杞柳啊；世上的義事，就像日用的各種杯盤啊。拿人的本性，去做成仁義的事，就像拿杞柳去做成各種杯盤。」孟子道：「你能夠順着杞柳的本性，把他做成杯盤麼？還是要削壞了杞柳，纔能把他做成杯盤呢？如果定要削

壞了杞柳，纔把他做成杯盤；那麽也打算要削壞了人的本性，把他做成仁義的事麽？領了天下的人害着仁義的，一定就是你這一句話罷！」





【短評】告子以為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是和荀子性惡之說相近。孟子是主性善，所以設詞來闢他。

【章旨】孟子以水性証實人性皆善，偶有不善，是激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

而使之．

【章旨】告子主生之謂性，孟子則主別人

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注解】㊀湍水 旋渦流水。㊁決 開缺引導。㊂顙 頭額。

【演義】告子道：「人們的本性，就像起漩渦的水啊；如果開缺口引他到東方，就向東流；引他到西方，就向西流。人性的不分什麼好不好啊，好像水的不分什麼東西啊。」孟子道：「水流不分什麼東西，難道不分上下嗎？人性的本善啊，就像水性望下流去呢！人性沒有不善，水性沒有不向下流。現在那個水，用手拍打着，使他跳起來，也可叫他高過人們的頭額；逼着他倒灌，也可叫他倒流到高山上面；這難道是水的本性嗎？只因拍打擊射的勢，叫他這樣的啊。人們可使他做不好的事，他的性子，也就像這樣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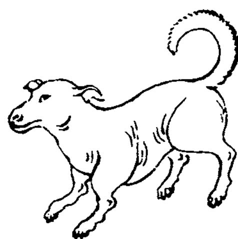
【短評】人性是有種種善的可能性。因了外力的影響。不能使這些可能性充分發達。用了水來做譬喻。這種議論。認定外界境遇。對於個人影響關係極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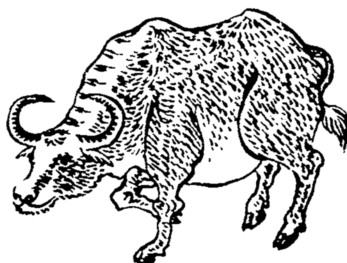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然則犬之性

性和萬物之性。

章旨 告子主義外。

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注解 ㈠生 是指人的本能言知覺運動等是。

演義 告子道「人生來就有的知覺運動，這叫做性」孟子說「生來有的知覺運動，就叫做性啊，就是如同白的東西說是白的嗎？」告子說「是的。」孟子道：「那白毛羽的白啊，也同白雪的白，白雪的白，也同白玉的白嗎？」告子說「是的。」孟子又說「那麼狗的本性，也同牛的本性，牛的本性，也同人的本性嗎？」

短評 告子言性。其誤在以仁義為非固有。那麼人的性。真猶犬牛的性。所以孟子必指出仁義禮智。人性和物性的區別。就是在此。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

孟子主義內。

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耆㊀秦人之炙㊁。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注解 ㊀耆 同嗜，喜食叫耆。㊁炙 薰肉

演義 告子說「曉得吃，曉得好色，這是本性啊！本性中的仁，是在內的，不是在外的。本性中的義，是在外的，不是在內的。」孟子道：「怎麼說仁在內義在外呢？」告子道：「那人年紀比我長，我纔拿年長敬他，譬如他顏色白，我纔拿白說他，是照着他白的現在外面呢，所以說義是在外的。」孟子道：「白馬的白，固然沒有不同白人的白啊；卻不曉得長馬的年長也沒有不同長人的年長嗎？而且還是說年長的人是義呢？還是說敬

【章旨】是言從心出。故義在內而不在外。

長的人是義呢？」告子道：「我自己的兄弟，我就愛他，秦國人的弟兄，我就不愛他，這是隨我自己心裏所歡喜的啊；所以說仁在內的。至於拿敬長的禮，敬那楚國的年長的人，也敬我自己的年長的人，這是因他年長，纔生出我敬他的心，所以說義在外的。」孟子說：「譬如愛吃秦國人的薰肉，沒有不同愛吃我自己的薰肉；就這看來，也是有一樣愛吃的心呢！那麼愛吃薰肉，也有個內外的分別嗎？」

【短評】告子但知固有的是性。而不知仁義為固有。那是性中固有的。只有食色。孟子於是提出仁義禮智。說明是人性所固有。告子和孟子言性。屢屈而屢變其說。欲求得勝。卒因鹵莽。而不得其正。

孟季[一]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二]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三]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四]。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五]敬在兄。斯[六]須之敬在鄉人。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

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注解 ㈠孟季子（孟仲子弟）㈡伯兄（長兄）㈢酌（敬酒曰酌）㈣尸（祭祀神像）㈤庸（平常）㈥斯須（暫時）

演義 孟季子問公都子道：「什麼叫做義在內呢？」公都子道：「吾行吾敬，這敬是從心坎發出，故說義在內呢！」孟季子道：「有個鄉人，他長我伯兄一歲，那麼我敬誰呢？」公都子道：「應該敬兄。」孟季子道：「譬如同酌，應先敬誰呢？」公都子道：「應該先敬鄉人。」孟季子道：「所敬是自己的兄，所長却是鄉人，果然義在外不在內呢！」公都子對答不出，把來告訴孟子，孟子道：「你能問他：『敬叔父呢？還是敬弟呢？』他將要說『敬叔父』。那末再問他『你們祭祀時候，弟在尸位，你敬那個？』他將要說『敬弟』。那時你就可以說『你怎樣麼在那裡敬叔父的？』他將要說『這是因弟在尸位呢！』那末你亦可以說『這是因鄉人在客位呢！』平常時候要敬兄，至於同酌時暫時的敬，應該要讓鄉人。」孟季子聽了，向公都子道：「當敬叔父的時候敬叔父，當敬弟的時候敬弟，果然是從外感發生，不是從心內發生的呢！」公都子駁道：「冬天要喝熱湯，夏天要喝冷水，那麼飲食也從外來的啊！」

短評 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的在內。那麼可知人的性善。都可以做堯舜。和

章旨 是言天性本善。夫為不善。乃以不能盡其才。

前章問答。大旨相同。聖者的誨人不倦。循循善誘。於此可見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一]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二]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三]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四]民。有物有則[五]。民之秉夷[六]。好是懿[七]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注解】㈠幽厲 周時幽王厲王。㈡鑠 閃動。㈢蓰 音師，五倍曰蓰。㈣蒸民 是言民衆。㈤有物有則 既有形體，又有良心。㈥秉夷 秉守常性。㈦懿 與「好」同。

【演義】公都子道：「告子說『人性是沒有善沒有不善的啊！』又有人說『人性可以做善，可以做不善；所以有文王武王出來，百姓就都好修善，到了幽王厲王當國，百姓也都橫暴。』又有些人說『人性有的善，有的不善；所以把堯做國君而仍有象，瞽瞍的父竟有那舜，把紂王那般做兄的子，並且已做了國君，却尚有微子啟和王子比干。』現在說是『人性都善』，那末他們都不對麼？」孟子道：「却要察他表現出來的情分，就可以做善咧，這便是我說的善呢！至於他後來做不善，不是他才具不善的罪惡呢！惻隱的心，人都有的；羞惡的心，人都有的；恭敬的心，人都有的；是非的心，人都有的。惻隱的心，就是仁心啊；羞惡的心，就是知義的心啊；恭敬的心，就是知禮的心啊；是非之心就是智慧的心啊；仁義禮智，不是受了外感烘逼我的呢，是我本來有的啊，只是不去推想他罷了！所以說求了便得，舍了便失，相差有的一倍五倍無可計算，這都是不能盡把他的天才呢！詩經上蒸民篇說『天生許多百姓，有物體有法則，百姓的天性，是歡喜美德的。』孔子說道：『做這章詩的，他曉得人的天性是善的啊；所以說有了物體，就有法則，是百姓的天性，所以都歡喜仁義禮智的美德呢！』」

【短評】孟子同時。有好多種論性的學說：一種是主無善無不善。一種是主可以為善

可以為不善。一種是主有性善。有性不善。孟子對這三說。給了一個總答。這個總答。也可算得孟子說性善的總論。滕文公篇說「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那可知性善論。在孟子學說中。可以說是中心問題呢。

【語譯】天之生才無異。其所以有善惡乃因陷溺其心的不同。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一]。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麰[二]麥。播種而耰[三]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四]然而生。至於日至[五]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六]。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七]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八]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九)天下莫不知其姣也。(十)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十一)之悅我口。

注解 (一)賴 依賴。(二)麰 音牟。大麥。(三)耰 壅土。(四)浡然 生生迅速貌。(五)日至之時 指成熟日至的時候。(六)磽 音敲。堅而瘠薄的土地。(七)蕢 音匱。草器。(八)易牙 名巫。齊人。善調味。(九)子都 鄭大夫。貌甚美。(十)姣 音交。美好貌。(十一)芻豢 食草牛羊曰芻。食米穀犬豕曰豢。

演義 孟子道：「好年歲的子弟多倚靠，壞年歲的子弟多暴棄，不是天生下的才料，有這麼不同啊；他所以陷害他的良心，是這樣的。譬如大麥，既撒種子，又用土蓋，種的地方同，種的時候也同，忽然發苗生長，等到成熟時候，就都熟了。收成雖有多少，那就為了他的肥磽，雨露的培養，人事的勤惰，有不一樣的緣故啦！所以凡是同種類的，本性都是相像的；怎麼單單到了人身上，就疑心他呢？聖人也同我們一樣的啦！所以龍子說：『不知道人們的腳，就去做草鞋，我知道他一定不會做成草筐子的；草鞋的形

章旨 是言人心得養則長，失養則消。

像彼此一樣，因為天下人的脚，都是相同的啊！』嘴的嘗味，也有一樣的愛吃呢！易牙不過先知道我們嘴裏愛吃的東西就是了。如果嘴的對於嘗味，他那本性同人兩樣，像狗馬的和我們不同類啊；那末怎麽天下人愛吃的滋味都依着易牙嘴裏的滋味呢！講到嘗滋味，天下人都望着那易牙，是天下人的嘴，都相像的啊！耳朵也是這樣，講到聲音，天下人都望着那師曠，這是天下人的耳朵，都相像的啊！就是眼睛，也是這樣；說到子都，天下人沒有不知道他的美貌的啊；如果不曉得子都是美貌的，是沒有眼睛的人了。所以說嘴的對於滋味呢，有同一的愛吃；耳朵的對於聲音呢，有同一的愛聽；眼睛的對於顏色呢，有同一的愛看；說到人心，難道獨獨沒有相同麽？人心的相同是什麽呢？就是說：理呀，義呀！聖人先曉得我們心裏所同的，理義罷了；所以理義快樂着我們的心，就像牛羊肉能快適着我們的嘴。」

短評 孟子主張人性都是善的。然而有愚不肖的分別。那是為了環境關係。所以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不是天之降才有別。只為陷溺其心的有異。環境的好壞。響影人性的善惡關係真是不小。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糵之生焉，牛羊又從而

牧[三]之。是以若彼濯濯[四]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五]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六]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七]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八]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九]。惟心之謂與。

注解 ㈠牛山（在今山東臨淄縣南）㈡萌櫱（正芽曰萌，岔芽曰櫱。）㈢牧（踐踏）㈣濯濯（光禿貌。）㈤旦旦（猶言日日）㈥平旦（將至天明的時候叫平旦）㈦梏亡（言磨滅已盡。）㈧夜氣（夜間所養的清氣。）㈨鄉（與「向」同。）

演義 孟子道：「牛山的樹木原很茂盛呢，只因他在靠近大國的郊外啊，拿斧頭刀子去砍他，那裏還能茂盛呢？就是他日夜生長雨露滋潤，也並不是沒有正芽旁芽發生呢，不過牛羊又接着去吃掉他，因此這山纔到那麼光光的樣子了！衆人見他這樣

【章旨】以學弈來喻君的任賢，當專心致志。

的光光便是說他本來沒有材料的，這難道是山的本性嗎？就是存在人身上的，豈是本來沒有仁義的心麽？所以會放走他那良心的，也就像斧頭刀子砍那木材啊！天天去砍他那裏能够成功好的呢？他們日夜養息的，齊天亮時候的清氣，憑他愛着恨着，同人們相近的很少，這是他從早起到日中所做的事，又把這點清氣消盡了。等到反來覆去的消歷了幾回，自然那夜裏所養的清氣，不能存住；清氣不能存住，那就離禽獸不遠了。衆人看見他同禽獸一樣，便說他本來沒有好才能，這豈是人的本性麽？所以如果得着培養法子，沒有一物不能生長；如果失掉培養法子，沒有一物不消滅。孔子說『能守着他就立刻存留，丟掉他就立刻失去，出去回來沒有一定時候，沒有一定方向，這就是心的說法嗎！』

【短評】人有種種善的可能性，應該把他保守使之發揮。人若自己暴棄自己的可能性，不肯向善，好比斧斤於木，旦旦伐之，那就不可救了。

孟子曰。無或[一]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二]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弈[三]之為數[四]。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五]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

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注解 ㊀或 同「惑」。㊁暴 俗言「晒」。㊂弈 圍棋。㊃數 作「技能」解。㊄弈秋 名秋，以其善弈，故名弈秋。㊅繳 音灼，繫線的矢。

演義 孟子說「不要怪齊王的不能聰明啊！雖然有天下容易生長的植物呢，若是一天溫暖他，十天凍冷他，沒有能發生長的啊！我來見王的日子，也很少了；我退後，那些凍他的小人來了，我雖能使他萌芽，有怎麼用呢？講到圍棋的技能，本是小技能，不專心盡志，就不能得那圍棋的奧妙咧！下圍棋的名字叫秋，通國中頂會下圍棋的啊；叫弈秋教兩個人下圍棋，一個人專心盡志，只曉得拿弈秋的話用心聽；一個人雖然聽着，心裏還想着有鴻鵠要飛來，打算拿弓用繩子拴上箭射他，雖然同那專心的人一同學棋，卻不能及那個人了。是他聰明不及嗎？我說不是聰明不及啊！」

短評 范氏道。「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敵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孟子還把圍棋來譬喻。尤覺親切有味。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

人守義。勿失本性。

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二]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三]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四]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五]爾而與之。乞[六]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七]。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注解　(一)熊掌 熊的足掌。(二)辟 同避。(三)豆 木碗。(四)嘑 音呼，無禮呵叱。(五)蹴 音促，足踐。(六)乞人 即乞丐。(七)鄉 同向，作向日講。

演義　孟子說：「魚是我所想的，熊掌也是我所想的，兩樣不能都有，只得丟了魚取熊掌呢！生命是我所想的，義也是我所想的，兩件不能都全，只得丟了生命而取義了。生命雖也是我所想，但所想有勝過生命的，所以不能苟且貪這生命呢！死也是我所恨，但所恨有勝過死的，所以患難有時就不能躲避了。假使人的所想沒有勝過生命，那就凡可以保全生命的，為何有時不肯用呢？假使人的所恨沒有勝過死的，那就凡可以躲避患難的，為何有時不肯做呢？照這就可保全生命，卻還有不肯用的；照這就可躲避患難，卻還有不肯做的；所以人所想有勝過生命的，所恨有勝過死的，不獨賢人纔有這個心，是人人都有的，不過是賢人能夠不把他失掉罷了。一小籮飯，一木碗湯，得着他就活，不得他就死；若用無禮的聲音叫他而後把他，走路的人都不肯受用，脚踐踏了而後把他，就連叫化子都不屑吃了！為甚麼一萬鍾的俸祿，就不辨禮義而受了；這萬鍾的俸祿在我有什麼加添呢？豈是因為要宮室的華美妻妾的奉承所認識窮苦的人可得我的恩惠嗎？前為身死，還不肯受那嘑蹴的食，現在為要宮室的華美，受這無禮義的萬鍾；前為身死，還不肯受嘑蹴的食，現在為要妻妾的奉承，受這無禮義的萬鍾；前為身死還不肯受人嘑蹴的食，現在為要所認識窮苦的人得我恩惠，

受這無禮義的萬鍾；難道這也是不可止住嗎？這可說是失掉他本來的良心。」

短評 羞惡之心。原是人所固有。宮室妻妾所識窮乏者。這三種都是身外之物。得失比生死為輕。鄉為身死猶不肯受嘑蹴之食。現在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無義的萬鍾。是能決生死於危迫之際。卻不免計豐約於宴安的時候。所以君子不可頃刻不省察哩。

章旨 是言人當求其放心。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㈠。放㈡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注解 ㈠由 從而去行的意思 ㈡放 作「失」字解

演義 孟子道：「仁就是人的良心呢，義就是人的大路呢，丟了這條大路不走，棄了他的良心不求，真可哀痛呢！人有雞狗走失，就曉得去尋求本心放棄，倒不曉得去求；求學問沒有別的道理，求他喪失的本有良心罷了。」

短評 仁和義都是由心裏發見端倪的。好像仁是義行取舍得宜的標準。義是人欲表現出來的手段。

章旨 是言人當知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

惡心不若人。

章旨 是言人當知養身之道。

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注解 ㈠無名之指（手的第四指叫無名指。）㈡信（同「伸」義）㈢不知類（不知輕重）

演義 孟子道：「如今有人，他的無名指曲了，伸不直，這本不是主要病痛呢，祇要有人能替他醫直，他就不問秦楚的路遠路近，也要去醫治，這是不過為手指不和人一樣啊！手指不和人一樣，就曉得討厭，良心壞了，不和人一樣，反不曉得厭恨，這纔叫做不曉得輕重呢！」

短評 把指和心來比較。當然指輕心重。指不若人則知惡，心不若人卻不知惡，那不是不知輕重嗎。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注解 ㈠拱把（兩手圍合曰拱，一手握滿曰把。）㈡桐梓（桐，梧桐。梓，梓木。）

演義 孟子道：「抱得着捏得住的梧桐梓樹，人們如果要他生長，都知道要用法子培養他的，但到自己身上，而不知道要想法子培養他的，豈是愛身不及愛梧桐梓樹

章旨 是言養心重於養身。

嗎？心裏太不思索啦！」

短評 把桐梓和人身來比較。當然身是重。桐梓是輕。人們若知養桐梓，而不知養身。那也不是不知輕重得失嗎。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一]。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今有場師[二]。舍其梧檟[三]。養其樲棘[四]。則為賤場師焉。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五]。而不知也。則為狼[六]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注解 ㈠貴賤大小 貴大指心志言。賤小指口腹言。㈡場師 管理林場的技師。㈢檟 音賈。梓樹也。㈣樲棘 樲酸棗樹。棘小棗樹。㈤肩背 肩膀背脊 ㈥狼疾人 不能回顧的。

演義 孟子道：「人們在自身呢，都是愛着，既是愛着，就都要保養着啊！沒有一尺一

【章旨】是言為大人之法，在能從其大體。

寸的皮膚是不愛的，就沒有一尺一寸的皮膚不該保養啦！所以查考他保養好不好的，豈有別的方法嗎？在自己身上找出就是了。人身上有貴有賤有大有小，貴大的是心志，賤小的是口腹，不要把小的害大，不要把賤的害貴，保養他小的是小人物，保養他大的是大人物。現在有個場師，丟掉他梧桐梓木，培養酸棗小棗，那是個賤場師咧。保養他一個手指，卻失掉他的肩背，還沒覺得呢！那是害了狼病的人了！貪吃喝的人，就人人輕看他呢，因為他保養小的，失掉大的啊！貪吃喝的人，不失掉大的，那末這口腹難道還只是一尺一寸的皮膚嗎？」

【短評】人的不善，孟子以為都是由於不能盡其才。所以不能盡其才，一種是由於環境的影響。一種是由於自暴自棄。再有一種，就是由於以小害大，以賤害貴，養的不得其當。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

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注解 ㈠鈞 與「均」同。㈡物交物 物與物交相蔽着

演義 公都子問道：「同是一樣的人呢，有的是大人，有的是小人，是甚麼道理呢？」孟子說：「隨着大體行為是大人，隨着小體行為是小人。」公都子道：「同是一樣的人呢，有的隨着大體行為，有的隨着小體行為，是甚麼道理呢？」孟子說：「耳目器官不能思想道理，而易受那聲音顏色外物的遮蔽，聲音顏色的外物，交接這不能思想的耳目，那就被他引誘了。心的官主管思想，思想就能得着事物的理，不思想就不能得到咧，這都是天所把我的先立定大體的心，那麼他小體的耳目，不能奪他的主意哩，這就是大人了。」

短評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中說：「這種議論，大有流弊。人的心思，並不是獨立於耳目五官之外的。耳目五官不靈的，還有什麼心思可說。」中國從來士子的病根，正是在此。

章旨 是言人當重天爵而輕人爵。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

以要[二]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注解 ㈠天爵人爵 天與爵位曰天爵，人與爵位曰人爵。㈡要 要求。

演義 孟子說「有從天而得尊貴的，有從人而得尊貴的。仁義忠信樂善沒有厭倦，這從天而得的尊貴啊！公卿大夫，這是從人而得的尊貴啊！古時候的人，修他從天而得的尊貴，而後從人而得的尊貴，跟着他來現在的人，修他從天而得的尊貴，來求從人而得的尊貴，得着從人而得的尊貴，就丟掉他天賦的尊貴，那是糊塗到極了，到底也必定連所得的人的尊貴失掉纔止咧！」

短評 天爵是自然而得的尊貴。人爵是從人而得的尊貴。修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已惑。得人爵而棄天爵。其惑又甚。而且終沒有什麼好結果的。是可斷言。

章旨 是言人當貴己本有的仁義。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一]貴也。趙[二]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三]之味也。令[四]聞廣譽施於身。所

以不願人之文繡也(五)

注解 (一)良貴 生來良好的尊貴。(二)趙孟 趙盾之孫，曾為晉悼公相。(三)膏粱 肥肉曰膏，美穀曰粱。(四)令聞 好名聲。(五)文繡 五采錦繡。

演義 孟子道：「要想尊貴，世人同有的心啊！人人都有天生的尊貴在自身的，不肯反身思索罷了！人所把他的尊貴，不是天生的尊貴啊！如趙孟給他尊貴，趙孟也可以使他卑賤。詩經大雅既醉篇說：『既醉了酒，又飽那德。』就是說人心中飽了仁義呢！所以把美酒嘉穀，看很得淡，不願去求了；好的聲望，遠的名譽，歸到身上；所以對那些華美文繡的衣服，就不願要取呢！」

短評 貴於己的是天爵。人所貴的是人爵。人爵可與可奪。天爵安得而賤。所以君子當以修其天爵為重。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一)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注解 (一)與 義同「助」

章旨 是言人當志力求仁。

【章旨】是言求仁必貴乎熟。

【章旨】是言教者學者都必循規矩。

【演義】孟子道：「仁的勝不仁啊，就同水的勝火，現今行仁的，好像把一杯子水去救一車子柴的火呢！救了不滅，不怪水少，反以為水性不能滅火，這助不仁的人太過分啦；到底把幾分好仁的心，也喪失纔休呢！」

【短評】為仁不至。不反諸己。而遂以為仁真不能勝不仁。豈不可笑。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注解】㈠荑稗音啼敗，都是草名，形似禾苗，實亦可食。

【演義】孟子道：「五穀是種子中頂好的呢！不果種子不成熟，反不及成熟的稊米和稗子；那個仁也在栽培使他成熟就是了。」

【短評】為仁不熟。反不如為他道有成。是以為仁必貴能熟。怎樣能熟。那麼是在日新不已。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注解】㈠彀音構，挽弓充滿。㈡大匠工頭。

【演義】孟子道：「羿的教人，射箭必定要用心把弓拉滿，學射的也一定要用心把弓拉滿；工匠教人，一定要拿規矩，學工匠的，也一定要拿規矩」

【短評】孟子對於教育，認為不可沒有標準。彀和規矩，就是教者學者雙方的標準，這標準的教育法，依孟子說來，是教育的最捷徑。

告子下

【學旨】是言禮與食色的孰輕孰重。

任[一]人有問屋廬[二]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與禮孰重。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三]。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四]。不揣[五]其本而齊[六]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七]。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八]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應之曰。紾[九]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十]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

【章旨】是言人皆可

【注解】㈠任 國名，介在齊楚之間。㈡屋廬子 名連，孟子門人。㈢親迎 親自迎娶。㈣何有 猶言何難。㈤揣 思量。㈥齊 齊一。㈦岑樓 岑是山，岑樓言如山般的高樓。㈧奚翅 翅同啻，奚翅作何但講。㈨紾 音軫，捩轉的意思。㈩摟 音婁，牽抱叫摟。

【演義】任國的人有問屋廬子道：「禮同食是那樣重要？」屋廬子說：「禮是重要。」任人又問：「色同禮是那樣重要？」屋廬子說：「還是禮重要。」任人道：「要合禮纔食，就餓得要死，不要合禮而食，就可以得食，一定要照着禮嗎？行親自迎娶的禮，就不能得妻，不行親自迎娶的禮，就能得妻，這一定要親自迎娶嗎？」屋廬子不能回答，明天往鄒邑去，拿任人的話，告訴孟子。孟子說：「回答他有甚麽難處，不細想他的根本，但整齊他的梢末，方一寸的木頭，可以使他高過高樓，金子重過羽毛的，豈是說一帶鉤子的金，是同一車子羽毛的嗎？拿食的重大的，同那禮的輕薄的比較，何止食重？取色的重大的，同那禮的輕薄的比較，何止色重？可以去回答他說：『扭轉哥哥臂膀，去奪他的食，就能得着食，不扭轉哥哥臂膀，就不能得食，那麽就去扭轉他嗎？跨過東家的墻頭，去引誘他家未出嫁的女子，就能得妻，不去引誘，就不能得妻，那麽就去引誘他嗎？』」

【短評】義理事物的輕重，固有大分。可是其中又各自有輕重的分別。聖賢對於義理事物，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直尋，也未嘗膠柱調瑟。而歸之於理所當然。孟子用種種引喻，以告屋廬子，證明禮和食色相比，禮為尤重。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

以為堯舜惟在力行孝弟。

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二]。則為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三]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四]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五]師。

注解 (一)曹交 曹君之弟。(二)匹雛 匹本作鴄。說是鴨。匹雛。是指雛鴨。(三)烏獲 秦武王時大力士。(四)假 同「借」。(五)餘 作「多」。

字解

演義 曹交問道：「人都可以做堯舜，有這理嗎？」孟子說「不錯」。曹交道：「我聽說當初文王有十尺長，湯有九尺長，現在我有九尺四寸多長，我自思不過吃飯罷了，要怎

樣纔可以？」孟子說「怎麼在這呢，只要肯做就是了。有個人在這裏，力氣不能拿一只雛鴨，那就是沒有力氣的人了。現在說我能舉百斤重的東西，那就是有力氣的人了，


匹雛

那麼能舉得動烏獲所舉的分量，這也算他烏獲，就是了。人們豈必拿力氣不足為憂愁嗎？只是不肯去做啊！慢慢的走在長輩的後頭，這就說是能盡弟道，快走在長輩前的，這就說是不能盡弟道；這個慢慢的走，豈是人所不能嗎？不肯做啊！堯舜的道理，不過孝弟就是了。你穿堯的衣服，說堯的話，行堯的行為，你就是堯了。你穿桀的衣服，說桀的話，行桀的行為，你就是桀了。」曹交道「我得能見了鄒君，借得一所住房，情願留住在此，受學在夫子的門下。」孟子說道「理像大路一樣，豈難曉得嗎？人怕的是不去求啊！你回去專心的求，那就有許多可以做你師的。」

【短評】孟子以為人的本能是一樣。聖人和我，便是同類。堯舜的道理，不過孝弟。所以人都可以做堯舜。但實際上能夠做到的卻是極少。這並不是沒有這種本能，實是不為的緣故。

章旨 是言孝由心中出，雖怨亦孝。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二]，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三]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四]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五]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曰：凱風[六]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七]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注解 ㈠高子 齊人。㈡小弁 弁音盤。小弁，詩經小雅篇名。㈢固 固執。㈣關 同「彎」。㈤戚 親愛。㈥凱風 詩經邶風篇名。㈦磯 音幾。水中小石，一經水沖，即將跳躍的。

演義 孫公丑問道：「我聽見高子說『小弁這篇詩，是小人的詩呢！』」孟子道：「為什麼如此說呢？」公孫丑道：「因有怨恨父母意思。」孟子道：「固執啊！高老先生的解詩呀！有個人在這裏，越國人彎了弓要射他，他就帶笑的說也不要射，沒有別的意思，因越人和他，是疏遠的啊！倘使他的兄彎了弓射他，他說哭得涕淚交流的說他不要射，這沒

章旨 是言君臣父子兄弟均當去利而懷仁義

有別的緣故，因兄是親愛的呢！小弁這詩的怨，是親愛他所親的人呢！親愛他所親的人，就是仁心呢！固執得極了，高老先生的講詩啊！」公孫丑道：「凱風一篇，何以不怨？」

孟子道：「凱風這詩，是他的父母過失尚小啊；小弁這詩，是他的父母過失大呢！父母的過失大了不怨，是反疏遠呢！親的過小就怨，是好像石頭在水邊一碰，就反激呢！和父母疏遠，果是不孝啊；一碰就要發怒反抗，也是不孝呢！孔子說：『大舜真是極孝的了，五十歲時候，還愛慕父母。』」

短評 趙氏道：「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所以小弁的怨，不足為愆。

宋牼[一]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二]，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三]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四]。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五]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

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注解 ㈠宋牼（牼音硜，宋牼子）㈡石丘（宋國地名。）㈢說（音稅，勸說的意思）㈣指（大旨）㈤號（說法）

譯義 宋牼將要到楚國，孟子遇見他在石丘，孟子問道：「先生要到那裏去？」宋牼道：「吾聽見秦楚要打仗，我要去見楚王，勸他罷了，楚王若不聽我的話，我再要去見秦王，勸他罷了，那兩國的王，必有一個遇到呢！」孟子道：「我不要問他詳細，但願聽得大旨，勸他們將用什麼法子？」宋牼道：「我就說連兵的沒有利啊！」孟子道：「先生的心志可說大了，先生的意旨，那是不能，先生把利去勸秦楚兩國的王，秦楚的王歡喜了利，纔肯罷三軍的兵，這三軍的兵，也情願罷戰，歡喜圖利呢！做人臣的帶了要圖利的心去服事他國君，做人子的帶了要圖利的心去服事他的父親，做人弟的帶了要圖利

【章旨】是言交際在儀而不在物。

的心，去服事他的兄，那是君臣父子兄弟，都丟了仁義，存了圖利的心，互相交接，這樣而不滅亡的，是沒有的呢！先生把仁義去勸秦楚的王，秦楚的王歡喜仁義，竟罷了三軍的兵，是三軍的兵士也情願罷戰，歡喜行仁義呢！做人臣的存了仁義的心，去服事君，做人子的，存了仁義的心，去服事父親，做人弟的存了仁義的心，去服事兄，這纔君臣父子兄弟，都丟了圖利的心，存了仁義的心，彼此相接呢！這樣國家再不興旺的，也沒有的啊！何必要說利？」

【短評】遊說人主，要以義而不應以利。孟子的主張，是重義斥利，所以梁惠王問「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便說「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還說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宋牼把利去勸秦楚兩國休兵息民，孟子就諄諄告他懷利相接，未有不亡。仁義相接，未有不王的一番話。

孟子居鄒。季[一]任為任處守。[二]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三]得閒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四]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

【章旨】是言評論君

于享。為其不成享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注解】㈠季任（任君之弟）㈡處守（處於國中而守國。）㈢間（間漏。）㈣儀（敬禮）

【講義】孟子住在鄒國，季任替任君守國，派人拿禮物送給孟子，孟子收了，卻不去拜謝。後來孟子住在平陸，儲子也派人拿禮物來送給孟子，孟子收了，也不去拜謝。有一天，從鄒國到任國去見季任，後從平陸到齊國，卻不去見儲子，屋廬子快活道：「我得到夫子的缺點了。」去見孟子，問道：「夫子到任國，見過季任，到齊國不去見儲子，是為他不過是個齊國的宰相嗎？」孟子道：「不是，書經洛誥篇上說『送禮物要有很多敬意，敬意的誠懇及不到禮物，這就同沒有送禮，只因他不用心在送禮』是為他不成送禮物的情意啊！」屋廬子聽了，很快活，有人問他為什麼快活？屋廬子道：「季子當時不能丟掉國事，親自到鄒，是可原諒；儲子能到平陸竟不見來，這是他的沒有誠意。」

【短評】交接第一要有禮意。季氏禮意已備。所以孟子到了任國。去見季氏。儲子禮意不及其物。所以孟子到了齊國。不去見儲子。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

子當察其存。

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三]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曰。魯繆公之時。公[四]儀子為政。子柳[五]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曰。昔者王豹[六]處於淇[七]。而河[八]西善謳。綿駒[九]處於高唐[十]。而齊[十一]右善歌。華[十二]周杞梁[十三]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曰。孔子為魯司寇[十四]。不用。從而祭。燔[十五]肉不至。不稅[十六]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

注解 ㈠**淳于髡**人名，髡音困。㈡**名實**名為名聲，實為功勞。㈢**趨**志趨。㈣**公儀子**名休，為魯相。㈤**子柳**即泄柳，詳見前。㈥**王豹**衛人。㈦**淇**水名，源出河南林縣東南。㈧**河西**衛地。㈨**緜駒**齊人。㈩**高唐**地名，在今山東禹城縣西南。⑪**齊右**齊國西邊地。⑫**華周**齊國大夫。⑬**杞梁**名殖，與華周同為大夫，莒齊之戰，與華周同死於難。⑭**司寇**司刑罰之官。⑮**燔肉**祭祀用熟肉。⑯**稅**音脫，除去的意思。

演義 淳于髡道：「先講名實的，是志在救人的啊；後名實的，這是專為自己的啊！夫子位在三卿裏面，名實都沒有做出來，加在國君百姓身上，却就走了，有仁德的原是這樣的麼？」孟子道：「在下級官位中，不肯拿我的賢能去事奉不賢國君的，伯夷啦！五次去就商湯，五次去就夏桀的，伊尹啦！不厭惡事奉污賤的國君，不推辭做那小官的，柳下惠啦！三個人做事的法子不同，他們的志向却是一樣的，一樣的是什麼呢？就是所說的仁德啦！君子也只要有仁德就是了，何必定要一樣？」淳于髡道：「魯繆公時候，公儀子握着政權，子柳子思做臣子，魯國的土地被人們削奪倒格外利害，這可見賢人是沒有好處在國家的啊？」孟子道：「虞國不用百里奚就亡，秦穆公用百里奚就霸，不用賢就要亡國，縱想削滅些土地，免得滅亡，那裏能夠呢？」淳于髡道：「從前王豹住在淇水旁邊，而河西一帶，就都會唱歌；緜駒住在高唐，而齊國西邊一帶，也都會唱歌；華周杞梁的妻子，頂會哭他的丈夫，就以變一國的風俗，有才學在內的，一定有事功表現在外，做了事沒有功效的，我却不曾看見過呢！所以我說世上沒有賢人啊，如果

【評語】是言今之諸侯大夫之罪。

有賢人，我一定看得出的。」孟子道：「孔子做魯國司寇官，魯君不能用他，孔子仍跟着去祭天，祭肉沒有分來，孔子却不脫帽子就走；不曉得的人，以為孔子是因祭肉咧，曉得的人，以為孔子是因待他無禮呢！那知孔子却只想借些錯處纔走，不願無緣無故的離去母國，君子的行為，本不是衆人能識得的啊！」

【短評】評論君子，當深察明辨。淳于髡未嘗知仁，也未嘗識賢，無怪他有這般的說話。

孟子曰：「五霸[一]者，三王[二]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三]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四]，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五]克在位，則有讓[六]。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七]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桓公為盛。葵[八]丘之會，諸侯束[九]牲載書而不歃[十]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十一]子，無以妾為妻。

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12]。官事無攝[13]。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14]。無遏[15]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16]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注解 ㈠**五霸** 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為春秋時的五霸。㈡**三王** 指夏禹商湯周文武言。㈢**歛** 收穫。㈣**慶** 賞賀。㈤**掊克** 音掊裒。掊克，刻削小民錢財。㈥**讓** 罰。㈦**六師** 天子的六軍。㈧**葵丘** 宋地，在今河南考城縣。㈨**束牲載書** 以牲束之，而置盟書於其上。㈩**歃血** 以血插口。⑪**樹子** 已立太子。⑫**世官** 世襲官爵。⑬**攝** 兼任。⑭**曲防** 彎曲堤防，以利己損人的。⑮**遏糴** 遏止糴入的米，就是屯積居奇。⑯**逢** 迎合。

演繹 孟子說「春秋時五霸，是夏商周三王的罪人啊！現在的諸侯，是五霸的罪人啊！現在的大夫，是現在諸侯的罪人啊！天子巡視諸侯所守的地方，叫巡狩；諸侯朝見天子，叫述職。春天天子出來省察耕種，發出存着的穀種，補他不足；秋天出來省察收穫，發出存着的倉米幫他不敷。走進諸侯的疆界，看見土地開闢，田野修治，敬老尊賢，

俊傑都在做官，就要賞他；賞他拿土地。走進他疆界，土地荒廢，丟棄年老的人，放失賢德的人，刻剝百姓，斂取錢財的坐在官位，就要罰他；而且一次不朝，就降他的爵，兩次不朝，就削他的地，三次再不朝，就帶領六軍去滅他。所以天子但出命令討責，而不親自去伐的；諸侯只有受天子的命去伐人國，而不敢擅自討諸侯，五霸就牽率諸侯伐諸侯的啊，所以說五霸是三王的罪人呢！五霸的中間，齊桓公算是最盛，在葵丘聚會諸侯，縛好了牲體，加載盟書在上，並不插血，第一條命令道：『殺不孝的人，子不可更改已經立定的世子，不可拿妾做正妻。』第二條命令道：『尊禮賢人，育養人才，顯揚那有德的人。』第三條命令道：『敬重老年，慈愛幼年，不可輕慢別國來的賓旅。』第四條命令道：『官不許世襲，官事不可兼職，取用讀書人，必定要得實在賢的，又不可自己專主殺那有罪的大夫。』第五條命令道：『不可造那曲的防水隄岸，不可禁止糴米，不可有封人國邑不禀告天子。』又宣言道：『凡是我們同盟的人，既盟之後，要大家歸到和好。』現在的諸侯，却都犯此五禁，所以說現在的諸侯，是五霸的罪人啊！增長君的過惡這個罪還小，迎合君的過惡這個罪大；現在的大夫都是迎合君的過惡，所以說現在的大夫，是現在諸侯的罪人呢！」

【短評】五霸得罪於三王。現在的諸侯，得罪於五霸。出於異世。得逃其罪。至於現在的大夫。得罪於現在的諸侯。那是同時。諸侯不但不以為罪。而反以為良臣。待以厚禮。豈

【章旨】是戒慎子事君，務引其君當道，而志於仁。

不荒謬，豈不可笑。

魯欲使慎子㈠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㈡，然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㈢。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㈣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注解】㈠慎子 名滑釐，魯臣。滑音骨。㈡南陽 齊地名，在今山東鄒縣。㈢典籍 記載祭祀禮典的冊籍。㈣儉 限止。

【演繹】魯國想要叫慎子做將軍，去伐齊，孟子說：「不教練百姓，就用他打仗，這叫做

章旨 事君當引他向道志仁，不可助桀為虐。

殃害百姓，殃害百姓的，不能容留在堯舜的時代，就是一戰勝齊，有了南陽，但也不可」慎子聽這話，就變色不歡喜道：「這就是我所不懂的了！」孟子說「我白明告訴你，先王定天子畿內的地，見方一千里，不是千里，不夠拿來接待諸侯，諸侯的地，見方一百里，不是一百里，不夠拿來保藏在宗廟的典籍，周公封在魯國，也只見方一百里的地啊！地不是不夠，因為不能過一百里的定制。太公封在魯國啊，也只見方一百里的地呢；地不是不夠，因為不能過一百里的定制。現在魯國見方百里的地方有五倍，你說是有聖王起來，這魯國應該減呢？還是應該加呢？就是空手取了齊國的南陽，拿來把魯國，尚且仁人不肯做，況且殺了人去求地嗎？君子的事君啊，引導他的君要拿應當做的道，使他專志仁德，那就是了。」

短評 君子事君，要引人君事合於理，心在於仁。怎可只知開拓土地，不惜犧牲人民的血肉，來滿足他貪得的欲念。孟子因此說這許多話，來把慎子訓誡一番。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

【章旨】言治國取稅務得其中。

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注解】㈠辟同「闢」 ㈡鄉同「向」 ㈢富桀富而亡天下的夏桀 ㈣約與國聯結鄰近和好的國家

【演義】孟子道：「現在服事君上的，都說我能替君上開闢土地，充足府庫，這是現在所稱能臣，古時叫做民賊呢！君的心不能向道，不立志在仁，做臣子還只求富足他，這是和富夏桀一樣呢！有的說『我能替君上聯合鄰國，戰爭必定得勝。』這是現在稱做能臣，古時叫做民賊呢！君的心不能向道，不立志在仁，做臣子的，再慫恿好戰，這和輔助夏桀一樣呢！照現在求富求強的道理，不改變他好富好強的風俗，雖給他天下，恐不能一天安享呢！」

【短評】辟土地。充府庫。約與國。戰必克。這是只知自私自利。和利民主義。絕相反對。孟子因此竭力排斥。說他是民賊。甚至說雖與天下。不能一朝居呢。

白圭[一]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二]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三]。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四]。無百官有司。故二

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注解 ㈠白圭（周朝人名丹）㈡貉（音貊，夷狄名，貉道，夷狄之道）㈢陶（燒窰）㈣饔飧（送禮食品）

演義 白圭問道：「我想減少抽稅，從二十分中取他一分，這辦法怎樣？」孟子道：「你的辦法，是北方貉狄的辦法啊！有一萬居戶的國，一個人燒窰製器，這可以麼？」白圭道：「不可，陶器不夠用的呢！」孟子道：「要明白貉狄的地方，五穀不生，不過產些高粱粟菽，並且用不着城郭宮室和宗廟祭祀的禮節，沒有和諸侯互送綢緞朝餐晚食的成規，沒有百官有司，這樣自然二十取一夠了。現在你住居中國，倘使去了宗廟祭祀禮節的人道倫常，也無賢德的君子，怎樣可以呢？燒陶器的少，尚且不可立國，何況沒有君子麼？要輕過十分取一堯舜之道的，是大貉小貉啊；要重過十分取一堯舜之道的，那是大桀小桀呢！」

短評 什一而稅，是堯舜的道理。斟酌適中。多少合宜。若是太多。不免成了夏桀般的橫征暴斂。若是減輕。又不免給用不足。流為貉道。所以說輕於堯舜之道的。就成了大貉小貉。重於堯舜之道的。就成了大桀小桀。

【章旨】是言丹禹治水的不同。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注解】㈠壑 聚水處

【演義】白圭道：「我的治水啊，要比夏禹好。」孟子道：「你錯了大禹的治水，是順着水的性呢，所以禹是拿四海做聚水地方，現在你拿鄰國做聚水地方，只免掉己自的害。水倒灌的，叫做洚水，洚水就是洪水啊，是仁人心裏最恨的啊！你現在壅起水來，你是錯了。」

【短評】治水的方法。要順性導引。若是逆行壅水。那只免掉己害。而反甚害於人。治水這樣。治民何嘗不應這樣。

【章旨】是言人能明理。乃能有執。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注解】㈠亮 明徹 ㈡執 把握

【演義】孟子道：「君子心裏不能明白誠信，怎能有把握呢！」

【短評】心裏明白誠信。的是才有把握。若是凡事苟且。那麽怎能有所把握呢。

【導旨】言好善者。是乃可為政。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為喜而不寐。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一]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二]。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三]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注解】㈠優 有餘力。㈡訑訑 音移，自大貌。㈢讒諂面諛 道人之惡曰讒，逢迎討好曰諂，當面委曲奉承曰面諛。

【演義】魯國要叫樂正子管政事，孟子說：「我聽見了歡喜得不要睡覺。」公孫丑問道：「樂正子有強力嗎？」孟子說：「沒有。」公孫丑道：「有知慮嗎？」孟子說：「沒有。」公孫丑道：「多見識嗎？」孟子道：「沒有。」公孫丑道：「為甚麼歡喜得不要睡覺呢？」孟子說：「他的做人啊，歡喜善道。」公孫丑道：「歡喜善道就能夠治國嗎？」孟子說：「歡喜善道，可有餘力治天下，而況治一國嗎？假使歡喜善道，那就四海以內都要看輕千里的路而來告訴

他善道；假使不歡喜善道，那人都要說道他訑訑的樣子，自已為善道已經知道了，訑訑的聲音顏色，拒絕善人在千里之外，這善人既止住在千里之外，那就說壞話的說好話的當面奉承的人都來了；同這些人在一處住，國要治，怎可得到嗎？」

短評 直諒多聞的善人至。讒諂面諛的小人遠。直諒多聞的善人遠。讒諂面諛的小人至。君子小人。迭為消長。為政的能夠歡喜善道。直諒多聞的善人。自能不遠千里而來。不能歡喜善道。自然善人不至。小人卻是紛至沓來了。

章旨 是言君子以行道而仕。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注解 ㈠衰 減少 ㈡周 周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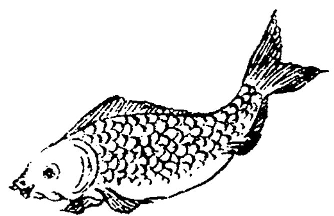
章旨 言人必經困苦患難而後能成大業。

演義 陳子問道：「古時的君子，怎樣纔出來做官？」孟子說：「所就的有三，所去的也有三。君接待他，盡恭敬的心，事事有禮，君子所說的話，君將要行他所說的啊，那就去就他。外面禮貌沒有減，但是君子的話，君不照行，那就去了。次一等的君，雖沒有行他的話啊，但是接待他還能盡恭敬的心，而且有禮，那就就了；禮貌若衰，那就去了。再下一等，早不得吃，晚不得吃，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聽見了，說我對於君子大的，不能行他的道，又不能聽他的話呢，叫他飢餓在我的土地，我羞恥的，於是周濟他，也可受的，只求免死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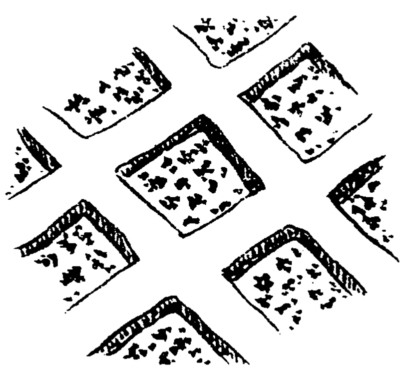
短評 古君子出仕的去就，是有這六項標準，足見君子的進退出入，都是有節的啊。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魚



鹽



法解 ㈠**傳說** 商朝人，隱居傅巖，高宗夢得聖人名說，四方指尋，後竟得說，舉為相，國乃大治。㈡**版築** 傅巖有水道失修，說乃任修築。築時用版，所以叫版築。㈢**膠鬲** 文王時賢者。㈣**舉於士** 舉於士官的監獄中。㈤**孫叔敖** 楚國人，居南海濱。㈥**曾** 同「增」。㈦**衡** 同「橫」，不順。㈧**徵** 現出。㈨**法家** 守法度的世家。㈩**拂士** 拂音弼，輔弼賢士。

演義 孟子道：「舜發跡在田畝裏邊，傅說被舉在版築中間，膠鬲被舉在販賣魚鹽的裡邊，管夷吾被舉在士官的監牢裡，孫叔敖被舉在海邊，百里奚被舉在市場，所以天要把大責任加在這人身上呢，必定先使這人的心志受苦，這人的筋骨勞動，飢餓他的體膚，窮困他的身體，讓他行事和心中計算相反，所以要激動他的良心，堅忍他的生性，把來增益他所不能呢！人常有了過失，然後纔能改變；困他的心思，阻他的計謀，纔肯發憤振作；又像發現了顏色，表示了聲音，方纔肯警醒呢！國裡沒有奉法的世

章旨 孟子自言教之多術。

臣，匡弼的賢士，國外沒有敵國犯邊的外患，那國往往要弄到滅亡；纔曉得人是生在憂患而死卻在安樂呢！」

短評 環境對於吾人，影響很大。極壞的人，固然由於環境養成，極好的人，也足由環境養成。為了種種困苦艱難的境遇，卻造成了足負大任的人物。時勢造英雄，便是這般說法。

孟子曰。教亦多術[一]矣。予不屑[二]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注解 (一)術 方法 (二)不屑 猶言不願

演繹 孟子道：「教人的方法多極了！我不願教誨這個人啊；這人倘能因我不肯教誨，發憤改悔，這也就是教誨他呢！」

短評 各因其才。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其法雖則不一。卻無一非教咧。

章旨 言人生須事天立命。

章旨 言知命乃可

增批大字 新體繪圖 孟子白話註解 卷七

常熟朱 麟公振評註

盡心上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一]也。知其性。則知天[二]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三]也。殀壽[四]不貳[五]。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六]也。

注解 ㊀性 心之理。㊁天 天理。㊂事天 順天理。㊃殀壽 短命曰殀，長命曰壽。㊄貳 疑惑。㊅立命 保全天賦的善性。

演義 孟子道：「人們要窮盡他的心靈作用，是要明他性理呢！明白他的性理，那纔曉得天然的道理了。人能保存他的靈心，培養他的本性，不過敬事天然的道理啊！殀壽不生疑惑，只要修好我的身，把來靜等，這樣方叫聽天由命哩！」

短評 心是人的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的。性是心之所具的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的。人能盡心。可以知性。知性便可知天。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一]。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二]之下。盡其

順受其正.

【章旨】言人應求在我,不當求在外.

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㈢死者。非正命也。

【注解】㈠正 自然正當的托付 ㈡巖牆 危險的牆 ㈢桎梏 腳鐐曰桎,手銬曰梏.

【演義】孟子道:「人間的吉凶禍福都是命啊!樂天知命的正人,總該聽那正當的命,所以曉得命數的人,必不肯站在危險的牆下,盡他修身的道理而死的,這方是正當的命呢!若是犯了國法,帶了腳鐐手銬因死的,這不是天命的正命了.」

【短評】人們的一生。吉凶禍福。都是天所命的。要避禍得福。只有盡力於道。以待天命。所以說盡其道而死的是正命。桎梏死的那非正命。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㈠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注解】㈠舍 棄去的意思

【演義】孟子說「尋求就得着的,舍棄就失掉的;這個求是有益於得的,因為所求的仁義禮智,是在我自己本來有的啊!求他必要有道,得他是有定命;這個求是無益於得的,因為所求的富貴功名,是在外面的啊!」

【短評】在我的仁義禮智。在外的是富貴功名。人們所應求的。便是在我的仁義禮智。

章旨 言人能盡性而行，樂莫大焉。

章旨 是言行之當先知之，不可由之而不知其道。

至於富貴功名。應待諸天。不可妄求。

孟子曰。萬物㈠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㈡。樂莫大焉。強恕㈢而行。求仁㈣莫近焉。

注解 ㈠萬物 萬物事理 ㈡誠 確實 ㈢強恕 勉強行推己及人之心曰強恕 ㈣仁 博愛

演義 孟子說「萬物的理，全備在我自己呢，反求在自己身上，都是誠實，這快樂沒有再比他大咧！事事勉力，照着恕道去做，那求仁沒有比他再近呢！」

短評 孟子把個人看得太分重要。他以為人生都有良知良能和種種善端。只在吾人反身去求。那就好了。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㈠焉。習矣而不察㈡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注解 ㈠著 明顯 ㈡察 明白精細

演義 孟子道：「做了却不明白他道理，習慣了却不考究他詳細，一生一世在這道理上幹去，而不知道的，是很多呢！」

短評 道本在我。所以行之不着。習之不察。使至終身由之而竟不知。

章旨 是言免恥之法。

章旨 是言羞恥心的重要。

章旨 是言古昔賢王賢士的好善樂道。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注解 ㈠恥 羞恥心 ㈡無恥之恥 以無恥為有恥。而

演義 孟子說「人們不可沒有羞恥心，如果能把沒有羞恥作為羞恥，就可沒有羞恥了。」

短評 人能恥己的無所恥。才能改行從善。這樣做去。自然可以終身無恥。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注解 ㈠機變 施其小慧而行欺詐 ㈡巧 手段 ㈢何若人有 猶言有何可以若人

演義 孟子道「羞恥心的關係於人大極了！專用欺詐當巧妙的人呢，本來用不着什麼羞恥呢，怕羞恥的心不及人，有什麼事可以及人呢？

短評 恥是人們的羞惡心。有了羞惡的心。可以進於聖賢。沒有羞惡的心。就要入於禽獸。那麼和人不是有極大的關係嗎。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

【章旨】是言遊說之方。

得而臣之乎。

【注解】㈠勢 勢位。㈡亟 音器，常常的意思。

【演義】孟子道：「古時的賢王，樂人善行，忘記他自己的勢位；古時的賢士，何嘗不是這樣呢？守着他的道德，以為快樂，忘却了別人的勢位；故雖是王公，苟他不致恭敬，不盡禮節，也不得常常的來見賢士，見賢士尚且不可冒失，何況要想使賢士臣服他麼？」

【短評】賢者謁君，在行保民之道。所以不用禮聘，便不肯來。賢士並非妄自尊大，乃因出仕目的，是在澤加於民，不是為君主作功狗。因此不肯枉道求利。

孟子謂宋句踐㈠曰：「子好遊㈡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㈢；人不知，亦囂囂。」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故士窮不失義，達㈣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㈤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㈥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注解】㈠宋句踐 句音鉤，戰國時人。㈡遊 指遊說言。㈢囂囂 自得其樂貌。㈣達 指富貴言。㈤己 自己身分。㈥見 同「現」。

【章旨】是言人貴自興，造時世，而勿為時世所造。

【演義】孟子和宋句踐說「你歡喜遊說嗎？我現在告訴你遊說的道理：人家曉得你，也是自得的樣子，人家不曉得你也是自得的樣子。」句踐道：「怎麼就可囂囂自得呢？」孟子說「尊重道德，快樂禮義，那就可以囂囂自得了。所以讀書人貧賤了不失禮義，富貴了不離道德，貧賤不失禮義，所以讀書人能不失掉自己身分呢；富貴不離道德，所以百姓不致失望呢。古時的人，得了志就把恩澤加到百姓身上，不得志就拿德義修身，使聲名顯揚在世；貧賤時獨自完善他的德義，富貴時就完善天下人的德義。」

【短評】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這樣的尊德樂義。自然可以無往而不善。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一)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注解】(一)凡民 平民

【演義】孟子說「要等文王出世，纔能奮興為善的，是平常的百姓啊！若是英豪俊傑的讀書人，雖沒有文王，還能自己奮興為善。」

【短評】豪傑具有上智的天資。沒有物欲的蒙蔽。所以能夠無待於教。獨自感發有為咧。

章旨 是言人能輕視富貴，過人便遠。

章旨 言使民殺民能合乎道，則雖勞不怨，雖死不怨。

章旨 是言王霸的利害。

孟子曰：附[一]之以韓魏之家[二]，如其自視欿[三]然，則過人遠矣。

注解 ㈠坿 增加。㈡韓魏之家 韓魏，晉國卿相，富有家財。韓魏之家，就是韓魏家的家產。㈢欿 音坎，不滿足意。

演義 孟子道：「一個平常人，增給他韓氏魏氏那般多的家產，如其他自己看着淡然，並不在意，那末他的識見一定高過平常人很遠了。」

短評 人若一旦暴富，而沒有自滿驕傲的氣概，那麼他一定不以富貴為事。見識過人，那已難能可貴。

孟子曰：以佚[一]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二]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注解 ㈠佚 安佚。㈡生道 生之道。

演義 孟子道：「把安逸百姓的意思，使百姓做事，百姓雖是勞苦，決不怨恨；把救活百姓的意思，殺那有害的百姓，百姓雖是死了，決不怨恨殺他的人的。」

短評 王者治天下，常常推恩到百姓身上，所以就是有了痛苦的事情，百姓不以為痛苦。知道王者的所行，不是自私，是為百姓，那就有誰怨恨，有誰反抗。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一]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二]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三]，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四]，

章旨 是言善政不如善教。

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五]

注解 ㊀驩虞(歡喜貌) ㊁皞皞(得意無慮貌) ㊂庸(功勞) ㊃神(神妙) ㊄小補(施小恩惠來補綴破綻)

演義 孟子道：「霸者的百姓，假裝着歡娛的樣子；王者的百姓，是有快樂自得的樣子。殺了他而不怨恨，給了他利益也不感激，百姓日遷於善，不曉得是誰教的。那君子所經過的地方，百姓沒有不被他感化，所存在心裏的，表現出來感應最快，上通天下貫地，實和天地同流，豈係霸者小小補綴破綻，就罷了呢！」

短評 君子身所經歷。人無不化。心所主處。神妙不測。說到他的德業。可和天地的化育。同運並行。從此可知王道浩大。豈那霸者所可比擬。

孟子曰。仁言[一]不如仁聲[二]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注解 ㊀仁言(仁愛之言) ㊁仁聲(仁愛之聲)

演義 孟子道：「仁愛的說話不如實行仁政名聲，感入人心的深呢！善政不如善為教導的得民呢！善政不過使民怕懼，善教却民因此發生愛敬，善政不過使民足食，善教才能得那民心。」

短評 把仁言和仁聲。善政和善教。兩兩比較。以明仁言不如仁聲。善政不如善教。

【章旨】是言仁義是人的良能良知，與生俱來的。

【章旨】是言舜的勇於為善。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注解】㈠良能 天生的好才能 ㈡良知 天生的好知識 ㈢孩提 提抱的孩子。

【演義】孟子說：「人不要學習就能為的，這是他生來的能力啊！不要思慮，就知道的，這是他生來的知識啊！攜着抱着的孩子，沒有不曉得歡喜他父母的，到了年紀大些，沒有不曉得恭敬他哥哥的，歡喜父母就是本性的仁啊！恭敬兄長就是本性的義啊！這沒有別的，因為仁義的公理，是通行天下的啊。」

【短評】愛親是仁心的根，敬長是義理的根。這仁心義理，是人們所具的良知良能，那麼應當把他擴而充之，怎可聽其埋沒呢？孟子把良知良能，也包在性的裏面，因此主張人人都有善的可能性哩。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章旨】是言人當所欲而欲當所為而為。

【章旨】言人於疢疾

【注解】㈠決 決口。

【演義】孟子說：「舜初住在深山中間，同木石在一處，同野鹿野猪來來往往，他所以不同那深山野人的地方，沒有多少；但他聽見一句好話，看見一件好行為，就趕快效法，像倒了江河的水一般，沒有人能止住他的啊！」

【短評】孟子主張人性本善。他的成為不善。大多為了受着外界的惡影響。只是外界的勢力。有時可以無害於本性。舜的雖和木石共居。鹿豕同遊。而後卒成聖王。就是一個實例。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㈠。無欲其所不欲㈡。如此而已矣。

【注解】㈠不為 本心不願為的事。㈡不欲 本心不欲的事。

【演義】孟子道：「不要做那本心不肯做的事，不要想那本心不想要的事，做人只要這樣就是了。」

【短評】人本有有所不為不欲的心。只是私意一萌。不去制之以禮義。便至為不為。欲所不欲。孟子能反是心。所以成聖。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㈠術知㈡者。恆存乎疢疾㈢。獨孤臣孽子㈣。其操心也

而後能有德慧術知。

章旨 是言人臣有四種不同。

危其慮患也深，故達。(五)

注解 (一)德慧 心德上的聰明。(二)術知 作事方術的智巧。(三)疢疾 疢音趁，就是疢疾災患。(四)孽子 妾生之子。(五)達 通達一切人情世世故。

演義 孟子道：「人們有德行、聰明、藝術、見識的，大概總在多受災患。世上只有遠處的孤臣，庶出的孽子，他担着的心事呢最危險，他憂慮的禍患呢最深厚。」

短評 經了一度困苦，才增一番見識；遇了一回災害，才多一番閱歷。所以逸居安食的人，往往昧於事理。操心危慮患深的，乃有德慧術知。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一)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有天民(二)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三)者，正己而物(四)正者也。」

注解 (一)容悅 君的含容歡悅。(二)天民 能盡天理之民。(三)大人 指道德完全的人。(四)物 指上君下民言。

演義 孟子道：「有專門事奉君上的，他事奉君上，一味阿諛求容，逢迎取悅罷了。有志在安固國家社稷的，他只求社稷國家安固，以為快樂的啊。有聽天由命的，要懷抱的道，可以推行天下，那纔肯出來行道呢！至道德完善的大人物，他專修身正己，不知

【章旨】是言君子的三樂

不覺感化天下的人，都修身正己，同歸正道呢！」

【短評】人品本是不同。約略說來是有四等。一等是容悅佞臣。卑不足道。一等是安社稷臣。僅為一國之士。一等是天民。志在行道天下。一等是大人。所在無物不化。四者相比。自然要以大人物為最貴。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注解】(一)與：與分。(二)怍：羞慚。(三)英才：才能傑出的。

【演義】孟子道：「君子有三件快樂，但是王天下並不在內呢！父母都在，兄弟和好，第一件的快樂啊！抬頭看天，可以沒有慚愧，低頭看人，可以沒有羞慚，第二件的快樂啊！能得天下質地英明的人材，歸我教誨養育，第三件的快樂啊！君子有這三件快樂的事，而王天下卻不在內呢！」

【短評】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是保之於天。不可必得。仰不愧天。俯不怍人。使胸中坦白。心廣體胖。得天下英才而教育。那麼道可傳之後世。無不被澤。所以孟子認為這三事是君子所樂的啊。

【章旨】言君子之樂在所性，而不在富貴勢位。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一]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二]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三]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四]然見於面，盎[五]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六]。」

【注解】(一)中天下 居天下之中。(二)所性 本性真樂。(三)分 音份，天的定數。(四)睟 音粹，清和潤澤貌。(五)盎 豐厚貌。(六)喻 明白。

【演義】孟子說「廣大的土地，衆多的百姓，這是君子所想望的，但是他心裏所快樂的，却不在這裏呢！居天下之中而立國，安撫那四海的百姓，是君子心裏所快樂的；但是他本性的真樂，却仍不在這裏呢！君子所有本性的真樂，雖然道能大行，不有所加，雖是窮居在下，沒有所減，因爲他性分是有一定的緣故啊！君子的本性，仁義禮智，都生根在他心裏，他發出來的顏色，沒有粗厲的樣子，現在臉上沒有輕薄的樣子，顯在背上；而且那仁義禮智布散到手足四肢，就像不要我說，自然曉得他意思的。」

【短評】程子道：「『睟面盎背』，皆積盛使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因爲內有仁義禮智的本心，所以現於外的，能有這般的氣象。

【章旨】是言西伯養

孟子曰：「伯夷辟[一]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

老之法。

伯善養老者。大公辟㈠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己歸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㈡。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注解 ㈠辟 同避 ㈡彘 豕的別名

注解 孟子說「伯夷避紂，住在北海的旁邊，聽見文王起來，就感動道：『何不歸來，我聽說西伯侯文王頂會養老年的人。』姜太公避紂，住在東海的旁邊，聽見文王起來也就感動道：『何不歸來，我聽見西伯侯文王頂會養老年的人。』天下有會養老年的人，那仁人都以為自己所歸的地方了。文王養老的方法，一夫給五畝地的宅子，牆下空地是栽桑樹，匹婦用桑葉養蠶，那麼年老的人就儘夠穿絲綿了。每家養五隻

【章旨】是言使民富足則民焉有不仁。

毋雞，兩隻母豬，不失掉懷孕乳哺的時候，年老的人，能夠不至沒有肉吃了，百畝的田，用力耕種，八口的人家可以不飢餓了。所說西伯會養年老的，就是制定百姓的田畝里宅，教他種桑養雞養豬，教導百姓的妻子，使他奉養年老的人，五十歲的人，不穿絲棉，就不得煖，七十歲的人，不吃肉，就不能飽，不煖不飽，就是凍餓；文王的百姓，沒有凍餓老年人的，這就是文王會養老的說法啊！」

【短評】敘述文王養老的方法。如何使養其老。如何使老者足以衣帛。足以食肉。點出養老的影響。足以使仁人以為己歸。孟子說這一番話。是在希望一般諸侯。實行王者政策。自然可以使民聞風而從。何必攻城殺人。行那霸道呢。

孟子曰：易(一)其田疇(二)。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三)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四)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注解】(一)易：音異，力耕。(二)疇：熟的田。(三)昏暮：指晚上言。(四)菽：豆類。

【演義】孟子道：「盡力耕治他的田地，減輕他的錢糧，那些百姓，就可使他富足了。食

章旨 是言求道當取漸進。

物要依時候，用錢要依規矩，錢財自然用不盡了。百姓沒有水火不能生活，夜裏去敲人家的門，向他要水要火，卻沒有不給他的；這因水火是最富足的東西啦！聖人治理天下，使百姓所有的豆米像水火一樣的富足；豆米像水火一樣富足，那百姓怎會有不仁厚的嗎？」

短評 禮義生於富足。民無恆產，便無恆心。若無恆心，那就放僻邪侈，無所不為。所以要使民風仁厚，最要之圖，是在使民菽粟，要有水火一般的富足。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一)而小魯，登太山(二)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三)。日月有明，容光(四)必照焉。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五)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六)不達(七)。」

注解 (一)東山：魯東邊高山。(二)太山：即東嶽泰山，在今山東泰安縣北。(三)瀾：水起旋渦的。(四)容光：得容光綫的地方。(五)盈科：滿坎。(六)成章：成一體段。(七)達：通達。

演義 孟子曰：「孔子登上東山，就看得魯國地方小，登上泰山，就看得天下小。所以看見過海的人，別的就難算是水，遊學過聖門人下的，別的就難算是言論。看水要有法

子，一定要看他旋渦，日月是有明亮的，容得亮光的地方，他定能照着，那流水這個東西呢不注滿了一坎子，不會向前流去。君子的注力於道啊，不先成了一個體段，不會到聖人地步的。」

【短評】所處愈高。那麼視下愈小。所見既大。小的便不足觀。聖人之道。高而且大。游於門下的。自然難言。必探求其本。循序漸進。才能通達。

【章旨】是言別人善惡可由利善上區別。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一]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二]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

【注解】(一)孳孳 勤懇貌。(二)蹠 柳下惠弟貪財橫行的。

【演義】孟子道：「雞啼就起來勤力做那善事的，大舜一流的人呢！雞鳴起來一心圖利的，盜蹠一流的人呢！要曉得舜和蹠的分別，沒有別的，就看他圖利和行善的一點相差罷了！」

【短評】舜蹠的相去很遠。分別起來。却是不過一則爲公。一則爲私。一則講善。一則圖利。後之學者。不可不加以深察。

【章旨】是言學道須

孟子曰。楊子[一]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三]兼愛。摩頂[四]放

踵。利天下為之。子莫[五]執中[六]。執中為近之[七]。執中無權[八]。猶執一[九]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十]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注解 ㊀楊子 即楊朱老子弟子。㊁取 只顧的意思。㊂墨子 名翟，魯人。㊃摩頂放踵 摩其頂而及其踵。㊄子莫 魯之賢者。㊅執中 執守中道。㊆近之 言近于道。㊇權 度輕重而取中者。㊈執一 執偏一的意思。㊉賊 義同害。

演義 孟子道：「楊子取為我主義，拔身上一根毫毛，可以有利天下，他也不肯的。墨子取兼愛主義，就是把他從頭摩到腳跟，去利天下，他都肯做的。子莫卻取執中主義，執中尚算近情；但是執中了沒有權衡，仍是執一面偏見呢！所以厭惡執定一面偏見的人，是為他賊害正道啊；據了一面的意見，而廢去百端的正道呢！」

短評 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可是無權。鄉隣有鬬。不知閉戶。同室有鬬。也不知救。這也執定了一面的偏見。廢去了百端的正道。所以孟子以為賊道咧。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一]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二]不及人不為憂矣。

注解 ㊀正 正味。㊁則不及人 指道德的不及人言。

章旨 言人當不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可無憂。

章旨 是美柳下惠的廉介。

章旨 是言有為者作事當達其目的，不可半途中止。

演義 孟子說：「餓的人無論是甚麼食，都是好吃，渴的人無論是甚麼水，都是好飲，這是沒有得着飲食的正味啊，是餓渴害他的啊！豈知不但口腹有餓渴的害，人心也都有害；人若能不拿餓渴的害做心的害，這就不如人也不是為憂了。」

短評 一個人到了貧賤的時候，最易為了利慾所動。若能不動其心，那是過人已遠。士窮見節義，便是這般說法。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一]易其介[二]。

注解 ㈠三公 周制太師太傅太保叫做三公 ㈡介 節操

演義 孟子說：「柳下惠不因為三公位分的尊貴，改變他堅固的節操。」

短評 柳下惠的為人，進不隱賢，必以其道；又能遺佚不怨，阨窮不憫，因此有聖之和者的美稱。

孟子曰。有為者辟[一]若掘井。掘井九軔[二]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注解 ㈠辟 同譬 ㈡軔 音及，八尺叫軔

演義 孟子道：「有作為的，譬如掘井，掘穿到了九軔，卻沒有掘着泉源，就此停止，那仍同沒用的井一樣呢！」

短評 呂侍講道：「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

【章旨】是言聖王霸主仁義的真偽。

【章旨】是言放君當有伊尹之志。

天道，未免為半途而廢，自棄前功也。」所以為學要到成功，那才可止。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注解】㈠性之也 言其本性合於仁義。㈡身之也 言修身而行仁義。㈢假 假借仁義之名。

【演義】孟子道：「堯舜是本性合仁義的啊！商湯周武，是修身去追求仁義的啊！五霸是假借仁義的啊！長久假借了仁義，卻不歸到實在，那裏還能知道他不是真有呢？」

【短評】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假借仁義。求濟私欲。成功雖是相同。功烈的高下。卻是顯然可見。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注解】㈠狎 看慣 ㈡于 指太甲言。㈢不順 不順理。

【演義】公孫丑問道：「伊尹說：『我看不慣那不順義理的人，放置太甲到桐邑，百姓都很歡喜，後來太甲改過成賢，仍舊把他迎接回來，百姓又很歡喜。』這樣說來，賢人

章旨 是言君子有益於國，有利於民，雖不耕而食，亦非素餐。

微人臣的，遇着國君不賢，那末固真可以把他放逐的麼？」孟子道：「要有伊尹的志就可以行，沒有伊尹的志，就變作篡位呢！」

短評 伊尹把公天下為心，沒有一毫私見，所以太甲不順，放之於桐，太甲賢了，迎之於桐，百姓都是大悅，毫無疑慮，若是存着私心，而有一舉，那就要成謀王篡位了。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注解 ㊀素餐 無功食祿。「不素餐兮」見詩經伐檀篇。

演義 公孫丑問道：「詩經上說：『君子不素位受人的食，』現在君子的不自己耕種，受人供養，這是甚麼道理呢？」孟子道：「君子在這國裏，他的國君用了他，那麼可使國君安位富足，尊貴榮耀，國裏的子弟們，從了他學，就曉得孝弟忠信，君子不素位受人的食，沒有比這再大了。」

短評 君子忙於治國，使君能安富尊榮，子弟能孝弟忠信，那麼怎有餘力去耕，他雖是不耕而食，卻能忠於治國，治人者食於人，治於人者食人，這是天下的公理，所以君子亦可說他不素位受人的食呢。

章旨 言士應為的事。

章旨 是言行義須從其大者。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注解 ㊀王子墊 墊音店。王子墊，齊王之子。

演義 王子墊問道：「讀書人有甚麼事呢？」孟子說：「高尚他的志向。」王子墊道：「怎麼叫做高尚他的志向？」孟子說：「志向在仁義就是了。殺一個沒有罪的人就不是仁啊；不是他該當有的，卻去取他，就不是義啊。心居在甚麼地方呢？仁就是他心所在呢；走的路在甚麼地方？義就是他走路所在呢！居這仁，走這義，做官的事，已經全備了。」

短評 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非仁非義的事。雖小不為。能夠心仁行義。大人之事。可謂具備。

孟子曰。仲子㊀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㊁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注解 ㊀仲子 即陳仲子，見前。㊁亡 同「無」

章旨 是言聖賢處世當各盡其道。

演義 孟子說「陳仲子的為人不合乎義，把他齊國，也不肯受，所以人都相信他；這是棄掉一小籮飯一木碗湯的小義啊！凡人大不義的事，再沒有大過失了親戚君臣上下的道理，因為他的小義，就相信他大義，怎麼可以呢？」

短評 仲子非義給他齊國，心不肯受，可稱他廉。只是他避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大倫，其罪實大，豈可因其小廉，就以為賢。所以賢不肖的觀察，決不可取其一端，概括全體。

桃應[一]問曰。舜為天子，皐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二]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三]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四]然，樂而忘天下。

注解 ㈠桃應 孟子門人 ㈡執之 依法而拘執他 ㈢敝蹝 即破草鞋 ㈣訢然 訢同「欣」，訢然，得意貌。

演義 桃應問道：「舜做天子，皐陶做法官，假使瞽瞍殺了人，那麼怎樣辦法呢？」孟子道：「按了法律去拘他就是了。」桃應道：「那麼舜不要禁止他的麼？」孟子道：「舜怎可禁阻他呢？那皐陶的法律，是有所受給他的啊！」桃應道：「那麼舜該怎樣呢？」

【章旨】是言仁之易人心，易於勢位。

」孟子道：「舜看得丟掉天下，好比丟掉破草鞋呢，父親犯罪，他只得私下馱了父親逃走，沿着海邊住下，一生很是歡喜快活得連天下都忘掉呢！」

【短評】孟子主張刑罰要正。即就君主極親的人，犯了罪也要和庶民一樣受刑罰的裁制。所以瞽瞍殺人，皐陶也得執訊，舜祇有棄了君位，竊負而逃，不能禁止皐陶不執，立論何等嚴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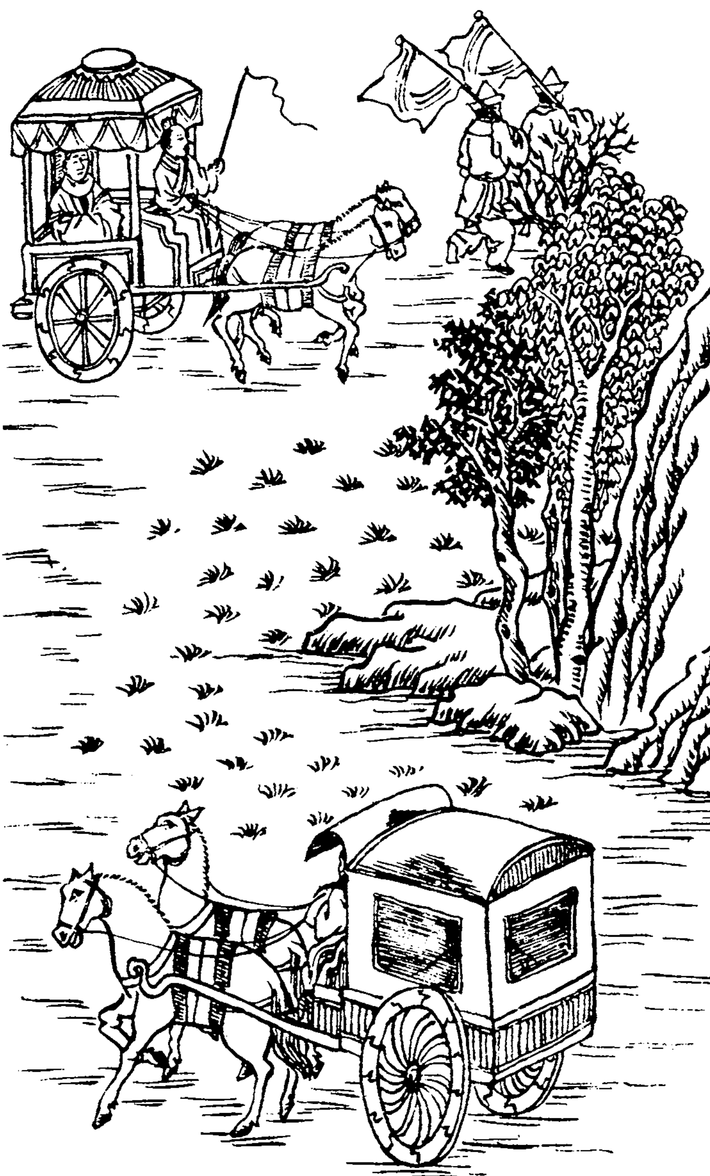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孟子曰：「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注解】㈠范 齊邑名，在今山東范縣。㈡喟然 歎聲。㈢移 改變。㈣居 所處地位。㈤廣居 暗指仁言。㈥垤澤 宋國城門名。

【演義】孟子從范的地方到齊國去，望見齊王的兒子，就長歎一聲道：「住處可以改變神氣，供養可以改變體態，大得很呀！他居的位分啊，他不是同人們一樣的兒子嗎？」孟子又說：「王子住的宮室，坐的車馬，穿的衣服，多和人一樣，然而王子的神氣體

態，却像那樣好法，是他居處的位分，使得他這樣的啊！況且住着天下頂廣大的居處嗎？從前魯君到宋國呼喝着，走過宋國垤澤的城門，守城門的道：『這不是我們的國君啊，為什麼呼喝聲音的，很像我們的國君啊？』這沒有別的緣故，只因居住的位分，是相像的啦！」

自范至齊圖



【章旨】是言對待君子。須恭敬而有實。

【短評】人的居處所養。和氣體大有關係。王子也是人子。只因他所居的。異於常人。他所養的。也異於常人。因此他的氣體。也和常人有異。

孟子曰。食[一]而弗愛。豕交[二]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三]之未將[四]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五]。

【注解】㊀食 音嗣。給食叫食。㊁交之 喂他食。㊂幣 禮物。㊃未將 未捧獻出。㊄虛拘 被空虛所拘禁。

【演義】孟子道：「國君交接賢人。供給食物。却不相愛。無異把喂豬的樣子待他了。有了愛情。沒有相敬的心。是把養野獸的樣子養他了。真的恭敬。在未把聘幣送到時候。先有應盡的禮節呢！假使口說恭敬。沒有實在敬賢的心。這是買名。君子不愛這虛拘的。」

【短評】交際第一要有愛敬的心。沒有了愛敬的心。只是徒尚形式。沒有誠意。那為君子所不取。

【章旨】是言聖人可以踐形。

孟子曰。形色[一]。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二]形。

【注解】㊀形色 天生形體曰形。自形體發出容貌曰色。㊁踐 實踐。

【演義】孟子道：「形體色象。是從他天性來的啊；只有聖人。方得實踐行他天性所發

【要旨】是言短喪的不可。

現的形體色象。」

【短評】人得了天地的正氣而生，是和萬物不同。所以既為了人，必須盡得人理，然後能稱其名。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朞㈠之喪，猶愈於已㈡乎？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㈢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終㈣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

【注解】㈠期：一周年。㈡已：停穿孝服。㈢徐徐：慢慢兒的意思。㈣終：終三年孝服。

【演義】齊宣王要想減少三年孝服的日期，公孫丑道：「能穿一件的孝服，不是勝過一日不穿嗎？」孟子責公孫丑道：「你說這話，如同有人扭轉你哥哥的膀子，你勸他姑且慢慢的扭轉罷了；我以為也只要教他孝悌的道理就是了。」當這時候，齊王的兒子，有生他的母親死掉，他的先生，在王面前替他請穿幾個月的孝，公孫丑就問孟子道：「像這請穿幾個月的孝，怎麼樣呢？」孟子說：「這是他本想穿滿三年的孝，卻不能得到啊！所以雖然加多一日，到底還勝過不行；我所責備你的，齊王本沒有人阻

【導旨】是言君子因材施教之法。

【導旨】是言為學須有定法。

他，而他自己不肯終孝啊！」

【短評】三年之喪，是通行的喪期，天經地義。怎能因了私意把他有所短長呢？一面來曉喻公孫丑，一面責備那宣王的不肯終孝。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注解】㈠時雨（應時之雨）㈡達（達通的意思）㈢私淑艾（言私自學之而治理之）

【演義】孟子說：「君子所拿着教人的，約有五樣：有像天下了應時的雨化他的；有因他有天性的德，順着使他成德的；有有才有餘，就通達他，使他成材的；有他德材都無可取，不過對答他所問的；有自己私下拿君子教訓的話，善治自己身體的；這五樣就是君子拿着教人的啊。」

【短評】君子的設教，各因其材。材小的使他成小人物，材大的使他成大人物。所以君子教誨所及，沒有棄人哩。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

射變其彀率。[二]君子引而不發。躍[三]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注解 ㈠幾及 漸漸學及 ㈡彀率 音搆繼彎弓限度 ㈢躍如也 躍作如也解。

演義 公孫丑問道：「夫子的道理，真是很高了，很好了，學道的人，看作上天一樣，好像不能及得呢！怎不淺近些，叫他們可以漸漸學得，讓他們一天一天勤力做去呢？」孟子道：「做大臣的，不肯因呆笨的匠人，不用他的繩子墨斗，羿不肯因射箭呆笨的人，就改變他拉弓的數限。君子的教訓人們，就像射箭，只教他拉滿了弓，並不教他發箭，到時自然像要跳出呢！所以教人只能在酌中地方站着，讓能夠學的人跟着去做。」

短評 孟子對於教育。主張要有標準。有了標準。那麽教的和學的。都能依了標準去教去學。就可不致茫無頭緒。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一]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注解 ㈠殉 是言以身死之

演義 孟子道：「天下有道，應該拿着道理拚死的做，天下無道，應該拿我身子拚死的守道理；我沒聽過拿了道理可以拚死跟着人們走的啊！」

章旨 是言行道當以身殉道。不能以道殉人。

【章旨】是言不答滕更之故。以是求學當虛心誠懇。

【章旨】是言凡事都須得中庸之道。

【短評】身出便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的。都是不離乎道。君子處世的方法。可見一班。

公都子曰。滕更(一)之在門也。若在所禮(二)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三)而問。皆所不答也。滕(四)更有二焉。

【注解】(一)滕更 滕君之弟。(二)所禮 指師與弟子之禮。(三)故 老交情。(四)滕更有二焉 有五中之二，一則挾貴，一則挾賢。

【演義】公都子道：「滕更的在先生門下啊，似乎應該把禮節接待他，現在他有問難，先生不還答他，是什麼緣故呢？」孟子道：「挾持他身分尊貴來問，挾持他有賢名來問，挾持他年紀長來問，挾持他有功勞來問，挾持他有交情來問，都不應該回答呢！我觀察滕更來問我，他有挾持的成見兩種呢。」

【短評】滕更有了挾貴挾賢的心。來問孟子。心有所挾。那就充滿了驕傲之氣。受道的心。必不能專。所以孟子不願答他。所以求學須先虛衷。

孟子曰。於不可已(一)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二)者。其退速。

【章旨】是言君子親親仁民愛物之道。

【章旨】是言萬事當

【注解】㊀已休止　㊁銳迅速

【演義】孟子道：「有萬不能止的，竟中止了，那末一般的事，沒有不可中止；有當厚的，竟是待得薄了，那末一般的人沒有不待他薄，譬如學問，他進境快的，將來退步也定極快。」

【短評】「不可已而已」「所厚者薄」這都是不及的弊病。進銳用心太過，那是過分的弊病。這三種的弊病雖是不同，歸根結底終是同歸廢弛。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注解】㊀仁體貼　㊁親親孝順父母

【演義】孟子說：「君子的待各種物類啊，很是愛他的，但不必用仁，待百姓雖然用仁，卻還不像至親的親切。所以君子必先親切他的至親，然後體恤百姓；體恤百姓，然後愛那各種物類。」

【短評】孟子的仁，和墨子的兼愛，卻是不同。墨子是普徧的兼愛，孟子則主要有等差。先要親親而後仁民，而後愛物，是有一定的等差。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

急其所急.

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緦[一]小功[二]之察。放飯[三]流歠[四]。而問無齒[五]決。是之謂不知務。

注解 ㈠緦 三月喪服 ㈡小功 五月喪服 ㈢放飯 放肆食飯 ㈣流歠 言飲粥如流水 ㈤無齒決 吃乾肉而不用牙齒斷的，這是禮節的小者。

演義 孟子說「明白的人，沒有不曉得的啊，但必拿應當用力的為要緊；有仁心的，沒有不愛的啊，但是最要緊的在親近賢人。堯舜的明白，不能徧知天下的物，不過就緊要的先用力啊！堯舜的仁心，不能徧愛天下的人，不過就緊要的先親近賢人啊！不能行三年喪服的，卻在緦麻三個月小功五個月的喪服上講求，用手抓飯吃，吃不完的，放在籃裏，又像水流的吃那湯，卻還講究乾肉用手劈，不當用牙齒咬的小禮；這就叫做不曉得應當用力的地方啊！」

短評 智不急於先務。雖是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卻終徒弊精神。無益於天之下治。仁不急於親賢。便至聰明日蔽於上。惡政日加於下。這就叫做不知務。

盡心下

【章旨】是言梁惠王的不仁，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注解】㊀糜爛：爛之如糜。㊁復：復戰。

【演義】孟子道：「沒有仁心呀！梁惠王啊，仁心的人，因為他有什麼愛，帶及那不愛的也愛；沒有仁心的人，因為他有什麼不愛，帶及那愛的也不愛。」公孫丑問道：「這是怎麼說法呢？」孟子道：「梁惠王想得土地的緣故，糜爛他人民的血肉去打仗，不料大敗，再想復仇，恐怕不能夠勝，所以趕着他親愛子弟去拚着命，這就叫做因為他有什麼不愛帶及他愛的也不愛呢！」

【短評】仁人的恩愛，應當自內及外。自內及外的方法。就是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而廣之。要以其愛。及其所不愛。那才可以王天下呢。

【章旨】是言春秋無義戰，並戒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人君的勿好戰。

章旨 是言書之不可盡信。

章旨 是言明君好仁自可天

注解 ㈠春秋 魯國史記孔子所作 ㈡義戰 合理的戰

演義 孟子道「春秋這部書上沒有合理的戰爭，不過那一戰爭，好過這一戰爭，或者是有的啊！征的意思是在上攻打在下才用呢；同等的國家不能兩相征討的啦！」

短評 在春秋的時候。諸侯為了爭權奪利。彼此戰伐。那有合於正義的戰爭。所以說是春秋無義戰。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城㈠。取二三策㈡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㈢也。

注解 ㈠武城 周書篇名記武王戰功的 ㈡策 古代記事竹策 ㈢杵 音處軍器名

演義 孟子道「盡信了書，那麼反不如沒有書。吾讀周書武城篇，不過有二三竹簡可想信呢！因為仁人是通天下沒有和他為敵的，把極仁的人去討伐極不仁的人，應該不用殺人，何以仍要殺人流血流滿舂杵呢！」

短評 古代的書。大都不可全信。所以研究古代的事蹟第一要加考証。不可盡信書本。孟子這番話。早已有了這般的見解。為後世死守書本的。可作當頭棒喝。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武王之伐殷

下無敵。

【要旨】是言求學須自力研究

也。革車三百兩，[二]虎賁三千人。[三]王曰。無畏。寧爾[四]也。非敵百姓也。若崩[五]厥角稽首。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注解】(一)陳 指戰陣言 (二)兩 同「輛」 (三)虎賁 有勇士卒。猶禁衛軍 (四)寧爾 使爾安寧 (五)若崩厥角稽首 如獸倒角而以頭磕地

【演義】孟子道：「譬如有人說：『我很熟悉擺陣，又很熟悉打仗。』那曉得這幾句話，正是極大的罪孽呢！國君喜行仁政，天下沒有人肯和他做敵呢！商湯到南方去征討，北方的狄人，就抱怨；到東方去征討，西方的夷人也抱怨，都說為什麼後到我們這裏，周武王的伐殷，不過帶載糧食軍器的車子三百輛，護衛的虎賁軍三千人。武王對殷朝的百姓道：『不要怕，我是來安撫你們的啊，不是同你們百姓作對啊！』那些百姓，都磕下頭去，聲音好比獸角觸地，所以征字就和正字一樣說法呢！那些百姓个个都望仁人來正那獨夫呢，那裏還用得着打仗？」

【短評】行了仁政，百姓自然來歸，虐待百姓，自然民心渙散。因此國君好仁，便可天下無敵。何必講戰。並引武王史跡。以為左証。

孟子曰。梓匠[一]輪輿[二]。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注解】(一)梓匠 木匠 (二)輪輿 車匠

【章旨】言舜不因處境而易其性。

【章旨】是言殺人自殺之道，為好殺人者戒。

【演義】孟子說：「做木工的梓人匠人，做車工的輪人輿人，只能教人做方東西圓東西的一定規矩，不能教人巧妙的法子。」

【短評】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凡事都是這樣。豈特梓匠輪輿。

孟子曰。舜之飯糗[一]茹草[二]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袗[三]衣。鼓琴。二女果[四]。若固有之。

【注解】㈠飯糗 糗，乾米麥粉，飯糗，以糗為飯。㈡茹草 吃蔬菜。㈢袗衣 彩畫的衣服。㈣果 侍奉。

【演義】孟子說：「當初舜微賤時，吃的米麥粉蔬菜，好像是打算終身這樣的，後來到他做了天子呢，穿着彩畫衣，彈着五絃琴，堯的兩個女兒在旁服侍，又像是應該有的。」

【短評】聖人所性分定。不因貧賤有慕於外。不因富貴有動於中。才能隨遇而安。無預於己。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閒[一]耳。

【注解】㈠閒 間接。

【演義】孟子道：「我從今以後，纔知道殺人們至親禍害的重呢！殺了別人的父親，別

【章旨】是言善政不得其法，即為虐政。

【章旨】是言正人必先正己。

人也就殺他的父親，殺了別人的哥哥，別人也就殺他的哥哥；那末和自己殺有什麼分別呢？不過間接罷了！」

【短評】殺人的父，人亦殺其父。殺人的兄，人亦殺其兄。我往彼來，理所當然。人能如此，便知敬人的父，愛人的兄，那麼人亦敬他的父，愛他的兄了。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注解】㊀關：關塞，所以稽查過客，征取捐稅的。

【演義】孟子道：「古時的設立關口啊，打算靠他攔阻奸人；現在的設立關口啊，打算靠他橫征暴斂的。」

【短評】禦暴是在保民，為暴那是害民，到了後世，暴民之策，不止於關。孟子復起，見了不知要生怎樣的感慨。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注解】㊀身：自身。

【演義】孟子道：「自身不行正道，自己的妻子，也不肯聽我命令，役使人家不合道理，就是妻子也不肯聽我指揮。」

【短評】正己才能正人。己若不正，不能行於妻子，何況要行之家國天下。人生於世，可

章旨 是言德之須周。

章旨 是言好名者的虛偽。

章旨 是言治國在信仁賢。

知無事無時可以離道。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注解 ㈠周 富足 ㈡殺 餓死

演義 孟子道：「平時富足財力的，荒年不能餓殺他；平時足於德行的，邪世不能亂他的操守。」

短評 富足財力。可免餓死。完成德行。邪世不亂。若是兩相比較。周德之要。重於周利。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注解 ㈠見於色 現出不願意的顏色

演義 孟子道：「歡喜名聲的人，能夠推讓千乘的國家；倘使不是這種人，就連一小籮飯一木碗湯，都現有舍不得的顏色。」

短評 要觀察人們的好名不好名。要從他所忽的地方去觀察。那才可以得到他的實在。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章旨】是言不仁則不能得天下。

【章旨】是言國當以民為貴。

【注解】㈠空虛 言無人才。

【演義】孟子說「不信用有仁心賢德的人，那他的國，如同空虛；沒有尊卑貴賤的禮，行政制事的義，那就上下都亂；沒有做事的綱領條目，那就貨財用度，不能富足。」

【短評】仁賢。禮義。政事。這三者看視並重。實則以仁賢為本。若是沒有仁賢。那麼行這禮義政事。都不以其道。這不是很有危險的麼。

孟子曰。不仁[一]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注解】㈠仁 人道主義。不仁 不行人道主義。

【演義】孟子道「不仁的人，竟能得着國家的，或者是有的啊！不仁的人，竟能得到天下，是沒有的啊！」

【短評】不仁而得國。是騁他私智。竊盜而得。秦雖以不仁而得天下。只是再傳。就失天下。是猶不得。所以說「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一]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二]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三]。犧牲既成。粢[四]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五]置社稷。

【章旨】是言聖人的能興起百世。

【注解】㈠社稷 社為土神,稷為穀神。國中有社稷壇,所以祀神的。㈡丘民 田野之民。㈢變置 易置。㈣粢盛 盛在祭器內的祭米。㈤變置社稷 改建社稷壇

【演義】孟子道:「百姓是頂貴重,土地穀食是其次,國君是頂輕,所以能得百姓心服的人,就可做天子;得到天子心服的人,只可做諸侯;得到諸侯心服的人,只可做大夫。諸侯如果危險着他的土地,那就廢掉另立。祭祀的牛羊,已經齊備,祭祀的飯食,已經清潔,祭禮也按着時候,然而仍有天旱水淹的災害,那就改建土神穀神的壇,再虔誠去祭。」

【短評】孟子主張君輕民貴,說來何等痛快。民是比君高貴,所以君主作事,便當以保民為唯一目的。吾國的民權主義,可以說孟子是最先提倡的人呢!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㈠。鄙夫寬㈡。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㈢之者乎。

【注解】㈠敦 敦厚。㈡寬 寬大。㈢親炙 猶言親愛。

【演義】孟子道:「聖人可做百代師表的,伯夷柳下惠是了。所以聽見伯夷遺風的,頑

【章旨】是言道即合仁人而成。

【章旨】是言孔子去魯去齊的所以遲速。

蠢的能知廉潔，懦弱的能知立志。聽見柳下惠遺風的，刻薄的知敦厚，鄙吝的知寬大，他們兩聖，奮興在百代以上，百代以下的人聽見了沒有不感動興發呢！不是聖人能够這樣麼？何況親自受他熏炙的人嗎？」

【短評】孟子對於伯夷柳下惠。反復稱道。因為他們二人。足以挽救當時頑懦薄鄙四種的敗壞風俗。所以竟稱之為百世之師。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注解】㊀合而言之 是合仁人而言

【演義】孟子道：「仁呢，就是人啊；合着了說，就是道呢」

【短評】仁是人的所以為人之理。把仁的理。合了人的身來說。便叫做道。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注解】㊀接淅而行 撈起淘濕之米而即行

【演義】孟子道：「孔子的離開魯國，說道：『我緩緩地走呢！』這是離開父母國的道理啊！離開齊國，撈他淘濕的米就走，這是離開別國的的道理啊！」

【短評】對於父母國。關係較切。感情較厚。所以離開的時候遲遲吾行。聖人性情的流

【章旨】是言孔子所以受厄之故。

【章旨】是言能自問無愧，則士憎多口，是亦無傷。

厚。於此可知。

孟子曰。君子[一]之戹[二]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三]之交也。

【注解】㊀君子 指孔子言。㊁戹 音厄，受難的意思。㊂上下 上指賢君。下指賢臣。

【演義】孟子道：「孔子受難在陳蔡兩國中間，只因在上沒有好賢的國君，在下沒有好賢的臣子同他交接啦！」

【短評】孔子受厄陳蔡。為了當時君臣都惡。無所與交。聖人的不遇於世。可以想見。

貉[一]稽曰。稽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二]茲多口。詩云。憂心悄悄[三]。慍[四]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五]厥[六]慍。亦不隕[七]厥問[八]。文王也。

【注解】㊀貉稽 貉音陌。貉稽人名。㊁憎 嫌惡。㊂悄悄 悶悶不樂貌。㊃慍 含怨。㊄殄 滅除。㊅厥 同「其」。㊆隕 滅損。㊇問 名聞。

【演義】貉稽問道：「我很不能利於眾人的口。」孟子說「沒有傷害的啊！讀書人常常被憎嫌在眾人的口。詩經邶風柏舟篇說『憂愁的心悶悶不解，因為被慍於一羣小人。』就是孔子啊！大雅緜篇說『雖不能殄滅昆夷的慍怨也不能滅損自己的聲名。』就是文王啊。」

【短評】道高毀來。德至謗興。這是所不能免的事。讀書人見憎惡於人的地方多。自然

章旨 是言欲使人明，須先自明。

章旨 是言求道不可間斷。

不直人口。只要盡我的心。那麽雖是毀來謗興。於吾何傷。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注解 ㈠昭昭 明白貌。㈡昏昏 模糊貌。

演義 孟子說「賢人拿他的明白道理，叫人要明白這道理，現在治人的，拿他的昏闇，却叫人要明白這道理。」

短評 尹氏道。「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所以治人之要。先當治己。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閒。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閒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注解 ㈠蹊間 人路。㈡介然 是言一旦用他。㈢為間 隔一時。㈣茅塞 茅草堵塞。

演義 孟子對高子道「山上一條小路，忽然用了，就走成一條大路，只要稍間幾天不走，那茅草就長滿了，現在茅草塞住你的心了。」

短評 義理的心。不可稍有間斷。偶有間斷。便生茅塞。所以人們修身治心。不可一日稍懈。

【章旨】是言聖人功業當自其大體觀察，不可偏舉一端。

【章旨】孟子自言見機守道，不為馮婦。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注解】㈠聲 指樂聲言 ㈡尚 勝過 ㈢追蠡 追是掛鐘鼻子，追蠡掛鐘鼻子已為虫蛀，可見其使用次數之多。 ㈣城門之軌 城門口往來車輛的痕跡

【演義】高子道：「夏禹的樂聲，勝過周文王的樂聲。」孟子道：「為什麼這樣說？」高子道：「我就禹的鐘鈕觀察，好像被蟲蛀過，可見用的人多，所以這麼說。」孟子道：「何能曉得樂的美惡呢？譬如城門口的車軌，比城裏大路上深，就能夠說是兩馬的力量麼？」

【短評】豐氏道：「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鈕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鈕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章旨 是言聖人君子之學在盡性安命

注解 ㈠棠齊邑名，發棠散發棠邑倉米。㈡復再舉叫復。㈢嵎山的凹處。㈣攖引出。㈤攘伸出。

演義 齊國遇了飢荒，陳臻問道：「齊國的人，都說夫子要復勸王發棠邑倉米，依我看來，大約不可再勸。」孟子說「是叫我做馮婦啊！晉國有人名叫馮婦，善於空手打虎，後來做了好人。一天，走到曠野，有一羣人在那裏趕虎，虎背靠着山凹，衆人都不敢惹他，望見馮婦，跪求迎接，馮婦就伸着膀子下車來打虎，衆人都歡喜他，讀書人卻都笑他。」

短評 孟子把馮婦自比。深慨自己拯救民衆。卻有人在笑我不知止。與他將去齊國的意思。也都表示出來。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一]也。四肢之於安佚[二]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三]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注解 ㈠臭指香處言 ㈡佚與「逸」同 ㈢天道是合仁義禮智而言

演義 孟子說「嘴的要吃好滋味啊，目的要看好顏色啊，耳的要聽好聲音啊，鼻的

【章旨】是言樂正子之為人，可知道無極處，不可自止。

要臭好臭味啊，四肢的貪安佚啊，這都是人的生性啊！但是有一定的命啊，所以君子不說這是生性啊！至於仁的在父子啊，義的在君臣啊，禮的在賓主啊，智的在賢人啊，以及聖人的有天道啊，這都是人的命啊！但有一定的性呢，所以君子又不敢說是命啊！」

【短評】世人把前五種為性，雖有不得，必欲去求；把後五種為命，一有不至，不再致力。孟子於是伸此抑彼，使人人知養當付命於天，道當責成於己。

浩[一]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二]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三]之謂善，有[四]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五]之中，四[六]之下也。」

【注解】㈠浩生不害 姓浩生，名不害，齊人。㈡信 誠實。㈢欲 可愛。㈣有諸己之 言有善在人。㈤二之中 是指在善人信人二者之中。㈥四之下 是言在美大聖神四者之下。

【演義】浩生不害問道：「樂正子是什麼人呢？」孟子道：「是好人啊，是誠實人啊。」不害道：「什麼叫做好人？怎麼叫做誠實人？」孟子道：「他的行為，人人覺得可愛，叫

做好人真有善處在他身上，叫做誠實人；充分這善量，叫做美德；充足這善性的美處處有光明照耀的，叫做大事業；有了大事業能渾化就叫做聖；到了聖的地步，又能不知道他的究竟，就叫做神。樂正子是在開頭兩種人的中間，後來四等人的下面呢！」

【短評】把「善」「信」「美」「大」「聖」一一分別說明，做到大的地位，已是非易，至於大而能化，那是不思不勉，從容中道，那非人力所能做到了。

【章旨】是言對待異己宜恕不宜嚴。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注解】㊀放豚 逃脫的豕 ㊁苙 音立 豬棚 ㊂招 以繩縛其足

【演義】孟子道：「逃出墨翟兼愛主義的，一定歸宿到楊朱的為我主義；逃出楊朱為我主義的，一定歸宿到儒道，既然來歸，我只受他就是了。現在同楊墨辯論是非的，好像追放跑的豬，已經關在豬圈裡，又用繩子絆住他的腳。」

【短評】聖賢對於異端，拒之很嚴。他若來歸，待之很恕。拒之很嚴，使人知彼說的邪僻，待之很恕，使人知此道的可反。聖賢之心，於此灼見。

【章旨】是言君子征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

稅之道。

【章旨】是言諸侯當寶土地、人民、政事，不當寶珠玉。

【章旨】是言未聞大道而恃小有才的足

其二而民有殍，(三)用其三而父子離。

【注解】(一)縷綫線 (二)力役出力當役。(三)殍音鏢是餓死的。

【演義】孟子道：「國家捐稅，有的征收布縷，有的征收粟米，有的征他差役；君子用他一樣，緩免他兩樣，用了兩樣，百姓就要有餓死，用了三樣，必致父子分離。」

【短評】尹氏道：「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可見治國的人，怎能橫征暴斂。任意役使，直接是使民不堪命，間接足以危邦亡國。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一)必及身。

【注解】(一)殃殃災

【演義】孟子道：「諸侯所寶貴的有三樣東西：一樣是土地，一樣是百姓，一樣是政事；若是去寶貴珠玉，必要到害身。」

【短評】土地、人民、政事，這三種是立國的要素，不過孟子以為有輕重之別。人民是第一，土地政事在其次，因為民心歸順，就不患土地不廣，國政不治。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

殺其軀。

【章旨】是言聖人以公心待人。

以殺其軀而已矣。

【注解】㊀盆成括 盆成姓。名括。齊之大夫。

【演義】盆成括做官在齊國，孟子道：「死了盆成括，」後來盆成括果然見殺，門人問道：「夫子爲甚麼能先曉得他要見殺？」孟子說：「他的爲人啊，不過小有才能，沒有聽見過君子的大道呢，這樣便足殺他的身了。」

【短評】盆成括恃才妄作，卒至取禍。聖賢有先見之明。所以言之有驗。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二]於牖[三]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四]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五]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注解】㊀上宮 滕君別宮。㊁業屨 未織成的麻鞋。㊂牖 就是窗。㊃廋 音庚收藏的意思。㊄科 規約。

【演義】孟子到滕國，滕君留他在上宮，宮裏看守的人有鞋子擺在窗台上，後來等到守宮的人來尋，已經不見，有人就問孟子道：「像這樣跟夫子的學生，會收藏東西嗎？」孟子道：「你以爲我的學生，專爲偷你的鞋子來嗎？」那人道：「大約不是的啊！夫子的設科教人呢，凡是從學的，已往的過失，都不追究，來的都不拒絕，苟其拿着求道

章旨 是言人當充仁義而為。

的心來，所以受他就是了。」

短評 聖賢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他抱了向道的心而來。無不樂教。聖賢的有教無類。於此可信。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㈠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㈡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㈢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注解 ㈠穿窬 挖洞爬牆 ㈡爾汝 輕賤之稱 ㈢餂 音忝 探取

演義 孟子道：「人們都有所不忍的心，如果想法發達他，連那素來的忍心，也不忍起來了，就是富有同情心呢；人們都有什麼不情願的事，如果想法發達他，連那素來情願做的，也覺不願做，這就是有了適宜的分寸呢！人們能夠擴充他不要害人的心，那種同情心就覺用不盡了；人們能夠擴充他不要偷竊的心，那種適宜的分寸，就覺用不盡了；人們能夠擴充他不肯受你那輕賤稱呼的真心，就沒一處幹去不是該有

【章旨】是言君子當言近指遠，守約施博。

的分寸了！士人遇到不可說話的時候，卻故意先說，這便是把說話探人們的用意呢！可以說話的機會，卻故意不說，這便是拿不說話探人們的用意呢！這都是偷竊一類行為呢！」

【短評】人人都有仁義之端。倘能把他擴大。從有所不忍的。達之於其所忍。有所不能的。達之於其所能。那就可無一不仁。無往不義。

孟子曰。言近而指[一]遠者。善言也。守約[二]而施博[三]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四]而道存焉。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五]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注解】㈠指 「旨」同 ㈡守約 持守簡約 ㈢施博 應用廣大 ㈣不下帶 不下至帶下，言其近在面前。 ㈤芸 田中除草曰芸。

【演義】孟子說道：「說話很淺近，意思是很深遠的，是很好的話呢；守着的道理很簡，應用出來很廣，是頂好的道理呢；所以君子的話很淺近，不要看到腰帶底下，那正道已經就在中間了。君子守定的道理，只消修他本身，推廣開來自然能使天下太平。人們的毛病，只怕丟掉自己的田，卻去拔別人田裏的草，是求在別人的很重，而自己担任的卻輕。」

【短評】君子的言行。都從近處入手。治國平天下。是從正己做起。斷不可求人者重。自

【章旨】是言君子行法惟有俟命。

【章旨】是言勸說當重道義不可為富貴

任者輕。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一]也。動容周旋[二]中[三]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四]德不回[五]。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六]行也。君子行法[七]。以俟命而已矣。

【注解】㊀反之也 留心自修而反之本性。㊁動容周旋 指行動容貌細小儀節言 ㊂中 合度 ㊃經 固守 ㊄回 邪曲 ㊅正行 立品 ㊆行法 循行法度

【演義】孟子道：「堯舜的仁義，是從天性得到的啊；湯武是從學習反到本性的啊。一個人動作容貌，日常儀節，都合禮的，這是有極盛的道德呢！哭那死人而悲傷，並非為了那生存的人呢！常德不亂，無一些邪曲，並非僭名去求俸祿呢！說話務求信實，不是要名立品呢！君子行事，依着法度，把來聽候天命罷了。」

【短評】董子道。「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這便是君子行法俟命的說法。

孟子曰。說大人[一]。則藐[二]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三]。榱題[四]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五]。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六]飲酒。驅騁

章旨　是言養心之法。

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注解　㈠說音銳勸說　㈡藐音眇輕視　㈢仞八尺曰仞　㈣榱題出簷椽子　㈤方丈是言菜席有一方丈寬　㈥般樂般音盤樂遊玩的意思

演義　孟子道：「去遊說大人，自己不得氣餒，當思所以輕視大人的道理，不得看他高大顯赫的樣子；當看他居住的廳堂高到幾仞，椽頭屋角寬到幾尺，我若得志，是不做的啊！再看他吃飯鐘鳴鼎食，擺了近一方丈桌面，左右奉承的侍姬美妾竟有幾百百個，我若得志是不做的啊！再看他任意快樂，日夜縱酒，任情馳驟，時時打獵，後面跟隨車輛千乘，我若得志，不願做的啊！總之在他所做的，在我都不願做的呢；在我所願做的，都是古時的定制呢，那麼我怕他什麼呢？」

短評　楊氏評。「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孔子的所以為至聖。孟子的所以為亞聖。那就在此。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章旨 是言聖賢孝親之念，隨處觸發。

注解 ㈠存焉 是言義理的所存。

演義 孟子說「養他理義的心，沒有勝過寡少私欲。他為人果能少私欲，他的心雖有理義不存的，究竟少的啊！他為人如果多私欲，他的心雖有理義存在的，究竟少的啊！」

短評 欲果人所不能無。多欲便足失掉他本心。所以孟子主張吾人的養心，第一是要寡欲。

曾晳㈠嗜羊棗㈡。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㈢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㈣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演義 ㈠曾晳 曾子的父。㈡羊棗 形圓色黑的棗子。㈢膾炙 肉細曰膾，熏肉曰炙。㈣諱 避諱。

注解 曾晳歡喜吃羊棗，後來曾晳死，曾子因為思父，就不忍吃羊棗。公孫丑問道：「膾炙同羊棗那一樣味美？」孟子說「自然是膾炙美啊！」公孫丑道：「這樣曾子為甚麼忍吃膾炙，不忍吃羊棗？」孟子說「膾炙是人人同愛吃的啊，羊棗是曾晳獨愛吃的啊！譬如人避諱親的名姓，也因為姓是一家所同的啊，名字是親一人所獨的啊！」

短評 孟子稱述曾子最多。例如曾子曰。晉楚之富。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曾子曰。脅肩

【章旨】是言聖賢之道在得中庸。

謟笑。和這曾子不忍食羊棗等。凡有九条。孟子傳曾子之學。即此可信。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一]。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二]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三]曾皙牧皮[四]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嘐嘐[五]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六]考其行。而不掩[七]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八]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九]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十]涼涼[十一]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閹[十二]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

哉。曰。非之無舉也。刺[十三]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十四]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十五]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十六]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演義 ㊀狂簡 志向高大的叫狂，作事疏忽的叫簡。㊁獧 音狷，謹守規矩的。㊂琴張 名牢，字子張，孔子門人。㊃牧皮 事孔子的。㊄嘐嘐 志大口利貌。㊅夷 平心。㊆掩 合其所言。㊇不屑不潔 不願為不潔之事的。㊈鄉原 鄉中假仁假義的。㊉踽踽 音矩，孤獨。⑪涼涼 冷靜貌。⑫閹然 遮掩。⑬刺 指出其惡。⑭莠 似苗的草。⑮鄭聲 淫亂之聲。⑯反經 反求正經之理。

注解 萬章問道：「孔子在陳國時候說『怎麼不回去呢？回來罷！我門下的弟子，有的志向高大，有的行為疏畧，恐怕只曉得進取，還忘不掉他本來的習慣。』敢問孔子在陳國，為什麼想着魯國的狂士？」孟子道：「孔子因為得不到合乎中道的人，傳道給他，只得給這狂獧的人了。因為狂的人能前進，獧的人能操守的啊！孔子難道不願有合中道的人傳給他道嗎？因為不可一定得着，所以纔想到這次一等呢！」萬章道：

「敢問怎樣才可叫做狂呢?」孟子道:「像琴張曾皙牧皮,就是孔子所說的狂士了.」萬章道:「為什麼叫他狂士呢?」孟子道:「他的志向大,常做出志大言大的樣子,常說道:『古時候的人,怎樣古時候的人怎樣.』平心考查他所做的事,卻蓋不過他的話呢!狂的人又得不到,就想得個不屑做那不乾淨事的人,傳道給他,就是獧呢,比狂的人又次一等了.」萬章道:「孔子說:『過我的門口,不進我的屋裏來,我不恨他的,只有那鄉下的忠厚人吧!因為是害德的賊呢!』敢問怎樣纔可稱做鄉愿人呢?」孟子道:「鄉愿常罵狂士道:『為什麼這樣志大言大的,說的話不能顧到做的事,做的事又不能顧著說的話,開口就說古時候的人怎樣,古時候的人怎樣.』又笑獧的人道:『做事為什麼這樣孤獨清高,一個人生在世上,做那世上的事,只要衆人說好,就可以了.』他遮遮掩掩,專想在世人面前討好,這就鄉愿啦!」萬章道:「一鄉的人都稱贊他是忠厚呢,不論到什麼地方,沒有不說他是忠厚,孔子卻反說是害德的賊,是什麼緣故呢?」孟子道:「這種人,要說他不是,卻沒有地方指得出呢;要刺取他的毛病,卻又沒有地方可以刺取呢;他一味同下流鄙俗的人,合著齷齪的世道,居心好像忠信,做事好像廉潔的,大家都歡喜他,他就自以為是,卻不能同他走進堯舜的道理上去,所以說是害德的賊呢!孔子說:『我最恨似是而非的,恨那莠草,怕他攪亂真苗呢;恨有才情的,怕他攪亂真理呢;恨那會說話的,怕他攪亂真實呢;恨那淫邪的鄭聲,

【章旨】是乃孟子自言負傳道統的責任

怕他攪亂雅樂呢；恨那紫顏色，怕他亂了大紅呢；』恨那鄉愿，怕他像忠信，像廉潔，反亂真道德啊！君子歸到正經的大道上去就是了，正經的大道既正，那麼百姓沒有不感動奮發，百姓感動奮發，天下就沒有這些假道德了。」

【短評】取論語狂簡狂狷鄉愿三章。合而論之。這是把七篇孟子的大意，重言申明。狂狷古潔，叫他吾黨，鄉愿媚世，就叫他賊。不媚是謂反經，媚世是謂邪慝。經是常道，鄉愿不是常道，所以要反之古潔，那才可為君子。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一)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二)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三)則亦無有乎爾。(四)

【注解】(一)萊朱 即仲虺，商湯之臣。(二)散宜生 文王賢臣。(三)無有乎爾 無有見而知之的。(四)則亦無有乎爾 言五百年後，則恐無有聞而知之的。

【演義】孟子道：「從堯舜到傳湯，隔了五百多年，像大禹皋陶，就是親眼看見知道堯舜道理的；像湯是耳聞著堯舜，知道堯舜道理的。從湯傳到文王，是五百多年，像伊尹萊朱是親眼看見，知道湯的道理，像文王就是聽到纔知道湯的道理的。從文王傳到孔子，是五百多年，像太公望散宜生，都是親眼看見，曉得文王的道理，像孔子是聽到纔曉得文王的道理。從孔子下來到現在，只有一百多年，離開聖人的時代，這樣的不遠，靠近聖人的住處這樣的很近；然而已經沒有人親眼看見孔子的道理了；傳到五百年後，更沒有耳聞孔子的道理了。」

【短評】歷序羣聖。以明道統。實則堯舜湯文王孔子之道。豈是後儒所可比擬。